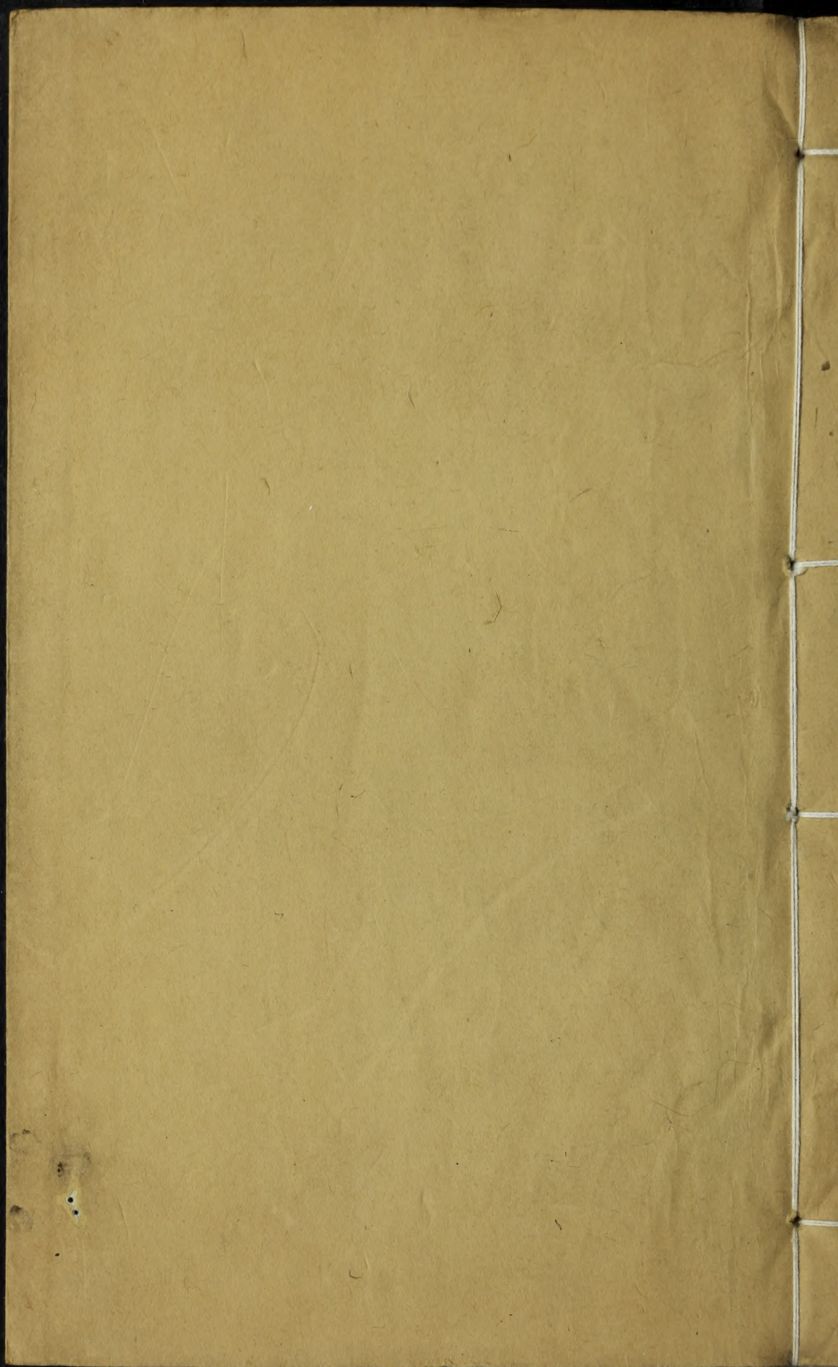


序漁隱詩評叢話後集

余丁年罹於憂患投閑二十載杜門却掃于苕溪之上心無所事因網羅元祐以來羣賢詩話纂為六十卷自謂已畧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苕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詩句不忍棄之遂再采摭而攟收羣書舊有遺者及就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為四十卷噫前後集共一百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羣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發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知其味之美

矣然詩道邇來幾熄時所罕尚余獨拳拳於此者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閑故得以編次終日明窗淨几目披手抄誠心好之遂忘其勞蓋窮人事業止于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焉丁亥中秋日苕溪漁隱胡仔元任敘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目錄

第一 楚漢魏六朝上
第二 楚漢魏六朝下
第三 陶靖節
第四 李太白

第五
杜子美一
第六
杜子美二
第七
杜子美三
第八
杜子美四
第九

王右丞　韋蘇州　孟浩然
第十
韓退之
第十一
柳子厚　東野浪仙　玉川子
第十二
李長吉　李贊皇　劉夢得
第十三
醉吟先生

第十四
唐彥謙　玉谿生　王建
第十五
杜牧之　杜荀鶴　韓致元
半夜鐘
第十六
唐人雜記上
第十七
唐人雜記下

第十八
羅隱　五季雜記
第十九
本朝　王黄州　張復之
第二十
寇忠愍　晏同叔　宋子京
王君玉
第二十一
杜正獻　西湖處士　王禹玉

第二十二
迂叟 邵康節 韓持國
第二十三
六一居士
第二十四
梅都官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二十五
半山老人 賀方回
第二十六

東坡一
第二十七
東坡二
第二十八
東坡三
第二十九
東坡四
第三十
東坡五

第三十一

山谷上

第三十二

山谷下

第三十三

秦太虛　陳履常　晁無咎

張右史　溪堂居士　張芸叟

王仲至

第三十四

張天覺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周明老
第三十五
本朝雜記上
第三十六
本朝雜記下
第三十七
大梅　天衣　端師
參寥　洪覺範　清順

緇黃雜記
第三十八
回仙　神仙雜記　鬼詩
第三十九
長短句
第四十
麗人雜記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目錄

漁隱叢話卷第一

苕溪漁隱胡　仔　纂集

楚漢魏六朝上

山谷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於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樧則遠矣

復齋漫錄云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咏多以江淹別賦

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爲始余觀楚詞云子交手兮東川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

文昌雜錄云余昔知安州見荊湘人家多以草竹爲卜楚辭云索瓊一作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其注曰瓊茅靈草筳小破竹也楚人多結草折竹以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亦遺俗之舊也今歲時人家作餳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詞云粔籹蜜餌有餦餭些餦餭餳也言以蜜和米麪煎作粔籹中書趙舍人云方言餌糕今餻糕是也

藝苑雌黃云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
木搖落而變衰憯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潘安仁秋興賦引此語而曰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
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
四慼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安仁以登山臨水遠行
送歸爲四慼予頃年較進士于上饒有同官張扶云曾
見人言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是七件事謂遠也
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也前輩詩中惟王介
甫有一聯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將送

二字與楚辭合予嘗攷詩之燕燕篇曰之子于歸遠于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篇詩中亦用此送將歸三字然則楚辭之言亦有所本也安仁謂之四感蓋略而言之

復齋漫錄云晉皇甫謐高士傳載四皓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故杜子美詩云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然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

而肆志本魯仲連語耳齊欲爵仲連仲連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若溪漁隱曰淵明贈羊長史詩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用精爽今如何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余謂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於四皓然猶仰慕之尤見其好賢尚友之心也

元城先生語錄曰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

不能為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云唐山姓也而漢初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曰興王之初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相將不可及至技藝之士醫有孫眞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論之備矣自秦滅學之後賈誼首窺其奧為長沙傳有鵩鳥入舍為賦以自廣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摶化

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衆人惑惑好惡積億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浮此語自漢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晉宋間淸談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儒臣惟誼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磨之益風俗遷染之效而獨頴然秀出論時政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

後世無以復加豈非豪傑乎

復齋漫錄云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揚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其義如此

藝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朶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卽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毋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

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賖韓退之潭州泊船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恔錯刀此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藝苑雌黃云張景陽七命云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說者以荊南爲荊州耳然烏程縣今在湖州與荊州相去甚遠南五十步有箬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

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俗稱箬下酒劉夢得詩云駱駝橋畔蘋風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卽此也荆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水出荆山因名之張元之山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山因以爲名故所謂荆南烏程卽荆溪之南耳若以爲荆州則烏程去荆州三千餘里封壤大不相接矣苕溪漁隱曰余以湖州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醖酒因此名焉其荆溪則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荆山張協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荆南則此荆溪之南也藝苑雌黄引長

興縣南五十步箬溪水釀酒醇美稱箬下酒以爲烏程酒反以夢得詩爲證皆誤矣

苕溪漁隱曰醞酒之法無出月令數語能盡其要余嘗試之酒無不佳矣其語云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用此六物耳六一居士醉翁亭記云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本此語也

復齋漫錄云曹植詩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陳沈炯邊馬有歸心詩彌憶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玉腕騮詩頓驂飄赤汗跼蹐顧長楸畫馬圖詩霜蹄蹴踏長

楸間苕溪漁隱曰文選注云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王介甫詩扶衰南陌望長楸東坡題韋偃牧馬圖詩當年爲誰掃驊騮至今霜蹄踏長楸山谷和子瞻觀畫馬詩長楸落日試天步

呂氏童蒙訓大概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爲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

復齋漫錄云晉左思白髮賦髮乃辭䜛以囿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苕溪漁隱曰王介甫嘲白髮詩曰久應飄轉作蓬飛

眘惜冠巾未忍違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眞佳句也

東坡云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跡滅形於人間如脫兎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

許彥周詩話云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婚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憎之如仇幾至於死幸得景王保護之耳而

老杜詩云至今阮籍輩熟醉爲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當有解此意者耳

文昌雜錄云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餘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唐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謂爲堂老及見元載與常衮唱和詩有堂老之稱信李肇言之不妄也

復齋漫錄云褦襶集韻以爲不曉事之名殊不知出晉程曉伏日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

人不相過今世襬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搖扇髀中疾一作痛流汗正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訶其後山谷和錢穆父贈松扇詩可憐遠度幘溝漊適堪今時襬襶子葢取此也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靜如練宣城去江僅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乎按謝元暉曉登三山還望京邑作詩有澄江靜如練之語三山在江寧縣北十二里

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州治所作也安得以八川分流爲比按八川分流出司馬相如上林賦亦非固之言

復齋漫錄云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斜月照簾櫳團團洒葉露淅淅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余觀宋孝武詩曰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葉露滿蕭蕭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藝苑雌黃云左氏傳云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於戚聞

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元燕之巢幕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釜之中燕巢飛幙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謝宣遠九日從宋公集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子美對雨書懷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

苕溪漁隱曰遯齋閑覽載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得窺也余嘗疑其

語意不完今於歷代確論得其全語云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其工拙至如淵明之於詩直寄焉耳

復齋漫錄云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城上睥睨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釋名曰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之處也梁王筠和新喻邊城詩罘罳分曉色睥睨連秋霧杜子美詩連連睥睨侵又南極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

河流暗與溝池合山色遥將睥睨連
許彥周詩話云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荆公改舞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乃梁謝元貞八歲時所作春日閑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復齋漫錄云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鈎者刀名也刃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余按吳越春秋吳王作鈎淬以人血試之以人也吳鈎始於此豈存中忘之邪鮑照結客少年場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别有贈含笑看

吳鈎又送劉十弟判官云縱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鈎唐李涉寄楊潛亦云腰佩吳鈎佐飛將曹唐買劍亦云將軍溢價買吳鈎韓翃送王相公詩云結束佩吳鈎
復齋漫錄云江總自京南還尋故宅詩全篇云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轘轅乘春行故里徐步採芳蓀徑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花落空難遍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敘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杜子美晚行口號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據總詩白首入轘轅則非黑頭矣不知子美將有别

本邪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葢諸花皆藉薰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凉雖荷葉無花時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爲採荷調云欲採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容從而波及蓮花矣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詩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緣何而波及桃花與楊柳也

文昌雜錄云梁沈約有脩竹彈甘蕉文其略曰長兼淇

園貞幹臣脩竹稽首切以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路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宏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蘺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差非風聞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托也

復齋漫錄云陳沈烱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謠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予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盋用王孝伯讀離騷飲美酒并此事也



漁隱叢話後集卷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

楚漢魏六朝下

雪浪齋日記云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爲文選中事多可作本領爾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看文選葢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苕溪漁隱曰少陵宗武生日詩熟精文選理葢爲是也

復齋漫錄云峽州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衣陳

蕭詮夜猿啼詩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杜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苕溪漁隱曰古樂府梁簡文巴東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魯直竹枝詞注引此兩句為證復齋所記峽州行者歌乃異韻而同詞必誤也

東觀餘論云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何遜集皆八卷晉天福本但有詩兩卷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卷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裊搔頭等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月隱

洲輕燕逐飛花遶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岩際宿等語子美皆采爲己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賞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溼寒塘草月映淸淮流及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迢遞宇風起嵯峨雲答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淸池映疎竹還渡五洲云蕭散煙霧晚淒淸江漢秋答庾郎丹云蛺蝶縈空戲日暮望江橋云水影漾長橋贈崔錄事云沙流遶岸淸川

平看鳥遠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輩有所不逮其警語尚多如早梅云枝横卻月觀花遶凌風臺銅雀妓云曲中相顧起日暮松柏聲句殊雄古而顏黄門謂其每病辛苦饑貧寒氣無乃太貶乎

苕溪漁隱曰何遜八歲能詩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水部郎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何劉見南史

復齋漫録云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遶暈排霧急

移輪梁庾肩吾詩圓隨漢東蚌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蓂落獨輪斜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盖用淮南子所謂月隨灰而暈缺故子美晚月詩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苕溪漁隱曰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如池塘生春草則謝康樂也澄江靜如練則謝宣城也壠首秋雲飛則柳吳興也風定花猶落則謝元貞也鳥鳴山更幽則

王文海也空梁落燕泥則薛道衡也楓落吳江冷則崔信明也庭草無人隨意綠則王胄也凡此皆以一句名世者溫庭筠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嚴維有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常建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杜荀鶴有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韋蘇州有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孟浩然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賈島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張祜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周朴有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劉錡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楊黎州有剛腸欺竹葉衰鬢

怯菱花寇萊公有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徐鉉有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趙師民有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魏野有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悟清有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惠崇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清夏英公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蔡天啟有柳間黃鳥路波底白鷗天秦少游有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陳無己有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徐俯有着衣輕有暈入水淡無痕省題詩如楊巨源有爐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滕元發有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以至漠漠水

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乃王維也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乃趙嘏也禪伏詩魔歸靜域酒衝愁陣作奇兵乃韓偓也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乃崔塗也煙橫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乃唐彥謙也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乃鄭文寶也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雁連天乃錢惟演也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落花春日長乃王隨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乃晏元獻也珠簾繡戶遲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乃周式也峭帆橫渡官橋柳疊

鼓驚飛海岍鷗乃楊大年也長楊獵罷寒熊吼太液波閑瑞鵠飛乃宋莒公也能帶曉煙離洞府雁拖秋色入衡陽乃王文穆也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乃丁晉公也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乃韓魏公也黃蜂銜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乃錢昭度也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乃謝景山也海鵬未擊三千里天馬須歸十二閑乃王平甫也收取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乃李絢也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乃陳從易也千里暮山橫紫翠一

鈎新月破黃昏乃孫莘老也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乃謝師厚也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乃梅聖俞也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沉沉卧彩虹乃蘇子美也斜日半竿眠犢晚春波一望去鳧寒乃張文潛也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乃王康功也鄭谷詠海棠云穠艷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林逋詠梅花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王禹玉上元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宋子京落花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己落猶成半面粧王君玉

聞角云隴雁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盛次仲雪云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凡此皆以一聯名世者春城無處不飛花寒日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此韓翃也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此崔魯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此李商隱也蠟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此薛能也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

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也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此劉夢得也芳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此羅鄴也鳴髇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此柳如京也平沙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此陳文惠也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此張文定也築壇拜日恩雖重躡

足封時慮已深龍準若知同烏喙將軍應起五湖心此
錢昆也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
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此范文正也古木森森白玉
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賦長楊罷閑拂塵埃看畫
墻此王仲至也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
日扁舟滄海去却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父也百尺絲
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
載月明歸此華亭船子也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
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元眞子也

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此暢諸也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此王之美也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不到劉伶墳上土此李賀將進酒也并白樂天琵琶行盧仝月蝕詩杜牧之華淸宮詩石曼卿籌筆驛詩郭功甫金山行皆篇長不錄凡此皆以一篇名世者余今姑敘其梗概如此若唐之李杜韓柳本朝之歐

王蘇黃清鮮麗句不可悉數名與日月爭光不待摘句言之也其餘詩人佳句尚多猶恐一時記憶有遺忘者繼當附益之

東觀餘論云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瘞鶴銘鈌石考次其文其不可知者闕之其文首尾似粗可讀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耳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字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

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道號又疑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宏景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眞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案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卽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

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

苕溪漁隱曰東觀餘論黃伯思所作也其跋陶華陽書云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華陽許三眞眞跡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淡雅若其爲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一行乃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爲楊瓊瑤作奏章槀與前二書雖眞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書比之鍾王

爲未成就然神韻閑曠那可以峭快目之獨竇臮謂其高爽自然逸勍奮舉頗近實云黃伯思此跋稱贊宏景書如此故以瘞鶴銘爲類之第余初不曾見宏景書未敢遽以爲然姑俟識者辨之

金石錄云瘞鶴銘題華陽眞逸撰莫詳其爲何代人集古錄云華陽眞逸是顧况道號余徧檢唐史及况文集皆無此號惟况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苕溪漁隱曰集古錄云華陽眞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爲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

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西淸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眞人晚號華陽眞逸此蓋同斯號矣集古錄云按潤州圖經以瘞鶴銘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怪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第蘇子美黃魯直皆以此銘爲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故子美詩曰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不可名貌以此觀之遺敎經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銘斷爲右軍書使人不疑如歐陽

評顏柳數公書最爲端的然纔得瘞鶴銘彷彿爾惟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淸拔在四王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敎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東觀餘論云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歲已自稱眞逸也又未嘗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决非右軍也審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焦山瘞鶴銘俗傳王逸少書

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書刻字畫頗全類此銘不知卽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卽瓚書也下有云黄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漫附於後姑俟識者併折衷之

苕溪漁隱曰于競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則南朝習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復齋漫錄言陳劉删詩山邊歌落

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顥詩舞愛前溪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競唐傳故不知舞出前溪邪

復齋漫錄云吳甘寧住止嘗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陳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避荻洲又送鄭二還江陵詩文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

陶靖節

苕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眞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汚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

龜山語錄云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以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碔砆之與美玉然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稅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眞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苕溪漁隱曰示周椽祖謝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

陶潛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苦請盧山周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故云耳

藝苑雌黃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余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爲彭澤令去官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此觀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潛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

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則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苕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蘇子由詩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揺春皆誤用也

復齋漫錄云淵明詩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是不重身後名也及作擬古乃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是欲名彰也二意相反不如張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藝苑雌黄云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

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己魏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冠絶於古今苕溪漁隱曰余觀東坡秦繆公墓詩意全與三良詩意相反葢是少年時議論如此

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
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
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龜山語錄云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
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别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影
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泡影正言非實有也何謂不滅他日讀九成臺銘云此
說得之莊周然以江山吐吞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
鳴號爲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

咸不之察耳

苕溪漁隱曰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余嘗反復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厦華居吾何羨焉步止於蓽門之裏則朝市聲利我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我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我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爲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復齋漫錄云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者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謂妻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閨人曰今日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又劉向列女傳楚於陵妻語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故晉張詮亦曰古人以容膝爲安葢指此也一以爲北郭妻一以爲於陵妻未知孰是淵明歸去來辭審容膝之易安世以爲語出於陶葢不深考者也

許彥周詩話云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復齋漫錄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云淵明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詩有以甲子題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寧有晉未禪宋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

而月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余觀南史淵明傳亦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來矣

藝苑雌黃云秦少游言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先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是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此說蓋出五臣文選注淵明集第三卷首已嘗辨此說爲非是如少游魯直尚

惑於五臣之說其他可知

苕溪漁隱曰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槖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槀葬路傍陂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

逋籍黃金閑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還骨知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免從闍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雲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緇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情鍾世味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挾忿而作此辭豈真若是乎

苕溪漁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乃學陳坡書亦

臻其妙殊爲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尚存否厚之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乱禮一作礼游一作遊余一作予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鈞爲庚鈞丙曼容爲丙曼客八及爲八友者凡所改正二百六十有六

許彥周詩話云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彭澤集中

漁隱叢話卷三終

漁隱叢話卷第四

李太白

六朝事迹云謝安墩在半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尚存謝安與王羲之常登此有超然高世之志太白將營園其上乃作詩曰晉室昔横潰永嘉遂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鬭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蹙中原哲匠感頽運雲鵬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塡江一掃不足論皇運有反正醜虜無遺魂談笑遏横流蒼生望斯存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

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桐識佳樹蕙草留芳根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

曾子固云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葢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

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至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涉金陵上秋浦抵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貸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

七矣終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

苕溪漁隱曰太白望廬山瀑布絕句云日暮香爐生紫烟遥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於絕句多矣

法藏碎金云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眞心曠劫斷出沒又貫休山居詩自古浮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如知足金仙子霞外天香滿毳袍予因思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意名曰天樂予故以所聞靈響目爲天簧亦取天籟之

義此葢唯變所適不可致詰也

復齋漫錄云太白襄陽歌云淸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按世說山公稱叔夜岩岩若孤松之獨秀至其醉也若玉山之將崩戴逵酒讚云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既陶至樂乃開有客乘之隗若山頽

苕溪漁隱曰樂府雜錄云笛者羌樂也古曲有折楊柳落梅花故謫仙春夜洛城聞笛云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杜少陵吹笛詩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曲盡生王之

渙云羗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皆言折柳曲也

復齋漫錄云古曲有落梅花非謂吹笛則梅落詩人用事不悟其失余意不然之葢詩人因笛中有落梅花曲故言吹笛則梅落其理甚通用事殊未爲失且如角聲有大小梅花曲初不言落詩人尙猶如此用之故秦太虛和黃法曹梅花云月落參横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者是也古今詩詞用吹笛則梅落者甚衆若以爲失則落梅花之曲何爲笛中獨有之決不虛設也故李謫

仙吹笛詩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又觀胡人吹笛云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戎昱聞笛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魯梅詩云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黃魯直從王都尉覓千葉梅詩云落盡戲作嘲吹笛侍兒云昭華得脫帽看髮已微霜催盡落梅春已半更吹三弄乞風光張子野詞云雲輕柳弱內家髻子新梳掠天香真色人難學橫管孤吹月淡天垂幕朱唇淺破桃花萼倚樓人在欄干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簌簌驚梅落摭

遺載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晁次膺塡入水龍吟詞云最是關情處高樓上一聲羌管休何人說與爭如留取倚欄看孫濟落梅詞云一聲羌管吹雲笛玉溪半夜梅翻雪泛觀古今詩詞用事一律可見復齋妄辨也

苕溪漁隱曰太白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還憶謝元暉至魯直則云憑誰說與謝元暉休道澄江淨如練王文海云鳥鳴山更幽至介甫則云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皆反其意而用之葢不欲沿襲之耳

復齋漫錄云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不肯藏姓名二公寓意不同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詩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東坡嶺外詩云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太白爲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

苕溪漁隱曰新安水西寺寺依山背下瞰長溪太白題

詩斷句云檻外一條溪幾回流碎月今集中無之
法藏碎金云予記太白有詩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
周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席
地一樽酒思與元化浮但莫孤明月何必秉燭游余謂
才思暗合古今無殊不可怪也
東觀餘論云水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太白詩也藏眞
書之可謂二寶謝康樂不得專美於前矣
復齋漫錄云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改爲鏡湖耳輿地志
云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

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鏡始是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綠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則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或以爲小說所記以爲軒轅鑄鏡於此得名非也太白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湖淸霜鏡曉濤白雪山來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侯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

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尙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

復齋漫錄云前漢趙飛燕旣立爲皇后寵少衰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飛燕本傳云爾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後見唐王叡松牕錄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命太白爲新詞有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乃知昭陽之語世所傳者誤也

苕溪漁隱曰太白宮詞云梨花白雪香子美詠竹云風吹細細香二物初無香二公皆以香言之何也太白有句云金龜換酒處子美有句云金魚換酒來世言換酒必曰金貂殊不知二公有金龜金魚之異名

藝苑雌黃云洪駒父詩話言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詞贈杜補闕者卽老杜也其詩云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靑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之句也

予嘗攷之太白集中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傷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向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言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洪駒父畧不見此何也

東坡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

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以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洪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踏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宋景文筆記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作休休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義叟爲余言晉書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喏而辦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苕溪漁隱曰蘇子瞻蜀人也作後赤壁賦云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洞庭春色賦云嗚呼噫嘻我言夸矣皆用此語

東觀餘論云我居青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

白詩也

山谷云題白兆山詩云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岩得憩雲窗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樹雜人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煙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還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即岩下作桃花庵素曰桃花庵不難作但恨無李白耳今彥僩乃欲礱崖石刻李白詩并欲結草其旁以待冠蓋之遊者

衆不可葢安知遂無李白邪爲我多謝素師今無白兆
尚不廢椎鼓升堂豈可臆計世無李白邪素若有語可
并刻之彥顒安陸李慥也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草創大還詩云彷彿明窓塵死灰
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煉丹之法至寂窓塵丹
砂妙藥也

漁隱叢話卷四終

漁隱叢話卷第五

杜子美一

東坡云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知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東皐雜錄云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苕溪漁隱曰職林云補闕拾遺武后垂拱中置二人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後尤爲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供奉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左屬門下右屬中書故岑參寄左省杜拾遺云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老杜答岑補闕云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正謂此也

文昌雜錄云杜甫爲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宮中每

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東省門下也鑾臺在鳳池在中書省杜詩不應有誤恐唐朝别有故事又恐是時政事堂適在左省也苕溪漁隱曰按裴炎傳云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爲司空房元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中宗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子美於肅宗至德二載拜左拾遺作退朝詩其言鳳池誠有所據知其不誤也

文昌雜錄云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種花柳今殿庭惟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復齋漫錄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子美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還雙闕王

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奉酧嚴公題野亭云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眞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春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出左掖云避人焚諫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大則廷諍也

復齋漫錄云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云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老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子以雲卿之詩原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

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亦
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復齋漫錄云張華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
柱衆梁皆共此柱後土人呼爲木履觀或曰一柱觀梁
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故
子美泊松滋江亭云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下峽云
舡經一柱過留眼共登臨送李功曹之荆州云孤城一
柱觀落日九江流又所思云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
頭眠幾回夔府咏懷云音徽一柱數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最學者大病也杜詩黃精無苗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黃獨是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饑歲土人掘以充糧食故老杜云耳僧惠洪則曰黃獨芋魁之小者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劒客食黃精也此語殊謬惠洪徒見黃獨一名土芋遂謂芋魁之小者殊不知與芋魁懸別觀子美詩有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氷雪容之句安得

云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乎東坡云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則坡讀杜詩亦以黃獨爲黃精矣復齋漫錄云送李八秘書云對敭抗士卒乾沒費倉儲不曉對敭抗士卒爲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抗挫也五官切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蓋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題鄭十八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今世注杜詩乃謂方朔爲太白星精余以注所引非是按班固武帝故事云上至海上考竟諸道士尤妖妄者百餘人西王母遣使曰欲見神人而先殺戮吾

與帝絶矣使至之日東方朔死上疑問使者云朔是木帝精爲歳星下遊人間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西京雜記亦云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造化靈爲星辰葛洪神仙傳亦云王遙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擔篋不沾濕劉向列仙傳云華山絶頂有石臼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故望岳詩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樂府解題云武王伐紂作歌使士習之號曰巴渝之曲因其地以巴渝取名故題瀼西草堂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注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

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諸將詩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絶天驕插漢旌按唐中宗時張仁愿取漢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絶虜南寇仁愿後封韓國公故杜云爾

藝苑雌黃云凡王室中否而復興謂之中興周宣之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字陸德明釋文張仲切徐安道音辨只作平聲讀然古人用此或作平聲或作去聲如杜陵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云吉皆在中興此類皆作

去聲用如杜陵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李義山云身閑不覩中興盛此類皆作平聲用

東皐雜錄云詩烝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釋文張仲切故老杜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古人留意音訓如此又嘗見人讀冒頓音墨突徧閱漢書無此音後出晉書音義又曲逆音句遇亦出文選注功臣贊中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威聲又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矢聯呂居

仁詩云謝安肯爲蒼生起早爲吾君了中興皆張仲切用中興字也

許彥周詩話云北征詩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支持矣元禮首議誅太眞國忠輩近乎一言興邦宜得此語倘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復齋漫錄云王叡炙轂子云夏商以草爲屩左氏曰扉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鞋貴賤通着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中妃嬪皆着故述懷云麻鞋見天子衣袖露

兩肘爾雅注云鸕鷀似鳧而小膏中瑩刀續英華詩有馬啣苜蓿葉劍瑩鸊鵜膏故子美贈張卿云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鸊鵜又大食刀歌鑴錯碧甖鸊鵜膏鋩鍔已虗秋江濤江總莊嚴寺碑俯看鷩電影徹琉璃之宮遙拖宛虹光徧水晶之域故宿贊公房云身在水晶域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略曰大秦國以水晶爲屋柱故曲江對酒云水晶宮殿轉霏微古樂府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故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高昌有草實如璽璽中

絲如細績名爲白氎子國人織以爲布甚軟白見南史
故贊公房詩光明白氎巾
藝苑雌黃云世人言度曲者多作徒故切謂歌曲也張
平子兩京賦云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子美陪李梓州泛
江詩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皆作徒故切讀攷之前
漢元帝紀贊云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曲
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
也顏注度音大各切則與張平子杜詩所言度曲異矣
而臣瓚注則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則又誤以度曲

為歌曲夫度曲雖有兩音若讀元帝紀止可作大各切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其意正與元帝紀相合

藝苑雌黄云東坡嘗言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比觀西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少陵文自古奥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空而留六龍萬舞淩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予謂此數語乃出杜陵三賦謂之無韻可乎竊意東坡所謂無韻者葢若課伐

本詩序之類是也苕溪漁隱曰少游嘗有此語藝苑以爲東坡誤矣

東坡餘論云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年纔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按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壯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豈碑

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考立碑年但考其葬年故誤爾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卽浮江東欲適吳楚按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鎭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皆舛誤

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靈書余初讀杜子美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偶

得石本錄其文詞高古眞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也

許彥周詩話云詩有力量猶如弓之年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麈史云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唱和其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

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其意而語句體格脈絡葢可謂入宗而取法矣

漁隱叢話卷五終

漁隱叢話卷第六

杜子美二

藝苑雌黃云題元武禪師屋壁云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注虎頭僧相也又送許八拾遺歸江寧省覲詩序云甫昔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像誌諸篇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云虎頭維摩相也攷之南史夷貊傳師子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

摩像畫圖世人號之三絶所謂虎頭卽長康耳注家不曉其義或云僧相或云維摩相良可嗤笑杜位宅守歲詩破題云守歲阿戎家又有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之句潘淳詩話補闕云舊本作守歲阿咸家按杜位子美侄也當以阿咸爲是故東坡有除夜詩欲喚阿咸來守歲林鴉櫪馬鬬喧譁正用杜詩則知今本作阿戎者誤余又攷之子美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云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已如銀則位恐所謂阿咸也

復齋漫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盖子美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吳郡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閻立本之下余乃悟山水障歌云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史記鄒衍著書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自有九州禹之敘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晉書載記贊曰自兩京

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游黿鼉之穴唐亦有赤尉謂畿縣尉也故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投簡成華兩縣諸子云赤縣官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岩亭

許彥周詩話云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差近之苕溪漁隱曰少陵題畫山水數詩其閒古風二篇尤爲超絕荆公東坡二詩悉錄於左時時哦之以快滯懣

少陵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

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元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滿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溼眞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瞑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洒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

僧及童子若邪溪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靑鞋布襪從此始戲題王宰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松半江水荆公題燕侍郎山水圖云往時濯足瀟湘浦獨上九嶷尋二女蒼梧之野煙漠漠斷隴連岡散平楚暮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

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祇有粉墨歸囊楮東坡題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云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邪雲邪遠莫知烟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絶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淸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絶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

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淸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東觀餘論云余得子美詩集頗與今行槧本小異如恐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爲正若是者尚多

東坡云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旣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

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
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苕溪漁隱曰子美秋雨歎有
三篇第一篇尤感慨必東坡所書者云雨中百草皆爛
死堦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
錢凉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
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藝苑雌黃云杜陵詩多言花門喜聞官軍臨賊詩花門
騰絶漠柘羯度臨洮又云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又
即事詩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又遣憤詩聞道花門

將論功未盡歸又有留花門一篇云花門旣須留原埜
轉蕭瑟指回鶻爲花門注家不言其義予以唐地理志
攷之甘州山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
傍河東壖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
海又西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牙
帳故謂回鶻爲花門也
文昌雜錄云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膠
牙餳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
富貴菓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假花雞毬鏤雞

子千堆蒸餅餳粥四月八日則有餻糜五月五日則有
百索糉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穿針織女
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九月九日則有
茱萸菊花酒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
雞燕生菜今歲時遺問略同但餻糜結杏子點炙杖子
今不行爾杜甫春日詩春日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
花巧耐寒重陽詩茱萸賜朝士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
澤如此之類甚多畧舉記當時所重者也
苕溪漁隱曰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云明年此會知誰

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王摩詰九日憶東山兄弟云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九日與楊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云那得更將頭上髮學他年少插茱萸此三人類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則一命意不同後人用此爲九日詩自當隨事分別用之方得爲善用故實也子美九日又有詩云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此在蜀中作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九日詩云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又詞云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

也愁呂居仁詩云尙惜故人輕作別亂山深處過重陽又詞云短籬殘菊一枝黃已是亂山深處過重陽皆兩用之詩意脈絡貫穿並優於詞但居仁以殘菊於重陽言之此一字爲病

苕溪漁隱曰呂居仁云潘邠老嘗得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文章之妙至此極矣後託謝無逸綴成篇云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爲此語也余觀謝無逸溪堂集云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爲四絶然則

居仁所云後託無逸綴成前一聯詩蓋非是也無逸四絶今錄三絶云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黃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青黃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雲中孤雁不成行

苕溪漁隱曰寒食詩古人多用餳字九日詩未有用餻字者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九日詩云老頭未易着清香折取蕭蕭滿把黃歸去乞錢煩里社買餻沽酒作重陽

東坡云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佳月
凉天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十月初吉菊始開乃
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月九日詩云今日我重九
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餘香白露乾色
映青松高

苕溪漁隱曰江浙間每歲重陽往往菊亦未開不獨嶺
南爲然蓋菊性耿介須待草木搖落方於霜中獨秀故
淵明詩云黃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爲
霜下傑此善論其理也

復齋漫錄云國史補云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曖尚升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乃知子美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唐人素有此語

復齋漫錄云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故子美詩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後漢吳漢亡命在漁陽會王郎起漢說太守彭龍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故子美詩漁陽突騎猶精銳又漁陽突騎邯鄲兒劉劭趙都

賦云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棠溪魚腸丁令角端故重過何氏詩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槍唐楊巨源上劉侍郎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槍古詩云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友莫羞貧羞貧友不成杜詩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者蓋取此也

苕溪漁隱曰李潮八分小篆歌云蒼頡鳥跡旣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此

詩敘書之顛末可謂詳盡後人筆力豈能到此而嶧山碑棗木傳刻之語尤爲人所取信往往引以爲證故集古錄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事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眞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金石錄云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於徐鉉家刻石寘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摹之以爲楷則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下以野火焚之由是殘

缺不堪摹搨然由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今人間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爲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與泰山之梁山刻石集古錄以爲非眞又云麻逕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失眞者耶此論非是葢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東坡賦墨妙亭詩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葢東坡學徐浩書浩書多肉用筆圓熟故不取此語殊不知唐初歐虞褚薛字皆瘦勁故子美有書貴瘦硬之語此非獨言

篆字葢眞字亦皆然也

苕溪漁隱曰觀薛稷少保書畫壁詩云我昔遊梓州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唐史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顓家後莫能繼薛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余觀法帖載褚遂良帖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則稷之外家乃褚氏而唐史云魏氏者何邪

金石錄云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

見重於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絶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絶不工非韓蔡比也

東觀餘論云送顧八分文學詩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顯額顧傒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屭元宗刻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顧誡奢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薤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

許彥周詩話云齊梁間樂府詩護惜加窮袴防閑託守

宮今日牛羊上丘壟當時近前面發紅老杜作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其卒曰輒勿近前丞相嗔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邪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

漁隱叢話卷六終

漁隱叢話卷第七

杜子美三

藝苑雌黃云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昔在鄴食蒲萄殊美陳昭曰作何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善體物何不言似生荔枝荔枝之味果中之至珍葢有不可名言者故蔡君謨云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魏文帝方之蒲萄世譏其謬庾信亦復有此語彼廣誌謂子如石榴其謬愈甚唐人形於賦詠者頗多然亦未始遇夫眞荔枝故張曲江作荔

枝賦是南海郡荔枝耳白樂天作荔枝圖序是巴峽間荔枝耳杜子美詩所謂紅顆酸甜只自知者是瀘戎荔枝耳

遯齋閑覽云荔枝譜稱漢初南越王尉佗以備方物和帝時交趾七年貢生荔枝天寶中涪州歲驛致之未嘗言及閩中者今廣南夔梓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眞荔枝自唐其名未著今莆陽爲天下第一然閩中佳者六月方熟其四月熟者謂之火山荔枝東坡有四月十三日食荔枝詩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子

誦之未嘗不愛其體物之工然其後云似開江珧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予意東坡未嘗到閩中亦不識眞荔枝其曰四月十三日是特廣南火山者耳故其比類僅與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荔枝譜又云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閩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按寰宇記云嶺表錄梧州府對岸西火山山形高下大小如桂林獨秀山山下水澄潭深無底其火每三更夜見於山頂一更初見火起匝其頂如野燒甚者廣十丈餘食頃而息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照於上上有荔枝四

月先熟以其地熱故爲火山也沈佺期詩身經火山熱顏入瘴鄉低卽此山也予按宋之問集有早發韶州一聯云身經火山熱顏入瘴江消恐非佺期詩蓋寰宇記之誤苕溪漁隱曰東坡四月十三日初食荔枝詩注云予嘗謂荔枝味厚高格兩絶果中無比惟江珧柱河豚魚近之耳又曰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客皆笑其陋實無所似也僕曰荔枝似江珧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此可謂善於比類者若魏文帝庾信之蒲萄乃至謬耳藝苑雌黃殊無鑒裁遂言東坡比類僅

與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若言閩廣荔枝高下不同則可若言東坡不善比類則不可也

復齋漫錄云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貴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焉故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按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楊妃外傳為南

海杜詩亦以爲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張君房脞說以爲忠州何邪當有辨其是非者

苕溪漁隱曰余觀蔡君謨荔枝譜云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之時詩人多所稱咏此張九齡賦之以托意又東坡荔枝歎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

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皆以荔枝天寶時貢自涪州二公著譜作詩意欲傳於後世其效之必審不應有誤葢唐都長安視涪州爲正南荔枝由子午谷路進入唐志云南方杜詩云炎方悉指其方而言之也若病橘詩妃子外傳以爲南海則道里遼遠所記必誤復齋信以爲然過矣荔枝譜又云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自巴蜀葢涪忠二州俱爲巴蜀之地境土相接白居

易嘗剌忠州以其地多産荔枝形於篇什又圖而序之余意君房脞說因此遂言忠州也居易序云荔枝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變去矣余頃在閩廣驗此語信然矧傳置之遠腐敗之餘烏能適口也哉

苕溪漁隱曰東坡荔枝詞云閩溪珍獻過海雲帆來似箭玉坐金盤不貢奇葩四百年輕紅釀白雅稱佳人纖手擘骨細肌香恰似當年十八娘荔枝譜云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

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家今在城東報國院家傍猶有此樹譜中又有將軍荔枝云是五代間人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東坡云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樹荔枝一株郡人謂將軍樹今歲大熟賞啖之餘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詩云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傍炎雲駢火實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徧鈴下也到黑衣郎豈將軍之號偶爾同之邪

藝苑雌黃云漢舊儀顓頊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蟚鬼一居人宮室區隅爲小鬼善驚小兒故韓退之有遣瘧鬼詩屑屑水帝魂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又云咨汝之胄出門戸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沬於前徽而其後又有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之語葢本於漢舊儀也世傳杜詩能除瘧此未必然葢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沉疴之去體也而好事者乃曰鄭廣文妻病瘧子美令取子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

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一聯誦之則無不愈矣此殊可笑借使瘧鬼誠知杜詩之佳亦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吐之間爲哉觀子美有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粧則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

復齋漫錄云子美初月詩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絶句云玉坐應悲白露團按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元暉猶霑餘露

團庾信挹得胥臺露詩唯有團階露承睫共霑衣杜詩所本也

復齋漫錄云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鄧忠臣乃引茂陵玉盌爲據少陵豈以玉盌爲金盌哉葢指盧充幽婚事也

藝苑雌黃云諸將內一聯云昨日玉魚蒙地葬早時金盌出人間注說金盌取孔氏志怪盧充事樗與杜詩拾遺亦用此說以予考之非也南史沈炯傳云炯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云甲帳珠簾

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杜蓋用此語也陳無已詩初聞橋山送弓劒寧知玉盌人間見若溪漁隱曰二說當以盧充幽婚事爲是葢有金盌之贈若沈烱事乃是玉盌又引無已詩爲證尤無謂也

藝苑雌黃云荆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世謂織女牽牛聚會之日晉傳元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織女牽牛會天河此則其事杜公瞻注云此出於流俗小說尋之經史未有典據詩云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說者以爲二星有名無實卽古詩所云織女無機杼

牽牛不負軛豈復能爲夫婦歲一聚會乎史記天官書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則是河鼓牽牛大同小異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李巡注云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郭璞注云今荆楚人呼牛星爲擔鼓此則河鼓之據夏小正言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十月織女正北向此皆據星也亦無會合之文近代有此說耳曹植九咏曰乘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吾子兮來不時注云牽牛爲夫織女爲婦各處河之傍七月七日得一會同古

歌辭云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語訛所致漢武帝於昆明池中作二石人爲牽牛織女象葢欲神異其水比方河漢班固賦云左牽牛今右織女似天漢之無涯雖不云七月七日聚會其意以爲夫婦之象天道深遠所不敢言也又歲時記言緯書云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言雖不經有足爲怪齊諧記亦云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已被召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曰暫詣牽牛世人至

今云織女嫁牽牛焉此類皆不足信故杜詩云牽牛處河西織女出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詎相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逢蓋亦不信有此事也世傳又有烏鵲塡河成橋與夫乞巧穿針之事皆無可據河鼓與牽牛史記以爲二星爾雅以爲一星河字又或作何苕溪漁隱曰文選注云織女一名天女孫柳子厚乞巧文云今茲孟秋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余嘗和人七夕詩云乞巧筵前玉露秋一鉤涼月掛西樓人間百巧方無奈寄語天孫好罷休

復齋漫錄云文選古詩河漢淸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默默不得語梁劉孝儀咏織女詩欲待黃昏至含嬌渡淺河隋江總七夕詩婉孌期今夜飄飄渡淺流王謹七夕詩天河横欲曉風駕儼應飛故杜子美天河詩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藝苑雌黃云昔人文章中多以兄弟爲友于以日月爲居諸以黎民爲周餘以子姓爲詒厥以新婚爲燕爾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狥俗之過邪子美云山鳥山花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

云豈謂詒厥無基址又云爲爾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陛下隆于友于不忍恩絶曹植求通親親表云今之否隔友于同憂晉史贊論中此類尤多洪駒父云此歇後語也頃有人年七十餘置一侍婢年三十東坡戲之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得無類是乎苕溪漁隱曰友于之語自陶彭澤已自承襲用之詩云一欣侍溫顏再見喜友于然則少陵蓋承之也且歇後語蘇黃亦有之蘇云伯時有道眞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黃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然黃集此句對偶甚

工後山以爲妍而反嗜之不以爲病也又遯齋閑覽云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求詩東坡問翁年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年幾何曰三十戲作八句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今藝苑以爲有人年七十餘置侍婢仍竄易其詩記事之誤有如此當以遯齋爲正復齋漫錄云唐宰相鄭綮爲詩好歇後句行第五時人呼爲歇後鄭五今人無有蓄其詩者惟舊史載其一聯云只有兩行公廨淚臨行洒向渡頭風眞俳詞也後之文士不復作歇後體以其非雅正獨石曼卿因登第覆

落例受三班借職賦詩一首所謂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是也韓子蒼云唐人詩落花滿地寂寥紅獨有離人萬恨中回首池塘總無語手彈珠淚與東風祭之意此之意也而詞語頓異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太宗相者見之云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杜詩云眞氣驚戸牖可謂簡而盡又經昭陵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僇辱賢路不崎嶇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終

漁隱叢話卷第八

杜子美四

藝苑雌黃云月令仲夏之月反舌無聲蔡君謨以反舌爲蝦蟇段柯古已譏其非矣殊不知反舌百舌鳥也能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之反舌張籍集中有徐州試反舌無聲詩破題云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則其爲百舌明甚許愼注淮南子云五月陽氣盛于上微陰起于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朝野僉載云百舌春囀夏止唯食蚯蚓正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而

往葢物之相感也古今詞章中多取此以況人之巧言者故老杜詩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苕溪漁隱曰劉夢得百舌吟云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隨春暉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高下飛此語葢與許慎及僉載二說相符矣

詩說雋永云王性之嘗見唐人寫本杜詩云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也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衡州詩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此詩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之人亦當有味

此而泣者也

復齋漫錄云李濟翁資暇錄謂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也非花藥之欄有不悟者以藤架蔬圃爲切對不知其由矣漢宣帝詔曰池籞未御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子美詩常恐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

苕溪漁隱曰復齋乃承資暇集之悞引此以證子美詩今以漢史宣帝紀考之地節三年詔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折竹以繩編綿連禁籞使人不得

往來律名爲禁籞李濟翁殊不審細乃以籞爲藥遂穿鑿爲說復齋從而信之皆過矣且子美詩云藥欄者直花藥之欄檻耳

藝苑雌黄云世說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羮但未下鹽豉耳蓴羮得鹽豉尤美故子美詩云豉化蓴絲熟梅聖俞詩云剩持鹽豉煮紫蓴又紫蓴豉煮香味全山谷詩云鹽豉欲催蓴菜熟蓋謂是也作晉史者取世說之語而删去兩字但云千里蓴羮末下鹽豉故人多疑之或言

千里末下皆地名或言千里言地之廣或言自洛至吳有千里之遥或言蓴羮必鹽豉乃得其眞味是皆不然蓋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蓴菜以之爲羮其美可敵羊酪然未可猝至故云但未下鹽豉耳子美又有別賀蘭銛詩云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岷下對千里則千里爲湖名可知酉陽雜俎酒食品亦有千里蓴

復齋漫錄云子美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也西淸詩話以子美詩獨得其詳而史爲疎畧然以余考之房杜舊不與太宗

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至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史爲誤也

詩說雋永云晁氏嘗于中壺䌫綫纊夾中得吳越人寫本杜詩諱流字之類乃盛文肅故書也如日出籬東水等絶句六首乃九首其一云漫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飛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苕溪漁隱曰此詩淺近決非少陵語庸俗所亂不足憑也

苕溪漁隱曰世有碑本子美畫像上有詩云迎旦東風

騎蹇驢旋呵凍手暖鬚鬢洛陽無限丹青手還有工夫畫我無子美決不肯自作兼集中亦無之必好事者爲之也李太白戲子美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别來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李翰林集亦無此詩疑後人所作也

東皐雜錄云杜詩闞風伏雨秋紛紛伏乃伏字之誤闞珊之風冗伏之雨也苕溪漁隱曰世說王忱求簟于王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則冗東皐此長字爲是集韻去聲與伏字同音杜詩舊本作長雨長作雜

錄謂伏乃仗之誤非也

藝苑雌黃云遮莫俚語猶言儘敎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爾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同雙鬢遮莫鄰雞唱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元微之詩從茲罷馳騖遮莫寸陰斜東坡詩芒鞋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洪駒父詩園碁爭道未得去遮莫城頭日西沉皆用此語

東坡云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嘗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苕溪漁隱曰余以唐書考之蕭至忠未嘗歷京兆尹王原叔杜詩注以謂蕭望之嘗爲左馮翊後被讒自殺復齋漫錄亦謂如此疑坡誤也

藝苑雌黃云夔府詠懷詩有卜羡君平杖之語攷之漢史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雖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各因其勢道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

肆下簾而授老子所言止此而已卽未嘗言杖注家引阮宣子百錢掛之杖頭爲解與君平全無干涉豈杜陵之誤歟

復齋漫錄云從人覓胡孫許寄詩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題意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爲詞何邪

藝苑雌黄云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于論交其投贈哥舒翰云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聲百勝在𥂁地兩隅空其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李

戕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陽將愼勿學哥舒何其先後之相戾若是哉檠之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
藝苑雌黃云東坡次王介甫韻詩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爲覓榿栽又送戴蒙赴玉局觀詩芋魁徑尺誰能盡榿木三年已足燒又木山詩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榿木可行樵榿字人少有識者遍尋字書亦皆無之蜀中多此木詢之蜀人則相傳以爲丘宜切按介甫絕句所謂木有榿者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爲是也按杜陵有憑何十步府邑覓榿木栽詩飽聞榿木三年大與

致溪邊十畝陰注蜀人以榿爲薪三年可燒又堂成詩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注云榿木下材止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

復齋漫錄云崔豹古今注云秦築長城土皆紫色謂之紫塞南徼土色丹謂之丹徼塞則壅塞夷狄也徼遶也免侵中國也千字文雁門紫塞鮑昭蕪城賦北走紫塞雁門故子美詩旅雁上雲歸紫塞又紫塞寧論尚有霜又翻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輪觀李固諧司馬第山水圖詩末章云浮槎相並坐仙老暫相將前輩引張騫爲証

非也余按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年一週天名貫月槎又名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解道康齊地記云齊有不夜城葢古有日夜中照于東境故萊子立此以不夜爲名方悟子美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苕溪漁隱曰東坡雪後詩云風花誤入長安苑明月長臨不夜城葢取諸此

許彥周詩話云飯抄雲子白雲子雨也言如雨點爾出荀子雲篇又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碎

磔狀如米粒圓白云雲子石也又云萬里名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淸池漢使慚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暫離披不曉此詩指何物張騫慚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葡萄也

李伯紀杜工部集序云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特以多事未能也武陽黃長睿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法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本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

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至德大歷干戈離亂之際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于詩局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時讀之未見其工迨親罹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于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作行于世者旣未爲多遭亂亡逸又不爲少加以傳寫謬誤濅失舊文烏三轉而爲寫者不可勝數矣苕溪漁隱曰子美詩集余所有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則潤州

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内翰王原叔洙所注也改正王内翰注杜工部集則王寧祖也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黄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注杜詩補遺正繆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論則縉雲鮑彪也不知余所未見者更有何集繼當訪之若近世所刊老杜事實及李歜所注詩史皆行于世其語鑿空無可考據吾所不取焉

元稹云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

始唐虞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之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言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淵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

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千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敎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淸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纎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

旁蘇李氣奮曹劉掩顏謝之孤高襍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奥乎

若溪漁隱曰宋子京作唐史杜甫贊秦少游作進論皆本元稹之說意同而詞異耳子京贊云唐興詩人承隋陳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　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于文章少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

任光焰萬丈高誠可信云少游進論云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邪

苕溪漁隱曰豫章先生傳載在豫章外集後不知何人

所作初無姓名其傳贊敘詩之源流頗有條理贊云自李杜歿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興比自名者然格下氣弱無以議爲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蒞盟然至于詩專以李義山爲宗以漁獵掇拾爲博以儷花鬬葉爲工號稱西崑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陽公稱太白爲絶唱王文公稱少陵爲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

漁隱叢話卷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九

王右丞

復齋漫錄云送元二安西絕句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為畫謂之陽關圖予嘗以為失按漢書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圖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慇懃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山谷題此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

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苕溪漁隱曰右丞此絕句近世人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陽關用詩中語也舊本蘭畹集載寇萊公陽關引其語豪壯送别之曲當爲第一亦以此絕句塡入詞云塞草煙光濶渭水波聲咽春朝雨霽輕塵歛征鞍發指靑靑楊柳又是輕攀折動黯然知有後會甚時節更盡一杯酒歌一闋歎人生最難歡聚易離别且莫辭沉醉聽取陽關徹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東坡取蘭畹集不載此詞何也

苕溪漁隱曰摩詰山中送别詩云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蓋用楚詞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此善用事也余舊見一小詩不知誰人作云楊柳青青着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楊條折盡花吹盡借問行人歸不歸古樂府有折楊柳云曲成攀折處惟言久别離又云攀折思爲贈心期别路長又云曲中無别意併是爲相思皆言折柳以寄相思之意不言其歸則前詩用事爲未盡善也李賀致酒行云主父西遊困不歸家人折斷門前柳亦與古樂府同意

苕溪漁隱曰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童未掃鳥啼山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閑適於其間也

秦太虛云余爲汝南學官時得疾卧直舍高符仲攜輞川圖示予曰閱此可以愈疾予本江海人得圖甚喜卽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繞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歌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

塢抵滌園幅巾杖屨棊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苕溪漁隱曰唐自四月一日寢廟薦櫻桃後頒賜百官各有差摩詰詩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退之詩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瀉未停二詩語意相似摩詰詩渾成勝退之詩櫻桃初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

苕溪漁隱曰予舊見郵亭壁間題云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慇懃如有情惆悵令人別亦有佳思不知何人

詩後讀王縉集乃王縉別輞川別業詩附在集中山谷老人曰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摩詰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故知此老胸次有泉石膏肓之疾

韋蘇州

復齋漫錄云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漸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陪王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照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

也二篇皆佳作而韋集逸去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於此

白樂天云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

金石錄云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忠公以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爲可疑余

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如
今世以爲碓臼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
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易剝缺又往往爲人
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事有理類如此況
此文字畫奇古决非周以後人所能到文忠公亦謂非
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苕溪漁隱曰韋蘇州石鼓歌云
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
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澁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埽白
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云云喘逶迤相糺

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石鼓歌云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一作譔）刻留山阿退之初不指言史籀所作永叔集古錄云至于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此蓋原蘇州之歌而云爾蘇長公鳳翔八觀石鼓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變蝌蚪亦原于蘇州也黃太史云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軍亦云爾

東皐雜錄云唐開元四年偃師人畊地得古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玆焉是寳考圖經比干墓也苕溪漁隱曰蘭亭續帖賜書堂帖皆有此篆文余深愛其奇古諦玩無斁

苕溪漁隱曰余觀詛楚文茫然初不知其顛末及讀集古錄金石錄跋尾蘇長公詩然後知之集古錄云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

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槐頃王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王然熊相之名理不宜謬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爲橫也蘇長公云詛楚文碑獲于鳳翔

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非祈年觀之故基邪詩云崢嶸開元寺彷彿祈年觀舊築埽成空石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萬葉期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謀多難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圉絆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謾遼哉千歲後發此一笑粲金石錄云秦詛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

在鳳翔府廨今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於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於洛陽列氏秦以前遺跡見於今者絶少此文皆出於近世而刻畫完好文詞字札奇古可喜元祐間張芸叟侍郎黄魯直學士皆以今文訓釋之然小有異同

司空圖曰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

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捩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寒澁無可置才而亦爲體之不備也苕溪漁隱曰東坡云司空圖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醎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酸醎之外此語與前語不同葢東坡潤色之其語遂簡而當也

苕溪漁隱曰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强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惱亂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蘇州爲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

許彥周詩話云韋蘇州詩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孟浩然

苕溪漁隱曰詩句以一字爲工自然穎異不凡如靈丹一粒點石成金也浩然云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二字亦烏得而爲佳句哉如六一居士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

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論各以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或云度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余謂陳公所補數字不工而老杜一過字為工也又如鍾山語錄云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便是小兒語也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足見吟詩要一兩字工夫觀此則知余之所論非鑿空而言也

復齋漫錄云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望平地樹如薺

故戴嵩詩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遥望長安薺此耳學之過也余因讀浩然秋登萬山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眞得嵩意

苕溪漁隱曰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不若岑參巴南舟中即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岑詩語簡而意盡優于孟也

許彥周詩話云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嘗從封常清軍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

所不載者也

皮日休云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韻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入口者涵涵然有平大之風若公輸氏當巧而不用者也北齊美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

旨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旣慕其名覩其貌蓋思文王則嗜昌歜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苕溪漁隱曰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此以爲謝朓詩東觀餘論以爲何遜詩東觀見何遜集而云之則日休以爲謝朓詩恐誤也

許彥周詩話云六朝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者退之

云齊梁及隋陳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

苕溪漁隱曰山谷題浩然畫像詩平生出處事跡悉能道盡乃詩中傳也其詩云先生少也隱鹿門爽氣洗盡塵埃昏賦詩眞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毋枉尺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殘臘月年年愁先生一往今幾秋後來誰復釣槎頭

漁隱叢話卷九　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

韓退之

苕溪漁隱曰蔡寛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史書不載所由以其詩考之亦爲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所謂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也余閲洪慶善韓子年譜然後知寛夫詩話之謬也年譜云貞元十九年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寛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惻然卒爲幸臣所

議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進學解云暫爲御史遂竄南夷祭張署文云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余戇而狂年未三紀又云我落陽山以尹鼯猱歲弊寒兇雪虐風饕縣齋有懷云捐軀辰在丁鎩翮時方蜡蜡祭十二月也辰在丁其奏疏之日乎史云公上章數千言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寄王翰林詩云拜疏移閤門爲忠寧自謀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卽施設乃返遷炎州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也司空卽杜佑是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宼讎宗元禹錫與公同爲御史劉柳方進用則公被絀宜矣

苕溪漁隱曰昌黎集中酬贈張十一功曹署詩頗多而署詩絕不見惟韓子年譜載其一篇云九疑峰畔二江前戀闕思鄉日抵年白簡趨朝曾並命蒼梧左宦亦聯翩鮫人遠泛漁舟火鵬鳥閑飛霧裡天渙汗幾時流率土扁舟西下共歸田署與退之同爲御史又同遷謫故詩中皆言之退之答署詩云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

處兩三家貧當竈長纖纖筍躑躅初開艷艷花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又有祭曙文云我落陽山君飄臨武君止於縣我又南踰臨武屬郴州在陽山之北二詩皆此時作也

藝苑雌黃云退之有示姪孫湘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余按酉陽雜俎言韓愈侍郎有疎從子

姪自江淮來年少狂率韓責之拜謝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堦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黃紫赤惟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掘窠賫紫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塡坑白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分明乃韓出關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韓大驚異後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段成式所載如此及覩劉斧青瑣亦記此事云湘落魄不羈公勉之令學嘗作詩獻公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戲

之曰汝能奪造化之工以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數朶細視之花葉間有金字乃詩一聯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方驗公後以言佛骨貶潮陽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嗟歎久之命筆續成全篇二說不同如雜俎之言則花上一聯乃韓公舊句如青瑣之言則花上一聯本非韓公語韓特續成之耳雜俎言指堦前牡丹治其根青瑣言聚土覆盆種花二說不知何者爲是竊意段成式當時葢有所受

之劉斧特互竄其說而已東坡嘗有冬日牡丹詩使君要見藍關詠須倩韓郎爲染根正用酉陽雜俎故事又按續仙傳殷七七字文祥嘗醉歌云琴彈碧玉軫爐煉白丹砂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則此詩亦非韓湘作韓子年譜云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又云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國行逾六旬三月幾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則是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歐陽文忠公云韶州圖經樂昌縣西一百八十里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按武水源

出郴州臨武縣其俗謂水湍峻爲瀧劉仲章者前爲樂昌令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謬乃改從樂昌仲章云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此韓集不誤也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强順下聲也僕不曉音問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

詩作聽琵琶詩後往往隨例云云栁下惠則可吾則不
可故特論之少爲退之雪寃
古今詩話云呢呢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恩怨爾汝來去
彈指淚和聲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塡然作氣千里不留
行回首暮雲遠飛絮攪靑冥衆禽裏眞彩鳳獨不鳴躋
攀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煩子指間風雨置我腸中氷
炭坐起不能平攜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曲名水調歌
頭東坡居士聽琵琶而作也舊都野人曰此詞句外取
意無一字染着後學卒未到其閫域反復味之見居士

之文採竊處呢呢兒女語取白樂天小絃切切如私語意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塡然作氣千里不留行便是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擕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則又翻江州司馬靑衫溼公案也子瞻凡爲文非徒虛語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之句皆自喻耳後人吟咏患思而不得既得之爲題意纏縛不解點化者多矣苕溪漁隱曰東坡嘗因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詞取退之聽穎師琴詩稍加檃括使就聲律爲水調歌頭以遺之其自序云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

聽琵琶耳余深然之舊都野人乃謂此詞自外取意無一字染着彼葢不曾讀退之詩妄爲此言也又謂居士之文採竊處取白樂天琵琶行意此尤可絕倒也

苕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六一居士聞杜彬彈琵琶作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丙戌歲居苕溪暇日因閱酉陽雜俎云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因思永叔無已皆不見此說何也

復齋漫錄云元微之詩爾生不我待我願裁爲琴宮絃

春似君君若春日臨商絃廉似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天下而東坡聽惟賢琴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爲然殊不知亦取騶琴之事耳可謂不學

藝苑雌黃云寰宇記言溧水縣中山又名獨山在縣東南十里不與羣山連接古老相傳中山有白兎世稱爲筆最精韓退之毛穎傳云唯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李

太白懷素草書歌云筆鋒殺盡中山兎得非此乎比觀張文潛明道雜誌首載白樂天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兎食竹飲泉生紫毫余守宣問筆工毫用何處兎答云皆陳亳宿州客所販宣自有兎毫不堪用蓋兎居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兎居山中出入爲荆棘樹石所傷毫例短禿則白詩所云非也白公宣州發解進士宜知偶不問耳予按北戸錄說兎毛處云宣城歲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其後又云王羲之歎江東下濕兎毫不及中山由是而言則宣城亦有兎毫要之不及

北方者勁健可用也然則毛穎傳李太白詩所言中山非溧水之中山明矣

復齋漫錄云荆公不以退之爲是故其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送吳使君潮州詩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才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汨彝倫韓子年譜云與孟簡書言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言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東坡

云退之喜大顚如喜文暢澄觀之意而世妄撰退之與顚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又於其末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載公與大顚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於其末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苕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

韓子年譜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

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倚摭糞壤間孟郊苦思則曰腸肚鎮煎熠熒宗師語澁則曰辭慳義卓澗止於是矣不應譏誚輕薄之如是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

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

許彥周詩話云聯句之盛退之東野李正封也城南聯句云紅皺晒簷瓦黃團繫門衡是說甘棗與瓜蔓讀之想見西北村落間氣象征蜀聯句云刑神咤犛旄陰燄颮犀札盡雕刻之工而語仍壯李正封詩押韻如從軍聯句押大水沙囊涸皆不可及苕溪漁隱曰東坡遊蜀岡次蘇伯固韻詩造語全效退之城南聯句其詩云新茵未沒鶴老葉初翳蟬絲渠浸麻水白板燒松煙笑窺有紅頰醉臥皆峰巔家家機杼鳴樹樹梨棗懸雖退之

筆力殆無以過之

復齋漫錄云冷齋夜話謂山谷言退之詩喚起牕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爲見時不能解其意後年五十八出峽時春曉方悟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淸亮偏于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凡此皆夜話所載山谷語也予嘗讀唐顧渚茶山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鸜鵒而色蒼每至正月二月作聲曰春起也至三月四月曰春去也採花人呼爲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已說矣豫章不舉以爲證何邪

苕溪漁隱曰感春詩辛夷花高開最先洪慶善注云辛夷高數丈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余觀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迎春樹高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

藝苑雌黃云筆談言士人文章中多言前榮屋翼謂之榮東西注屋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予嘗觀韓退之示兒詩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果如存中之言則退之亦誤矣又考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負朝陽而抗殿跨靈

沼以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爲屋檐一名㮰一名宇卽屋
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謂之梠集韻云屋梠之兩頭起
者爲榮其謂之翼則言櫚宇之翼張如翬斯飛耳故禮
記言洗當東榮又言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云
偓佺之徒暴于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
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交四榮之說由是而言則沈
氏筆談未爲確論
東坡云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爲
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苕溪漁隱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遥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絶勝煙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思頗同而詞殊皆曲盡其妙

韓子年譜云舊史言淮西碑多敍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故李義山詩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

百尺據碑倒龕沙大石相磨治東坡嘗于邸舍壁間見一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或曰此詩東坡作蓋東坡嘗作上清宮記蔡元長磨之別自書撰故云耳許彥周詩話云李義山詩字字鍛鍊用事宛約仍多近體惟韓碑詩一首是古體有曰塗抹堯典舜典字點竄清廟生民詩豈立段碑時躁辭邪

歷代確論載沈顏登華旨曰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

哭而欲繼遺書爲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諭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于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如此耳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藝苑雌黄云謝無逸作讀李肇國史補一篇謂肇之言爲不合於理其論韓退之登華山窮絕處下視不可返則發狂慟哭此尤不足信雖婦人童子

且知愛其身不忍快一時之欲以傷其生嗚呼而謂退之賢者爲之邪觀其貽書諫張僕射云馳馬擊毬猶恐顚頓而至於殞命使退之妄人也則爲此言而可若誠賢者則必能踐其言其不肯窮筋力登高臨深以取危墜之憂亦明矣豈肇傳之誤也何其信退之之不篤也予謂無逸此語謂之愛退之可也謂之熟退之之文則未也登華之事退之嘗載於其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澾拳局梯飈颭伶傳悔狂已咋指垂誡仍鐫銘觀此則發狂慟哭不可

謂之無也肇書此於國史補蓋實錄耳豈無無逸未嘗見退之之詩乎沈顏作聱書其說亦與無逸相類而東軒筆錄嘗辨之矣豈無逸亦未見之乎予恐學者信無逸之言遂以李肇為妄故復著此說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悲哀過於慟哭又詩云銀燭未消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耳

文昌雜錄云永正行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南史中天竺國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

列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又王子年拾遺記董偃嘗卧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所謂磊落亦珠琲之謂也

苕溪漁隱曰學者欲博讀異書余謂退之進學解云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若只讀此足矣何必多嗜異書

漁隱叢話卷十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一

柳子厚

苕溪漁隱曰子厚聞鶯詩云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綠其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兩句中不在多也

藝苑雌黃云閩廣有木名榕子厚集有柳州二月榕葉落盡詩云山城雨過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東坡詩云踈雨蕭蕭作晚涼卧聞榕葉响長廊又云笑說南荒底處所好一作只今榕葉下庭皐即此木也其木大而多

陰可蔽百牛故字書有寬花廣容之說集韻榕初生如葛藟緣木後乃成樹枝下著地又復生根異於他木比觀余襄公靖詩有語嫌雙燕無處羨大榵注云橫陰數畝斤斧不加正說此木又用榵字按字書樢榵木中箭笴似非此榕豈襄公之誤歟按韻榕又祥容切即古文松字與此榕木又不同

復齋漫錄云子厚寄劉夢得詩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蓋其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其詩謂此

也故夢得有酬家雞之贈乃答前詩非子厚作也其中有柳家新樣元和脚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問山谷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昔元豐中晁無咎作詩文極有聲陳無己戲之曰聞道新詞能入樣湘州紅纈鄂州花蕋湘州纈鄂州花也則柳家新樣元和脚者其亦此類與余頃見徐仙者效山谷書而無已以詩寄之曰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天窮則知山谷之言無可疑最後見東坡柳氏求筆迹詩君家自有元和手莫厭家雞更問人其理雖同

但手字爲異

許彥周詩話云楊華旣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踏之聲甚悽斷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鴉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余按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方錄云瓊州出紅藤簟方言謂之笙或曰籧篨亦曰

行唐沈約奏彈歙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何東坡忘之邪苕溪漁隱曰劉夢得詩蕙風香壓尾月露濡桃笙

司空圖云金之精清故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爲詩詩人爲文始皆係其所向所尙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鬬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予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决電撑

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湜祠部云文集外所作以爲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未或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可輕擬議其優劣又嘗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沉鬱亦其文章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訿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功苕溪漁隱曰詩眼云子厚

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予觀司空圖此語則知
詩眼之言爲妄發矣

許彥周詩話云古人文章不可輕易須反復熟讀加意
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詩舊書不厭百回讀熟
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諸紳也東坡
在海外方盛稱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
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其家有柳文東坡日夕玩味嗟
乎雖東坡觀書亦須着意研窮方見用心處邪

東野浪仙

雪浪齋日記云東野秋懷詩奇妙棘枝風哭酸桐葉霜顏槁虫老乾鐵鳴獸驚孤玉咆全似聯句中造語

復齋漫錄云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公二十四年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廣郡有白水縣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詩曰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郊云種稻耕白水負郭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

白水在魏田制曰白田收至千餘斛水田收數十斛於此當作兩事既是兩意則非其對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合最難能知其難則可與論詩矣此所以稱東野也

六一居士詩話云賈島哭柏岩禪師詩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精粗頓异也若溪漁隱曰余於此兩聯但各取一句而

已坐學白塔骨可見禪定之不動獨行潭底影可見形影之淸孤島嘗爲衲子故有此枯寂氣味形之於詩句也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玉川子

藝苑雌黄云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

鬪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

苕溪漁隱曰藝苑以盧范二篇茶歌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錄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語穩貼得詩人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邪玉川走筆謝孟諫議惠

新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虫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淸六碗通仙

靈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淸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淸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淸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顚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岷從事鬭茶歌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鬭美鼎磨雲外

首山銅瓶攜江上中泠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翠濤起鬬茶味兮輕醍醐鬬茶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堦前蓂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採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知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羨花開女郎只鬬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苕溪漁隱曰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至最爲盛集此蔡寛夫詩話之言也蔡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按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興縣顧渚山中常州生義興縣君山懸脚嶺北峯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

因之徵獻浸廣遂爲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矣故玉川子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正謂是也當時顧渚義興皆貢茶又隣壤相接白樂天守姑蘇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因寄詩云遥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鍾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鬬新自歎花時北窓下蒲黃對酒病眠人唐袁高爲湖州刺史因修貢顧渚茶山作詩云禹貢通遠俗始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至千

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黎甿輟耕
農采掇實苦辛一夫旦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欹壁
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
木爲不春陰嶺芽未吐使曹牒已頻心爭造化先走挺
麋鹿均選納無日夜擣聲昏係晨衆功何枯櫨俯視彌
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繞天涯所獻唯報
勤況減兵革用兼玆困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
顧省忝邦守有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此
詩古雅得詩人諷諫之體誠可尚也

談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别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觔迄今歲出三十餘萬觔凡十品曰龍茶鳳茶京挺的乳石乳頭金白乳蠟面頭骨次骨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長主餘皇族學士將帥皆鳳茶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館閣賜白乳龍鳳石乳茶皆太宗令造江左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丁謂爲北苑茶錄三卷備載造茶之始末行於世

苕溪漁隱曰建安北苑茶始於太宗朝太平興國二年遣使造之取像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其後大小龍茶又起于丁謂而成於蔡君謨謂之將漕閩中實董其事賦北苑焙新茶詩其序云天下產茶者將七十郡半每歲入貢皆以社前火前爲名悉無其實惟建州出茶有焙焙有三十六三十六中惟北苑發早而味尤佳社前十五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工甚大造甚精皆載於所撰建陽茶錄仍作詩以大其事云北苑龍茶者甘鮮的是珍

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纔吐微茫綠初沾少許春散尋索樹遍急採上山頻宿葉寒猶在芳芽冷未伸茅茨溪口焙籃籠雨中陳長疾勾萌併開齊分兩均帶煙蒸雀舌和露叠龍鱗作貢勝諸道先嘗祇一人緘封瞻闕下郵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殊恩賜近臣啜爲靈藥助用與上罇親頭進英華盡初烹氣味醇細香勝却麝淺色過于筠顧渚慚投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產壯甌閩此詩敘貢茶頗爲詳盡亦可見當時之事也又君謨茶錄序云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

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爲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至宣政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計創添續入其數浸廣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形製各异共七千餘餅其間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揀爲第一餘乃生揀次之又有粗色茶七綱凡五品大小龍鳳併揀芽悉入龍腦和膏爲團餅茶共四

萬餘餅東坡題文公詩卷云上人問我留連意待賜頭綱八餅茶卽今麤色紅綾袋餅八者是也蓋水揀茶卽社前者生揀茶卽火前者粗色茶卽雨前者閩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山谷和陽王休點密雲龍詩云小璧雲龍不入香元豐龍焙承詔作今細色茶中却無此一品也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隷于北苑皆採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縻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夫凡兩月方能訖事第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後市無貨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

可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蘇黄皆有詩稱道壑源茶蓋壑源與北苑爲鄰山阜相接纔二里餘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東坡和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詩云仙山靈雨溼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山谷謝送碾壑源揀芽詩云𦶜雲從龍小蒼璧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緗奩碾香供玉食睿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椀天開顔橋山事嚴庀百

扃補袞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未央雨露恩光照宮燭右丞似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涇渭肯憐天祿校書郎親勑家庭遣分似春風飽識大官羊不慣腐儒湯餅腸搜攪十年燈火讀令我胸中書傳香已戒應門老馬走客來問字莫載酒

文昌雜錄云庫部林郎中說建州上春採茶時茶園人無數擊鼓聲聞數里然一園中才間壟茶品已相遠又況山園之異耶苕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嘗茶詩云年窮臈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

助叫聲唅呀萬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余官富沙凡三春備見北苑造茶但其地暖纔驚蟄茶芽已長寸許初無擊鼓喊山之事永叔詩與文昌所紀皆非也北苑茶山凡十四五里茶味惟均豈有間壟茶品已相遠之說邪

文昌雜錄云倉部韓郎中言叔父魏國公喜飲酒至數十大觴猶未醉不甚喜茶無精粗共置一籠每盡即取碾亦不問新舊嘗暑日曝茶於庭見一小角上題襄字蔡端明所寄也因取以歸直王家物日後見蔡說當時

祇有九銙又以葉園一餅充數十以獻魏公其難得者如此

苕溪漁隱曰東坡汲江水煎茶詩云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此詩奇甚道盡烹茶之要且茶非活水則不能發其鮮馥東坡深知此理矣余頃在富沙常汲溪水烹茶色香味俱成三絶又况其地產茶爲天下第一宜其水異於他處用以烹茶水功倍之至於浣衣尤更潔白則水之輕清益可知矣近城山間有陸羽井水亦淸甘實好事

者爲名之羽著茶經言建州茶未詳則知羽不曾至富沙也

六一居士云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余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楊子江南

零水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水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蟇口水第四虎邱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水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五虛洞香溪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

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蟇口水鹵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异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水特怪誕妄甚也

苕溪漁隱曰張又新煎茶水記云代宗朝李秀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懽因之赴郡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

矣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乎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執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使曰某櫂舟深入見者累百敢虛紿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乃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蕩覆半懼其少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焉李與賓從數十人皆大駭愕又蘇長公惠通井記云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為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沱潛本梁州

二水亦見於荆州水行地中出没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絶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二缶曰此惠山泉水也文饒爲罷水驛二事頗相類故併錄之

苕溪漁隱曰歐公和劉惇父揚州時會堂絶句云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注云時會堂造茶所也余以陸羽茶經考之不言揚州出茶惟毛文錫茶譜云揚州禪智寺隋之

故宮寺枕蜀岡其茶甘香味如蒙頂焉第不知入貢之因起於何時故不得而誌之也

歸田錄云臘茶出於建劍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避暑溼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

苕溪漁隱曰醉翁又有雙井茶詩云兩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觔茶養一觔芽長安富貴五侯家

一啜尤須三日誇蔡君謨好茗飲又精於藻鑒答程公闢簡云向得雙井四兩其時人還未試敘謝不悉無烹治之色香味皆精好是爲茗芽之冠非日注寶雲可並也涪翁尤譽雙井蓋鄉物也李公擇有詩嘲之戲作解嘲云山芽落磑風迴雪會與尚書破睡來勿以姬姜棄憔悴逢時瓦釜亦鳴雷又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王揚休詩云江夏無雙乃吾宗同舍頗似王安豐能澆茗椀湔祓我風神欲挹浮邱公吾宗落筆賞幽事秋月下照澄江空家山鷹爪是小草敢與好賜雲龍同不嫌水

厄幸來辱寒泉湯鼎聽松風
苕溪漁隱曰東坡詩春濃睡足午窓明想見新茶如潑
乳又云新火發茶乳此論皆得茶之正色矣至贈謙師
點茶則云忽驚午盞兎毫斑打作春甕鵝兒酒蓋用老
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鵝兒若是則其色黃烏得為
佳茗矣今東坡前集不載此詩想自知其非故删去之
藝苑雌黃云月蝕詩唐史謂其譏刺元和逆黨按月蝕
在元和五年歲次庚寅是時未有弑逆事不知其所譏
者何也其間有言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黙黙

生覆尸無衣巾東坡以爲董秦似非無功而食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云然乎謂東坡之言非也秦始以勇力奮在至德間雖屢有功名李園之屯力屈降賊既而冒圍以歸乃召至京師賜姓李名忠臣蓋因以易之後吐蕃犯順天子遣兵秦方在鞠場使者至即整師就道諸將白須良日秦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秦至者代宗嘉之當是時不可謂不忠也惜乎守節不終抑又戇不知書恣性婪沓爲李希烈所逐逃奔京師朱泚寇奉天受其僞署爲賊居守卒之頸血汚刃

身首異處泰自取耳倘何功之足云玉川子月蝕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東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

苕溪漁隱曰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麛相伴眠王介甫止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黃犢草豈不簡而妙乎

許彥周詩話云玉川子送伯齡詩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子在王涯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枉陷於禍哀哉

漁隱叢話卷十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二

李長吉

復齋漫錄云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

雪浪齋日記云春歸昌谷云旱雲二三月岑岫相顛倒誰揭賴玉盤東方發紅照春熱張鵠葢兎目官槐小甚奇麗如少陵未必喜而昌黎必嗜之也

苕溪漁隱曰美人梳頭歌云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

髻半枕檀轆轤咿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雙鸞開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象牀一編香絲雲撒地玉梳落處無聲膩纖手却盤老鴉色翠滑寶釵簪不得香風爛熳惱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粧成嬡鬌欹不斜雲裾數步踏雁沙背人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余嘗以此歌塡入水龍吟詞云夢寒綃帳春風曉檀枕半堆香髻轆轤初轉欄杆鳴玉咿啞驚起眠鴨凝煙舞鸞翻鏡影開秋水解低鬟試整牙床對立香絲亂雲撒地纖手犀梳落處膩無聲重盤鴉翠蘭膏勻漬冷光欲溜鸞釵

易墜年少偏嬌髻多無力惱人風味理雲裾下堦含情不語笑折花枝戲

苕溪漁隱曰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坡雪詩未嫌長夜作衣稜却怕初陽生眼纈觀此則不獨醉眼可言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雖爲歐陽公所稱然不迨長吉之語

杜牧之云元和中韓吏部頗道其詩云雲煙錦聯不足

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
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
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
也荒園陊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
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盖騷之苗裔理雖
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
激發人意及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
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
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徑間亦殊不能

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東觀餘論云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案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爲之敘未成聞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研舊召見託以搜採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竄改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當爲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跡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長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投匽中矣公大恚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章什流傳者少今世行杜牧

所敘賀歌詩纔四卷耳此逸詩豈非李藩所藏之一二乎

藝苑雌黃云李義山作賀小傳云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頃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攷之新唐史

李賀傳首末所載與義山小傳略同惟删去白玉樓事豈以其言頗涉於怪故與義山之傳得於長吉姊嫁王氏者其言必不妄然牧之序謂賀二十七死而義山則云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又不同何邪

李贊皇

詩說雋永云贊皇好石有謝臨海守寄石詩云聞君採奇石剪斷赤城霞牛奇章亦好石洛中闢地多得之刻文可辨近世東坡亦好之有仇池石程德孺所遺其詩云慇懃嶠南使餽餉淮東牧即今英石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於平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名之曰雪浪石有詩云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又以湖口李正臣所蓄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牕櫺然名之曰壺中九華後歸自嶺南欲買此石與仇池爲偶已爲好事者取去賦詩有尤物已隨清夢斷之句蓋用劉夢得九華山歌云九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藉甚乎人間

苕溪漁隱曰桂花曲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宮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練顏

雲軿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際裊裊天風吹珮環此曲許彥周詩話謂是李衛公作湘江詩話謂是均州武當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所作未詳孰是

劉夢得

復齋漫錄云余讀唐楊巨源詩江邊楊柳麴塵絲之句皆不知所本其後讀夢得楊柳枝詞云鳳闕輕遮翡翠幃龍池遙望麴塵絲御溝春水相輝映狂殺長安年少兒乃知巨源取此今巨源集作綠煙絲非也苕溪漁隱曰唐毛文錫詞云鸂鶒對浴銀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楊

低拂麴塵波汪彥章詩云垂垂梅子雨細細麴塵波然則麴塵亦可于水言之也或云周禮鞠衣注云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黃世遂以鞠塵爲麴塵其說非是

苕溪漁隱曰夢得觀棊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予嘗愛此數語能摸寫奕棊之趣夢得必高於手談也至東坡觀棊則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葢東坡不解棊不究此味也

苕溪漁隱曰竹枝歌云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也有情予嘗舟行苕溪夜聞舟人唱吳歌歌中有此後兩句餘皆雜以俚語豈非夢得之歌自巴渝流傳至此乎

藝苑雌黃云南方競渡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鳬又曰水車又曰水馬相傳以爲始于越王勾踐葢斷髮文身之俗習水而好戰古有其風而荆楚歲時記則曰五月五日爲屈原投汨羅江人傷其死並將舟檝拯之至今爲俗然攷之懷沙賦則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

永哀兮汨徂南土似非五月五日豈原以孟夏徂南至五日方赴淵乎未可知也夢得競渡曲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夢得蓋以此爲屈原事初學記說筒粽事引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見祭甚善常苦蛟龍所竊可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繫縛之二物爲蛟龍所畏東坡嘗作皇太后閤端午帖子云翠筒初窒楝薌黍復

纏菰水殿開冰鑒瓊漿凍玉壺注云新筒裹練明皇端午詩序也葢取吴筠續齊諧記今行於世與明皇所用葢同徐堅集初學記引筠此記乃作楝葉豈傳寫之誤邪東坡之意葢謂楝當作練也

文昌雜錄云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在左右省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云諫院過時榮棣萼已有諫院之名何哉按會要貞元中薛元輿爲諫議大夫奏云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兩省印置署凡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别鑄諫院印庶無漏泄乃知諫院之名舊矣

藝苑雌黃云三齊略記云不其城東有黌山鄭玄刪注詩書棲於此山上有古井不竭傍生細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士人謂之康成書帶故夢得詩墨池半在頹垣下書帶猶生蔓草中東坡詩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汪彥章詩門外滿生書帶草林間知是德星堂何文縝送王正臣序云煙波暈墨頭魚風庭綠書帶草皆用此事墨頭魚予嘗問人有泉州南安縣佛跡長老道襲者蜀人也嘗謂予言嘉州烏牛山在水中心昔郭景純注爾雅於此有臺在焉景純每以研之餘

水瀝於臺下遂生墨頭魚至今有之後人作佛刹於其上

藝苑雌黄云夢得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朱雀橋烏衣巷皆金陵故事輿地志云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宅宋時諸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詩云王謝風流遠又云從來王謝郎比觀劉斧摭遺載烏衣傳乃以王謝爲一人姓名其言旣怪誕遂託名錢希白終篇又取夢得詩實其事希白不應如此

謬是直劉斧之妄言耳大抵小說所載事多不足信而青瑣摭遺誕妄尤多

六朝事迹云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為業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嫗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家有二燕棲於梁上榭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裡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洒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皆冥數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

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燕飛至來歲燕竟不至因目樹所居爲烏衣巷劉禹錫有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見摭遺圖經云烏衣巷在縣東南四里晉書云王導紀瞻宅皆在此巷苕溪漁隱曰六朝事迹引摭遺此事以證烏衣巷是信其說爲然也藝苑雌黃乃力詆其妄姑兩存之以俟考

文昌雜錄云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詩謂元鳥鳦也春分元鳥降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

數晉郗鑒爲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飢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去亦蟄耳驚蟄後中氣乃出非渡海也苕溪漁隱曰余曩歲冬間於吳興山中營先壠闢一山路路旁有數巨石其穴頗深試令僕輩斸之曰見蟄燕蟄於其間者甚衆急掩之因驗文昌之言爲是而摭遺之說爲非也半山老人有歸燕詩云馬上逢歸燕知從何處來貪尋舊巢去不帶錦書回亦用寄書事葢不知此耳

漁隱叢話卷十二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三

醉吟先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有詩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爲夭看韻對第四有說宋蕭惠開會爲益州刺史有所取求而不得遂誣告其人訕毀朝政先戮而後奏孝武稱快及明帝卽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舋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夭未幾病發嘔血吐物如肺肝而死因詳白蕭二人之言各歎人生心無所得雖壽爲夭而善惡智愚相背絕遠何啻

霄壤之殊也

復齋漫錄云樂天以詩謁顧況況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予以爲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蘇子由云元符二年予自海嶺再謫龍川既至廬於城西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蓄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即捨

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白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致仕不三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邪然樂天每閑吟衰病發於詠歎輒以公卿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余亦不鄙之至其闔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

會昌末年此决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邪樂天之賢當爲辨之苕溪漁隱曰余以元和錄攷之居易年長於德裕視德裕爲晩進方德裕任浙西觀察使居易爲蘇州刺史德裕以使職自居不少假借居易不得已以卑禮見及其貶也故爲詩云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擺頭撼腦花園裏將爲春光總屬伊閒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欲怨誰樂天曾任蘇州日要勒煩文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然醉吟

先生傳及實錄皆謂居易會昌六年卒而德裕貶於大中二年或謂此詩爲僞余又以新唐書二人本傳攷之會昌初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政六年卒李德裕大中二年貶崖州司戶參軍會昌盡六年距大中二年正隔三年則此三詩非樂天所作明甚但蘇子由以謂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竄於會昌之末偶一時所記之誤耳

藝苑雌黃云琵琶行云家在蝦蟇陵下住予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

訛為蝦蟇陵故東坡詩云隻雞敢忘喬公語下馬聊尋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啟云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蓋用此事郭氏佩觿亦嘗論此云長安董仲舒墓名曰下馬陵今轉語為蝦蟇陵事出黃京紀白氏琵琶行蓋徇俗之過也予謂世俗訛謬極多古樂府有相府蓮者其後訛而為想夫憐藥名有補骨脂者其後訛而為破故紙亦豈下馬陵之類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有句云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夫

如是則造化均偏不足爲休戚而况時情物態安能刺鯁其心乎

苕溪漁隱曰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小院深沉杏花雨黃梅時節家家雨皆古今詩詞之警句也予嘗欲作一亭子四面皆植花一色榜曰四雨豈不佳哉秦少游題扇頭小詩云絕島煙生樹秋江浪拍空憑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余嘗用此寫眞則元眞子家風也

脞說云商玲瓏餘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

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腰間紫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罷汝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辭我辭多是寄君詩却向江邊整回櫂月落潮平是去時苕溪漁隱曰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韻畢推官云紅燭照庭嘶腰裹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日云只有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又樂天與劉十

九同宿詩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惟共嵩
陽劉處士圍棋賭酒到天明故東坡題杜介熙熙堂云
白砂碧玉味方永黃紙紅旗心已灰白砂碧玉事見續
神仙傳
高齋詩話云樂天詩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
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
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邱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
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蝸兩角險阻艱難酒一
杯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鯨背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諫議大夫班給事中上中書舍人班又次之然自外入爲諫議者歲滿始遷給事中給事中歲滿始遷舍人葢以下爲進故有上坡下坡之說樂天贈丁給事詩所謂雲彩誤居青瑣地風流合在紫薇天東曹漸去西垣近鶴駕無妨更着鞭雖以爲戲亦當時實事也

苕溪漁隱曰樂天有句云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其超放如此先君亦嘗有句云人有悲歡頭易白山無今古色長青

麈史云杜子美善於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用其句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矣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之類是也樂天工於用對寄微之詩云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可爲佳句然不若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爲工也

東坡云元祐元年予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泄漏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予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苑新作小亭種竹開窗東通

騎省與李常侍隔窓小飲作詩乃知唐時西掖後作窓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苕溪漁隱曰長慶集詩云結託白頭伴相依青竹叢題詩新壁上酌酒小牕中深院晚無日虛簷晝有風金貂醉看好回首紫垣東

蔡寛夫詩話云吳中作鮓多用龍溪池中蓮葉包爲之後數日取食此鮓中氣味特妙樂天詩就荷葉上包魚鮓當石渠中浸酒尊蓋昔人已有此法也

法藏碎金云樂天有云此身不欲多強健強健多生人

我心于良史有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是知體中微若未可心情不足

復齋漫錄云樂天詩云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惟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閑唫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猶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復齋漫錄云恩竹窻詩云不憶西窻松不憶南園菊惟憶新昌居蕭蕭北窻竹又題沈子明壁間云不愛君池

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如此

法藏碎金云醉吟先生有句云歸去臥雲人謀身計非誤又有句云回首語秋光東來應不錯人謂先生率爾成章予謂先生的然有理

東皐雜錄云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白樂天作六帖始類入鶯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如谷幽鶯暫遷不失遷鶯侶鶯遷各異年樹集鶯朋友之類其後

人多祖述用之也
緗素雜記云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詠多用遷鶯出谷之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襲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曉報谷鶯朋友動又云杏園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尋舊友惟漢梁鴻東遊作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

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嚶相召星流電激是眞得毛詩之意苕溪漁隱曰涪翁和荅元明詩云千林風月鶯求友萬里雲山雁斷行亦承唐人之誤然自唐至今誤用者甚衆爲時碩儒尚猶如此餘何足恠邪洪駒父詩話云古今詩人誤用忘憂爲萱草出谷遷喬爲黃鶯按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忘也詩言焉得芳草可以忘憂植之於北堂本非庭萱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注云嚶嚶兩鳥聲也非鶯也崔豹古今注云萱草忘憂與禽經稱鶯鳩嚶嚶

然要是後人傳會非詩本意苕溪漁隱曰余觀詩注云
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
忘之又稽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李善引毛
萇詩傳與詩注同然則駒父之言眞誤矣
法藏碎金云白氏集中頗有遺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
多愛之余友李公維録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
名曰助道其詞語葢於經敎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
截曉悟於人也予愛其詩云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
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是電爭敎兩鬢不成霜榮銷枯

至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今擬其語句聊加變易入於别韻前述時景之迅遷後述世態之不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詩云羲和走馭趂年華不許人間歲月賖春正艷陽春即老日方亭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麻已共身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

許彥周詩話云樂天詩云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此語未易及也

漁隱叢話卷十三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四

唐彥謙

藝苑雌黃云前漢張釋之傳云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抔土而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顏注云抔音步侯切謂以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撤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爲杯勺之杯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也郭氏佩觿論杯抔二字云杯奔來切杯勺也抔步侯切手掬也亦古文㚖字駱賓王爲徐敬業檄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正用漢史語比見僧惠洪集中有詩云人

生如逆旅歲月若遄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抔其說益誤矣李義山詩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如此押韻乃知前輩造語之工而用字之不謬也惠洪嘗作冷齋夜話云詩至李義山爲文章一厄但未識其出處耳或謂廣韻集韻上平聲並出一抔字鋪放切手掬也意與步侯切者頗同惠洪雖誕妄必不讀抔爲杯勺之杯但其詩泛使土一抔不正用漢書長陵事故作鋪放切讀耳未知其果然否苕溪漁隱曰此絶句乃唐彥謙過長陵詩嚴

有翼誤以爲李義山仍引冷齋夜話云李義山爲文章

一厄語爲證此不細考之過也

玉谿生

苕溪漁隱曰九日云曾共山公把酒巵霜天白菊滿堦

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

蓿空敎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人得再

窺古今詩話云李商隱依令狐楚以牋奏受知後其子

綯有韋平之拜濅疎商隱其後重陽日商隱造其廳事

題此詩綯覩之慙恨扃鎖此廳終身不處又唐史本傳

云令狐楚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後從王茂元之辟其子綯以為忘家之恩放利偷合謝不通綯當國商隱歸窮綯憾不置則商隱此詩必此時作也若古今詩話以謂綯有韋平之拜浸疎商隱其言殊無所據余故以本傳證之但綯父名楚商隱又受知於楚詩中有楚客之語題於廳事更不避其家諱何邪東坡九日云闔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皆用商隱語也

藝苑雌黃云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按酉陽雜俎云舊傳月中有桂樹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故宋子京嘲月詩亦云吳生斫鈍西河斧無奈婆娑又滿輪緗素雜記嘗論吳生斫桂事引李賀瑩篌引云吳質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段成式謂之吳剛未詳其義竊意瑩篌引所謂吳質非吳剛也恐別是一事魏有吳季重亦名質

談苑云予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爲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鬭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歎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苕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峰用徐騎省語意也

談苑云徐鍇嗜學該博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爲操葢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鍇嘗欲注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稹書云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事及觀後漢杜篤人都賦云燓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商隱之雕篆如此又藝苑雌黃云予考之南史陳本紀云

祆茜震熠遽請灰釘此語又在商隱之前矣

緗素雜記云後漢禰衡傳云衡方為漁陽摻撾蹀躞而前注云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搥蹋地來前躡鼓足跗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摻搥而去至今有漁陽摻搥自禰衡始也臣賢按搥及撾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七甘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以參為曲奏之名則槌字入于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撾而去是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

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按談苑載徐鍇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爲操葢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者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古歌詞云邊城晏閒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謂搥撾一也故或用搥字然摻字當如徐說音七鑒反三撾鼓也以其三撾故因謂之摻故唐李義山聽鼓詩云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又口占詩云必投潘岳果誰摻禰衡撾亦以去聲讀之也觀筆談論廣陵散云散是曲名如

操弄摻談序引之類乃引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詩云聽廣陵之清散則知散爲曲名明矣所謂漁陽摻者正如廣陵散是也此僧孺詩所以有云又宋景父喜雨詩云波生客浦揚舲遠潤逼漁陽搵摻遲又送李冀州詩云征鼙曲曲漁陽傪後乘人人鄴下才皆以去聲呼之但傪字從人爲異耳

許彥周詩話云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僕讀至此蹙額無言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

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今印本猶存之葢已前傳出者

若溪漁隱曰義山詩楊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亦多如華清宮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宮詩云障掩金雞蓄禍機翠環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語意既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義山又有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渾河中詩云咸陽

原上英雄骨牛是君家養馬來如此等詩庸非淺近乎

王建

復齋漫錄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詞也按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雁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于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當中之句後周制令宮人庭拜爲男子拜故建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

苕溪漁隱曰王建云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魏野云

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二人之詩巧欲摹寫山居意趣第理有當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許理必無之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云得食堦除烏雀馴東坡云爲鼠長畱飯憐蛾不點燈皆當於理人無得以議之矣

復齋漫錄云陳無已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惟用一律然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是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

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卽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叔達偶忘之邪苕溪漁隱曰荆公選唐百家詩亦以此詩列建詩中則無已叔達之誤可無疑矣

藝苑雌黃云李華含元殿賦云揭金雞於太清炫晨陽於正色李庾西都賦云建金雞於仗内聳修竿而揭起王建宮辭云樓前立仗看宣赦萬歲聲長再拜齊日照紫盤高百尺飛仙爭上取金雞李太白詩云金雞忽放

赦大辟得寬賒又云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肆赦樹金雞不知起於何代唐百官志云赦日立金雞于仗南有雞黃金飾首銜絳幡承以彩盤維以絳繩五坊小兒得雞者官以錢贖或取絳幡而已事物紀原載此謂金雞起于有唐按楊文公談苑云杜鎬言關東風俗傳云宋孝王問司天膺之後魏北齊樹金雞事膺之曰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蓋王者以天雞爲度隋書刑法志云北齊赦日武庫設金雞及鼓于闕門右撾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于西涼呂光究其旨

葢西方主兌兌爲澤雞者巽之神巽爲號令合是二物
制其形揭爲長竿使衆人覩之也據談苑所云皆十六
國時事而紀原以爲起于唐亦誤矣又按泰京雜記云
大赦設金雞口銜勝宣政衙鼓樓上雞唱六人至日同
以索上雞竿爭口中勝爭得者月給俸三石謂之雞粟
其言與百官志亦自不同
苕溪漁隱曰王建宫詞云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
卽若春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蕋夫人
宫詞云厨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

宣索鱠隔花催喚打漁人二詞記事則異造語頗同第花蕋之詞工王建爲不及也

苕溪漁隱曰予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數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蔕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又如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此並杜牧之作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時紈

扇共徘徊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詩也建詞凡百有四篇及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于其間予以元氏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言誤也

漁隱叢話卷十四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五

杜牧之

復齋漫錄云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瀲瀲落寒汀不用凭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葢用李太白淮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茗溪漁隱曰魯直竹枝詞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皆相沿襲也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

人僕嘗謂此詩乃二十八字史論

苕溪漁隱曰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叛於理詩云勝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爲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决矣

許彦周詩話云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

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卽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法藏碎金云國語云高位疾顛厚味腊毒杜牧和州絕句云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邊六問津歷陽前事知虛實高位紛紛見陷人噫予今聊記其一蘇秦位高金多如何如何

苕溪漁隱曰牧之云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

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羅鄴云芳草和煙暖更青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子嘗以此二詩作一聯云白髮惟公道春風不世情蓋窮人不偶遣興之作也

苕溪漁隱曰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芝田錄云牛奇章帥維揚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游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

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

許彥周詩話云小杜華淸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

苕溪漁隱曰宮詞云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此絕句極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見不待明言之也詩貴夫如此若使人一覽而意盡亦何足道哉

麗情集云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

雅聞湖州爲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時刺史崔君亦牧之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爲致之牧殊不愜所望史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之俟其雲合牧當閒行寓目冀此際或有閱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髽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眞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必爲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結之尋拜黄池二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

相牧以其素善乃併上牋乞于墀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矣牧卽政之夕亟使人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攜幼以詣之牧詰其母曰曩許我矣何爲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辭也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爲悵别詩曰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緑葉成陰子滿枝

苕溪漁隱曰顏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

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戲贈莘老詩云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古今詩話云牧之爲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爲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臻赴以杜嘗持憲不敢邀飲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遂赴會中有妓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妓行瞪目注視滿飲三巵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

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粉一齊回意氣閑逸傍若無人

苕溪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飲傳國博家大醉有詩云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爲玉人頹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即此事也又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書樂妓崔紫雲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爲尹東洛宴客將酣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謂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倘垂一惠無以加

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前詩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以紫雲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忽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疑好事者附會爲之也

杜荀鶴

藝苑雌黃云荀鶴杜牧之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娠出嫁長林鄉士杜筠生荀鶴有能詩名自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顧雲序其集爲唐風集焉荀鶴與張

曙同年進士常以言相嘲詆曙之他文不多見康餘錄載其擊甌賦一篇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鷩啄開珠網穆天子細韁馬駭踏碎瓊田似此之類恐非荀鶴所可擬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裹頭成大漢初看竹馬作兒童之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惟春宮怨一聯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爲一篇警策而歐陽永叔歸田錄乃云周朴之句不知何以云然

韓致元

迂叟詩話云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蓋唐時方鎮亦效之因而名廳也

東臯雜錄云北門舊有過馬廳韓魏公爲留守更新之榜曰雅集賦詩云過馬傳聞事莫詳我嚴賓席在更張不資金石升堂樂務接芝蘭入室香農穫大田歌滯穗訟消羣枉閒甘棠時聞雅集延諸彥病守心閒與亦長

潘子眞詩話云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

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韓偓貶逐末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尋九局圖窻裡日光飛野鳥案頭筠管長蒲蘆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其詞凄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

復齋漫錄云致元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

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元而語益工

苕溪漁隱曰致元醉著絶句云萬里淸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葛亞卿集句云萬里淸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睡醒又睡高唱夕陽孤島邊前輩集句詩每一句取一家詩今亞卿全用致元前兩句極爲無工又後兩句不是好詩不稱前兩句豈若致元之渾成也杜荀鶴亦有

溪興絕句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亦不若致元之雅健也

許彥周詩話云高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半夜鐘

復齋漫錄云遯齋閑覽記歐陽文忠公詩話譏唐人夜

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鳴鐘時疑詩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蘇州宿一寺夜半聞鐘聲因問寺僧皆云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夜半鐘惟姑蘇有之此皆閑覽所載也余考唐詩知歐公所記乃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公所譏也然唐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峰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别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在會

稽鐘聲亦鳴於半夜遂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
半夜鐘亦不止於姑蘇有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
與温商夜别詩隔水悠揚午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

漁隱叢話卷十五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六

唐人雜紀上

蔡寛夫詩話云國史補載賀遂亮贈韓思彦詩云意氣百年内平生相知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托懷抱自然深落霞静霜景墜葉下疎林若上南山岸希訪北山岑世多傳誦之予讀大唐新話乃併得思彦答詩云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日投歡會顧眄盡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併累日同遊處良宵款素誠霜飄知柳脆雪冒覺松

貞願言何所道幸保歲寒名其詞亦自閑雅可喜大抵
唐之文物盛於開元以前故二人雖不以詩稱而終不
凡也

苕溪漁隱曰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
晴簷萬事不到自以荊公所選唐百家詩反覆熟味之
見其格力辭句例皆相似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
功高爲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荊公謂欲觀唐人詩
觀此足矣詎不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稱道者不復錄出
惟余別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五言六聯陳羽

春日野望云漸變池塘色欲生楊柳烟李郢春晚云燕
靜啣泥起蜂喧抱蘂回殷遙山行云野花成子落江燕
引雛飛曹松晨起云林殘數枝月髮冷一梳風孟浩然
雪云落雁迷沙渚飢烏噪野田登峴山云水落漁梁淺
天寒夢澤深七言六聯韓偓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落
池面魚吹柳絮行又云細水浮花歸别澗斷雲含雨入
孤村又訪王同年村居云門庭野水𥚃褷鷺鄰里斷墻
咿喔雞吳融閑望云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
花許渾題山居云龍歸曉洞雲猶溼麝過春山草自香

崔魯春日云杏酪漸香鄰舍粥榆烟欲變舊爐灰四絕云竇鞏寄南游兄弟云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啣山又南游感興云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戎昱移家別湖上亭云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孟浩然宿建德江云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濶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苕溪漁隱曰元次山浯溪銘云浯溪在湘水南北滙于

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曰浯溪銘畧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益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以至唐亭峿臺意皆然矣六一居士云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于無聞然不如是人之汲汲也余曩歲屢遊浯溪在中宮寺之前纔一小澗耳石崖不甚高何至與天相齊中興頌云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蓋自侈大其事耳

金石錄云唐河間元王孝恭碑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此碑乃作戢武閣戢武之名不見于他書惟當時石刻有之豈凌煙先名戢武而後改之也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戢武閣二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

苕溪漁隱曰天隨子有自遣云數尺遊絲隨碧空年年長自惹春風爭知天上無人住也有清愁鶴髮翁又古意云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皆思新語奇不襲前人也

東皐雜錄云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催鼓傳花枝席

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鬮爲戲其來已久

藝苑雌黃云麗情集載嚴宇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宇欲撓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爲意乃獻詩求去云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而劉斧青瑣乃移其事于陳圖南其詩但易數字而已唐人集中既載此詩豈陳圖南復蹈襲而爲之乎必無是理乃劉斧之妄也又名賢詩話載顧況在洛乘閑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

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詩于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阿誰後十餘日有客尋春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間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一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慇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有旨出宮人許其從人盧獨獲其退宮者覩紅葉吁怨問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也青瑣乃互竄二事合

爲一傳曰流紅記仍託他人姓名嗚呼孰謂小說而可盡信乎

流紅記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溝上流宮女韓夫人拾之祐後爲韓泳門館因帝放宮女三千人賜各官泳得韓同姓因作伐嫁祐及成禮于篋中取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一日泳開宴曰子二人可謝媒韓氏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

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

復齋漫錄云薛能吳姬詩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鼉世上聞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絲管弄參軍本朝張景景德三年以交通曹人趙諫斥爲房州參軍景爲屋壁記略曰近置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事違戾政教者爲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處人一見之必指曰參軍也嘗爲某罪矣至於倡優爲戲亦假而爲之以資玩戲況眞爲者乎宜爲人之輕視又將狎而侮之大畧如此余按樂府雜錄云戲弄參軍自漢館陶令石

耽有賍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爲參軍然則戲弄參軍自漢已然矣不始於唐世也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責受維州司戶參軍曰要我頭時斷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使俳優爲弄參軍耶

藝苑雌黃云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人多不知夕陽春爲何等語予攷之淮南子曰日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注尚未冥上蒙先春曰高舂將欲冥下蒙悉舂曰下舂南史陳本紀云

求衣昧旦反食高舂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舂

苕溪漁隱曰唐史載王播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少孤貧嗜權利穆宗立權倖兢進播賴其力至宰相不厭人望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鹽鐵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斂不少衰民怨之按古今詩話云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頗厭之及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鎮是邦因訪舊遊向所題以碧紗籠之播題二絕云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初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花無僧白頭上堂

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以唐史攷之則古今詩話所言播少孤貧嘗客揚州後自重位鎭是邦皆與唐史合又按東坡云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葢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詩云飢眼眩東西詩腸忘早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飯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胡爲二十年記憶作此訕齋廚養若人無益祇遺患乃知飯後鐘闍黎葢具眼其貶之至矣

復齋漫錄云唐李敬方勸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

笑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眞杜子美絶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二詩雖相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

集古錄云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

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天下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没於後世者矣顧其道如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

若溪漁隱曰趙明誠金石錄云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錄以爲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莒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蓋陽冰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爲陽冰作爾余觀此碑今益漫滅字畫難辨明誠以爲歐公之

誤其果然邪

苕溪漁隱曰秦系寄韋使君詩云久卧雲間已息機青衫忽著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元暉韋應物答秦十四校書詩云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棄牀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為君休系能詩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故應物有五言今日為君休之句蓋謂此也系有詩集散逸不多如流水閑過院春風與閉門上簾宜晚景卧簟覺新秋礙冠門柳長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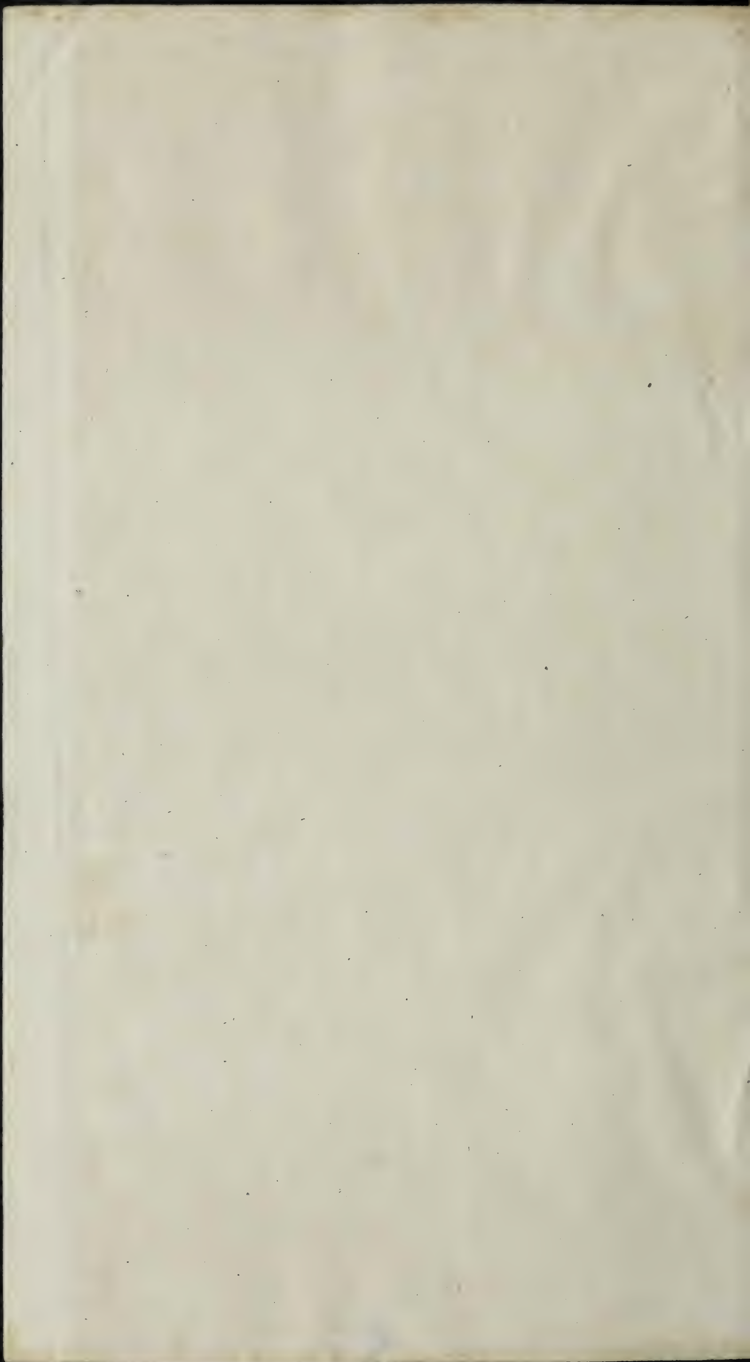
夢院鶯啼遊魚牽荇没戲鳥踏花摧皆閑遠有味系天寶末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以大石爲研注老子積歲不出姜公輔爲宰相以直言黜泉州别駕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遂忘流落之意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山下其好賢尚義爲何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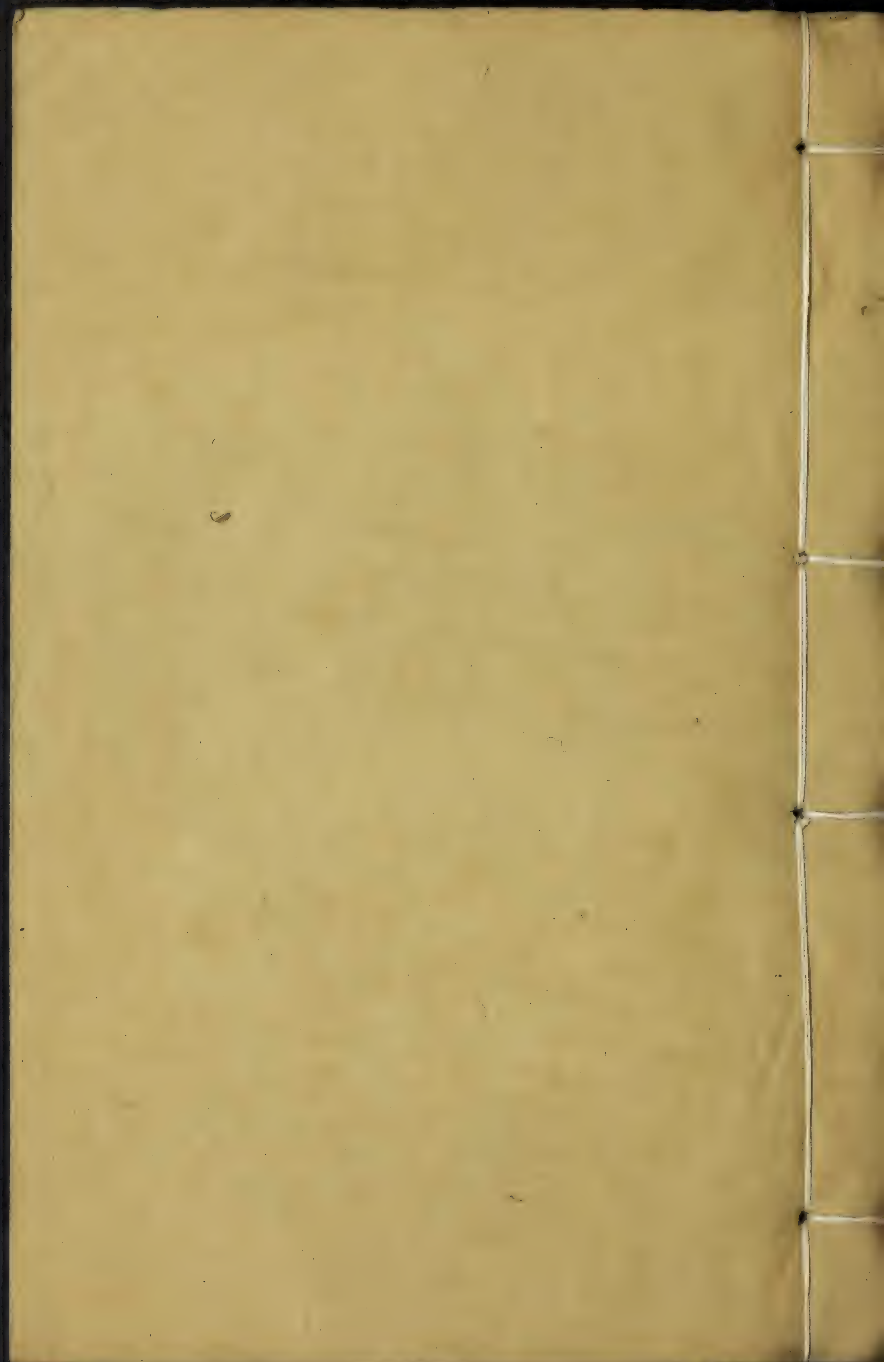
文昌雜錄云元微之詩松下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唐宣政殿爲政衙殿庭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

次對官班退立於東堦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摟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摟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舊制虛議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問焉自今以後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摟宜停元昆駕部比自長安攜藥樹數枝至京師其葉蔥翠可愛于今闕右頗多人罕識焉許彥周詩話云段成式與温庭筠雲藍紙詩序曰予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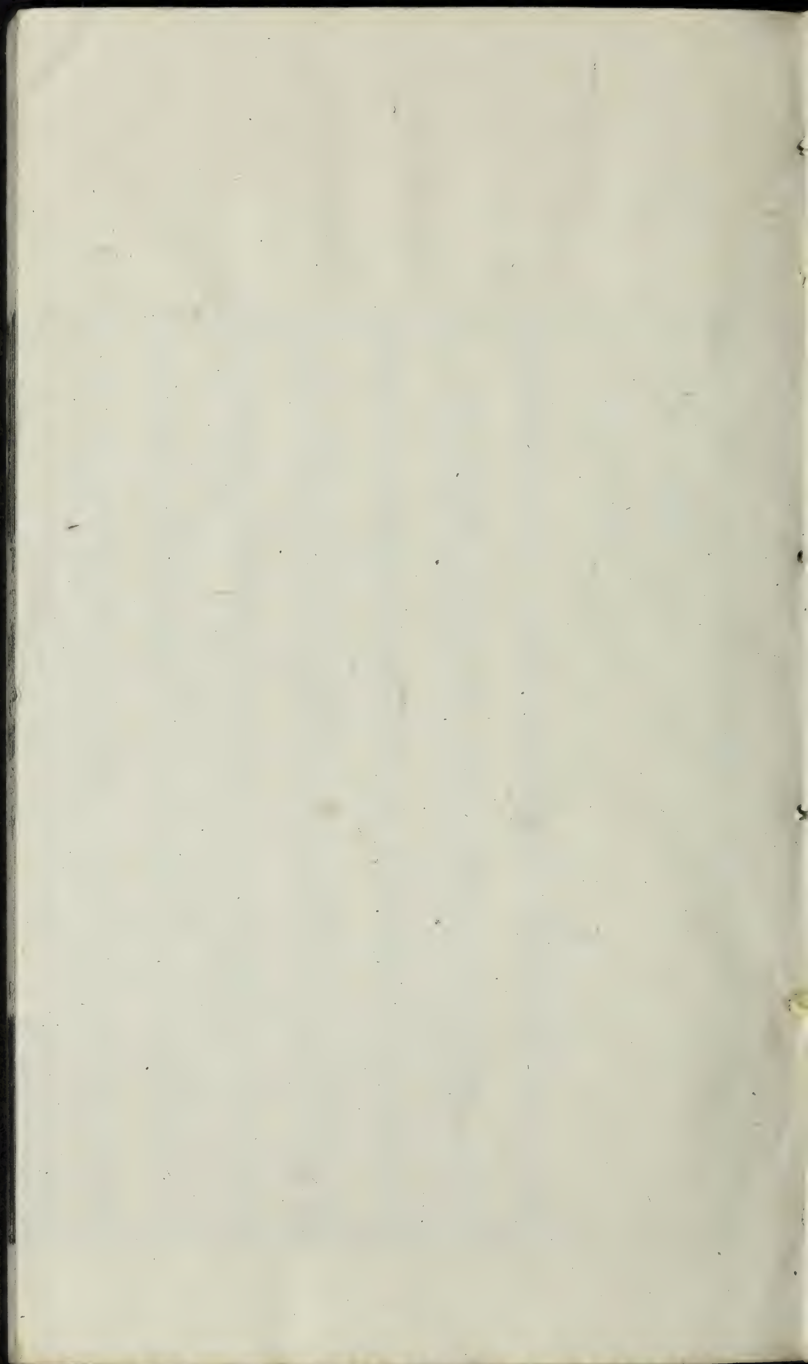
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葢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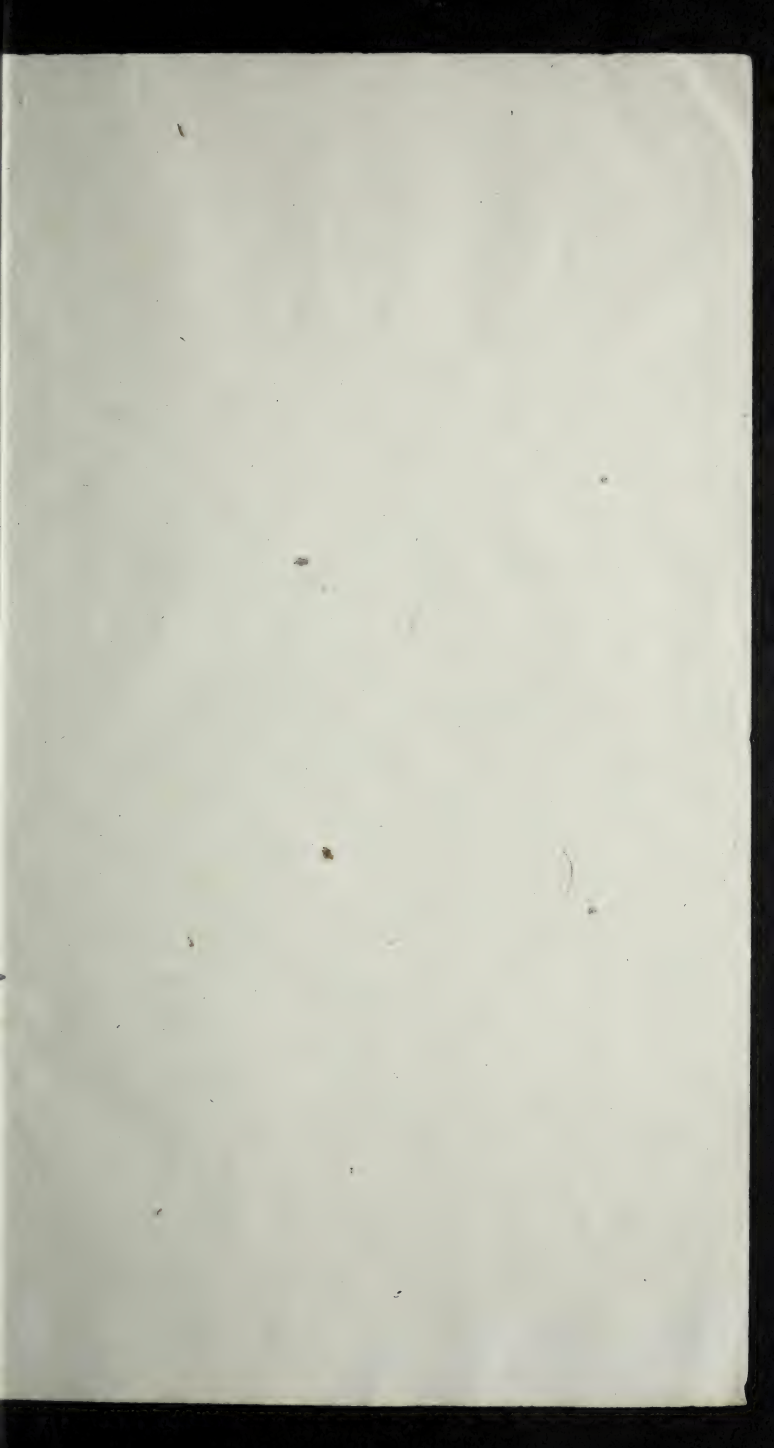
漁隱叢話卷十六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七

唐人雜紀下

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謂沈傳師遊道林嶽麓寺詩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蔡寬夫謂唐扶者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也詩語秀拔余已于叢話前集載之矣今但錄傳師詩于左方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相守東南奔爲聞楚國富山水青嶂邐迤僧家園含香珥筆皆眷舊謙抑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候亭館直許攜

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柳色濃垂岸山光泠照衣時攜一樽酒戀到晚凉歸青箱雜紀以李建中詩是蘇爲知吳興日所作未知孰是

復齋漫錄云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謝元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煙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詩太液池邊月上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外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人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神時調

苕溪漁隱曰閱古今詩話得四詩皆材格相肖語亦清新今併錄之以備披閱劉長卿題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潘閬暮歸錢塘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魚浦水風急龍山煙樹微時聞沙上雁一一背南飛李建中題望湖樓云野艇閑撐處湖天景亦

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柳色濃垂岸山光冷照衣
時攜一樽酒戀到晚涼歸青箱雜紀以李建中詩是蘇
爲知吳興日所作未知孰是
復齋漫錄云上官儀詠雪詩幸四千里映還繞萬年枝
謝元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
煙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詩太液池邊月上時好
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外芳樹萬
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人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
韓子蒼冬青詩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倜

悵一枝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紀
戚夫人傳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
夷白堂小集云錢起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
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爲八卷號爲最完然如牛羊山上
小煙火隔雲深鳥道掛疎雨人家殘夕陽窮通戀明主
耕桑亦近郊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此等
句皆當時相傳爲警絕而八卷無之知其所遺多矣
東皐雜錄云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風信梅花
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唐人詩有楝花開後風光好梅子

黃時雨意濃晏元獻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句苕溪漁隱曰徐師川一聯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

江夏辨疑云州之有樓著稱於江湖之間如江之庾公岳之岳陽鄂之黃鶴是也然則黃鶴多以爲費褘昇仙之地故永泰初閻伯珵爲之記曰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褘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志予按蜀志費褘爲魏降人郭循所害則褘固不得其終安有駕鶴而憩此者也梁

任昉述異記曰荀瓌字叔偉潛棲却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仙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紅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而滅雖然昉有是說而亦未嘗言禕也不知伯理何以爲據州城之東十里許其最高聳而秀者是爲黃鶴山祥符中所修圖經稱方輿記云昔有仙人駕黃鶴於此山因以爲名今自樓以西可六七步有磯焉卽庾子山賦所謂落帆黃鶴之浦也故魏彥淵注引荊州記曰江夏郡西大江有黃鶴磯後人建

樓旣俯磯上故不更别名耳苕溪漁隱曰崔顥題黄鶴樓詩亦以爲費禕昇仙之地承襲謬誤不復攷正故其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黄鶴樓黄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東坡因李公擇求黄鶴樓詩以舊記所聞於馮當世者與江夏辨疑全異故錄於後云黄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着屐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叩聲淸圓洞中鏗鋐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黄金乞得重莫肩

持歸包裹弊席璮夜穿茅屋光射天閭里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眞可憐願君爲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江夏辨疑云大江過江夏郡之西稍北既受漢水而滙爲大灣郡人傳以爲煙波江其傍之村曰烟波村今屬漢陽縣按酈元注水經最爲詳洽而求所謂烟波江者竟無其說豈江之名得于善長注圖經之後耶余謂圖經多載俚俗所傳之事而求之亦無是說也獨唐人崔

題黃鶴樓詩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是直晚景所寓者如此而已豈復別有江邪

苕溪漁隱曰摭言載楊汝士侍郎在楊嗣復宴集坐上與元白同賦詩汝士詩後成有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之句元白覽之失色汝士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古今詩話載裴令公夜宴半酣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爲破題次至楊侍郎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元白自知不能加遽裂紙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古今詩話不載楊侍郎之名

得非摭言所載楊汝士侍郎乎楊在當時不以詩名此二聯即席所作並爲佳句其傳於後世者恨不多見之復齋漫錄云唐顧陶編唐詩類選載楊郇伯作妓人出家詩云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國長公主爲尼掖庭嬪御隨出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楊郇伯所作一同第首句云盡出花鈿散寶津一句

爲異豈後人改郤伯詩而託以彭年之名文瑩不復考之邪

山谷云禮部員外裴說寄邊衣詩云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微溼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黃葉垂垂白練明如雪獨下閑堦轉淒切祇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雁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翦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袖勻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

一牛殷勤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總記載說詩一篇尤詼詭也

苕溪漁隱曰裴說詩讀書貧裏樂搜句靜中忙此二句乃余日用者甘貧守靜自少至老飽諳此味矣

復齋漫錄云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非牧人之材不與郡守及觀幽閑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進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著雖同而詩則異

苕溪漁隱曰溫庭筠湖陰曲警句云吳波不動楚山遠

花壓闌干春晝長庭筠工於造語極爲綺靡花間集可見矣更漏子一詞尤佳其詞云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堦滴到明

許彥周詩話云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月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漁隱叢話卷十七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八

羅隱

藝苑雌黃云江東集中有淚詩云自從魯國潸然後不是奸人卽婦人未詳其所出及觀孔叢子言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友善臨别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曰二子之泣非邪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于敢斷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

泣著愛觀此始解其說
藝苑雌黃云唐人作后土夫人傳予始讀之惡其瀆慢
而且誣也比觀陳無已詩話云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
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又爲傳記
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予謂欲界諸天當有配
偶有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
予謂武后何足譏也而託之后土亦大褻矣後之妄人
又復塡入樂章而無知者遂以爲誠是也故小說載高
駢事云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

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嘗云后土夫人靈佑遣使就某借兵馬併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以葦席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故羅隱詩有韋郎年少今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經之語今勅令中亦常禁止淫媟之祠然蕃釐觀中所謂韋生者猶在故伊川先生力欲去之豈非惡其瀆神邪

苕溪漁隱曰余舊見顏持約所畫淡墨杏花題小詩於後仍題持約二字意謂此詩必持約所作也比因閱唐宋類詩方知是羅隱作乃持約竊之耳詩云暖氣潛催次第春梅花已謝杏花新半開半落閑園裡何異榮枯世上人古之詩人如王維猶竊李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僧惠崇爲其徒所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皆可軒渠一笑也

許彥周詩話云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

頭上來此殊有味

五季雜紀

苕溪漁隱曰裴虔餘云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溼疑是巫山行雨歸廣韻集韻韻畧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爲落韻矣韓熙載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它年蓬島音塵絕留取尊前舊舞衣此詩既言陽臺又言蓬島何用事重疊如此二詩並載小說稱爲佳句余謂疵病如此殆非佳句也又學林新編謂字有通作他聲押韻者泛引詩及文選

古詩爲證殊不知蔡寬夫詩話嘗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麗聲調爲工然則字通作他聲押韻於古詩則可若於律詩誠不當如此余謂裴虔餘之詩落韻又本此耳

文昌雜錄云梁均帝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爲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還師渭北不獲入覲慕客李襲吉作違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

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南唐書云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爲感懷詩題於館壁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苕溪漁隱曰余家有韓熙載家讌圖圖中題此詩後四句嘗以問相識間云是古樂府今覽此書方知其誤也南唐書云李家明詼諧敏給善爲諷辭元宗賞花後苑宰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惟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魚不

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晚臥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詠諧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相輔皆慚宋齊邱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鳶書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王百口合如何尹延範族吳氏齊邱為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邱中庭齊邱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

峭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颺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元宗慚之俛首而過

苕溪漁隱曰緗素雜記云楊文公談苑以苑中咏牛詩及皖公山詩爲王感化作江南野錄以前二詩爲李家明作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爲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余以南唐書考之則談苑所紀皆誤也惟野錄與南唐書合家明廬州南昌

人前二首皆其所作俱不載感化爲何處人江南李氏建國傳三世而滅中主即嗣主也謚號元宗緗素雜記不曾見南唐書故未詳孰是今正是之

南唐書云感化善於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啣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紗溪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

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賚感化甚優

南唐書云金山寺號爲勝景先張祜吟詩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自後詩人閣筆孫魴復咏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訪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時號絶唱

苕溪漁隱曰張祜詩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祜詩全篇皆好魴詩不及之有疵病如驚濤濺佛身之句則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仍自矜衒如此尤可唾也

藝苑雌黃云緗素雜記載江南野錄云江爲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余觀南史江淹傳淹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爲建安吳興令終於梁天監中左衛將軍又吳均傳云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

死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洪時爲太學生以善辭藻遊焉淹與洪俱係家考城又俱仕齊梁間淹爲建安吳興令而後他遷洪爲建陽令而死於建陽疑爲之系出於洪非出於淹爲工於詩如天形圍澤國秋色露人家之句極膾炙人口少遊江南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後主見之曰此人大是富貴家而劉夜坐夏江城並就傳句法後以讒死今建陽縣之西七里有靖安寺即爲之故居留題者甚衆惟陳師道洙一篇最佳云處士亡來幾百年舊居牢落變祇園詩名

長伴江山秀寃氣上迷星斗昏臺榭幾人畱雅句漁樵何處問會孫當時泉石生涯地日暮雲寒古寺門苕溪漁隱曰南唐書云江爲其先宋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於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爲由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於有司爲怏怏不能自已欲東書亡越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余以二書考之藝苑謂後主見爲詩有富貴之語及爲後以譏死其言悉非是當以南唐書爲正也

南唐書云夏寶松與詩人劉洞俱顯名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故德誠紀之苕溪漁隱曰余觀劉洞傳不載夜坐詩乃孫魴耳魴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匿魴於齋中伺彬至以魴詩訪之彬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

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笑

漁隱叢話卷十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十九

本朝

蔡寛夫詩話云南京高辛廟制度甚雄世傳太祖龍潛時嘗以木杯珓占已名位自小官以漸數之至極品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契至今父老猶能言之晏元獻為留守日嘗以詩題廟中曰炎宋肇英主初九方潛鱗嘗因著蔡占來决天地屯庚庚大横兆謦欬如有聞蓋紀此也

蔡寛夫詩話云故事進士朝集嘗擇榜中最年少者為

探花郎熙寧中始罷之太平興國三年胡秘監旦榜馮文懿拯爲探花是歲登第七十四人太宗以詩賜之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始唐於禮部放榜故座主門生之禮特盛主司因得竊市私恩本朝稍欲革其弊卽更廷試前一歲呂文穆蒙正爲狀頭始賜以詩蓋示以優寵之意至是復賜文懿然狀頭詩迄今時有探花郎後無繼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此科舉之盛事也

復齋漫錄云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

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淚洒昭陵此詩題於寢宮不著姓名宜表而出之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嘗曰賢主言笑嚬呻足以移風俗慶歷中廣州有死番商沒官珍珠有司賤估其值十分纔及一分羣官分買之爲本路監司按劾計贓以珍珠赴京師具案既上仁宗閱之且命取所估珠上與後宮同閱愛其珠是時張貴妃在側有欲得之色上依所估値出禁中錢買之以賜時因同列有求於上有司被旨和市緣此珠價騰湧上頗知之一日於內殿賞牡丹

貴妃最後至以所賜珍珠為首飾欲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更沒些忌諱貴妃慙赧遽起易之上乃大悅令人各簪牡丹一朶自是禁中不尚珍珠珠價大減

藝苑雌黃云前輩論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謁元元廟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葢紀吳道子廟中所畫者徽宗嘗制哲廟挽詩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袞西風折雁行亦以雁行對龍袞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徒用

前人之語殊不足貴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惲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之句耳蘇子美云峽東滄洲深貯月岩排紅樹巧裝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東滄江起岩排石樹圓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意

詩話雋永云光堯初幸錢塘有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大禹勤大哉王言布於天下漢祖大風之歌唐宗勁草之句不足道也

王黃州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州郡設官尚少小郡不過四五員復多武弁故非雄藩都會仕者率少官況王元之自掖垣謫滁州嘗以詩寄舊僚云要見滁州謫宦情信緣隨俗且營營不誇兩制詞臣貴多件三班奉職行樓堞倚空乘月上樽罍有酒對山傾升沉得喪何須問況是浮生已半生聞者頗憐之然元之在滁陽四方文士持文就謁者甚衆有鄭褒者最知名留數月而去元之爲買馬辦裝後有劾其虧賈直者太宗覽之曰是能却李繼

遷事例者元之嘗草繼遷制繼遷送潤筆數倍於常而以面簽書送元之却之不受故也

藝苑雌黃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謫守黄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後此一聯每爲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

者非識學素高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苕溪漁隱曰藝苑以元之直用賈誼相如事不若李義山林和靖反用之然元之是謝表須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詩可以反意用此語殊非通論也

苕溪漁隱曰錫宴清明日絕句云宴罷歸來日欲斜平康坊裏那人家幾多紅袖迎門笑爭乞釵頭利市花清明絕句云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窻分與讀書燈二詩何況味不同如此亦

可見其老少情懷之異也

山谷云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庭堅以爲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論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苕溪漁隱曰元之文集家藏有之今錄竹樓記於此云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

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榛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三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幽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

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屋僅支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至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云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花月簿書堆又云澤畔騷人正憔悴道傍山鬼莫揶揄大類樂天也

張復之

蔡寬夫詩話云乖崖少喜任俠學擊劍尤樂聞神仙事爲舉子時常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以紙筆蜀牋贈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入鬧處乎然性極清介居無媵妾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處惟紗帽皂絛一黃土布裘而已至今人傳其畫像皆作此飾始及第時嘗以詩寄傳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不忍歸爲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順之亂乖崖帥蜀有詩寄陳希夷云性愚不肯住山林

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皆見其素志也

本朝名臣傳云錢若水頷有異骨山庭月角姿儀英秀少過華山見陳摶大加賞歎以爲目如點漆有仙風道骨且語若水明日再來若水往則摶與一僧對僧倚地爐蒲團坐瞴微開目盼若水搖首而已若水別摶摶曰昨僧柘闇道者宗裔也本以先輩異禀可作神仙欲留其學僧云無此形骨但能急流中勇退爾

復齋漫錄云傅霖乃乖崖之友也交甚密開寶中嘗會

於幹城終夕談話鄰有病痁者爲之不作公每有書與傳傅必先夢之故傳有詩云劇談驅瘧鬼幽夢得鄉書敘實事也

無盡居士云乖崖公題庭竹詩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青在睢陽書懷詩曰每思舊隱歸何計或問前程笑指空句清詞古與郊島相先後

漁隱叢話卷十九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

寇忠愍

苕溪漁隱曰忠愍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詩意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苕溪漁隱曰澶淵之役王介甫以爲丞相萊公功第一張文潛則謂可能功業盡萊公大抵人之議論各有所見故爾不同今具載二詩識者當能辨之介甫澶州詩云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木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爲予語契丹此地經抄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踏河冰渡大發一矢胡無酋河冰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文潛聽客話澶淵事詩云憶昔胡來動河朔渡河飲馬吹胡角澶淵城下冰載車邊風蕭蕭千里餘城上黃

旗坐眞主夜遣六丁張猛弩雷驚電發一矢飛橫射胡酋貫車柱犬羊無蹤大漠空歸來封禪告成功自是乾坤扶聖主可能功業盡萊公

元城先生語錄云安世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啣未嘗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主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獲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遂罷兵三人歎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

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先生又曰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卽腐儒且武帝時嚴安上疏諫用兵其畧云今狥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葢出於此

苕溪漁隱曰余讀萊公神道碑云公及雷陽吏以圖經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凡十里公恍然悟曰我少時有到海祗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爾人

生得喪豈偶然邪青箱雜記以爲萊公少時作此句遂兆晚年之讖復齋漫録以爲非是乃萊公效于武陵詩過楚水千里到秦山萬重三書所云徒爲紛紛當以碑言爲正也

蔡寛夫詩話云萊公自永興被召魏野以詩送之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王文正從東封回野亦寄以絶句云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文正袖此詩求退遂得謝萊公晚歲南遷世多言文正見幾知止萊公不能用野言蓋志士仁人亦各有志觀萊

公末年所爲豈愧文正之退哉山人處士其言不得不如此或用或不用各係其人要之不溺於富貴與貪得則一也野有子亦有父風宋景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人多稱頌之

苕溪漁隱曰余讀仁宗政要云章聖既倦政而丁謂迎合太后之意有臨朝之謀寇準便殿請對言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何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丕謨引登大明敷照重霄若丁謂恃才而挾姦曹利用持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

伏嗚咽流涕眞宗命中人掖起慰諭之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戶參軍

迂叟詩話云王太尉旦從車駕過陝魏野貽詩曰昔時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伴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苕溪漁隱曰余按三朝正史云旦登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素羸病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逾歲拜章求解上素重其德望聞其引退甚不樂優詔褒答繼以面諭

旦一日獨對滋福殿令左右扶掖而升復求遜位上覩其瘦瘁憫然許之則迂叟詩話以爲上不許葢誤矣其蔡寬夫詩話云遂得表謝此言良是

晏元獻

復齋漫錄云元微之詩葉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故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窻遶鑾坡羽衞重鷁舟還下瀨星使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詞須五吏供會看邊燧息橫霈紫泥

封者爲此也
復齋漫錄云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邪者往
往祿之元獻云望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尤懸陶
邕州云劒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疎此二聯全
是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公綬云江
涵帝子蜚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嘉也
蔡寛夫詩話云人夢中作爲詩文覺多不省設有能省
者其事往往皆驗理固不可詰豈禍福將至精神自有
感通者乎王元之商州詩有節及登高忽嗟歎經年憔

悴到京華貳車何事擁蓬鬢九日樽前見菊花之句第四句乃夢中得也初元之在掖垣忽夢賦詩御座前既覺獨記此句未幾至貶以十月到郡而菊花盛開恍然如詩話也元獻公守亳始至亦嘗夢賦詩云一年爲客未歸去笑殺城東桃李花初莫省謂何已而因春出遊則州之園館皆在城東公留亳踰年而後移睢陽無不合者元之自從班謫散秩先爲之兆固宜矣若元獻但日月淹速之間亦有預告之者則世間萬事何嘗不有定數邪

復齋漫錄云元獻早入政府迨出鎭皆近畿名藩未嘗
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留離席官奴有歌千里傷行客
之辭公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
里傷行客也苕溪漁隱曰昭陵緒臣傳云天聖三年殊
爲樞密副使坐以笏擊折從者齒出知宣州後數日改
應天府召拜御史中丞除參知政事罷知江寧府未行
改亳州徙陳州慶歷四年罷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事
出知潁州徙陳州復徙應天府未赴任改許州以觀文
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蔡寬夫云入公留亳踰年

而後移睢陽復齋云自南都移陳皆與本傳不合復齋又載公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然永興軍乃長安也去王畿千有餘里則二書所言並誤矣

復齋漫錄云唐人詩有意效承平無功答盛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泰恩屯命轉輕梅鹽非據議蔡藿是平生白日長垂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擬自歸耕中書後堂北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筆蹟舊相李公廸之書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在忍事之語元獻中書即事詩敘其事云慘慘高槐

落凄凄餘菊寒粉墻多記壁聊爲拂塵看正爲此也苕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以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之句是裴晉公作李文定嘗親書於中書壁間

宋子京

復齋漫錄云景文詠叔孫通云馬上成功不喜文叔孫綿蕞擅經綸諸生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作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學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所貨一作買知多少便擬先生作聖人其用意正同今荆公集所載宋詩非也

苕溪漁隱曰夏文莊守安州莒公兄弟尚在布衣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云漢皐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余觀南史宋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于帝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之此半面粧所從出也若迴風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為佳句殊不知乃出李賀詩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前輩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法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余襄公有落花詩云金谷已空新步

障馬鬼徒見舊皮囊可亞于二宋
東觀餘論云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竦仙圖幾弔開
注云眞誥以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眞誥所謂弔卽卷字
葢從省文眞誥音亦爾非弔字也岩虛子陳景元據眞
誥以此字卽篇字亦誤
王君玉
復齋漫錄云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
徐行使侍史讀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氏終篇者
無幾又俾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

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陳迹鳴蛙秖沸聲淒凉不可
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飯
已又同步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墻壁
間或彌年未嘗强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
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
侍從矣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軒亦令侍史誦詩板有
一絶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淸獨拳一手
支頤卧偸眼看雲生未生稱歎不已徐視姓名曰果吾
學子葛敏修也若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元獻不曾知

杭州復齋乃云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豫章先生傳山谷崇寧四年卒於宜州路所紀皆誤也

漁隱叢話卷二十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一

杜正獻

蔡寬夫詩話云正獻公以清德直道聞天下而風姿尤奇古年近七十髮鬢皓然無一莖黑者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上章得謝退居睢陽歐文忠公未顯時正獻推薦特厚及文忠爲留守日與公酬唱文忠有答公見贈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已肯逐利名遷熙寧中文忠致政歸汝陰時正獻捐館已十有五年矣文忠復用前詩題其祠堂云門生今白首墓木

已蒼烟報國知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
黃泉
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慶歷四年正獻拜中書門
下平章事每內降與恩澤者積數十而面納上前上嘗
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吾居禁中有求
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由是
僥倖者不悅出知兗州明年正旦上表曰臣年七十願
上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
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嫉之也蔡寬夫

云正獻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不言出鎮東魯蓋闕文也

東坡云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外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孫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始

終者蓋難也苕溪漁隱曰東坡所記正獻罷相事與昭陵諸臣傳不同蓋正獻在相位既沮抑恩澤疑僥倖不悅者因此譖之遂罷相則不可知諸臣傳遺之而不載故筆之

東坡云王公送行詩凡六十有六人慶歷皇祐間朝廷號稱多士光祿卿王公因掛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唐虞之際于斯爲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苕溪漁隱曰送行詩正獻有之句法殊高古今錄入叢話云早修天爵邀

人爵才近耆年便引年出處對揚多稱職始終操履衆推賢鑑湖賀老非陳迹荆渚朱公合比肩此去優游益吟咏枝江集外别成編

東觀餘論云高適年五十始爲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謂秉燭不迨晝游哉苕溪漁隱曰正獻有和孫珪秘丞說草書云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閑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彫章早已過吹噓伯英比聖功難到懷素稱狂力有餘若謂伊余堪繼踵只應緣木可求魚黃魯直蔡寬夫皆言

正獻草書之工第今無蓄之者恨不一見之

復齋漫錄云賈黯廷試第一往謝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爲不足冠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耳何怪焉賈爲之歎服

西湖處士

藝苑雌黃云和靖詩惟應數刻淒涼夢時曲顏肱興未厭按論語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子自謂也至如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卽無曲肱之說又按南史劉之遴嘗隨車折臂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則此謬亦已久矣張子野過和靖隱居詩一聯云湖山隱後家空在烟雨詞亡草自青注云先生嘗著春草曲有滿地和烟雨之句今亡其全篇予按楊元素本事曲有點絳唇一闋乃和靖草詞云金谷

年年亂生春色誰爲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此詞甚工子野乃不見其全篇何也

苕溪漁隱曰秦太虛和黃法曹憶梅花詩但只平穩亦無驚人語子瞻繼之以唱首第二韻是倒字故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亦是稱韻而已非謂太虛此詩眞能壓倒林逋也林逋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古今詩人尙不會道得到第恐未易壓倒耳後人不細味太虛詩遂謂誠然過矣

復齋漫錄云漢臯詩話謂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今本傳不見揚州事遜早梅詩云荒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啣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横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朝洒長門泣夕駐臨卭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此詩見初學記杜詩所用非爲此也三輔决錄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爭傳寫故東坡詩云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思故依然

復齋漫錄云范蔚宗與陸抗相善自江南折梅一枝詣長安與蔚宗并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

海山仙館叢書

所有聊贈一枝春余見說苑記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韓子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則知遺使折梅已具劉向說苑矣范詩出荆州記

復齋漫錄云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月地雲階謾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詩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遇薄太后戚夫人王嬙楊貴妃潘淑妃綠珠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與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擬負

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葢用此而兩以兒爲奴者誤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梅詞云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着枝張右史集有梅花十絶後山集有梅花七絶其無已七絶乃文潛十絶中詩但三絶不是未知竟誰作者其間有云誰知檀蕚香鬚裏已有調羮一點酸用東坡語也苕溪漁隱曰予先君嘗秉燭賞梅有絶句云蠟烟靑繞雪培堆神女凝乘香霧來綽約仙姿明醉眼橫斜疎影入樽罍

苕溪漁隱曰陳敏政遯齋閑覽云荆公在金陵有和徐仲文顰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有暾字韻詠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余以臨川集東坡後集細細味之顰字韻二首亦未是荆公平日得意詩其一云額黄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眞其一云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玉眞其餘亦無奇特句至若東坡暾字韻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首並妙絶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冰作魂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

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情濃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掛扶桑暾抱叢窺我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蘂黏空樽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掛子綠毛紅喙如鸚䳇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間物也又有西江月梅詞云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亦謂此耳

東皐雜錄云介甫梅花詩有額黃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眞後改曰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玉眞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長恨歌中有一人字玉眞雪膚花貌參差是全用古字只易一若為加耳

苕溪漁隱曰古樂府云行胡從何方到國持何來氍毹𣰆㲪五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廣志云艾納香出西國似細艾東坡和楊公濟梅花云天教桃李作輿臺故遣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莓苔艾納香名名芷松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頩頰固多姿頩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人怒

則面赤

苕溪漁隱曰古樂府梅花落蘇子卿云祇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王介甫詠梅云遙知不是雪惟有暗香來韓子蒼詠梅云那知是花處但覺暗香來介甫子蒼雖襲子卿之詩意然思益精而語益工也東坡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子蒼詩只度關山魂已斷何須疎雨溼梅花此蓋反東坡之意但爲關山斷魂却無佳思也

東皐雜錄云陳天錫有詩云舍南舍北雪猶存山外斜

陽不到門一夜冷香清入夢野梅千樹月明村

王禹玉

復齋漫錄云嘉祐七年冬宴羣臣於羣玉殿英宗以皇子預坐在舍人待制之後岐公詩云翠輦生香容扈蹕黃金塗紙看揮毫介甫云何不言翠玉裝輿岐公改之以進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神廟時經月每夕有赤氣見西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以爲皇子生之祥故禹玉作大燕樂詞云未曉清風生殿閣經旬赤氣照乾坤未幾皇

子生大燕羣臣于集英殿

許彥周詩話云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昊策又嘗勸仁宗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薨也岐公作挽詞云披褐曾陳破羌策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澤國吟牋落夜雨溪堂宴豆疎前輩詩不獨句語精鍊且是着題

蔡寬夫詩話云蘇參政易簡取開封府解時宋尚書白爲試官是歲狀頭登第後十年白爲翰林學士易簡亦繼召入故易簡贈白詩云天子昔取士先俾分媸妍濟

濟後兼秀師師鱗與鸞小子最承知同輩尋改觀甲第叨薦名高飛便陵烟遂使拜扆坐果得超神仙迄今才七歲相接乘華軒慶歷二年歐陽文忠公為別頭試官王文恭公預薦至嘉祐初文忠在北門文恭亦同院仍同知貢舉故文恭公詩有十五年前門下客最榮今日預東堂之句座主門生同列固儒者盛事而玉堂尤天下文學之極選國朝以來惟此二人前此所未有也

歸田錄云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

試官凡鎖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余爲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荅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黄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召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聖俞自天聖中與爲詩友余甞贈云獨喜共

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有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吏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復齋漫錄云杜陽雜編言舒元輿舉進士既試脂炬人皆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云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承貽試日先畢作詩云三條燭

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試官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遂答曰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乃知唐制許舉子見燭三條而本朝著令不許見燭則又甚矣

蔡寬夫詩話云禮部淡墨書榜首不知始何時或曰李程應舉時嘗遇陰府吏於貢院前問其登第人姓名則有李和而無程乃祈之蒼黃中用淡墨筆加王字於和下果得第後爲相因命凡榜書人名皆用淡墨遂爲故

事此固不可考然相傳至今據此則所當書者乃登第人姓名也范蜀公詩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蓋得之今貢院放榜但以黃紙淡墨前書禮部貢院四字餘皆濃墨豈流傳既久遂失其本邪

學林新編云西京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漏寺正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寺於無漏寺故基以慈恩爲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雁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因此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石爲壁唐

人遊觀留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而塔屢遭火斷石遺字猶有存者近時好事者裒其遺字作十卷鐫之石進士題名僅存數處餘皆唐賢游觀留題也賈公談錄曰唐李仲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書榜未畢而書吏得疾暴卒遂更呼一善書吏而吏方醉磨墨鹵莽或淡或濃一榜之字濃淡相半反致其妍遂成淡墨故事

本朝禮部貢院放榜亦以淡墨書榜首蓋循唐故事也因此賀人及第用雁塔題名淡墨題名以爲事實苕溪漁隱曰淡墨題名二事不同未詳孰是今兩存之

摭言曰進士及第賜宴曲江狀元置司處謂之團司年最少者謂之探花郎皆唐故事也

唐書歐陽詹傳曰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世以爲榮

文昌雜錄云唐慈恩題名按劉公嘉話起自進士張莒于長安慈恩寺閑遊題其姓名於塔下後書之於板遂爲故事本朝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亦慈恩之比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舉子既放榜止云及第皆守選而後釋褐選未滿而再試判爲拔萃於吏部或就制舉而中方謂之登科韓退之所謂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蓋退之未嘗登科也自聞喜宴後始試制兩節於吏部其名始隸曹謂之關試猶今之參選關試後始稱前進士故當時詩曰短行書了屬三銓休把新銜獻必先從此便稱前進士好將春色待明年故事放榜後貢院小吏多錄新及第人姓名以獻士大夫子弟之求舉者至是始止而諸科所試皆在明年故也古今

沿革不同事之瑣末者皆史氏所不記惟時時於名輩

詩話見之

復齋漫錄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於自然非假於

牽強也潘子眞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

餉呂夢得夢得作啟謝之有白水眞人青州從事禹玉

歎賞爲其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啟云食窮三載

曾無白水之眞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

得語尤爲無功非惟出於剽竊亦覺白水眞人爲虛設

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

詩寄之云豈意靑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絶無斧鑿痕更覺眞切

許彥周詩話云王豐父岐公之子也其詩精密人鮮知者如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意脈貫串尙勝三甲六丁之語此所謂參禪中參活句也又作拄杖詩云老境得爲邱壑伴醉鄉還勝子孫扶其風味蘊容如此

漁隱叢話卷二十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二

迂叟

張文潛云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某年中嘗監安豐酒稅賓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縣事刻此篇於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節爲時名臣是生丞相温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聞華夷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既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蓋嘗評古今詩句著

詩話一卷亦載此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
梅聖俞以詩名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
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此詩有焉
苕溪漁隱曰洛中尚齒會起於唐白樂天至本朝君實
亦居洛中遂繼爲之謂之眞率會好事者寫成圖傳於
世所謂九老圖者也長慶集云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
日履道弊居同宴胡果年八十九吉昉年八十六鄭據
年八十四劉貞年八十二盧眞年八十二張渾年七十
四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成尚齒

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甚稀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賦詩云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歎樽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旺酒飲三杯氣尙粗嵬峩狂歌敎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郤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溫公集云三月二十六日作眞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用安之韻

招諸子西園爲會云榆錢零亂柳花飛枝上紅英漸漸稀莫厭啣杯不虛日須知共力惜春暉眞率春來頻宴集不過東里只西家小園容易邀佳客饌具雖無已有花會約云一序齒不序官一爲具務簡素一朝夕食不過五味一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一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一召客共作一簡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一會中早赴不待促一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而七人合五百一十五歲再成詩用前韻云七

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暉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敎人笑滿頭花直牽會中止有七人而九老圖像有九人不知彼二人者果何人集中不載也

筆談云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多繼而爲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奐圖於妙覺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

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秘書監劉几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已年七十三大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苕溪漁隱曰溫公集有洛陽耆英會序正

紀此事筆談以爲耆年會非是

苕溪漁隱曰余讀迂書見溫公自于書中或稱迂夫或稱迂叟蓋通稱之也其釋迂云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爲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爲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二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桷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以爲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宏大而不狹也其志邃奥而不邇也其

言崇高而不卑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爲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爲法向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卑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愚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故東坡謝二鮮于君詩云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因取以爲稱也

東皐雜記云温公居洛陽有詩云四月淸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更無柳絮隨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愛

君忠義之志概見於此

復齋漫錄云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脚匀亂花柔草長精神雷車却碾前山過不洒原頭陌上塵温公於士人家見之借紙筆修刺謁江且爲稱薦由此知名

苕溪漁隱曰進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已盡於此書余觀温公與宋次道書然後知其言之不誣也其書云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爲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議唐文字多托范夢得

將諸書依年月日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
三日為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
已二百有餘卷纔至大歷末年耳向后卷數須倍此共
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
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蓋溫公閑居於洛凡
五年故能成此書倘不爾亦未必能成也
復齋漫錄云司馬文正嘗銘范蜀公所惠布衾云藜藿
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
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

危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寧不其然顏樂一簞萬世師模紂居瓊室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侍讀范公淳父爲之跋曰温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欲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惟于德義名利欲其淸如

水而澄之不已其道直之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羣書盈几終日正坐淡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益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爲心交以善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于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澤被天下内之兒童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欽其德服

其名惟至誠無欲故也公兒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
屬祖禹敘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復齋漫錄云范淳父乃伯祿之子伯祿夫人將生子夢
鄧太傅謂曰我鄧禹也來爲爾子故淳父生名曰祖禹
字夢得元豐末司馬文正易之以淳父淳父極爲文正
獎識嘗爲進論求敎於公公每見有不喜之色淳父自
以每見喜於公而於此不喜疑而質於公公久而言曰
子之進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獲甲科者絕少而子既
已在前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光觀之但有貪心

耳光所不喜者非不喜子之進論也不喜子之有貪心也淳父於是焚去進論不復應賢良

吕氏童蒙訓云李君行自虔州入京師至泗上其子弟請先行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先欲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數年不可行也

文昌雜錄云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居許昌作高菴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故蜀公作高菴以為戲

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庇風雨又作地室嘗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苕溪漁隱曰䕫史云王公拱辰於洛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邵雍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堯夫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為之大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呼温公則曰老先生呼荆公則

曰金陵老先生居洛先生從之葢十年先生於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等事自比晉唐間人以救其弊也獨樂園子呂直者性愚鯁故公以直名之有草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爲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洛中例看園子所得茶湯錢閉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子呂直得錢十千肩來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十許日公

見圃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頗多之

苕溪漁隱曰東坡有詩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與元城所云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意皆誚金陵也

司馬文正日錄云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閤六篇其一曰漠然大造與時新根着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彫刻巧正如恭已布深仁皇后閤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緣何煩刺繡紋

曾在蠶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閣四篇其一
曰聖主終朝親萬機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
寂不用車前插竹枝

東皐雜錄云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
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
晚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漫遶幽砌舞花奈猛風過后
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
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
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復齋漫錄云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希作
敕榜云人材淆混莫難於品流黨與縱横無分於勝負
章申公惇覩之不悅
許彥周詩話云宣和癸卯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
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
紅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熱烘烘字畫極草草其
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
相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邪又於柱間大書
隸字云旦光頤來其上一字公兄也第三字程正叔也

又壁間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皆公隸書

邵康節

復齋漫錄云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故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爲安樂先生其西爲甕牖讀書燕居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

然過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車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溫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堯夫每出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對賓客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相親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小疾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有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朝廷常

用大臣薦以官起之不屈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其家邦人請易其名於朝太常考行謚之曰康節

呂氏童蒙訓云康節先居衞州共城後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郎中者康節與之有舊常往從之章惇子厚作令商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以豪俊自許論議縱橫不知尊康節也語次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陽人也知花爲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高下者知花之

下也如公所說乃知花之下也章默然慚服趙守因謂章曰先生學問淵源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章因從先生游求傳數學先生謂章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許之也苕溪漁隱曰童蒙訓呂居仁作也復齋漫錄不載姓名不知何人作也二書所記有二十餘事全篇相同莫辨誰作然童蒙訓已鋟板行世姑取以爲證耳

復齋漫錄云康節自言四不出所謂大寒大熱大風大雨是也然余觀國初孔拯侍郎朝回遇雨避於坊叟之

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衣逢迎甚恭因備酒饌為待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然則自孔拯侍郎時已有四不出矣不始於康節也

邵氏聞見錄云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先君康節游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之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

見乃温公也問其故公卽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題二絶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筇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云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爲事始信人間大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在烟外將下沙頭却背飛

韓持國

呂氏童蒙訓云持國閑居潁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

范中丞純禮亦居穎昌持國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味綠樽紅妓對西廳

師友談記云東坡言王實王寀見訪實韓持國之婿也因問持國安否實寀皆曰自致政尤好飲嘗自謂人曰吾已癃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爲某傳一語于持國可乎實寀曰諾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生死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

友酒鬭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决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自幹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别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一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爲殘年請二君言于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

若爲可以死時將得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蔕於心眞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肯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卽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復齋漫錄云子華兄弟皆爲宰相其家呼爲三相公呼持國爲五相公又京師人呼爲桐木韓家蓋公家門有梧桐木取爲稱以別魏公子華歿陸農師爲挽章以紀之所謂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是也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死農師又詩云非關庚子曾占

鵬自是辰年併値龍曾子宣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故章子厚以四亥公子呼之

東皐雜錄云子華玉汝相繼命相未幾持國拜門下侍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建堂榜曰三相俄持國罷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旣不成三相堂可且名爲二相公廟苕溪漁隱曰復齋漫錄稱子華兄弟皆爲宰相觀此則知其言謬矣

苕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許昌崔象之舊第桂間有持國海棠詩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韓忠獻

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句云爾又復齋漫錄云持國家門有梧桐木京師人呼爲桐木韓家以别魏公又韓忠獻别錄云得請鄉郡起堂於北池上以效樂天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賦詩三章其一卒章云霓裳舊舞非吾事且事醺酣石上眠自爾寢疾六月遂薨此詩爲絕筆此相州韓家也兼别錄止載忠獻歷帥中山維揚大名及守相臺不言帥蜀石林乃謂韓忠獻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俱誤矣

復齋漫錄云鄭谷蜀中海棠詩二首前一云穠艷最宜

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一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甚郎官着無情為發揚故錢希白海棠詩云子美無情甚郎官着意頻歐公以鄭詩為格卑近世陳去非常用鄭意賦海棠云海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雖本鄭意便覺才力相去不侔矣山谷亦有紫綿揉色海棠開之句

復齋漫錄云仁宗朝張冕學士賦蜀中海棠詩姚立取以載之海棠記中云山木瓜開千顆顆水林擒發一攢攢注云大約木瓜林擒花初發皆與海棠相類若冕言

則江西人正謂棠梨花耳惟紫綿色者始謂之海棠按姚立記云其花五出初極紅如胭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纈暈至落則若宿粧淡粉審此則似木瓜林檎二花者非眞海棠明矣晏元獻云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花然則元獻亦與張冕同意邪

若溪漁隱曰閩中漕宇修貢堂下海棠極盛三面共二十四叢長條脩幹頃所未見每春著花眞錦繡段其間有如紫綿揉色者亦有不如此者蓋其種類不同不可一概論也至其花落則皆若宿粧淡粉矣余三春對此

觀之至熟大率富沙多此官舍人家往往皆種之並是
帚子海棠正與蜀中者相似斯可貴耳今江浙間别有
一種柔枝長蔕顔色淺紅垂英向下如日蔫者謂之垂
絲海棠全與此不相類葢强名之耳
復齋漫錄云元祐中丞相韓王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
甚急民急於應期限率皆磨石碑以代之前人之碑用
是盡失議者謂是石刻之一厄會也
苕溪漁隱曰予舊嘗記一小說云王溥嘗薦向拱討鳳
翔有功拱後鎭京兆思有以報溥詢其所欲溥曰長安

故都碑篆高文願悉見之甚至分遣吏督匠摹打深林邃谷無不詣之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溥命善書者分隸爲琬琰集一百卷富拱之訪求石碑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爲害鑱鑿其文字或爲柱礎帛砧畧盡亦金石刻之屯會也然則長安石刻旣經此二事諒所存者亦少矣好古博雅之君子莫不歎息於斯焉又金石錄云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迹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爲世模楷此碑尤爲雄偉致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别刋新製好古者爲之歎惜今鄱陽有此板本乃再

刋者失眞爲多但尙有典型耳

漁隱叢話卷二十二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三

六一居士

東坡云大川雖有神淫祀亦其俗石馬繫祠門山鴉噪叢木潭潭村鼓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上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絶無由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見黃牛滯客舟右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于公云昔

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干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上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邪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

之句葢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旣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可回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

六一居士傳云居士初謫滁州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

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耳

苕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棐云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

惟吾能之也近觀本朝名臣傳乃云歐陽修爲詩謂人曰廬山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所紀全不同琵琶引卽明妃曲也此三詩並錄於此廬山高贈同年劉凝之歸南康其詩云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巀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爲揚瀾左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雲霄之晻靄下壓后土之鴻厖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硿千岩萬壑響

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常惡其學幻而言哤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旛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夐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厖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卧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由降丈夫

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其一云胡人以鞍馬爲家射獵爲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爲琵却手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其二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于

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洒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余觀介甫明妃曲二首辭格超逸誠不下永叔不可遺也因附益之其一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回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氊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二云君妃出嫁與胡兒氊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

復齋漫錄云文忠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斑亦作泥山谷六言詩潤花小雨斑斑

藝苑雌黃云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謂

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葢山色有無中非煙雨不能然也

苕溪漁隱曰歐公云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汪彥章云路行歸雁不到處家在長江欲盡頭彥章雖體歐公詩然終不及歐之自在也

蔡寬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槪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

曰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曰於汝陰縱游而後返前輩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詩云古來交道媿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靑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嚼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爲從容因牓其游從之地爲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

苕溪漁隱曰歐公作詩葢欲自出胷臆不肯蹈襲前人

亦其才高故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飛蓋橋玩月云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浪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于其兩間皎皎挂寒鏡餘輝所照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于此時翛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閑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麈史云文忠早朝詩云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爲美句然予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青龍西曰白虎今歐之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

不用漢闕也

夷白堂小集云中秋夜待月詩和者數人趙承之一聯云古來此景難經歲今夜誰家不倚樓孫平父一聯云坐待銀盤生海底俄驚金餅上雲頭尤爲佳也苕溪漁隱曰余評前一聯自在語意俱到後一聯用銀盤金餅止是詠月何獨中秋吾無取焉

苕溪漁隱曰古人賦中秋詩例皆詠月而已少有著題者惟王元之云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蘇子瞻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

月明年何處看蓋庶幾焉如杜子美劉夢得皆有八月十五夜詩祗是詠月然亦佳句也子美云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路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兎直欲數秋毫夢得云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萬里淸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翛然是玉京

苕溪漁隱曰永叔喜雪云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爲豐年候占驗勝蓍策三白事古人不會用自永叔始遂爲故實如鮑欽止雪霽云三白歲可期一飽分已定

呂居仁雪詩云看取一年三白喜歡共入新年皆本此也

劉貢甫詩話云永叔與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爲不工而謂坳中初葢底凸處遂成堆爲勝未知眞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修嘗問聖俞平生所得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葢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詩得無似此乎

復齋漫錄云退之喜雪獻裴尚書詩喜深將策試驚密

仰簷窺又云氣嚴當酒暖灑窖聽窓知荆公全用以爲一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窓知

法藏碎金云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予之所居有迎春花桃花因閑觀之二花多五出亦有六七出者百中之一耳譬如千萬人中或有一人生六指物理如此不足怪莊子云枝指是也萬一有反常之事固當無執定之理

藝苑雌黃云南史張融作海賦成示顧凱之凱之曰此賦實超元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因命筆益之云漉沙成

白鰲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東坡雪詩押鹽字一聯漁蓑句好眞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學者徒知柳絮撒鹽用謝安故事殊不知不道鹽三字亦有來處也

苕溪漁隱曰魯直雪詩試尋高處望雙闕佳氣葱葱寒妥貼洪覺範雪詩一川秀色浩凌亂萬樹無聲寒妥貼二詩當以覺範爲優句意俱工

六一居士云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有感于二物矣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者惟一不兼萬物之美故各得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

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爲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附君謨譜之末焉

藝苑雌黃云羅隱牡丹詩云自從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一春余考之唐元和中韓弘罷宣武節制始至長安私第有花命斸去曰吾豈效兒女輩耶當時爲牡丹包羞之不暇故隱有辜負穠華之語

復齋漫錄云東坡雨中明慶賞牡丹云霏霏雨霧作淸

妍爍爍明燈照欲燃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又云千花與百草共盡無妍鄙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蘂孟蜀時兵部尚書李昊每將牡丹花數枝分遺朋友以牛酥同贈且曰俟花彫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穠艶其風流貴重如此

東坡云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十餘萬株旣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姦民大病之余始至問民疾苦以此爲首遂罷之花本洛陽故事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留守始置驛貢洛

陽花識者鄙之此宫妾愛君之道也故次韻林子中春日見寄詩云爲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以此也

東臯雜錄云韓魏公守維揚王荆公王岐公爲幕客公愛重之方春作芍藥會有四枝正紫重跗累萼中有金蕋遶之號腰金紫每歲不過一二公召二幕賞之尚少一客俄報陳太博入境秀公也即召之後皆爲宰相故荆公作魏公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

復齋漫錄云東坡言古今七言偉麗之句永叔一聯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上句取李太白長波瀉萬古之句東坡一聯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上句取杜子美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之句也

苕溪漁隱曰永叔有句云黃栗留鳴桑椹美紫櫻桃熟麥風凉先君有句云含桃紅紫鶯聲老宿麥青黃燕子飛皆初夏詩也

本朝名臣傳云初仁宗以唐書淺陋命官刊修在職五

年而修至分撰紀表志七年書成宰相韓琦素不悅宋祁以所上列傳文采雕飾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修看詳改歸一體修受命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己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官崇者是時祁守鄭州修位在上修曰宋公於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庠聞而喜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事古未有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舊唐史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儌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

但僥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新史易其語云比爵賞稍易人心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不若舊史詞暢而理順也
桐江詩話云永叔作韓忠獻晝錦堂記開石了以碑本寄張安道安道嗟歎久之云惜乎不先寄老夫使此記遂有小纇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兩句中可去一字不然以武康之節來治相又不然以武康節來治于相
本朝名臣傳云歐陽公知開封府承包拯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釆或以拯之政勵修者答曰凡人材性

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歐陽公坐擅止青苗錢特放罪上表謝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

許彥周詩話云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譓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文章固優辭亦精緻如此

漁隱叢話卷二十三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四

梅都官

藝苑雌黃云河豚新附本草云味甘温無毒日華子云有毒予按倦游雜錄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暮春柳花飛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遺臠其肉雜蔞蒿荻芽瀹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者然南人嗜之不已故聖俞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貴不數魚蝦而其後又云炮煎苟失所轉喉為莫邪則其毒可知本草以為無

毒甚誤矣及觀張文潛明道雜志則又云河豚水族之
奇味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余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
戸食之其烹煮亦無法但用蔞蒿荻芽菘菜三物而未
嘗見死者若以爲土人習之故不傷蘇子瞻蜀人守揚
州晁無咎濟南人作倅每日食之了無所覺南人云魚
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大毒河豚備此四
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
子云能毒人土人亦不甚捕也子瞻在資善堂嘗與人
談河豚之美者云也直那一死其美可知或云子不可

食其大纔一粟浸之經宿如彈丸人有中其毒者以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皆可解予嘗見漁者說所以取之之由曰河豚盛氣易怒每伏水底必設網於上故以物就而觸之彼將奮怒而上遂爲所獲吳人珍之目其腹腴爲西施乳予嘗戲作絕句云蔞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甘美遠勝西子乳吳王當日未曾知雖然甚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吳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色之美也吳王嗜之以亡其國茲可以爲來者之戒

詩說雋永云福州嶺口有蛤屬號西施舌極甘脆其出

時天氣正熱不可致遠呂居仁有詩云海上凡魚不識名百千生命一杯羮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兒曹起妄情

六一居士詩話云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雪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予為兒時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

一言之譌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苕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宛陵集序晁無咎海陵集序二序皆論詩人之多窮余嘗愛之故茲併錄宛陵集畧云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葢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藴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葢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海陵

集序畧云文學不足以發身春秋時士大夫顯名諸侯人稱之至今者皆有他事業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其用如穀帛藥茗而文章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是一切趨合抵巇無春秋時事業矣而文學尤為不急詩又文學之餘事至唐始盛然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故世稱少達而多窮自蘇李而下枚數之至唐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取世資又多窮如此而士或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不至營度彫琢會其得意不啻如鍾鼎之獲顧他好嗜無足以易

此者雖數用以得訴病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嗚呼非誠心好之孰能困而堅往而忘返如此哉

苕溪漁隱曰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雞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許彥周詩話云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泣開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爲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如朱

紘踈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

梅聖俞寵嬖曹氏作一日曲爲曹氏也苕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見一日曲味其辭意乃爲南陽一娼語離而作然則謹厚者亦復爲之邪其曲云妾家鄧侯國肯愧邯鄲姝世本富繒綺嬌愛比明珠十五學組紃未嘗開戸樞十六失所適姓名傾里閭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娛自兹著樂府不得同羅敷凉温忽荏苒屢接朝大夫相歡不及情何異逢路衢昨日一見郎目色曾不渝結愛從此篤暫隔尤恐疎如何遂從宦去涉千里途郎跨

青驄馬妾乘白雪駒送郎郎未遠別妾妾仍孤不如水中鱗雙雙依綠蒲不如雲間鵠兩兩下平湖魚鳥尚有託妾今誰與俱去去約春華終朝怨日賒一心思杏子便擬見梅花梅花幾時吐頻掐闌干數東風若見郎重為歌金縷

若溪漁隱曰聖俞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魯直云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却喚雨鳩歸詩意皆相類然魯直造語有工優於聖俞

蘇子美

苕溪漁隱曰元次山集自釋云帶笭箵而畫船注云上郎丁下桑荒切竹器也故唐書音訓云讀作郎桑見結本集音訓又音上力丁切下息拯切取魚籠也蓋有平仄兩音自釋又[illegible]箵全獨保生能學聱五交切齖保宗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邪其語雖協韻然廣韻集韻于庚清青三韻中不收此箵字並于上聲迥字韻中收之蘇子美松江長橋觀漁詩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鱉腥我實宦游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箵黃魯直雨晴過石塘詩長虹垂地若篆字晴岫插天如畫屏

耕夫荷鋤解襏襫漁父晒網投笭箵秦少游德清道中還寄子瞻詩叢薄開羅帳淪漪寫鏡屏疎籬窺窅窕支港泛笭箵皆于青字韻中押箵誤也

復齋漫錄云子美詩云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呂勝于蘇蓋人客兩字雖無亦可

苕溪漁隱曰吳江長橋詩世稱三聯子美云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沉沉臥綵虹楊次公云八十丈虹晴臥影一千頃碧玉無瑕鄭毅夫云插天螮蝀玉腰濶跨海鯨

鯢金背高永叔謂子美此句雄偉余謂次公毅夫兩聯粗豪較以子美之句二公殊少蘊藉也

山谷云二蘇送梁子熙聯句云大榮大辱能生死人叔才二物不並以撓厥眞子美之子病悶腸如車輪叔才勞憂到毋飢寒著身子美世俗鹵莽輒置莫親叔才文彩光艷伏不得伸子美悽吟哀號酸入四鄰叔才夜計破午若燕作秦子美腹憤軋軋胷奇陳陳叔才淮國晚嶺吳渠春津子美去謝夙蘊歸逢故辛子美雌火在丑刮鑿遯屯叔才駕風鞭霆以脫凡鱗子美景祐元年仲

春子美于蜀紋紙上楷寫字極端勁可愛叔才盇才翁
舊字此篇不見于家集略計雄文妙墨流落人間者必
千數百紙二蘇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
復齋漫錄云田家汩汩水流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
不知殘照好却將微雨送黃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
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
看潮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絕可愛

石曼卿

六一居士詩話云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

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草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爲世所好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草書其籌筆驛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絕眞余家寶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神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後又云降于亳州一舉子家欲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記舉子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仙鬼怪事不可知然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括異志云慶歷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粧麗服兩兩並馬而行丁度觀文按轡於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之衆邪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

苕溪漁隱曰東坡言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瑤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澹

踈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輧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窓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凰翎徑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竛竮仙風鏘然韻流鈴邃邃雲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羶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

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問尹與邢東坡此詩最爲流麗故泰太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

許彥周詩話云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峩峩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便是神仙風

度

漁隱叢話卷二十四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五

半山老人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荆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珠輦太液池邊送玉杯都下人以公用柳耆卿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句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云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荆公取儀詩豈謂柳詞邪庾信春詩云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六朝事迹云半山報寧禪寺荆公故宅也其地名白塘

舊以地卑積水爲患自荊公卜居乃鑿渠决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公病愈乃請以宅爲寺因賜寺額由城東門至蔣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陳軒金陵集載荊公半山詩凡十五首苕溪漁隱曰山谷稱荊公爲半山老人故跋胡笳集句云湓城王寅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荊公嘗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情態畢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故

公詩如董生只爲公羊感豈肯捐書一語眞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之類皆意與本題不類此眞所謂使事也

復齋漫錄云荆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一鳩鳴午寂雙燕語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葢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茆屋午時雞

陳子高云庚辰三月十日與闗聖淵陳明信集太平寺明信誦介甫三品石句以爲介甫善論古今如國亡今

曰頑無恥自謂當年不與謀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聖淵云介甫但是融化石筍行舊語且陳亡江總輩皆北面讎仇豈如此石之耐久邪聖淵及余作詩以反介甫明信終守已說爭論紛然日暮罷去詩竟不就後十四年當癸巳寒食重尋昔游羣石巉然固在聖淵明信死已久矣苕溪漁隱曰子高三品石詩云臨春結綺今何在屹立巉巉終不改可憐江總負君恩白頭仍作北朝臣此反介甫詩意也

苕溪漁隱曰謎字自鮑照始以字體解釋爲之井字謎

云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二八飛泉仰流乾之一九
從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故介甫用字謎云一月
又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
家有六口兩口不團圓
藝苑雌黃云子瞻與荆南同官江朝宗論文江云前輩
爲文皆有所本如介甫虎圖詩語極遒健其間有神閑
意定始一掃之句爲此只是平常語無出處後讀莊子
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
舍解衣盤礴羸君曰是眞畫者也郭象注内足者神閑

而意定乃知介甫實用此語也又言杜陵有王十五閣會詩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俊味亦有來處本草葫注中云此物煮爲羹臛極俊美除風破冷足爲饌中之俊又言韓退之叉魚詩駢首類同條駢首雖是常語然考之周易貫魚以宮人寵王弼注貫魚謂五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退之葢取此又杜詩贈李校書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按文選江淹雜體詩序云蛾眉詎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則動魄之說杜亦有所本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僕嘗問先生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姿絶人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有識者不敢承當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發動上心遂以前朝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

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祗增其勢耳雖天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葢有八字吾友宜記之僕因問八字曰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已無少許點涴言者雖欲誣之人主不信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古今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而回此老實不可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新法所以必行也故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

言不合已意則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辨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之初比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介甫初爲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蘇軾爲開封試官策問進士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轍辭條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得與館職皆送審官與合入差遣以軾轍兄弟故

也

龜山語錄云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神廟處若下注腳儘做得謗訕宗廟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注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如今日所罪謗訕

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如舜求言乃立謗木是眞欲人之謗己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葢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爲後王法今其所言譏誚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矣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爲法

復齋漫錄云荆公既排退之後而喜揚雄故著說以明劇秦非雄所作又爲詩以辨之曰豈嘗知符命何苦自

投閣長安諸愚儒操行自爲薄謗誚出異已傳載因疎畧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盍以投閣劇秦等事比伊尹干湯伯夷扣馬百里奚飯牛爲不足信也人之嗜好一有所惑如此然其後又作絶句以詠雄云他年未免投天閣虛爲新都著劇秦又古詩云歲晚天祿閣強顏爲劇秦者何邪

藝苑雌黃云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多字當作親世俗傳寫之誤

洪之意葢欲以少對密以疎對親予作荆南教官與江朝宗潿者同僚偶論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誕殊不曉古人詩格此一聯以密字對疎字以多字對少字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復齋漫錄云荆公詩曰高青女尚橫陳橫陳事見相如賦及楞嚴經云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爲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乃爲盡理梁昭明博山香爐賦云

靑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爲霜雪神矣

許彥周詩話云荆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瀉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春漲綠周遭俯視紅影移漁船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腕脫已見黍雪盤中毛事見家語

復齋漫錄云前輩以荆公詩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同隗始詫燕臺以臺爲失史記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太白詩云何人爲築黃金臺然則承襲之誤其來久矣

藝苑雌黃云予與鄉人翁行可同舟泝汴因談及詩行

可云介甫善下字如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子挾貴挾長之挾乎謂介甫又有紫莧凌風怯蒼苔挾雨嬌陳無已有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子度微明其用挾字亦與前一聯意同

苕溪漁隱曰王駕晴景云雨前初見花間蕋雨後兼無葉底花蛺蝶飛來過墻去應疑春色在鄰家此唐百家詩選中詩也余因閱荆公臨川集亦有此詩云雨來未見花間蕋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墻去却疑春色在鄰家百家詩選是荆公所選想愛此詩因為改七

字使一篇語工而意足了無鑱斧之迹眞削鐻手也
四六談麈云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盒
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于公意公乃自作
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賓奩珍劑增賁
邱園盡五事見四句中言約而意盡衆以爲不及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介甫在朝每有中使宣召及賜予
所贈之物常倍舊例陰結内侍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
振因能固上之寵上使中使二人潛察府界青苗還皆
言民便之故上堅行不疑

復齋漫錄云烏石崗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詩云不知烏石崗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臨步門在荆公舊居之前故詩云曲池邱墓心空折臨步庭闌眼欲穿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間有池不廣而旱暵不竭世傳以爲王右軍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出於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科者荆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爲我聊尋逸少池皆紀實也

復齋漫錄云陳無已詩話謂平甫以楊蟠金山詩爲莊

宅牙人語解量四至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然余觀荆公金山詩前四句亦類此天末海門橫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苕溪漁隱曰平甫遊金山詩云北固山連三楚盡中濡水入九江深平甫譏楊蟠詩反自作此等語何也

復齋漫錄云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平日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城中樹密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烟波

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爲啟宴張樂于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識之於石云平甫元豐初以交鄭俠遂廢於家作詩云三見齊王不一言須知自古致君難紛紛齊虜誇迂濶口舌從來易得官

復齋漫錄云劉禹錫嘉話謂唐延英殿卽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余見雲齋廣錄載平甫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人邀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題其宮曰靈芝之平甫有詩紀之畧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

爲宮殿號靈芝則靈芝之號不特世間也余又觀平甫女名茂者石刻云曾子固舊有夢紀以述其事然子固之文世竟無蓄之者

東皐雜錄云荆公在鍾山興國寺見一尼入寺使蔡天啟集句嘲之云不住薰爐換好香爲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又集句咏百行池魚云門前流水清粼粼赤鯉騰出如有神君欲釣魚須遠去愼勿近前丞相嗔

許彥周詩話云鍾山有一詩云當年睥睨此山阿欲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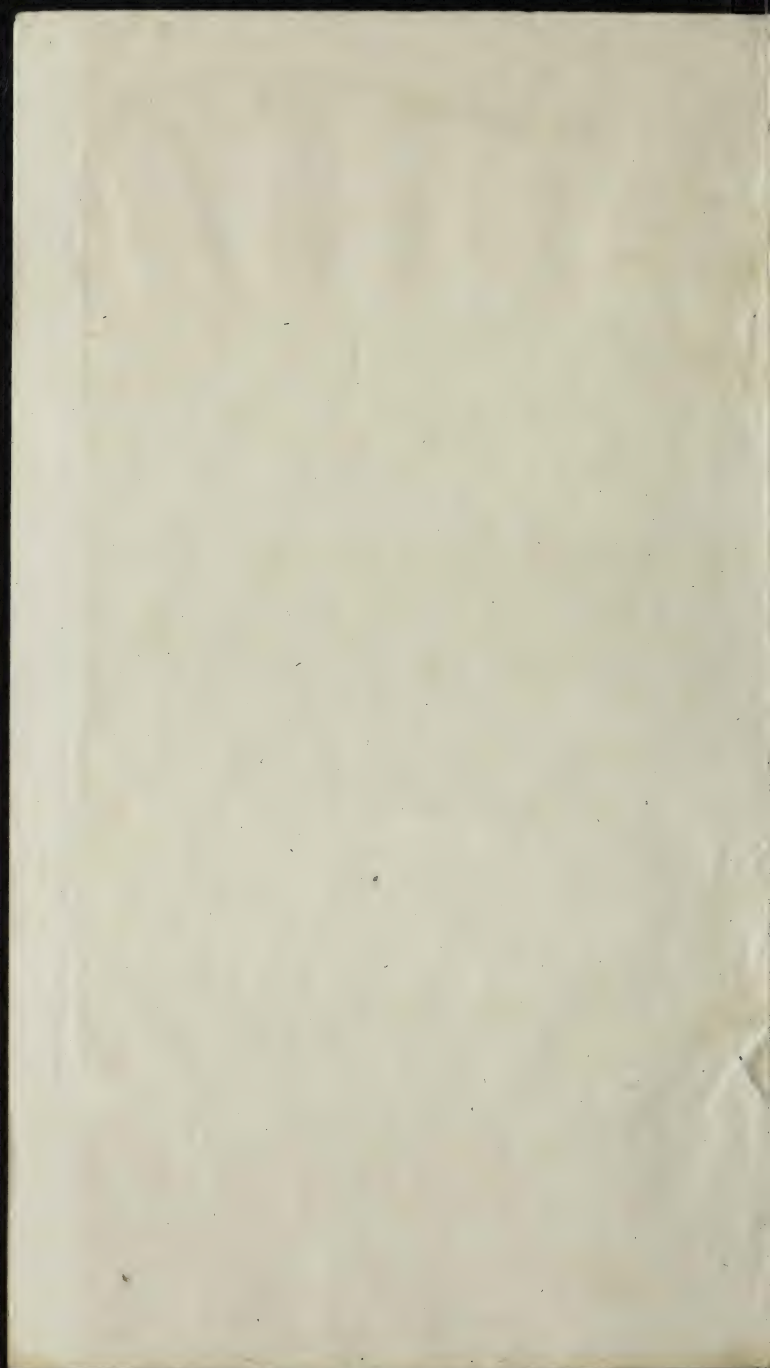
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字郤騎羸馬下坡陀此王雱詩雱訐直不為荆公所喜然此詩實可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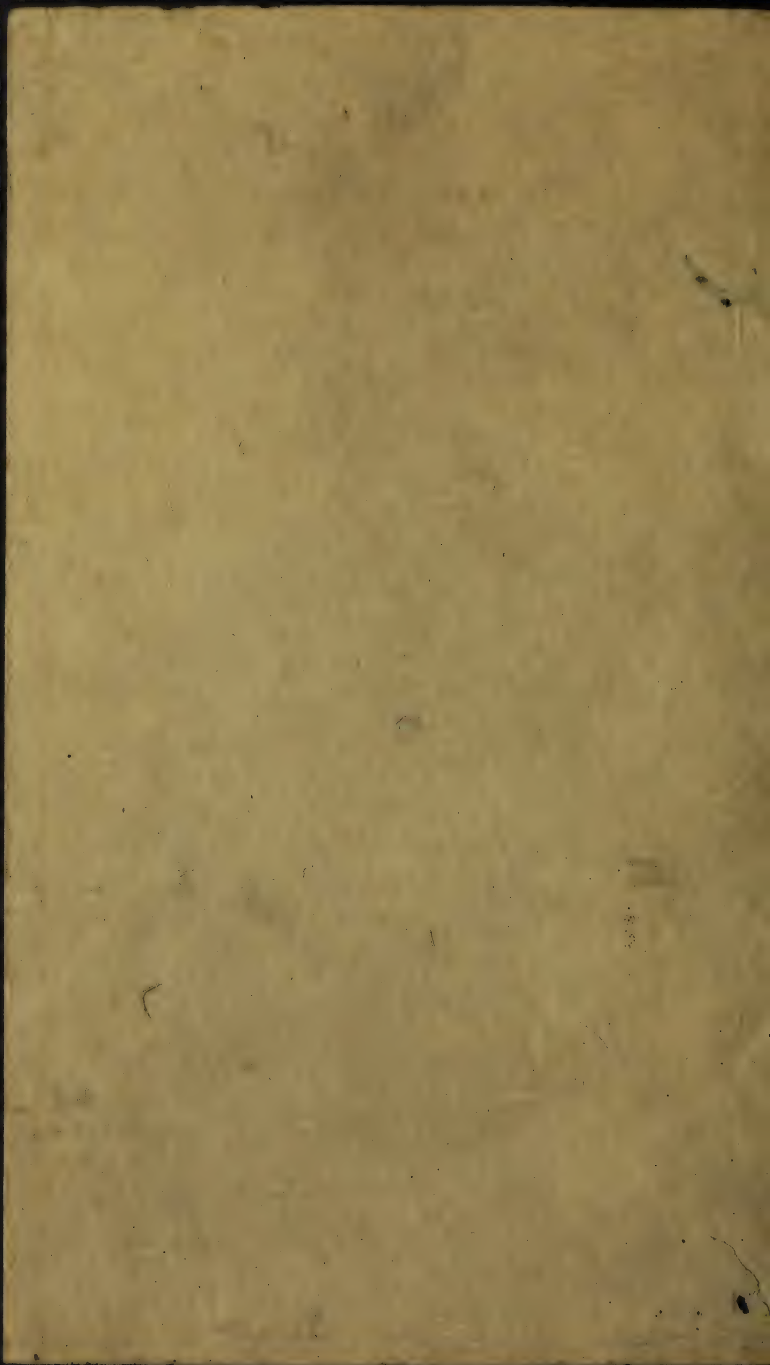
賀方回

復齋漫錄云方回辭有雁後歸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艷歌淺笑拜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悽斷堪憐舊游夢掛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腔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唐劉餗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曰

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

漁隱叢話卷二十五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六

東坡一

東坡云余在潁州夢至一官居人物與俗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為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畤德麟者曰何為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詩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眞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茆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

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草木鮮叢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送范景仁游洛中詩蘚書標洞府松蓋偃天壇注云歐陽永叔嘗游嵩山日暮於絶壁上見苔蘚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又六一居士集有戲占唐山隱者詩我昔曾爲洛陽客偶向岩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瑣樓臺蓋紀此事余謂二公人物文章俱爲天下第一自是神仙中人應居紫府閬苑固宜所夢所見之異也

苕溪漁隱曰子由作子瞻墓誌云公謫黃州幅巾芒屩與田夫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元城先生語錄云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邁峻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苕溪漁隱曰余觀子瞻墓誌云元祐二年君實方議改

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産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某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容某盡言邪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會其病卒乃已

藝苑雌黃云東坡端午帖子皇帝閤云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試問吾民慍南風爲解無原其意蓋欲聖君推南風之德以及於黎庶也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東坡以爲公權有美而無箴因續四句其作端午帖子用此意也然洪駒父謂公權已含箴規之意雖不必續可也故呂氏家塾廣記云說者謂公權有諷諫之意以文宗樂廣厦之涼而不知路有暵死也此語良是觀公權嘗以筆諫蓋造次不忘納君於善者豈於此而無箴邪又陳輔之以殿桷生餘涼此兩字有功於修辭予謂輔

之此語無甚意義今世所傳多只用公權舊語故東坡詩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又云卧聞疎滴梧桐雨獨咏微涼殿閣風不聞有殿桷餘涼之說

苕溪漁隱曰東城所記湯泉秦州之駱谷渝州之陳氏山居與秦君之所賦東坡及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後謫居惠州游白水山佛迹岩浴於湯泉共有其八矣余之所見新安之黃山閩中之劍浦亦有其二矣第湯泉多作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驪山是礬石泉李賀詩云華清源中礬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黃山是硃砂泉

圖經云黃山舊名黟山黟山東峰下有硃砂湯泉熱可
點茗春時即色微紅昔人題詩云三十六峰高倚天瑤
臺金闕貯神仙嵩陽若與黃山比猶少靈砂一道泉葢
爲是也余嘗謂湯泉其理不可致詰故東坡白水山湯
泉詩云積火焚大槐蓄油灾武庫驚燃丞相井疑浣將
軍布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裂觱沸湯泉
注豈惟渴獸駭坐使癡兒怖安能長魚鼈僅可燖狐兎
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芒屨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汙唐
子西湯泉記云佛迹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

雩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爲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出硫黃地中即溫初不問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能溫則硫黃之論亦未爲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爲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千萬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橫絶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

不能容尋常而炎凉特異如此葢亦無足怪者吹氣爲寒呵氣爲溫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

六朝事迹云建康聖湯延禪寺隸湯山下舊有湯泉十所今存者六唐德宗時韓滉爲浙江觀察使滉小女有惡疾浴於湯應時而愈乃以女粧奩建精舍於湯山之右

藝苑雌黃云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觀崔白驟雨圖云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絹雲漢上往來不遺鳳唧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此語豪而甚工石

敏若咏雪詩有燕南雪花大于掌氷柱懸簷一千丈之語豪則豪矣然安得爾高屋邪雖豪覺畔理或云咏雪非敏若詩見鮑欽止夷白堂小集苕溪漁隱曰東坡集載此詩是題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故云往來不遣鳳咮梭誰能鼓臂投三丈可謂善造語能形容者也畫品中止有李營邱驟雨圖從無崔白者兼東坡此詩又云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濠梁崔風蒲半折寒雁起竹間的皪横江梅乃是崔白冬景圖藝苑以爲驟雨圖誤矣余又觀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

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如
秦少游秋日絶句連卷雌蜺拱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
安得萬粧相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語豪而且工
復齋漫錄云送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是張長史舊
史張柬之爲荆州長史則天問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
用之狄因薦柬之新史易好漢爲奇男子
苕溪漁隱曰余閱舊史云則天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
任使有乎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
才也温公通鑑云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

新史云武后謂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孫之翰唐史論斷云武氏問仁傑曰我要一好人任使並不云奇男子復齋誤矣

東皐雜錄云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刀向猪羊之句以戲之又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內案同會皆大笑又以三十錢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快片批四兩來

復齋漫錄云內翰顧子敦身體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

夏多晝寢山谷候其耳熱熟寐即於子敦胸腹間寫字子敦苦之一日據案而寢既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舍夫人詰其背字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云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此乃市廛多用此語以文背故山谷因以為戲

東皐雜錄云東坡善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曰公眞有大臣體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後拜相東坡當制有云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方而大得坤爻六二

之動又嘗謁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見便坐昌陽盆畜一綠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微仲不悅

苕溪漁隱曰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得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邪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响答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李太白今印本誤作自雷驚不惟無意味兼與上句重疊也後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

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也

東坡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鶻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孤

鶴向南飛載我南游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
復犯龜兹
苕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云余嘗觀唐人西域記言龜兹
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雨之聲均節成音
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兹至也又學林新
編云前漢地里志上郡有龜兹縣應劭注曰龜兹音邱
慈某案字書龜居逵切又居求切蓋居求音鳩亦收在
鳩字韻中然則龜兹當音鳩慈而應劭音龜作邱者于
字書居求切誤調入邱音也其餘史書並音龜兹作邱

慈實應劭唱其誤耳番夷名號有宅音不讀如本字故可汗音榼寒閼氏音烟支谷蠡音祿黎狋氏音權精浩亹音閤門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鉛牙先零音銑憐冒頓音墨特凡此皆變爲宅音諸名山藏及各書亦不載者

苕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敎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靑天中秋詞落日繡簾捲庭下水連空快哉亭詞乳燕

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初夏詞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夜登燕子樓詞楚山修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詠笛詞玉骨那愁障霧冰肌自有仙風咏梅詞東武南城新堤固漣漪初溢宴流杯亭詞冰肌玉骨自清凉無汗夏夜詞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别參寥詞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秋夜詞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凡此十餘詞皆絶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眞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爲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

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耳

復齋漫錄云肉芝詩序曰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嬰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如生余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按仙傳拾遺載進士蕭靖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嫩色微紅烹食之後遇異人曰嘗食仙藥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多壽何東坡忘此邪

復齋漫錄云萬松亭在關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于道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云未十年而松之存者

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種木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赦斧斤厄野火解憐氷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慇懃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方禁故詩碑不復見而過往題咏者不可勝紀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謂此也

苕溪漁隱曰柳子厚王介甫以道傍大松人多取以爲用各以詩惜之子厚意雖自謂語反成晦不若介甫語顯而意適也子厚云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

自防遂爲明所誤介甫云虬甲龍鬚不可攀亭亭千尺蔭南山自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爝火間余頃過衡嶽夾道古松最盛正有此患雖嶽祠相近官不能禁也

苕溪漁隱曰吾家有二畫馬乃陸遠所摹伯時舊本其一則子瞻詩龍膺豹股頭八尺奮迅不受人間羈其一則黃魯直詩西河聯作蒲萄錦目光夾鏡耳卓錐止哦此二詩雖不見畫圖當如支遁語道人憐其神俊也復齋漫錄云明皇雜錄言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言玉花驄者以其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

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若溪漁隱曰李伯時亦嘗畫照夜白圖蔡天啟題詩云天上房星不下來連山芻粟飽駑駘龍姿逸駕飛騰盡賴爾毫端力挽回畧似坡云

復齋漫錄云東坡筆記謂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騣與諸王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不進正作此狀不知三騣謂何今乃見岑參詩有衛尚書赤驃馬

歌云赤髯胡雛金翦刀平時翦出三鬉高乃知唐御馬多翦治而三鬉其飾也以上皆東坡說也余讀白樂天詩云舞衣裁兩葉馬鬣翦三花楊巨源觀打毬詩云玉勒回時露赤汗花鬉分處拂紅纓嚴維作勑命賜寧王馬詩亦有云鏡點黃金眼花開白雪鬉何東坡獨忘樂天等詩邪余又嘗見小說言開元天寶閒世尙輕肥多愛三花飾馬郭若虛家藏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花馬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張一畫虢國出行圖其上亦有三花馬蓋三花馬翦鬉爲三辮

耳

苕溪漁隱曰東坡題伯時畫馬云龍眠胸中有千駟議者謂譏其無德而稱余意其不然如文與可善作墨竹故和貧簹谷云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豈亦是譏之邪又山谷咏伯時虎脊天馬圖亦云筆端那有此千里在胸中蓋言畫馬之妙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輪扁之斲輪也

復齋漫錄云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伯時畫天馬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

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渠未知盍謂東坡嘗作孫華老墨妙亭詩云嶧山傳刻典型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豈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此也

苕溪漁隱曰山谷題伯時天育驃騎圖云明窗盤礴萬物表寫出人間真乘黃邂逅今身猶姓李可非前世江都王山谷用此事於伯時尤爲親切姓與藝皆同也江都王畫馬今猶有存者陳去非嘗跋以小詩云天上房

星空不動人間畫馬亦難逢當年筆下千金鹿此日窓前八尺龍

麈史云古之善作詩者工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予於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云且刷幽燕晝秣荆越子美驄馬行云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大白天馬歌云雞鳴刷燕晡秣越皆出於顏賦也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哉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

得見其畫矣斯評也二公之句各可以當之
復齋漫錄云老杜贈曹將軍霸詩云開元之中嘗引見
承恩數上黃金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
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襃公鄂公毛髮動
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敬德襃公謂段志元也
故東坡贈寫眞何充詩云黃冠野服山家客意欲置我
山岩中勛名將相今何在枉寫襃公與鄂公葢用此也
鮑欽止亦作謝傳神蔡景直云馳譽丹青有古風筆端
及我未宜蒙雲臺麟閣遙相望枉寫襃公與鄂公用東

坡語尤為無功

東觀餘論云閣中集名畫記唐志皆作韋鶠子美有韋偃畫馬詩偃當作鶠葢傳寫之誤曹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鶠從容二人間第筆格差不及耳

漁隱叢話卷二十六終

漁隱叢話卷二十七

東坡二

復齋漫錄云古樂府張正見雉子斑云惟當渡弱水不怯如皐箭毛處約雉子斑云能使如皐路相迎巧笑間葢用賈大夫事耳而黃朝英緗素雜記乃謂東坡錯用如皐事故云不向如皐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葢承古樂府之誤耳若潘安仁射雉賦云昔賈氏之如皐試解顏之一笑山谷南園記云可盡記子之言我將鑱之南園之石他日御以如皐雖不獲雉尚期一笑哉若二

公者眞可謂得傳意

復齋漫錄云虢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小杜臺城曲兩句云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凡此取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被收今之坡詩爲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緗素雜記以東坡爲誤蓋彼不記小杜詩也

藝苑雌黃云前漢龔遂傳有令民種一百本薤五十本葱之說坡和段逢詩云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禾三

百屢則誤以一百本爲五十本矣陳孔章爲袁紹檄豫州又言曹操之罪云特置發邱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遊聖女山詩云縱令司馬能鑱石奈有中郎解摸金則誤以校尉爲中郎矣盧氏雜說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曰處分厨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以謂蒸鵝鴨良久就食每人前粟米飯一盂爛蒸葫蘆一枚贈陳季常詩曰不見盧懷愼蒸壺似蒸鴨則又以鄭餘慶爲盧懷愼雪詩押簷字一聯云敗屨尙存東郭指飛花又舞謫仙簷東郭指正用雪事出史記滑稽傳謫

仙簷葢取李太白詩所謂飛花送酒舞前簷者即無雪事矣贈王子直詩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誰不愛其語之工然南史孔德彰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即無笙歌之說次韻滕元發寄詩云坐看青邱吞澤芥自慚黃潦薦溪蘋按子虛賦云秋田乎青邱傍偟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蔕芥刺鯁也非草芥之芥西湖詩亦有青邱已吞雲夢芥之說皆非也

谷庵銘云孔公之堂名虚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然則知白守黑不可謂之名曰谷也又詩中言宋廣平爲鐵心夏仲御爲木腸亦皆與本處不合

復齋漫錄云玉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七八里間仁宗時陳道士所修葺花木亭臺四時遊客不絕東坡詩所謂玉仙洪福花如海是也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桑按莊子書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

人相與爲友然無褁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褁飯而往食之方知褁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觀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飢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褁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然其失自退之矣

藝苑雌黃云老杜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山谷題劉將軍畫鵝詩還似山陰書罷舉羣驅向王家而前輩詩又有鵝費羲之墨書罷籠鵝去

數紙尚可博白鵝山陰不見換鵝經白鵝會換右軍書皆不斥言所書者何經西清詩話載李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考之晉史逸少所寫乃道德經非黃庭也太白蓋誤用此事比觀梅聖俞謝宋元憲贈鵝詩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去從教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聖俞此語豈亦承太白之誤歟又觀白氏六帖所載亦言黃庭經則古人誤用此事非獨太白爲然也苕溪漁隱曰呂居仁寄朱希眞詩云主人鵝可換更爲寫黃庭亦沿襲誤用也余謂太

白又有詩云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會别主人則又謂道德經矣

東觀餘論云世傳黃庭經爲逸少書僕嘗攷之非也按陶隱居眞誥翼眞檢論上淸眞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默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度江飄淪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葢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卽哀帝興寧二年始

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案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禳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考之則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啟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葢此啟在著眞誥前殆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帖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

郎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茍欲隨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

苕溪漁隱曰世傳黃庭經樂毅論遺教經蘭亭序皆爲王會稽書余觀諸公評論各有區別今悉著於篇葢欲其知是否耳汞叔云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石本已愛其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藏此本數世矣世傳王羲

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魯直云黃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旣刓缺亦難辨眞僞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圓勝徐浩書也二公雖不明言黃庭經爲王會稽書然亦疑似其語蓋牽於世俗之傳故耳永叔云樂毅論石在高紳學士家紳死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秘藏漸爲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家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石本矣金石錄云集古錄言樂毅論石已焚之非也元祐間故郎官趙竦常挈

石隨行已斷裂用木匣貯之沈存中云王羲之書舊傳
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
裒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是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
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温韜發昭陵得之後傳人間或云
公主以偽本易之元不會入壙本朝藏高紳學士家皇
祐中紳之子安世為錢塘主簿樂毅論猶在予嘗見之
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後十餘年安世
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安世亡不知所在或
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今之樂毅論皆其摹本也魯直云

樂毅論舊石刻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眞多矣其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弟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觀此則樂毅論時所珍愛如此但舊本今難得耳永叔云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葢唐世寫經手所書耳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耳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皆與二人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卽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子瞻云歐公言遺教經非逸

少筆以其言觀之信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眞自
不解辨况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眞僞難矣顧
筆畫精穩自可爲師法魯直云遺教經不知何世何人
書或曰右軍書黃庭堅曰吾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
樂毅論耳淸勁方重葢度越蕭子雲數等頃見瘞鶴銘
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
筆畫也則諸公之論如此其遺教經非王會稽書審矣
永叔云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葢唐數
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摹失眞彌遠然時猶有可喜處豈

其筆法彧得其一二邪想其眞蹟宜如何也世言眞本
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
取裝軸金玉而弃之於是魏晉傳授以來諸賢墨蹟遂
復流落於人間太宗時搜訪所得集爲十卷俾摹傳之
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眞本
已失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子瞻云唐太宗訪晉人書
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文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
故孫莘老咏墨妙亭詩云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蹟
猶龍騰魯直云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

以來似藏在秘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葢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𥘉師晚出其妙蹟惟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葢彷彿存古人筆意耳又云蘭亭序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余性亦嗜古刻所得蘭亭序亦數本肥瘦不同並存之聊爲佳玩洪慶善頃知遠江左以黃庭

經樂毅論見遺殘缺過半云得之鄱陽余觀秘閣曠帖有此二刻皆完好無一字殘缺則知此爲舊本矣

藝苑雌黃云古人詩押字或有語顛倒而於理無害者如韓退之以參差爲差參以玲瓏爲瓏玲是也比觀王逢原有孔融詩云虛云座上客常滿許下惟聞笑習脂黃魯直有和荆公西太一宮六言詩云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按後漢史有脂習而無習脂有秦西巴而無巴西豈二公之誤邪漢皐詩話云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圖畫畫圖毛羽羽毛白黑黑白之類方

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之句後人亦難倣之若不學矩步而學奔逸誠恐麟麒凰鳳木草川山之句紛然矣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作語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近人論文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青江綠水對野草閑花以此太熟故易以雲山烟水此深知詩病者予然後知陳無已所謂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之語爲可信

許彥周詩話云李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

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乃知東坡之善誘人也

復齋漫錄云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東坡晚往迓其歸置酒相勞名舉爲文穆父得傀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師友談苑云東坡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戲作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惟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當時士大夫倣東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焉

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燕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誇文章爲戲者一優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爲解顏顧公久之

藝苑雌黃云予與潘伯龍食榧子乃言諸處榧皆不及玉山者予方悟東坡詩有彼美玉山果粲爲金盤實之語恐是上饒玉山縣潘云玉山地名在婺之東陽縣所生榧子香脆過宅處予攷集韻榧字注云木名有實出東陽諸郡而本草榧實注亦云今出東陽諸郡

東坡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

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効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噉不下坡題息軒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正此意也苕溪漁隱曰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閑之日多固能知靜坐之味矣第向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噉不下也

苕溪漁隱曰吳興澤國也春夏之交地尤卑濕仍多蚊蚋子瞻作守日有詩云風定軒窓飛豹脚雨餘欄楯上

蝸牛眞紀實也舊說秦州西溪濱海多蚊范文正爲監
鹽題詩云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莫要
問前程想與吳興同患也
龜山語錄云因論蘇明允衡書權書觀其著書之名已
非豈有山中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
安得不爲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
天下不可爲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
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
後致太平且曰才以用兵爲事只見騷擾何時是天下

息有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爲先豈以崇虛名而受實弊乎亦必有道矣

苕溪漁隱曰龜山謂老蘇爲荆公所薄余觀張安道作老蘇墓表老蘇亦自鄙荆公盎道不同不相爲謀宜其矛盾如此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于聖人歐陽修亦與之善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

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當時見之者多不謂然曰嘻其亦太甚矣先生既殁三年之後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苕溪漁隱曰題吳江三賢堂内陸龜蒙詩云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内養自長安使杭州舟經舍下彈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天子今將此死鴨以詣官内養少長宫禁信然厚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

蒙曰常自呼其名內養憤且笑龜蒙還其金曰吾戲耳

苕溪漁隱曰遊道場山何山詩云白水田頭問行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汪彥章何山何氏書堂記云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氏爲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爲吳興太守以其居爲寺而名其山

許彥周詩話云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眞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云眼方不知人遠上溪橋東坡送子由詩云登高回

首坡壠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漁隱叢話卷二十七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八

東坡三

東坡云黃州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敗歸由華容路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若使縱火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因以小舟載酒飲於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山上有栖鶻亦

驚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

江夏辨疑云周瑜敗曹公於赤壁三尺之童子能道其事然江漢之間名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竟陵今復州）一在齊安郡之步下（齊安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予謂郡之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也按三國志建安十三年七月曹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既而琮降備走夏口冬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戰不利又周瑜傳曰備進住夏口孫權遣瑜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夫操自江陵而

下備與瑜由夏口往而逆戰則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安之步下者也故酈道元水經注云江水又東左逕百丈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黄蓋詐魏武大將軍處也江水又東逕大軍山南由是觀之以大軍山而考合其處所可以無疑矣此嘉魚圖經所謂赤壁山在縣西北步道七十里者也夫山川土地異處而同名者寧復少哉如熊耳山爲導洛所自者乃在於虢而敗赤眉積甲與山齊者自在洛矣比見詩人所賦赤壁多指在於齊安蓋齊安與武昌相對意以孫氏居武昌而常

爲曹公所攻即戰於此者邪客亦有謂予曰今九江之下有散花洲乃瑜戰勝犒燕軍士散花於此也嗚呼是信習俗之過也

東坡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麵作槐芽温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所斫松江鱸鱠繼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抗闘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

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又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
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扁佳人纏臂
金寒具乃捻頭也出劉禹錫佳話過子忽出新意以山
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絶添酥酡則不可知人間决
無此味也詩云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
將北海金虀鱠錯比東坡玉糝羹
上庠錄云兩學公厨例於三八課試日設別饌春秋炊
餅夏冷淘冬饅頭而饅頭尤有名士人得之往往轉送
親識詢前輩云元豐初神廟留神學校嘗恐飲食菲薄

未足以養士一日有旨詣學取學生食以進其日食饅頭神廟嘗之曰朕以此養士可無愧矣自是飲食稍豐潔而饅頭遂知名

唐子西語錄云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爭衡耳東坡之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

苕溪漁隱曰赤壁後賦云適有孤鶴横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戞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

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悟此賦初言適有孤鶴橫江東來中言夢一道士羽衣翩躚末言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前後皆言孤鶴則道士不應言二矣余嘗見陸遠畫赤壁二賦因以此詰之渠爲之閣筆高道傳言天寶十三年重陽日明皇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徘翔上親射之其鶴帶箭翥于西南衆極目久之不見益州城西有道觀徐佐卿嘗自稱青城山道士一歲凡三四至觀一日忽自外歸攜一箭

謂人曰吾行山中偶為此矢所中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越明年箭主至此當付之復題其時云十三載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觀見其箭命取閱驚異之乃知沙苑所射之鶴卽佐卿也此賦指道士為鶴正暗用此事

復齋漫錄云東坡謫居黃州五年赤壁有巨鶻棲於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靖康初守黃州三月而罷因遊赤壁而鶻巢已亡作詩示何次仲云綠髮翠竹白沙遊更挽蘇稍上上

頭鸎有危巢尚栖鶻亦無陳迹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老眷戀羣山爲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在江樓次仲和答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諷誦高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眞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蠏當見水人猶怒鶻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首皆言鶻巢葢推賦而言也

藝苑雌黃云古人文章中多言盧橘李白詩盧橘爲秦樹蒲桃出漢宮宋之問詩芙蓉秦地沼盧橘漢家園又云冬花橘盧橘夏果橘楊梅戴叔倫詩盧橘花開楓葉

哀而蔡君謨荔枝譜亦云道里遼絶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皆不顯言盧橘爲何物東坡集中言眞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作詩有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之句葢指盧橘爲枇杷也故僧惠洪冷齋夜話載此意而筠谿甘露集中有嘗盧橘一絶云皮似椑柹鬆而剝核如龍眼味甘鮮滿盤的皪如金彈叢子分嘗憶去年此正謂枇杷然山谷以謂㜸湘間有一種色黑而夏熟者疑其爲盧橘則與東坡之意相戾予嘗攷之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

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其夏熟吳錄曰朱光祿爲建安
庭有橘冬、覆其樹春夏色變青黑味絶美上林賦曰盧
橘夏熟近是也魏書花木志曰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
非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亦名盧橘則盧
橘似非枇杷故上林賦既言盧橘夏熟又言枇杷橪柹
不應如此重複不知東坡何所據而言復齋漫錄云唐
庚子西李氏山園記云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
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柹亭奈厚朴則一物爲二物
矣然予觀張勃吳興、錄云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

覆㬥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絶美上林賦云盧橘夏熟盧黑也葢近是乎張勃之說既如此則相如之賦殆未可以爲失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云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此帖乃右軍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東坡以爲子敬帖誤矣韋應物荅鄭騎曹青橘絶句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尤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應物嘗爲蘇州刺史所言洞庭

即太湖中洞庭山或云用洞庭湖橘洲事非也魯直謝
檀君寄黃柑云色深林表風霜下香著尊前指爪間書
後合題三百顆頻隨驛使未爲慳右軍又一帖云奉黃
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魯直誤用爲三百豫章集
又載魯直語余往時以爲右軍帖中贈子黃柑三百者
亦誤也右軍前一帖在賜書堂法帖中後一帖在劉次
莊法帖中皆墨本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帥定武和曾仲錫元日見寄云燕南
異事眞堪紀三寸黃柑擘永嘉宋武帝子義康時四方

獻饋皆以上品薦之而以次者供御文帝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供御大者三寸見南史

復齋漫錄云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詩斷章云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帶終已矣白雲長不還其後又有封邱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一篇也

苕溪漁隱曰雪詩云紛紛兒女爭所似碧海長鯨君未掣用杜詩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又云泥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踣鐵用杜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層冰裂書李公擇白石山房云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用杜詩不見李白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東坡嘗作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卷此詩

雖言謫仙實指公擇以事與姓皆同故也又濟南和公擇詩云敝裘羸馬古河濱野濶天低糝玉塵自笑飡氊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爲蘇李也東坡作詩用事親切類如此宅人不及也

苕溪漁隱曰謁告絕句云心有何求遺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秪愁戲瓦閑童子却作泠泠一水看事見楞嚴經月光童子室中安禪我有弟子窺窗觀室惟有清水徧在室中了無所見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顧盼而去我出定後頓覺心痛爾時童子捷來

我前說如上事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即開門入此中除去瓦礫童子奉教我後出定身質如初古樂府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中叟前致辭室内嫗粗醜故薄薄酒云醜妻惡妾壽乃公用此意也次韻李邦直感舊云婉娩有時來入夢溫柔何日聽還鄉用退之旅宿夢婉娩之句溫柔鄉事見飛燕外傳

東坡云世之蓄某詩文者多矣率眞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眞者少葢從

古所病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苕溪漁隱曰東坡文集行於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備成二集詩文最多誠如所言眞僞相半其後居世英家刋大字東坡前後集最爲善本世傳前集乃東坡手自編者隨其出處古律詩相間謬誤絶少如御史府諸詩不欲傳之於世老人行題申王畫馬圖非其所作故皆無之後集乃後人所編惜乎不載和陶諸詩大爲闕文也山谷亦有兩三集行於世惟大字豫章集并外集詩文最多其間不無眞僞其後洪玉父別編豫章

集李形朱敦儒正是詩文雖少皆擇其精深者最爲善本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作諫論云魏鄭公以蘇張之辨而爲諫諍之術且云鄭公之初實學縱横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爲不然余讀鄭公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横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

布無二諸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未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

苕溪漁隱曰余讀三蘇文有諫論上下二篇其間云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也其言止此而已復齋乃云鄭公以蘇張之辨而爲諫諍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也諫論中初無此等語不知復齋何從得之邪余觀諫論殆是老蘇作格力辭旨可以見矣非東坡所作

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初登第以書謝梅聖俞以示歐文忠公公答聖俞書畧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子出一頭地故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遣我與子游翁如退之蹈軻丘尚欲放子出一頭酒醒夢斷四十秋葢敘書語也
文昌雜錄云余見光祿卿解賓王說登舟每晴霽烟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雞犬往來之狀彼人謂之海市苕溪漁隱曰東坡言予聞登州海市久矣父老云嘗

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云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氷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見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

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漁隱叢話卷二十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九

東坡四

東坡云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期而夭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

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苕溪漁隱曰詩意佳絶善於爲戲略去洞房之氣味翻爲道人之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咤其佳麗塵俗哉

藝苑雌黃云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祇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爲淸歌住還因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何其婉媚也復齋漫錄云洛陽伽藍記言河間王有

婢名曰朝雲善吹篪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爲老嫗吹篪羌人無不流涕後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然則名婢曰朝雲不始於東坡也

苕溪漁隱曰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窓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卧虛寂堂月明浸疎竹泠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予謂東坡此語似優於太白矣大率東坡每題咏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如廬山開元漱玉亭首句云高岩下赤日深谷來悲風劈開青玉峽飛

出兩白龍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斯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簷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藤州江上夜起對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雲盤此聊舉四詩其宅甚衆又棲賢三峽橋詩有淸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之句此等語精研絕韻眞他人道不到也

復齋漫錄云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其後得伯時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葢元祐八年伯時在京師

居紅橋子第得陳峽州馬臺石愛而置之齋中一日東
坡過而謂曰斷石爲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
其形于四傍亍爲子銘其唇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
者凡一十有六雙琥璏三鹿盧帶鉤琫珌璊瑑杯水蒼
佩螳蜋帶鉤佩刀柄珈瑱珙璧珥玤榼璩璀等是也伯
時旣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卽其家訪之得于積壤中
其子碩以時禁蘇文因潛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包
以裀褥栖以髹匣舁致京師置之宣和殿中其十六種
玉惟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内府矣東坡銘刻與

伯時序跋昔雖有之今皆亡去而池亦歸天上惜其本末不著因存之苕溪漁隱曰洗玉池銘云惟伯時父弨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劍璏鏚珌錯落其室既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也久就淪墊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則此銘固已敘其事矣復齋乃謂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者何也

苕溪漁隱曰和道潛放魚詩云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命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美入數俘而出注子美

卽子産也東坡詩用此或以孟子所言有饋生魚於鄭子産校人烹之疑非子美蓋不會見此耳

蘇子由鳳咮石硯銘云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咮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卽厚者不及徑寸最後得此長博豐碩蓋石之傑也子瞻方爲易傳日効于前與有功焉故特揆筆凝神而爲之銘曰陶土塗鑿崖石元之蠹穎之賊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

凝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幷
相時誰爲出茗溪漁隱曰予爲閩中漕幕常被檄於北
苑修貢蓋熟知其地矣造茶堂之後鳳凰山之麓有一
泉覆以華屋榜曰御泉其廣三四尺深五六尺石甃其
床止留泉眼特一小井耳泉之東西二十餘步間兩山
回抱各有小淺澗水流出其水皆可造茶即無深水瀦
蓄滙以爲潭者子由所言咮潭其地初無之又安得潭
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爲研乎又云歲貢龍鳳團不得
鳳凰山咮潭水則不成此言愈誤也子瞻亦云建州鳳

鳳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研至美
如有膚理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溢墨熙寧五年
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爲研而求名於余余名曰鳳咮
又云僕好用鳳咮石研然議者異同蓋少得眞者皆爲
黯黮灘石所亂盡出於逐利之所爲余於叢話前集已
辨鳳咮研非出於北苑乃劍浦黯黮灘石蘇氏伯仲爲
王頤所紿信以爲然故反以此灘之石爲亂眞耳
苕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緻密可
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爲研故世所珍也石雖多

種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東坡爲孔毅甫作龍尾研銘云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縠理金聲而玉德此羅紋石也又詩云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游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邇來喪亂愁天公譴向君家書硯中小窗虛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青紅此眉子石也汪彥章詩云木蠶吐璽抽銀葱仙女鳴機號月窟雲綃裂斷櫛殘繻淪入空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蛛網陶

泓空俗骨故令玉質傲松腴萬縷秋毫聊出沒此刷絲石也研譜云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錄云歙石其最可尚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是足過於端石矣端溪石則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漬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爲佳品也李長吉詩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滿唇暗洒萇弘冷血痕劉夢得答唐秀才贈紫石硯詩云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元闕

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玉蠕吐水霞光凈彩

翰搖風絳錦鮮

東坡銘云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蓋

言其發墨與滋潤也研譜云端石有鸜鵒眼爲貴眼石

病也余謂不然若犀象之有文皆物之奇也烏得以病

言之舊見士人王堯佐所蓄端硯其一眼正圓大若芡

實青綠黃相重其色鮮美自外至心凡六七重誠爲罕

得也惟端石乃有眼流傳四方以此爲辨若唐州紫石

有絕佳者與端石亂眞特以其無眼故得以辨之研譜

又云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發墨獨不云唐州紫石
蓋出於近歲余嘗侍親之官合肥合肥與唐鄧相去匪
遥商人多販此紫石研來因置得之雖色澤可愛然膩
甚不發墨計世間必多有此研往往人皆以爲端石矣
綠石出於洮河研譜云性懊不起墨不耐久磨山谷與
文潛皆云堅可磨刀劍余未嘗見之故莫能定其是否
也山谷從人覓綠石研云久聞岷石鴨頭綠可磨桂溪
龍文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試飽霜秋兎毫文潛和魯
直惠洮河綠石冰壺研詩云洮河之石利劍矛磨刀日

解十二牛千年廣地困沙礫一日見寶來中州黃子文章妙天下獨駕八馬森幢旒平生筆墨萬金直奇燦利翰盈篋收誰持此研參几案風瀾近手寒生秋抱持投我棄不惜副以淸詩帛加璧明窗試墨吐秀潤端州歙州無此色銅雀臺瓦研以古物而見貴於世瓦頗有靑色其內平瑩厚有及寸許者上多印工人姓氏皆八分隸書也六一居士答謝景山遺古瓦研歌畧云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苔紋半滅荒土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做架各有用誰使鐫鑱凸與凹東坡作

山谷銅雀硯銘云漳濵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直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邱將復爲麟獲潁濵遺老云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爲研甚堅而澤歸以遺余爲之銘畧云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埏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爲吾研明窓細氈東觀餘論云研譜言相州眞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尙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

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之筩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殊不朽腐其此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耳硯錄云紅絲石出於青州黑山其理紅黃相參二色皆不甚深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其紋上下通徹勻布漬之以水則有滋液出於其間以手摩拭之久而黏著如膏若覆之以匣至開時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著於匣中有如雨露自得茲石而端歙之石皆置之巾笥不復視矣研譜云紅絲石研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

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墨爲之乾彥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東坡云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骰盆葢亦不見佳者今觀雲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余今折衷此三說東坡之說與彥猷合而丞叔之說太過余嘗見此石亦潤澤而不枯燥但堅滑不甚發墨彥猷如青社日首發其秘故著硯錄品題爲第一葢自奇其事也至丞叔乃謂紅絲石研須飲之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若是則非硯材矣因記談苑云徐鉉工篆隸好筆研歸朝聞鄴

人耕地時有得銅雀臺古瓦琢爲硯甚佳會所親調補鄴令囑之經年尋得古瓦二絶厚大命工爲二硯持歸而以授鉉鉉得大喜即注水將試墨瓦瘞久燥甚得水即滲入旋注旋竭有聲噴噴焉鉉笑曰豈銅雀之渴乎終不可用與常瓦無異然則承叔之說毋乃類此乎

苕溪漁隱曰遯齋閑覽云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以硯爲首務謂紙筆墨皆可隨時搜索其可與終身俱者惟硯而已此語極當余以文房四譜徧尋初無此語惟硯錄云余生十五六歲即篤喜硯墨紙筆四者之好皆均若

墨紙筆居常求之必得其精者任取用之不乏至於可與終身俱者獨研而已則知遯齋所云誤也

東坡云阮生言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邪是可嗤也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梁許來云懸墨滿堂此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曰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苕溪漁隱曰東坡前詩乃和舒教授觀所藏墨其畧云世間

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簏尤堪鄙一生當著幾兩屐定心肯爲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缾應未罄罍先恥又云吾蓄墨多矣其間數枚云是庭珪所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亂眞者多皆疑而未决也又陳履常云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爲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眞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爲二矣嗟乎世不乏奇珍異寶乏識者耳詩云秦郎百好俱第一烏瓦如

漆姿加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外非良質潘翁拜跪摩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鑒無遁形王家舊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

遯齋閑覽云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庭邽其後改之故世有奚庭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李廷邽字者李超墨亦不精庭珪之弟庭寬庭寬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文用之長子爾明次子爾光爾光之子丕基皆能世其業然皆不及庭珪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庭

珪墨爲粲飾今人所有皆其時餘物耳有貴族嘗誤遺一丸於池中疑爲水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其人益寶藏之然墨喜精堅多珍寶之愈久而愈妙也

東坡云潘谷作墨所以精妙軼倫堪爲世珍者惟雜用高麗煤故也以是詩云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苕溪漁隱曰余謂李墨既爲難得則潘墨亦非易求然今世無

二人佳墨終不乏固不必愛奇也

漁隱叢話卷二十九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

東坡五

龜山語錄云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政在南京乃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其後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怒爾且寬饒正

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急欲救之故爲此言耳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議疑可以止之

苕溪漁隱曰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雙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

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吏亦爲之一笑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況也後作神廟挽詞云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怯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在元祐間獲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其微文謗訕天乎寧有是哉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熙寧三年三月春放榜韓秉國呂

惠卿初考阿時者皆在高等許直者皆在下等宋次道劉貢父覆考皆反之吳冲卿陳述古多從初考葉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冲卿等奏從初考李才元蘇子瞻編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陸佃第三上令陳相面讀均祖洽策擢祖洽第一又問佃卷所在佃者佃卷號也擢第三子瞻退擬進士對策而獻之且言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

苕溪漁隱曰唐昌觀玉蘂鶴林寺杜鵑二花在唐時爲

盛名聞天下玉蘂花尤有詞人賦詠唐百家詩選載王建詩云一樹籠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劇談錄云上都安樂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翫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女冠曰曩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皆見舉轡百

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劉賓客有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雲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續仙傳云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正元中外國僧自天台鉢中以藥養其根來植此寺人或見女子紅裳艷色遊於花下俗傳花神也一日周寶謂殷七七曰鶴林寺花天下奇絶常聞汝能開頃刻花此花可副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寺宿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為上蒼所命下司此花非久卽歸閬苑今為道者開之

來日寺僧訝花漸折至九日爛熳後經兵火其花遂亡信歸閬苑矣余求之唐人詩集寂無詠此花者惟東坡守錢塘觀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眞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又和述古冬日牡丹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遣秋光發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又云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遺花開皆用此故事也余嘗謂小說載事好爲附會以聳動人觀聽使讀之者忘倦每竊疑之凡言花卉必須附會以婦人女子如玉蘂花則言

有仙女來遊杜鵑花則言有女子司之又摭遺云蜀州郡閣有紅梅數株方盛開有二婦人高髻大袖倚欄而觀題詩於壁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花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詩思清麗豈非神仙乎又龍城錄云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竹林間見美人淡粧素服出遊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歌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襲人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梅花樹下上有翠羽

啾嘈相顧月落參横但惆悵而已凡此之類其言怪誕無可考據誠是虛撰不足信矣
藝苑雌黄云維揚后土祠有瓊花潔白而香天下惟此一株故好事者刱亭於其側曰無雙韓魏公詩維揚一株花四海無同類葢謂是也比觀晏元獻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后土祠玉蘂花詩序云此花因王禹偁更名瓊花案李善文選注瓊赤玉也葢王之誤故晏集有拒霜花詩江城嘉號木芙蓉金蘂瓊房綻蓼風又紅梅花詩巧綴瑚瓊綻色絲三千宮面宿胭脂又紅蓼詩

絳英瓊粒傲霜前冷落池臺亦自妍又泛濠王祁氏園詩素花皎霜雪紅艷比瑤瓊皆注云瓊赤玉也其意蓋欲辨證世俗之謬案許慎說文亦以瓊爲赤玉然瓊花之名至今不改豈其相承之久歟又王彥輔麈史云說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瓊退之雪詩云若非燖鵠鷺定是屑瓊瑰又有今朝踏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等句將别有所稽邪豈用之不審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作惠州白鶴新居上梁文敘幽居之趣蓋以文爲戲自此老啟之也其後葉少蘊作石林谷

草堂上梁文孫仲益作西徐上梁文皆效其體格然不能無優劣矣余亦嘗效之有云春風雨足耕壟首之曉雲秋日鱸肥釣波心之寒月

苕溪漁隱曰杜牧之九日齊安登高云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又有詩云烟深隋家寺殷葉暗相照獨佩一壺遊秋毫泰山小東坡用其語作詩云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以牧之嘗作中書舍人故言紫微壺又牧之詩何如釣船雨篷底卧秋江又憶齊安郡云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一夜風欺竹連江

雨送秋東坡用其語作詩云客睡不妨船背雨又云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橫拍岸風

苕溪漁隱曰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有也銘略云乃作斯亭簷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觀此銘則其製度亦可備見也子由亦云子瞻爲汝陰守以幄爲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曰擇勝

爲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畧云我兄和冲塞剛立柔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盤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穎尾甚淸穎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近時吳傳朋以東坡此銘改數字更爲擇勝閣銘而書之不知者乃以爲傳朋作極可笑也

苕溪漁隱曰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筆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

者也子由云東坡謫居儋耳獨喜爲詩精鍊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

苕溪漁隱曰東坡作膠西超然臺記其略云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

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葢效習鑿齒之書其後汪彥章作京口月觀記又從而效之造語皆可喜也鑿齒與弟祕書云吾以去歲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盡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瞻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策躊躇慨然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

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瑮瑮常流碌碌凡土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彥章月觀記云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遁也其西曰瓜步魏佛貍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擒欲呑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胷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四六談麈云東坡嶺外歸與人啟云七年遠謫不意自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襯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

復官表云一毫以上皆出於上恩累歲偸安有慙於公議秋毫皆帝力也用張敖語

苕溪漁隱曰東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彷彿尚陳中聖之觴後夜渺茫徒掛初心之劍因其姓而用事尤爲中的

苕溪漁隱曰次韻沈長官詩云莫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生肥天慶觀乳泉賦云鏘瓊佩之落谷灔玉池之生肥澄邁驛通潮閣詩云杳杳天低鶻没處青山一髮是中原伏波將軍廟碑有云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

沓一髮耳皆兩用之其語倔奇蓋得意也

東坡泗州大聖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曰世莫知其所從來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謫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語余曰此固前定無可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苕溪漁隱曰參寥有詩誌此事云臨

淮大士亦無私應物長于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苕溪漁隱曰予由古史云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按史記二世爲趙高所殺子嬰立降漢王漢王以屬吏項王至斬之則授首於劉項者乃子嬰非二世也又云陸遜之於孫權高熲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余按吳志陸遜上疏諫孫權不宜易太子權不聽因憤恚卒又按北史煬帝以高熲謗訕朝政誅之二人非孫

權隋文所殺其牴牾如此子由譏司馬遷作史記淺近而不學疏畧而輕信故因遷之舊而作古史乃反若是寧不畏後人之譏乎

蘇少公云吾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遊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君遊廣州州學有名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陽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為

足之云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今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若溪漁隱曰冷齋夜話載此句乃云滄海何曾斷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遂以姜唐佐爲朱崖人附會爲說今當以子由詩爲正也

復齋漫錄云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己作佛指記

云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而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陳君有道澤化行閭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無已答李端叔書云蘇公之門有四客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次公之客也然而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于詩詞秦晁長于議論魯直與秦觀書曰庭堅心醉于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張文

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
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
李晁論嶸峥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
兼全也

復齋漫錄云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
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
鴉過別村下句與張相合

東臯雜錄云李廌方叔祭東坡云道大不容才高見忌
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

氣

漁隱叢話卷三十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一

山谷上

山谷云八月十七日與諸生步自永安城入張寛夫園待月以金荷葉酌客客有孫叔敏善長笛連作數曲諸生曰今日之會樂矣不可以無述因作此曲記之文不加點或以爲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云斷虹霽雨淨秋空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疎誰便道今夕清輝不足萬里青天嫦娥何處駕此一輪明玉寒光零亂爲人偏照醽醁年少隨我追凉晚城幽徑繞芳園森木共倒金荷家

萬里難得樽前相屬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曲
孫郎微笑生來聲歎霜竹苕溪漁隱曰山谷謂此詞可
繼東坡赤壁之歌余故列東坡之詞於左方大江東去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
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
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
巾談笑處檣艣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
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苕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云公嘗游皖樂山谷寺

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天下皆稱曰山谷而不名字以配東坡云

復齋漫錄云無已呼山谷爲金華仙伯故題李白眞詩金華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復千金模蘇養直詩亦云但見金華仙伯語筆端邱壑飽經心苕溪漁隱曰葛洪神仙傳云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其兄初起入山索之累年不得後隨一道士歸初起見而問曰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兄往見白石初平叱之白石皆起爲羊後易姓爲赤松子

不知無已呼魯直爲金華仙伯若取其同姓皇固非黄矣

復齋漫録云山谷謫涪州别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部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矣苕溪漁隱曰後漢逸民傳云初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人因號涪翁復齋不取於此乃取益部耆舊傳以爲異書邪

苕溪漁隱曰魯直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詩有煎點徑須煩緑珠之句因戲答云知公家亦闕掃除但有

文君對相如政當爲公乞如願作書遠寄宮亭湖錄異傳云廬陵歐陽明道彭蠡以船中所有投湖中云以爲禮積數年復過有數吏來候明云青洪君相邀且曰感公有禮且厚遺公願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遂求如願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年大富

東坡云眼惡剔抉齒便漱潔治眼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民如曹參之治齊治軍如商鞅之治秦此語本出魯直云

呂氏童蒙訓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

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盡此理
也

苕溪漁隱曰前輩譏作詩多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
其語雖然如此亦在用之何如耳不可執以爲定論也
如山谷種竹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梅
花云雍也本犂子仲由元鄙人善於比喻何害其爲好
句也

冷齋夜話云徐師川言予于東坡山谷學中三君子但
知敬畏者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眞所

謂殺身成仁者也其視死生如旦暮不爾安能爲哉而反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孰旣至未視事聞當罷去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還士之進退本末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爲累哉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時時對日者談命此皆顛倒也吾故得而笑之

苕溪漁隱曰魯直少喜學佛遂作發願文云今日對佛發大誓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婬欲飲酒食肉設復爲之當墮地獄爲一切衆生代受其苦可謂能堅忍者

也其後悉毁禁戒無一能行之於詩句中可見矣以酒渴愛江清作五詩其一云廖侯勸我酒此亦雅所愛中年剛制之常懼作灾怪連臺盤㧜倒故人不相貸誰能知許事痛飲且一快嘲小德云中年舉兒子漫種老生涯學語囀春鳥塗窻行暮鴉欲嗔主母惜稍慧女兒誇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謝榮緒割獐見貽二首云何處驚麏觸禍機煩公遣騎割鮮肥秋來多病新開肉糲飯寒虀得解圍二十餘年枯淡過病來筋下剩甘肥果然口腹爲灾怪夢去呼鷹雪打圍傳云飲食男女人之

大欲存焉若戒之則誠難節之則爲易乃近於人情也
東皐雜錄云魯直嘲小德有學語春鶯囀書窗秋雁斜後改曰學語囀春鳥塗窗行暮鴉以是知詩文不厭改也

苕溪漁隱曰題磨崖碑後詩云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賞瓊琚詞觀詩意皆是言明皇末年事余以唐史考之明皇幸蜀還居

興慶宮李輔國遷之西内居甘露殿繼流高力士于巫州詩云南内誤矣又以元結本傳及元次山集考之但有時議三篇指陳時務而已初無一言以及明皇肅宗父子間不知魯直所謂臣結春秋二三策者更别出何書也魯直以此配臣甫杜鵑再拜詩子美杜鵑詩正爲明皇遷居西内而作則次山春秋二三策亦當如杜鵑詩有爲而言若以時議三篇爲是則事無交涉乃誤用也或云魯直蓋用孟子吾於武成取二三策之語然於元結果何預焉如顔魯公湖州放生池碑載其上肅宗

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謂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此乎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此事若用之却爲親切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言張文潛集中載中興頌詩疑秦少游作不惟語溪有少游字刻兼詳味詩意亦似少游語也此詩少游號傑出第玉環妖血無人埽之句爲病葢李遐周詩云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之死高力士以羅巾縊焉非死兵刃也然余以杜詩有血汚遊魂歸不得之語亦指妃子張葢本杜也苕溪漁隱曰余

遊浯溪觀磨崖碑之側有此詩刻石前云讀中興頌張耒文潛後云秦觀少游書當以刻石為正不知子蒼亦何所據而言邪

東皐雜錄云中興頌刻南崖石鑑江之南北數里草木人物毫髮畢見僧云昔有人鑿取去行數驛夢山神追取即載還龕置崖上但方二尺許爾余偶命從者洗其旁二丈餘皆光瑩可鑑僧驚云未見也

苕溪漁隱曰吾鄉乳溪有石崖亦光能鑑物與浯溪崖石政相類人因呼為石照蘇黃門嘗題詩云雲開石照

鏡新磨烏度猧攀野老過忽見塵容應笑我年來底事白鬚多

苕溪漁隱曰予官閩中見其風俗呼父爲郎罷呼子爲囝顧況有詩云郎罷别囝囝别郎罷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乃知顧況用此方言也山谷送秦少章往餘杭從蘇公詩班衣兒啼眞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卽如常在郎罷前唐子西詩兒餒嗔郎罷皆用顧況語也

復齋漫錄云題子美浣花圖云隣家有酒邀皆去得意

魚鳥來相親按世說簡文入華林園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翛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閒趣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又贈晁無咎詩雞蘇胡麻留渴羌不應亂我官焙香按拾遺記晉有羌人姚馥字世芬充圉人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事但言渴於酒羣輩呼爲渴羌也
苕溪漁隱曰眞誥云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詒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昇太淸故觀伯時畫

馬詩云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窓不遨令人瘦卽前事也

北史云齊高歡在勅勒川命斛律明月奏琵琶作歌應詔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沙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故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此語殊有所本也

苕溪漁隱曰筆談云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於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余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

横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熖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葢嘗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舟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玩珠又文昌雜錄云禮部李侍郎說秘書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新開湖邊一夕陰晦莊客報湖中珠見與數人同行小

草徑中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覩忽見蚌蛤如蘆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帆狀其疾如風舟子飛小艇競逐之終不可及既遠乃没故呈孫莘老詩云甓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故應剖蚌登王府不若含沙弄夕霏莘老又是高郵人用此事以擬之大為切當

復齋漫錄云自賀方回為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詩以紀之及謫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峰百嶂宜州路天黯淡知人去曉别吾家黃叔度弟兄華

鬢舊山修水異日同歸處尊罍飲散長亭暮別語丁寧
不成句已斷離腸知幾許水村山館酒醒無寐滴盡空
堦雨山谷和云烟中一線來如路極目送歸鴻去一曲
陽關雲外度山胡聲轉子規言語正是愁人處別恨朝
朝連暮暮憶我當筵醉時句度水穿雲心已許晚年光
景小窓南浦共捲西山雨洪覺範和云綠槐烟柳長亭
路恨耿耿分離去日永如年愁難度高城回首碧雲遮
盡目斷人何處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丁寧千萬句一
寸危腸情幾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瀟瀟雨

復齋漫錄云唐朱晝喜陳懿老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閑時今日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取此

苕溪漁隱曰水仙花詩云借水開花自一奇水沉爲骨玉爲肌暗香已壓酴醿倒只愧寒梅無好枝第水仙花初不在水中生雖欲形容水字却反成語病

山谷云野人採鄭花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孤絶處補陀山譯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即此花爾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邪苕溪漁隱曰余閱華

嚴經合論云觀世音住居補陀洛迦注云小白華山觀世音菩薩居之爲諸菩薩說慈悲經此山多有小白花甚香山谷所言卽此事也

藝苑雌黃云種竹者多用辰日山谷所謂根須辰日斸笋看上番成是也又用臘月杜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是也非此時移之多不活惟五月十三日古人謂之竹醉日栽竹多茂盛按笋譜云民間說竹有生日卽五月十三日也移竹宜用此日或陰雨土虛則蘗行明年筍莖亥出故晏元獻詩云苒苒渭濱族蕭蕭塵

外姿如能樂封殖何必醉中移宋景文詩云除地墻陰植翠筠纖莖潤葉與時新賴逢醉日終無損正似得全於酒人黃元明詩云夏栽醉竹餘千箇春糞辰瓜滿百區

復齋漫錄云諺云情人眼裏有西施又云千里寄鵝毛物輕人意重皆鄙語也山谷取以爲詩故答公益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蓽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稱心最爲得謝陳適用惠紙云千里鵝毛意不輕

漁隱叢話卷三十一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二

山谷下

苕溪漁隱曰零陵郡澹山岩秦周貞實之舊居余往歲嘗遊之因見李西臺黃太史詩刻愛其詞翰雙美因搨墨本以歸眞佳玩也西臺詩石刻漫滅九字不可辨因闕之詩云常思羽衣人宅此岩崖傍　通大道元闕掩中黃古朴宮殿　偃亞松桂香洞戸漏夕月木鑄生陽疊齒上層巓露井連曲房斷壁横廣幕矗石排吟蟄痕燕穴空乳溜虬鱗張淸泉弄春　靈草經冬芳

自笑老倒容誰　刀圭霜金版佩上籍玉音歌洞章
夜森立絳節朝飛揚咫尺仙路高喧囂機世忙浮埃
走車馬奔迸多事場眞地擁烟霞根本無爲鄉不到久
歎息一來徒悲傷但聽鏗華鐘所得心耳凉太史詩二
首其一云去城二十五里近天與隔斷俗子塵春蛙秋
蠅不到耳夏凉冬暖總宜人岩中淸磬僧定起洞口綠
樹仙家春惜哉此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鑱翠珉其二云
澹山澹性人安在徵君避秦亦未歸石門竹徑幾時有
瑤臺瓊室至今疑洞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衣

閬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澹岩天下稀

六一居士云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為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楷書手陳遊瓌等皆有之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忽不為耳

苕溪漁隱曰本朝能書者有李西臺宋宣獻東坡謂李俗而宋寒殆是浪得名又謂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余於西臺書不多見獨見其永州澹山

岩詩淸勁簡遠不減晉唐間人書則東坡之論有不然者矣惟六一居士云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已後稱李西臺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爲一時之絶山谷云李西臺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肥而神氣淸秀者則二公之論得之矣山谷因李君貺借示其祖西臺草聖并書賦詩云當時高蹈翰墨場江南李氏洛下楊二人歿後數來者西臺惟有尚書郎篆科草聖凡幾家奄有漢魏跨兩唐紙摹石鏤多彷彿曾未得似君家藏側理數幅氷不及字體欹傾墨猶濕明窓棐几開卷

首坐客失床皆起立新春一聲雷未聞何得龍蛇已驚蟄仲將伯英無後塵邇來此公下筆親使之早出見李衞不獨右軍能逼人山谷此詩許可如此眞不虛美矣余素未曾見宣獻書不知其果如何但山谷云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惟宋宣獻公耳能用徐季海書意莫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模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又其書淸瘦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則坡谷之論異同如此余欲折衷之以未見其書故不敢爾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論蔡君謨書獨步當世此爲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

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爲少疎也天資既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世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爲明之山谷云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于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又云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于實及見舊刻方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爲多又知蔡君謨眞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邇來士大夫惟荆公書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逸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爲橫風疾雨之勢至于不著繩尺而有魏晉間風氣不復

彷彿嘗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所謂毫髮無遺恨者荆公嘗自言學濛書東坡賦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徐家父子亦秀絶字外出力中藏稜山谷云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于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于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爲良醫

誠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模自成一家所謂盧蒲嫳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韻爾沈傳師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眞復奇偪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東坡益學徐浩書山谷益學沈傳師書皆青過於藍者然二公深諱之故東坡云見歐陽叔弼云余書大似李北海余亦自覺其如此世或謂似徐浩非也山

谷云予比來極愛顏魯公書時時輒有其氣骨而人以爲殊未得其彷彿寫我心耳豈可謂衆目哉二公當時自言如此自今觀之人固不信也山谷跋東坡書云如華嶽三峰卓然參昴雖造化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太白之流士大夫學子瞻書但卧筆取妍至於老大精神可與顏楊方駕則未之有也山谷自云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者輒萎弱不能立筆雖然筆墨各繫其人工拙要須

其韻勝耳病在此處筆墨雖工終不近也

六一居士云石曼卿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東坡言蘇子美兄弟書俱秀俊山谷言蘇才翁兄弟皆喜作大字筆力豪壯此三人俱近世能書者恨未盡見之獨見子美所書岳陽樓碑雖清瘦勁健然乏風韻余不甚喜之東坡云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亦必傳於世也

山谷云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如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力亦窮于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

風氣耳祕閣續帖劉無言箋題便不類　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余居苕溪閱無言書多矣晚年雖用筆圓熟然乏秀氣殊不逮山谷之題評也余今第取歐陽蘇黃之論具著於篇若古今諸家書評世多有之不復載之云

苕溪漁隱曰浩翁晚年再遷宜州道出祁陽草書靖節詩四首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者其一也棲棲失羣鳥日暮猶獨飛者其二也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者其三也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者其四也並鑱石于

嘉會亭余昔經由摹得墨本愛其筆法之妙自成一家涪翁嘗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因作草數紙子瞻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眞眞蹟庭堅心竊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眞自序于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日所作可笑也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今祁陽草聖正是涪翁黔州以後作誠佳絶也東坡嘗跋之云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東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

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然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藏眞又有千字文眞蹟舊蓄於江南李氏紙尾有後主錯金書題云懷素僧草聖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其後此眞蹟又轉蓄於董令升家紹興間歸天上矣桂林有此石刻余嘗得摹本因取古人書評疏于後見東坡于此書且褒且貶深竊怪之其言曰僧藏眞書七紙開封王君詧所藏君侍親平凉始得其一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得者異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

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爲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倜儻本不求工而能工如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道者邪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此其褒之也又其詩云顚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娼抹靑紅妖歌嫚舞眩兒童此其貶之也至於涪翁則云張長史書郎官廳壁記楷法妙天

下故草聖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懷素見顏尚書道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詳味其言眞確論矣然二人草聖之工在當時已自李杜有歌詩推許之不特後世也謫仙贈懷素草書歌云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兎八月九月天氣凉酒徒辭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

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惚如聞神鬼驚
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
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
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藝不師古古
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少陵因殿中
楊監見示張長史草書圖賦詩云斯人已云亡草聖祕
難得及兹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
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
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

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旭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苕溪漁隱曰山谷詩雪裏過門多惡客自注云不飲者爲惡客出元次山集余以元集撿尋其詩云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注云非酒徒卽爲惡客山谷又一絶云破卯扶頭把一盃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閑攜惡客來

復齋漫錄云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麛所自

苕溪漁隱曰山谷此詩乃是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茸非觧字韻復齋誤矣

苕溪漁隱曰後山謂魯直作詩過於出奇誠哉是言也如和文潛贈無咎詩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王聖涂二亭歌絶去藪澤之羅今官于落羽洪玉父云魯直言羅者得落羽以輸官凡此之類出奇之過也

藝苑雌黄云宿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予不解此語夔字不知作何訓嘗讀老杜課伐木詩序云維條伊枚栞積庭內我有藩籬是闕是補則旅次於

小安山有虎知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鏝焉墻實以竹
示式遏爲虎近此序所謂夔人正謂夔府之人耳不知
山谷用此意否
復齋漫錄云薄薄酒云吾聞食人之肉可隨以鞭仆之
戮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按老萊子妻云妾聞之
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
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
山谷云今俗書庵字既于篆文無有又庵非屋不當從
广三國志焦光傳云居蝸牛盧中意今庵也後漢皇甫

規爲中郎持節監關中兵會軍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庵廬巡視三軍感悅即用此庵字爲有依據苕溪漁隱曰廣韻云庵小草舍也菴菴蕳果又菴羅果也集韻云庵圜屋曰庵或從草菴菴蕳草名或作葊魯直以菴非屋不當從广然與廣集二韻全不合殆亦難用殊不知漢史從省文借用爲菴字耳

藝苑雌黃云荆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于高木士女袨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鞦韆楚俗謂之拖鈎涅槃經謂之罥索古今藝術圖曰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

者或云齊威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然攷之字書則曰鞦韆繩戲也今其字從革實未嘗用革按王延壽作千秋賦正言此戲則古人謂之千秋或謂出自漢宮祝壽詞也後人妄易其字爲鞦韆而語復顛倒耳山谷詩未到清明先禁火還依桑下繫千秋又云穿花蹴踏千秋索挑菜嬉游二月晴皆用千秋字葢得其實也

苕溪漁隱曰杜牧之詩云蔫紅半落平池晚曲渚飄成錦一張又云平生五色線願補袞衣裳魯直皆用其語詩云菰葉蘋花飛白鳥一張紅錦夕陽斜又云公有胷

中五色線平生補袞用功深

藝苑雌黃云李濟翁資暇集云假借書籍云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後人更生其辭至於三四因訛為癡焉緗素雜記載此二事云癡之與嗤其義畧同或曰備書者之誤予謂此二字皆非按廣韻云瓻丑飢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瓶則借書一瓻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者鴟夷亦盛酒器也所謂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蓋

此物也山谷詩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䲭開鏁魚莫惜借行千里遠他日還君又一䲭然則借書一䲭用䲭字爲勝

苕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矣此語蓋本呂居仁江西宗派圖敘而言敘云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以此也

復齋漫錄云荆公詠淮陰侯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

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坐師廣武雖云晚計太疎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荆公送望之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黃雀詩牛大垂天且剖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須復行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羹二詩使袁譚事亦同許彥周詩話云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最奇特事荆公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薄於德矣東坡詩今年走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事當如此向背

苕溪漁隱曰魯直過平輿懷李子先詩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皐題徐孺子祠堂詩白屋可能無孺子黃堂不是欠陳蕃二詩命意絶相似益歎知音者難得耳

復齋漫錄云豫章嘗自贊其眞云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葢亦取詩僧淡白寫眞詩耳淡白云已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歎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苕溪漁隱曰山谷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葢取法於少陵少陵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邱壑蔓寒藤又云復

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之類是也故山谷云司馬丞相驟登庸詔用元老超羣公又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之類是也近世風俗諱甚悉以丈相呼更不復知其字疇敢形入詩句必相顧而失色也禮記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今不問其長幼悉以丈呼之是不曾讀禮記寧不羞乎

復齋漫錄云潘子真詩話云霜威能折綿之句余問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

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畧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乃知折綿之事始於阮籍庾肩吾用此耳豈山谷偶忘之邪

復齋漫録云東坡和山谷嘲小德末句云但使伯仁長還興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但使添丁長終興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氣骨不相屬也絡秀本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工 王符傳云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隱居著書以譏當世得失又欲

彰顯其名故號潛夫論

晉周顗字伯仁母絡秀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止絡秀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具數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大有益矣父兄許之後生顗及嵩謨並列顯位絡秀謂顗曰我屈節為汝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是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

漁隱叢話卷三十二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三

秦太虚

藝苑雌黄云程公闢守會稽少游客焉館之蓬萊閣一日席上有所悅自爾眷眷不能忘情因賦長短句所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也其詞極爲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呼之爲山抹微雲君中間有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錄云隋煬帝詩云寒鴉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予又嘗讀李義山

效徐陵體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沉香與夫睡起熨沉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歷處乃知名人必無杜撰語苕溪漁隱曰晁無咎云少游如寒景詞云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其褒之如此蓋不曾見煬帝詩耳

復齋漫錄云少游別蘇子由于斗野亭作詩云古埭天連雁荒祠木蔽牛不堪春解手更爲晚停舟子由和云飲食逢魚蟹封疆入斗牛予觀其意土何取杜詩青青

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其下句乃取庾蘭成路已分于湘漢星猶看于斗牛也

復齋漫錄云少游爲千秋歲世尤稱之秦既沒藤州晁無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常記春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謳雲遶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藉草猶相對酒涕誰能會醉卧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兎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沉海中云醉卧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甫寓焉日過

山谷論文一日山谷云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未有以卻之次日功甫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尋得一海字韻功甫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甫不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卻之

許彥周詩話云黃魯直愛與郭功甫戲謔嘲調雖不當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大有益於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苕溪漁隱曰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峰一隔變炎涼猶喜
重來飯積香維摩經云維摩詰往上方有國號香積以
衆香鉢盛滿香飯悉飽衆會故今僧舍厨名香積二字
不可顚倒也太虛乃遷就押韻殊不成語小詞云落紅
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
歸用小杜詩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春日
云却憩小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語固佳矣第恐
無此理香譜云香中尤忌麝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
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

盡一蒂不獲然則海棠花下豈應麝香可眠乎同子瞻端午日遊諸寺云雙溪貫城郭暝色帶孤禽用老杜秦中紀行詩暝色帶遠客之語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撰作樹萱錄載有人入夫差墓中見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最後老杜亦來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摧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吁嗟若數君子者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爲鬼邪殊不可曉也若以爲元撰自造此詩則數公之詩尚可庶

幾而少陵之四句孤韻出塵非元所能道也苕溪漁隱曰余閱淮海後集秦少游有秋興九首皆擬古人如韓退之李賀杜牧之白居易李太白杜子美玉川子孟郊韋應物内擬子美詩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摧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濵車馬憧憧誰道義市朝袞袞共埃塵覓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篋笥貧前四句與樹萱錄同竟誰作邪

詩說雋永云秦湛處度爲韓膺胄作枝巢詩建炎間在會稽一日語伋云先得兩句大勝商山老同居一木奴

杌楻危中壘高聳垜中雛未知後成篇否苕溪漁隱曰元恠錄云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卽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人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爲人摘耳處度此詩殊不善用事此但言橘中之樂不減商山烏得便謂商山老每橘有二老人亦烏得謂之同居也若東坡洞庭春色賦云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謝無逸詠橘詩云巴邛淸霜後獨餘

兩大橘一朝剖而食四老欣然出乃知避世士退藏務深密皆善用事無疵病可指擿也

陳履常

復齋漫錄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其後又寄黃充前四句云俗子推不去可人廢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葢無己得意故兩見之

復齋漫錄云晁無咎玉山過彭門而無己廢居里中無咎出小鬟舞梁州佐酒無己作木蘭花云娉娉裊裊芍

藥梢頭紅樣小舞袖低垂心倒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各自羞無咎云人疑宋開府鐵心石腸及爲梅花賦清腴艷發殆不類其爲人無己清適雖鐵石心腸不至于開府而此詞清腴艷發過於梅花賦矣苕溪漁隱曰乙酉歲余歸苕溪上才獲復齋漫錄見無己小詞因筆之

苕溪漁隱曰履常絕句云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與溫公進呈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共相脗合豈偶然邪

復齋漫錄云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翦綵爲人或鏤金薄貼屏風上亦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無已立春詩云巧勝向人眞耐老衰顏從俗不宜新更覺其工苕溪漁隱曰余閱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翦綵爲人或鏤翦金薄爲人貼屏風亦戴之頭鬢以識新歲更始所云止此卽無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九字復齋以無已詩有衰顏從俗不宜新之句遂牽合撰此九字亦誣甚矣

文昌雜錄云立春日賜三省官釆勝各有差謝于紫宸

殿門杜臺卿說正月七日爲人日家家翦綵或鏤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今世多刻爲華勝像瑞圖金勝之形引釋名華像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止等一人著之則勝又引賈充李夫人典誡曰每見時人月旦花勝交相遺與謂正月旦也今俗用立春日亦近之然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鏤金刻繪加飾珠翠或以金銀窮極工巧交相遺問焉

許彥周詩話云無已賦宗室畫詩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詞丘園無起日江漢有

東流近世詩人罕匹其儔

苕溪漁隱曰寄送定州蘇尚書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作兜牟齊武帝戲周盤龍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于兜鍪履常反用此事意言蘇公之才學不當臨邊然頗牧出于儒林古人以爲美談履常之言殊覺非也

苕溪漁隱曰杜牧之早雁詩云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六一居士沐河聞雁云野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皆言幽怨羈旅聞雁聲而生愁思至

後山則不然但云遠道勤相喚羇懷悞作愁則全不蹈襲也

復齋漫錄云漢臯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雁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為鮑孤雁凡物有羣而孤者皆然何獨雁乎然予觀司馬文正詩話乃謂當為河南府法曹常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雁詩所謂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雁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意亦大非前句可及當以張君所記為失也

晁無咎

復齋漫錄云無咎評本朝樂章不見諸集今錄於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悽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要皆絶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黄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着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如

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苕溪漁隱曰無己稱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迨也無咎稱魯直詞不是當家語自是着腔子唱好詩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自今觀之魯直詞亦有佳者第無多首耳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

之言殊過譽也

苕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謂晏叔原工于小詞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不媿六朝宮掖體無咎評樂章乃以為元獻詞誤也元獻詞謂之珠玉集叔原詞謂之樂府補亡集此兩句在補亡集中全篇云彩袖慇懃捧玉鍾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詞情婉麗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

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
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
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
進時曹元謙念奴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
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
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
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
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徧舉五代干戈四海以分豆
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以徹

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
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
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
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
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
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
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
協音律者何邪葢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
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

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絶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卽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卽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苕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

公吾不憑也其意葢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爲此輩發也

東臯雜錄云予昔爲太學生暇日遊西池過道者院池上壁間見東坡題詩下馬逢佳客攜壺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兒井好能冰齒茶甘不上眉歸塗更請琵琶個解催詩後有諸公和獨記無咎一聯云雨園鳩逐婦風徑燕將兒亦佳句也

復齋漫錄云元豐已未廖明略晁無咎同登科明略所

遊田氏者麗姝也一日明畧邀無咎晨過田氏遽起對
鑑理鬢且盼且語草草粧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畧故
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闋云上客驪駒至鸎喚
銀屏睡起困倚粧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環
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領花交鏡
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愔愔意空作
江邊解佩情何寄

張右史

復齋漫錄云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

陽西益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郎詩云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

復齋漫錄云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文潛用其意別為一詩云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夜半一犂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苕溪漁隱曰夜涼江海近天濶斗牛微張右史集中佳

句也備成集中亦有之葢誤收入非東坡所作李太白有云天情一雁遠文潛有云天形一雁高二句俱工未易分優劣也

金石錄云唐昭陵六馬贊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爲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像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贊刻之皆歐陽詢八分書世以爲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將名氏乃仲容書耳苕溪漁隱曰文潛有昭陵六馬詩云天將劉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飈馳不及視山立儼莫回長鳴視八表擾擾萬駑駘秦

王龍鳳姿魚鳥不足擢腰間大白羽中物如風雷〻區
數豎子縛取如提孩手持掃天帚六合無塵埃[illegible]難濟
大業一一非常材惟時六驥足績與英衛陪功[illegible]蹡八
鸞玉輅行天街荒凉昭陵闕古石埋蒼苔文潛 侍意筆
也

溪堂居士

復齋漫錄云無逸嘗于黃州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
子詞云杏花村裏酒旗風烟重重水溶溶野渡舟橫楊
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

晩燈籠粉香融淡眉峰記得年年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過者必索筆于館卒卒頗以爲苦因以泥塗之

復齋漫錄云晉許遜爲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爲害旌陽與丹徒吳猛仗劒殺之遂作大鐵柱以鎮壓其處今豫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也無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堦前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舁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勿搖撼坤軸裂蒼苔合裊鱗皺皮我欲摩挲肘屢掣旌陽挈家上天去只留千古應

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illegible]若
朱亥袖往橫山打狂虜
張芸叟
復齋漫錄云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乍成[illegible]服乍
熱醱醅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illegible][illegible]之音
相[illegible]之色人皆聞見難可着摸石延年之詩如鉅[illegible][illegible]
歸岩冰春折迅逸不可言蘇東坡之詩如武庫初開矛
戟森然不覺令人神愯仔細檢點不無利鈍梅聖俞之
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公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

之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世以爲知言余謂芸叟之論公否未敢必然觀東坡所記芸叟西征途中詩止云張舜民通練西事稍能詩而已則東坡蓋不以善詩待芸叟邪

苕溪漁隱曰西清詩話蔡百衲條所撰也已嘗行于世矣余舊錄得百衲所作詩評今列于此云柳子厚詩雄深簡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

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恨終欠風韻黄太史詩妙脫蹊徑言謀鬼神唯胸中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尚隔在元妙窟裏東坡詩天才宏放宜與日月爭光凡古人所不到發明殆盡萬斛泉流未爲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以滑稽故罕逢醞藉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有野態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雖美終帶風塵

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畧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疎柳柳州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薄之也薛許昌詩天分有限不[illegible][illegible]公遠矣至合人意處[illegible]正若[illegible]參時復咀嚼自佳王介甫詩雖乏丰骨而[illegible][illegible]出清新方似學語之小兒酷[illegible]人愛歐陽公詩溫麗深穩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illegible]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illegible]有類新及第少年畧無少退藏處固難求一唱而三歎[illegible]　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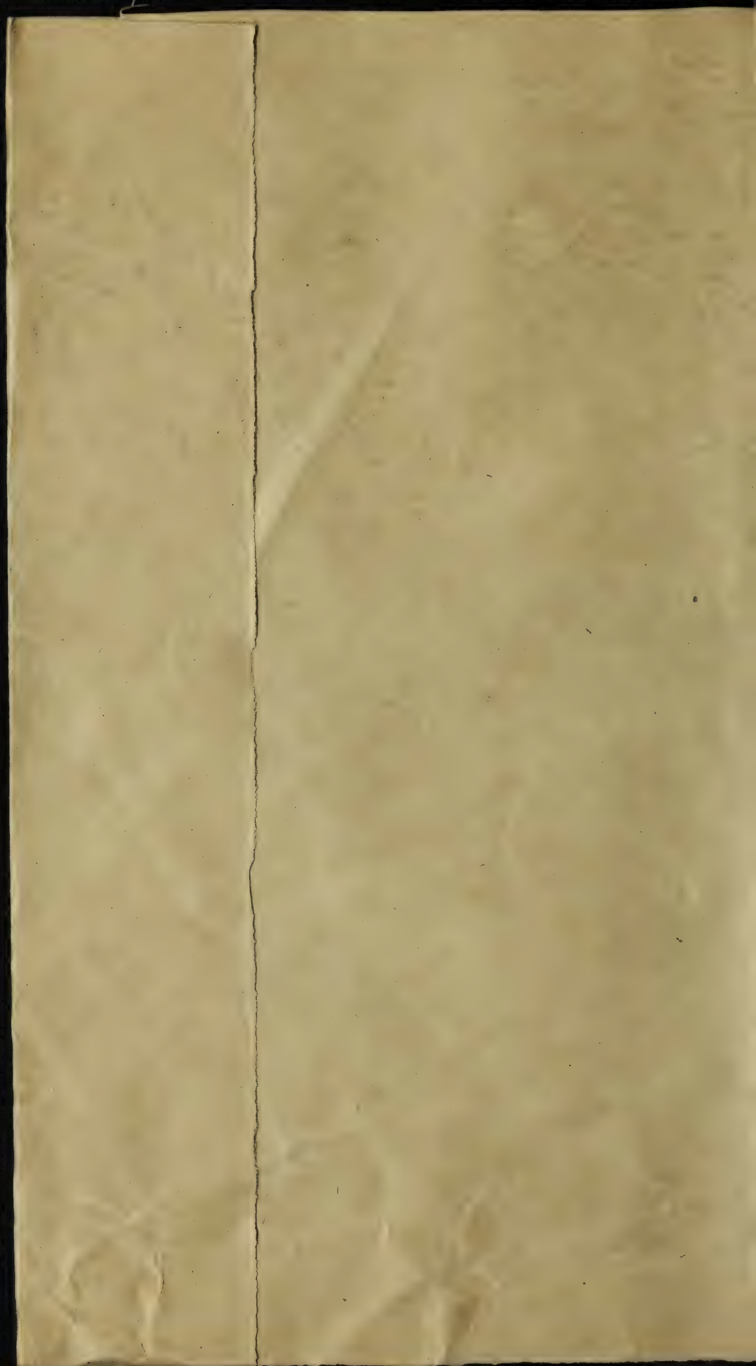
此十四公皆吾生平所宗師追仰所不能及者留心旣久故閑得而議之至若[illegible]今詩人自是珠聯玉映則又有不得而知也已

王仲至

復齋漫錄云仲至與欽臣步游謁恭敏李公飯于閑燕堂即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底暫回春欽臣間壁月瓊枝句更看朝雲暮雨人觀老愧紅妝翻曲妙喜逢佳客放懷新欽臣天明又出桃源去此境何時再問津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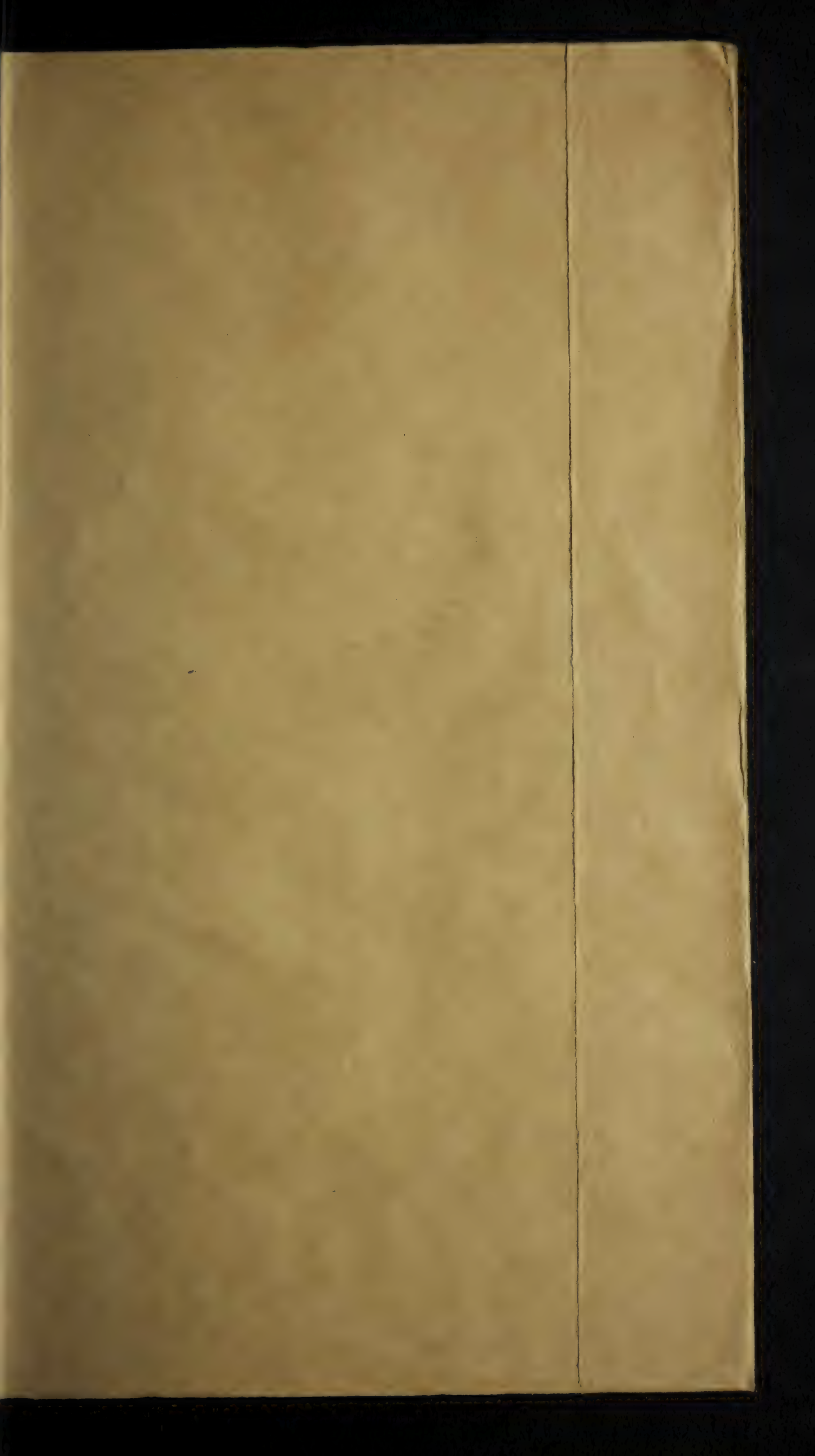
復齋漫錄云仲至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宮
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卽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
家池上海棠洲

漁隱叢話卷三十三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四

張天覺

復齋漫錄云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于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會貴士門堪羅雀偶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于杜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葢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苕溪漁隱曰東坡有云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

烏亦佳對也

苕溪漁隱曰梅聖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洪覺範有禁臠此三書皆論詩也聖俞金針詩格云有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含蓄方入詩格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旌旗喻號令日暖喻明時龍蛇喻君臣言號令當明時君所出臣奉行也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如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言明君理亂一統也天覺律詩格庠颯[illegible]云

諷刺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若廟堂生孝卑山谷死伊周之類也未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花濃喻媢臣秉政春寺比國家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見用也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沙鳥晴飛遠喻小人見用漁人比君子在不明之象言君子處昏亂之世而樂道也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芳草喻小人馬喻勢利之輩雲喻諂佞之臣樓比釣魚之地若此之類可謂言近而意深不失風騷之體也其說數十悉皆類此覺範禁臠云杜子美詩言山間野外事意在譏刺

風俗如三絶句曰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蘂未應飛言後進暴貴可榮觀也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言其恩重材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眷時比天陰以雨多故致花易[illegible]壞也門外鸕鷀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言君子常以養正瑾瑜匿瑕山藪藏疾不發其惡而小人未革面諂諛不知廉恥也無數春笋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言唯守道爲歲寒也前輩多法其意

作之如韓稚圭詩曰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匀春圃桔槔閑又蔡持正詩曰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自香以爲此天恩也桔槔比宰相功業之就已退閑亦時公在相州作熟果比大臣黜落時公在安州覺節 嘗遊天覺之門宜其論詩之相似也余謂論詩若此此 非知詩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詩委地矣

唐子西

苕溪漁隱曰上張天覺内前行云内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此語善于敘事質而不俚又云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纔四錢此語宜于諷誦當而有理皆可法也湖上云佳月明作也好風聖之清栖禪暮歸云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語意俱新矣

苕溪漁隱曰晚春云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鯉魚風用李賀江樓曲云樓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

老子西有云素知行路惡敢厭在家貧樂天有云知為客苦不及在家貧二聯語意絶相類並佳句也

復齋漫錄云辨蜀論云自頃諸公議論頗以蜀人為疑苟可以防閑沮遏無不為矣吾不知其說也以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illegible]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呂布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

李昪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馬殷王審知高季興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其大畧如此余後因讀外史檮杌見五代時後唐魏王伐蜀之後朝廷頗疑蜀人凡有勢力貲産之族悉令遣入洛隱士張立爲詩以諷曰朝廷不用憂巴俗稱伯何曾是蜀人乃知子西用其意凡子西數百言而立以十四字盡之可謂簡而當矣

復齋漫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王本

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紿蜀人言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之于成都秦因遣張儀隨石牛以入蜀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蜀人吳師孟醇翁金牛驛辨之以詩云唱奇騰怪可删修爭奈常情勝謬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嵩重山勢隨坤順一寸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競世俗庶幾同志末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韓子蒼

詩說雋永云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置子蒼其間韓不

悅而蘇黃門初見韓詩自云惚然再見儲光羲也苕溪漁隱曰余閱欒城集有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絶云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再見儲光羲

復齋漫錄云子蒼嘗言作詩文當得人印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

復齋漫錄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館中上元所葆

眞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好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何邪然蘇意乃取梁朱起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苕溪漁隱曰東坡續麗人行詩注云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内人極精戲作此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春風初破睡若敎回首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子蒼用此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云睡

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緣底背斜陽若教轉眄一回首三
十六宮無粉光終不及東坡之偉麗也
復齋漫錄云皮日休謝人送酒云門巷寂寥空紫苔先
生應渴解醒盃醉中不得相親問故遣青州從事來尋
桓温有主簿善别酒味以好者為青州從事謂青州有
齊郡言到臍也子蒼謝信守連鵬舉送酒云上眊籍甚
文章守會共紫微花下盃鈴閣晝閑思老病故交從事
送春來意思頗同當有辨其優劣者
詩說雋永云王咸平黼為校書郎日嘗夢龍降其[illegible]故

子蒼作咸平生日詩云昔年親擢校書郎夜夢蒼龍繞屋梁異事那知今日應六龍深駐載賡堂又云已向叢霄侍玉宸蹋來端爲付經綸不須更說人間事冒是仙中第一人黃和固陵御製詩云君王龍記赭加卿即其事也

復齋漫錄云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孫叔向有經昭應溫泉詩云

一道泉回繞御溝先皇曾向此中游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又用孫語也苕溪漁隱曰余以陵陽集閱之子蒼十絕爲葛亞卿作皆别離之詞必亞卿與妓别子蒼代賦此詩其詩云妾願爲雲逐畫檣君言十日看歸航以此可知也又云初合雙鬟觸事羞離筵酌酒強回頭縱言眼軟偏饒淚莫道心癡不解愁亦佳句也徐師川跋云夏木陰陰欲放船黃鸝啼了落花天十詩說盡人間事付與風流葛稚川

苕溪漁隱曰子蒼題明皇上馬圖云翠華欲幸長生殿

立馬樓前待貴妃尙覓君王一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余舊觀蔡天啟集中有此詩竟誰作邪

復齋漫錄云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子蒼有和李上舍冬日詩最爲世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全篇云北風吹日晝多陰日暮擁堦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飛鴻摩月隋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顧藉微官年少事病來那復一分心

苕溪漁隱曰鄭谷等共定今體詩格一進一退韻如李師中送唐介七言八句詩是也子蒼于五言八句近體詩亦用此格其詩云盜賊尤如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安石不用笑包胥子去朝行在人應問老夫髭鬢參其曰盡瘦地日攜鉏蘇夫在十虞字韻胥鉏在九魚字韻

詩說雋永云子蒼和人詩云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苕溪漁隱曰余蹭蹬銓選四十載拙固有之貧亦宜然每以子蒼自況屢哦此一聯眞余著題也以陵陽集徧尋無之因足成一章云執戟老人雙鬢斑陸

沉三世不遷官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豈有蔔萄博名郡空餘苜蓿上朝盤榮華氣象無緣許正坐平生骨相寒

苕溪漁隱曰汪彥章自吳興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詩迓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精宮裏近題詩先以示子蒼子蒼爲改兩字白玉堂深曾草詔水精宮冷近題詩迥然與前不侔蓋句中有眼也

苕溪漁隱曰子蒼謝人寄茶筅子詩云看君眉宇眞龍種尤解橫身戰雪濤盧駿元亦有此詩云到底此君高

韻在淸風兩腋爲渠生皆善賦詠者然盧優於韓

陳去非

苕溪漁隱曰去非舊有詩云風流丘壑眞吾事籌策廟堂非所知其後登政府無所建明卒如其言九日詞云九日登臨有故常隨晴隨雨一傳觴用退之淮西碑欲事故常之語又憶洛中舊遊詞云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此數語奇麗簡齋集後載數詞惟此詞爲優

詩說雋永云京師葆眞宮𦈏楊映沼有山林之趣云非

將罷尚符日題其池亭云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此微
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
苕溪漁隱曰去非詩云一官成一集盡付古沙頭蓋用
王筠事而楊大年亦如此南史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
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大府各十
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本朝名臣傳楊億爲
文每官成一集所著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
山餘榮冠鼇等集
四六談塵云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

方宅大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王初賫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矧君臣相與之際當蹐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周明老

復齋漫錄云荊楚歲時記云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靑春老瘦馬肥牛綠野深又見明老詩藁云疾風甚雨悲遊子峻嶺崇岡非故鄉苕溪漁隱曰余亦云飛絮落花春向晚疾風甚雨暮生寒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五

本朝雜記上

蔡寬夫詩話云唐學士院在右銀臺內含光殿宴罷歸院多經廠武樓故鄭畋酬通義劉相瞻詩曰劉剛暗借飆輪便廠武樓中似去年葢以嘗與瞻同爲學士侍宴故也故事凡禁中有燕設則學士院備食以延從官宋宣獻公罷禁林後因宴日再至以詩寄故院云雲間午闕仙韶曲禁裏還過廠武樓葢用唐事前輩立意命辭皆不草草此尤精確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言玉堂故事人多不解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正字以英廟諱）葢此四字出于漢李尋傳且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久汚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行撤去及元豐中有翰林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復榜院門以爲臣下光寵詔可是乞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僕退而檢漢書葢漢之待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宦者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偶遇衆賢待詔食大官衣

御府久汚玉堂殿之廬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制度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畧載之奉嘗上疏曰漢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乃武帝所造也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苕溪漁隱曰金坡遺事云淳化二年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有劄子乞御書玉堂之署太宗飛白四字付宰臣李昉于中書面賜之以光禁林事始于此也

復齋漫錄云錢內翰希白晝景詩云雙蜂上簾額獨鵲裊庭柯一裊字最其所用意處然韋蘇州聽鶯曲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已落第二矣

許彥周詩話云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于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歎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報皇城裏勝賞時游洛水濱昨日庭趍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

前飛楊花屋後惡水鳴青蛙案上兩卷書堯典與舜典留與添丁作生涯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苕溪漁隱曰沈存中筆談云眞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

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終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簞瓢不訴窮張仲宗作向伯恭雍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

官職百年猶見典型存然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也眞宗密使中人覘之曰朕首命沆爲相汝私往觀其忻戚中使還言其門無車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沆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記之誤邪

幕府燕閑錄云韓魏公初罷相出鎭長安或獻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爲然即請守相州苕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者獻詩於魏公勸其辭分陜之重而爲晝錦之

榮可謂能規勸矣

文昌雜錄云太師潞公西歸開封推官趙君錫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爲人傳誦者如樂人都用敎坊家席上羣公換口誇內裏宣來蕉葉盞御前賜出縷金花坐上纔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聞天聖人含笑搜尋了依韻當時賜和篇西苑重排餞會時新篇御製降彤墀明朝上已無公事赴宴臣僚總進詩雖王建宮詞無以過此也

法藏碎金云予壯歲歷官之日嘗見公館壁上有題詩

云猛風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猶未悟不知何人之作也因知物理自昔而然先覺形言警戒多矣

復齋漫錄云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余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鬬閃鑠黑浪高於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酒知當

世取肩吾末句題於江亭耳非自作也

東皐雜錄云呂文穆蒙正少年讀書西京龍門利涉院壁間題詩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起南山狀元宰相之兆已見于此詩矣

苕溪漁隱曰荆楚歲時紀云立春日悉翦綵爲燕子以戴之故歐陽永叔詩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殿鬪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立春日帖子詩也

藝苑雌黃云修眞入道祕言曰以立春日淸晨北望有

紫綠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輿上詣天帝子侯見當再拜自陳某已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歲時廣紀載此事云臣鍇按舉塲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閤春帖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冲元作皇帝閤春帖子云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中年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

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少何況深妙之事乎

上庠錄云胡先生瑗湖州人以德行名於時州人遣子弟從之學者數百人慶歷四年仁宗興太學有司乞下湖州取先生法以爲太學法遂著爲令傳者謂今五等齋規是也後數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四方之士聞先生

名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遂傍取官舍以爲學舍太學西廡即御書閣所在祖宗以來嚴火禁而齋不許燈先生請於朝乞勿禁燈惟遺火者以皇城法論自是士始便之

四六談塵云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中書舍人六員皆預省事嘗以其

閒一人專掌書畫故謂之知制誥闕則用他官兼知其後翰林置學士遂分內外制學士自外官拜者貞元初皆召試制書批答詩各一首張仲素後有加賦一首名曰五題惟自中書舍人拜則免試爲其嘗已掌外制故也李文正公顯德中以主客員外郎遷屯田郎中爲學士賓儀以詩賀之曰新銜錦帳連三字舊制星垣放五題蓋以此也貞元以前學士職尤未重故滿三歲始遷知制誥元和後自學士入爲相者十七人故自舍人拜者皆以爲優然制誥本中書正職事何用更入銜元豐

宮制行雖以六舍人分隷六房事命詞書畫皆隨其房掌之員闕則事簡者兼遂刪去知制誥而惟學士帶之葢制命本出中書學士特掌之故耳此所以爲稱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牀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牀坐于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日設氊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立于東北隅候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葢有餘風也吳正憲詩云壓角舊儀煩閣老濡

毫逋責費公移宋龍圖次道詩云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皆以記此宰相不親送或曰馮瀛王爲相時判紙尾罷之後遂不講舊制餅皆有潤筆隨官品定數以謂當制官餅頭疎數不同其所得亦有多寡不均因請集而分之故晏元獻有潤毫均厚薄之句其後有當送而不至者往往牒催是以正憲公詩併及之此皆西垣舊事元豐官制行遂罷潤筆今惟石刻官品物數尚龕於舍人廳壁云

文昌雜錄云余記中書舍人禮上壓角未詳何義按唐

裴坦傳載令狐綯薦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諧省視事回丞相送之施一榻于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咈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拜閤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丞相作掖垣叢志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又唐國子祭酒李涪作刋誤云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别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以下以南爲上差誤相承

實乖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于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立于東北隅猶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紀也又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三月勅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兩省上事宰相壓角之禮宜廢

復齋漫錄云亭亭畫舸係春潭只向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張文潛詩也王平甫嘗

愛而誦之然余謂張持取東坡長短句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之句苕溪漁隱曰余以張右史集徧尋無此詩蔡寬夫詩話以謂此詩嘗有人於客舍壁間見之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之二說竟未知孰是

苕溪漁隱曰余於叢話前集云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其果一人邪果二人邪今觀歐陽永叔詩話云鄭工部文寶於張僕射園吟詩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蔡寬夫詩話云鄭兵部

仲賢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爲集中少比即前一聯詩是也以此考之則文寶仲賢蓋是一人名與字耳但工部兵部之稱不同西清詩話云緱山王子晉祠詩是鄭工部文寶題則工部之稱與歐公同但蔡寛夫誤作兵部耳余又於前集云夷季幼槃或謝邁之字爭比見臨川謝幼槃文集方知幼槃是謝邁之字無逸之弟也其謝夷季却别是一人

四六談麈云王荆公拜相麻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於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衮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

爲先後失倫王初賚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閶道穹隆兩觀褰翔於霄漢闕庭煥麗十戶開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話美方諤上廣守詩鱷去溪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不可以孟嘗君遷就也

苕溪漁隱曰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師至汴口並無山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爲第一山有詩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沒翠屏間莫能衡霍撞星斗且是

東南第一山此詩刻在南山石崖上石崖之側有東坡行香子詞後題云與泗守游南山作字畫是東坡所書小字但無姓名崇觀間禁元祐文字遂鐫去之余頃居泗上皆打得此二碑至今尚存其詞云北望平川野水荒灣共尋春飛步孱顔和風弄袖香霧縈鬟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鴻落燕相將歸去淡涓娟玉宇清閑何人無事宴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

上庠錄云世稱太學聚天下士既知道理又無持祿固寵之累故其品藻人物皆合公議于是以太學爲無官

御史臺神宗謂舒亶曰頗聞太學生好雌黃人物雖執政官亦畏其口何也然則無官御史臺之號恐自此始東皐雜錄云蔡忠懷秉政日吳處厚數干以差遣得知漢陽不如意忠懷俄出守安陸賦詩十絶處厚乃箋注文致其怨望疏于朝宣宗大怒遂竄新州處厚改知衞州素餌硫黃至是疽發于腦自嚼其舌斷而死苕溪漁隱曰余于叢話前集已載持正因吳處厚箋注其詩而得罪今錄此事以附益之姑爲小人之戒也

四六談麈云四六全在編類古語李義山有金鑰宋景

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句司馬文正有金桴王岐公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襲李衛公作文箴云譬諸日月雖終古嘗見而光景嘗新宣和末罪己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呂成公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乃出於李黃門邦直

東皐雜錄云熙寧中章子厚奉詔城沅州時陶弼知辰州贈詩云善戰無如新息侯漢兵纔渡綠蘿州愛君挽

我陶溪粟直到牂牁水口頭詩刻今在沅州洪江寨寨

正與牂牁水相直

復齋漫錄云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間甘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别業松上濃厚如酒澤其味甜香上交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子方率僚屬就觀之欲以上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馬相叫呼曰此山上亦多甘露何獨徐家地分乎羣童各持松葉吮弄甚多時有野叟賣藥於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物爲甘露露自天降而徧於數畝間乎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

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按之有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湧併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元祐丙子渾城西天慶觀松一株有甘露郡人皆以爲祥及聞此野夫之說有詣天慶觀觀之昔時甘露所降之松果已先枯矣

上庠錄云熙寧間有福州洪浩居太學累年其父以詩寄之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

三千遠應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詠式微浩得詩感泣於是揖諸生遂歸聞而歸者十五六焉逮紹聖間始著歸省之令然猶九年為限崇寧二年推行三舍有司以學法進呈徽宗曰興學校以厚人倫申孝弟而學生有祖父母父母不歸省侍立法有九年之久考之人情頗為未安因改為三年之限苕溪漁隱曰雲齋廣錄亦載前詩以洪浩為餘杭人

復齋漫錄云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

中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咏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訥禪師云山中瑞禾一朝出天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圖之强名佳客以瑞爲睡焉其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柯半夢人苕溪漁隱曰余觀元祐羣公集並無詠瑞香花詩惟東坡次韻曹子方龍山眞覺院瑞香花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淺色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薝蔔林結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又有西江月詞三首其一云領巾飄下瑞香風驚起

謫仙春夢其一云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春雲入夢東坡詞意亦與張祠部詩意相類但能含蓄之耳

苕溪漁隱曰陳子高九日瑞香盛開有詩云宣和殿裏春風早紅錦薰籠二月時流落人間眞善事九秋霜露却相宜俚俗因此詩遂號瑞香爲錦薰籠余嘗嫌其名不雅未能易之也兼此詩亦淺近子高别有古詩一篇意含諷刺語加微婉得騷人之體格其詩云佳人在空谷雙星思銀河契濶不有命盛時豈蹉跎娟娟匡廬秀如此粲者何香蜜綴紅糝寶薰罩宮羅幽窓下團欒微

風自婆娑寂寥千年初戢戢蓬艾多何階託方便百金聘猗儺亦欄青篾舫丁寧護根窠泥沙亦天幸扳聯入宣和誰令蘭蕙徒憔悴守岩阿

許彥周詩話云陳克子高作贈别詩云淚眼生憎好天色離觴偏觸病心情雖韓偓温庭筠未嘗措意至此

苕溪漁隱曰木樨閩中最多路傍往往有參天合抱者土人以其多而不貴之漕宇門前兩徑自有一二百株至秋花盛開籃輿行清香中殊可愛也古人賦詠惟東坡倅錢塘八月十七日天竺送桂花分贈元素詩云月

缺霜濃細蘂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鷲峰子落鷲澗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戒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鬬清妍顧公探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陳去非有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庵中新夢一枝喚起幽禪万俟雅言有詞云芳非葉底誰會秋江意深綠護輕黃怕靑女霜侵憔悴開分早晚都占九秋天花四出香七里獨步珠宮裏佳名岩桂却是因遺子不自月中來又那得蕭蕭風味霓裳舊曲休問廣寒人飛太白酬

仙藥香外無香比

文昌雜錄云京師貴家多以酴醾漬酒獨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榠樝花懸酒中不惟馥郁可愛又能使酒味辛冽始於戚里外人蓋未知也

文昌雜錄云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樽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

也
上庠錄云貢士舉院其地本廣勇故營也有文官花一株花初開白次綠次緋次紫故名文官花花枯經年及更爲舉院花再生今欄檻當庭尤爲茂盛
文昌雜錄云兵部杜員外言今關中有白蘞楲樸也芃芃叢生民家多採作薪且言烟與他木異嘗取試之其烟直上如線高五七丈不絕詩所謂薪之槱之物雖微可以升燎於上帝亦蘋蘩蘊藻之類邪

漁隱叢話卷三十五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六

本朝雜紀下

呂氏童蒙訓曰徐仲車山陽人小許榜登科初從安定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仲車一日因具公裳見貴官因思曰見貴官尚具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壽昌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因是不知所在壽昌既長求之不得乃棄官尋之刺血書懺以散與人至是得之于同

州迎以歸錢子飛知永興軍奏其事乞加旌賞故召之王介甫方以李定爲至孝故送壽昌赴審官而壽昌以同母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通判苕溪漁隱曰東坡云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着綵服兒啼却得償當年烹龍爲炙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離合我酸心此

事今無古或聞長陵謁來見大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
皇善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識顔
谷封人羞自薦日錄又云淮南轉運司體量李定嘉祐
八年四月母亡不曾丁憂介甫以李定爲至孝何其蔽
邪
復齋漫錄云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
還張君自爲兒時愴然有感其言語聲息未嘗不在蜀
也與尚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
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

還省母復至涪閬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三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皆賦詩以記其事噐賫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甫詩略云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四六談麈云四六施于制誥表奏文檄以便于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尚之

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于王咸平翰苑之作人多傚之兼四六之義在于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工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安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惟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朱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于史傳余修唐書未嘗以唐人

一詔一令載者惟捨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也

呂氏童蒙訓云龔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簽判瀛州其弟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龔近時貴人如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及也

東皐雜錄云青社表海亭取太公表東海之義元祐初曾子宣爲守鼎新之賦詩云表海風流舊所聞青冥飛觀一番新山河十二名空在簪履三千迹已陳極目烟嵐九霄近滿川樓閣萬家春由來興廢南柯夢且喜登臨屬後人

文昌襍錄云工部王侍郎云昨謫守單州後圃有宓子賤琴臺爲一郡之勝獨此可以銷憂且有詩云琴聲久逐秋雲去臺勢空隨古堞高既召還見于垂拱殿與呂資政同班殿廬因話琴臺後數日呂遂知單州甚可異

也

許彥周詩話云蘇太監作文饒敷作鴻溝詩云置俎均

牢兒戲冠信沐猴方矜几上肉已墮幄中籌海嶽歸三

尺衣冠閟一丘路人猶指似山下是鴻溝

四六談麈云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云

蜀道之難辛炳爲中司遽作彈文曰川猶未失也綦自

辨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贈熊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

在蜀宣風繡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著紫荷橐事見張安

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邪

東皐雜錄云李誠之才致高妙守邊有威信熙寧初荆公用事議論不合退居汝上題詩云燕子知時節還尋舊宇歸新人方按曲不許傍簾飛嘗作昭陵挽詞云堯民喪考無生意杞國憂天有壞時開道宗祧歸聖嗣一時收淚賀重熙其他佳句甚多

東坡云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章惇入梅山溪洞中說降其首領見洞主蘇毋家有神畫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知桂州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

可名哉扣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桂府爾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

許彥周詩話云晁無咎在崇寧間次李誠之長短句韻以弔誠之曰射虎山邊尋舊迹騎鯨海上追前約便與江湖永相忘還堪樂不獨用事的確其措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離騷故特錄之

復齋漫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于廬山東林裕老庵庵

前有老松因賦詩云綠皮皺剝玉嶙峋高腳分明似古
人解與乾坤生氣概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
換擺捭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
親王荊公爲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爲知己
苕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盧龍圖秉少豪逸熙寧初
遊京師久不得調嘗作書曰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
粱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何須騎馬傍人門荊公一
見曰此亦非碌碌者卽薦用之前此葢未嘗相識也又
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荊公爲

憲江東巡歷掖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裡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支山大稱賞之即召與語嘉歎之久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而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

許彥周詩話云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于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賛人略緣實也

復齋漫錄云王寀輔道觀文韶子也徽宗朝妄奏天神

降于家卒以此受禍人以其父熙河妄殺之報耳嘗爲漁家傲詞云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塲大夢誰先覺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個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烟寒雨埋荒草

詩說雋永云孫伯野宣和間爲中書舍人論麗人入貢所過騷動貶散官居于蘄州許崧老時爲給事中乃封駁曰孫傳山東野人乞從末減楊時可時爲省郎以詩送孫曰淸議豈徒光四戶直聲應已到三韓黃門有手

能批敕太學無人爲舉幡四六談麈云孫伯野論麗人搔擾中批云至乃用蘇軾語全無顧忌孫表云不知言語之合前人但見裔夷之負中國

苕溪漁隱曰宣政間京師置四輔郡拱州東輔也先君時爲宗學官從凡孝著遊學拱輔因有書來先君寄之以詩曰東輔書初至西宮夜正寒感時嗟阻濶喜汝報平安學耨知兼力辭淳發巨瀾三冬文史足軒翥未應難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閑來往時

送江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荼蘼詩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opy取此耳

苕溪漁隱曰胡宿詩風花飛有態烟絮墜無痕張先詞柳徑無人墜飛絮無影二人詩詞頗相類

三山老人語錄云孫元中啟事云好事多載酒斅時念揚雄之句諸公盡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

復齋漫錄云翟嗣宗尉臨淮頗爲監司所窘遂於臨淮館驛題蜘蛛詩其序云偶見蜘蛛因成四韻織絲來往疾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綱紀

亦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外飛蛾亦懼他莫學螳螂捕蟬勇須知黃雀奈君何林子中時爲發運過而見之召而誚責且戒以無爲浮薄因薦之于朝云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早朝詩內一聯云黃氣遠臨天北極紫宸住在殿中央以余觀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央一聯也

詩說雋永云徐師川贈鄭公實諶詩云平生不喜劉賁策色色人中自有人又云字得蘇黃妙文薰班馬香鄭有詩集其間與張嘉父唱酬頗多苕溪漁隱曰師川因

鄭諶而進致身樞府東湖集中與鄭唱酬亦多如誰家竹可欵何處酒難忘皆一時唱酬之詩也贈張仲宗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題于生畫云故山黃葉下夢境白鷗前此集中好句也

詩說雋永云丁未之春汴淸淮濁錢遜叔登淮山樓詩云華戎變氣俗淮汴倒淸渾徐師川詩云淮流漲後濁汴水淺來淸

呂氏童蒙訓云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稱僻賦似相如止類俳唯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橫

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

復齋漫錄云吳丞相敏十歲時遊山寺賦詩云古木霜根重殘僧雪頂深棟梁元剎落香火半消沉在眞州時贈吳正仲詩先生古人風文字祖西漢不令萬錢食亦合五花判

四六談麈云汪退傳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官後復以啟謝廟堂時相作荅啟云一男子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態太學叔雅之詞也陸逸中德

先宣和間再爲中執法嘗彈蔡儵范丞相建炎間答其啟云久居言路評彈多權貴之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陸會謂其不純正舒起居清國之詞也

師友談記云友人董耘饋長沙猫笋薦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爲貺因筍寓意且以爲贈爾其詩曰穿雲斸石遠林空來涉烟波萬萬重實比梧桐能食鳳籜翻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鞍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菜羹知不稱君王玉食願時供薦即和之亦以寓自興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節藏泥滓氣凌空薦

俎寧知肉味重未許章編充簡冊也勝緣縷誑蛟龍短萌任逐霜刀重美鮓須煩雪壤封他日要令高士愛不應常奉宰夫供秦少游亦和之曰楚山春筍斸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淸香不斷鼎烹龍論羹不愧蓴千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薄祿奉親甘旨少滿苞時賴故人供苕溪漁隱曰李方叔稱范淳父爲太史公以其爲國史修撰故也

苕溪漁隱曰詩選云朱喬年絕句春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斸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葢

前人有詠筍詩云急忙且喫莫踟躕一夜南風變成竹
喬年點化乃爾精巧余觀魯直已先有此句從斌老乞
苦筍云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皆成竹前詩蓋蹈
襲魯直也
詩說雋永云晁冲之叔用樂府最知名詩少見于世政
和末先公爲御史朱深明爲郎官共謝先公寄茶兼簡
深明詩曰諫議茶猶寄郎官迹已疎斜封三道印不奉
一行書會遠長安去終臨顧渚居大江清見底爲問渴
如何

詩說雋永云蔡攸入燕其父魯公寄詩云百年盟誓宜深慮六月王師盡少休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苕溪漁隱曰蔡京知伐燕之役爲不可胡不以告于上但形于詩句以沽名其不忠之甚歟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喜周邦彥祝壽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爲此乃摸寫東坡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中是也

四六談麈云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

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㮚文縝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别作一聯云擁攣郄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康執權平仲在揚州草宗開封制云想望夷門未泯葱葱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

苕溪漁隱曰閩中近時刊行詩話總龜卽舒城阮閱所編詩總也余家有此集今總龜不載此序故錄于此云余平昔與士大夫遊聞古今詩句膾炙人口多未見全本及誰氏所作也宣和癸卯春來官郴江因取所藏諸

家小史別傳雜記野錄讀之遂盡見前所未見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餘事共二千四百餘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其播揚人之隱慝暴白事之曖昧猥陋太甚雖黄無實者皆略而不取至其本惟一詩而記所取之意不同如栗爆燒氊破猫跳觸鼎翻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載所作之人或異如幾夜凝新月半江無夕陽斜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如此之類皆兩存之若愛其造語之工而舉一聯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不知其全篇亦有喜其用字之當而論一字如惠和官尙小師

達祿須干不知其所引自誤如此之類咸辨證之然皆
前後名公鉅儒逸人達士傳諸搢紳間而著以爲書不
可得而增損也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倦
游歸田幅巾短褐松窓竹几時卷舒之以銷閑日不願
行于時也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有得之者當續焉宣
和五年十一月朔舒城阮閱序

苕溪漁隱曰王周士和人詩云人情千里白頭浪世事
幾番黃葉風宋大觀題嚴子陵祠堂云英姿凜凜都如
在盛夏釣臺風月寒石敏若新蟬云滿身美蔭抱高柳

問汝適從何處來初寮集載其父投壺云勢如高捧金徒箭聲似連鏗玉殿籤皆善造語亦可喜也

了齋集云余讀左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别又經無數日百年還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玩味也老于世途幻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

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韶名友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賊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爲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復齋漫錄云東魯孔傳字聖傳先聖之裔而中丞道輔之孫也爲人博學多聞取唐以來至于吾宋詩頌銘贊奇編奧錄窮力討論纖芥不遺撮其樞要區分彙聚有益于世者續唐白居易六帖謂之六帖新書韓子蒼爲篇引以爲孔侯之書如富家之儲材楝榱栟栱雲委山積匠者得之應手不窮其用豈小至貪多務得晦而不出幸人之不知以成已之名者此侯之所耻也苕溪漁隱曰六帖新書出于東魯兵火之餘南北隔絕其本不傳於江左使學者弗獲增益聞見惜哉近時有緗素雜

記學林新編藝苑雌黃此三書皆相類辨正古今訛舛
校定史傳得失誠有補於學者吾于叢話固嘗采摭云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章郇公得象爲職方知洪州罷歸
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爲二人博無
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旣至丁不勝輸銀器
數百兩章初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
兩亦無吝色丁由是佳其有度量援引以至清顯楊亦
嘗稱郇公他日必爲公台厚遇之
苕溪漁隱曰三朝正史云楊億祖文逸爲唐玉山令億

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未幾億生有紫毛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本朝名臣傳云母章氏始生億夢羽衣人自稱武夷君託化既誕則一鶴雛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我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至江濆開視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尺餘既月乃落二書所紀不同予謂名臣傳其言怪誕良甚當以正史爲是也

東皐雜錄云時邦美陽武人父爲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年六十四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

其夫曰我有白金百星可攜行至蜀求一妾歸冀得子爲身後計父至成都輸納畢訪牙儈見一女甚端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布總髮怪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爲雅州掾官卒扶護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裝耳父惻然攜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爲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僦居葴殯畢方辭歸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實告未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披衲襖輿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邦美生後堂犬亦生九子故小字十狗後登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尙書

四六談麈云靖康間京兆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淸狂上馬投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也翟公巽以陳通之亂自越援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越人坐視秦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李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表云包胥不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效難期席大光罷參政爲潭帥謝表云暴揚之惡初過于共兜播告之詞忽同於方召

詩選云蘇庠養直嘗盛夏追凉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

特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答曰羅浮黃直人以公不好世人之所好烝毋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盒藥黃色而膏融養直遲疑問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眞烝煉成疑即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徑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蜜雪和以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之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即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復生髮白者再黑目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

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僅能挽其衣則已逝矣苕溪漁隱曰洪慶善與養直皆丹陽人予以問慶善慶善云初無此事乃曾端伯得之傳聞之誤耳余于後湖集序嘗言之云不待訪丹砂于岣嶁依羽人于丹丘而羅浮之客九轉之丹至矣僕馳書問之且丐錄近詩居士答言頃得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哦詩結字無復餘習矣養直後以壽終亦無他異端伯之言不可信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劉貢父言李宥知江寧府遭火疑

軍士爲變不救遂燔市里寺觀府庫皆盡宥令幕職方龜年作表奏内曰不意禍起蕭墻釁生回祿時新有衞士之變朝廷惡其言由是州官得罪皆重以宥年老直除分司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謔漫記之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文字不降出時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于朝路見之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于新除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

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謂是暗
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啟齒先生素嚴毅亦有笑
容又曰貢父好詼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
遊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陳輔題湖陰先生壁詩云
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此
戲君爲尋常百姓耳然余觀山谷有詩答直方送並蔕
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會見新粧並倚欄若以荆公
之言則直方未免爲山谷所戲正苦不自覺耳

詩說雋永云石藏用劉寅俱擅醫名石喜用熱藥劉喜用涼藥京師爲之語曰藏用簏中三斛火劉寅匣內一壺氷龍川略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過廣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既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人罕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藏無形不亦大

謬乎葢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尙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臟輸瀉而出故號此腑爲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後爲齊州從事有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療病有精思予爲述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飢羣凶相臠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

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今人之謬矣

上庠錄云元祐間馬涓張庭堅等四人擅名太學時號四俊劉燾湖州人年少亦自負初補太學生聞而慕之以刺謁曰不識可當一俊否涓等哂之燾復曰何得是名涓等設詭計以困之曰每試當預約一字限於程試中用之善者乃預既而私試之燾請字涓曰第一句用

將字其時策問神宗實錄燾對曰秉史筆者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而況其宅乎後果爲第一聞者服之因目燾曰挨屍後

復齋漫錄云劉齡始爲尉於洪之豐城性不飲酒飲則面色爲之烘然時郡推官沿檄抵邑能飲啖與公同會以諺語戲公曰小器易盈眞縣尉答曰窮坑難滿是推官

詩說雋永云李伯紀爲行營使時王仲時張仲宗俱爲屬王頎長張短小白事相隨一館職同在幕下戲云欲

行營大雞昻然來小雞竦而待

東皐雜録云葉祖義少游太學有俊聲滑稽無窮嘗戲作詩云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

上庠録云政和丙申殿試何㮚爲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丰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眞何郎牓眼眞潘郎第三人眞郭郎也

文昌雜録云昔見故老言有一朝士好爲諧謔嘗云近求得一對的似有理曰躁因修賀刺怒爲答空書聞者

無不大喙

漁隱叢話卷三十六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七

大梅

傳燈錄云師住天台山梅子貞舊隱一僧入山迷路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什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令僧去請師出山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尤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

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苕溪漁隱曰韓子蒼送僧住梅山詩寺門岑寂知何許想對千岩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先寄一枝來用前事也

天衣

僧寶傳云懷東游至翠峯翠峯衆盛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

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曰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情顯激賞久之

端師子

僧寶傳云端師子始見弄獅子者發明心要則以彩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爲號秦少游聞其道高請升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經必得錢五百乃開帙日誦數句即持錢地坐去其鈌薄者易之而去好

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逵旦有狂僧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揕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見揕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章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敘其事曰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揶揄曰止乃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䙴然稱善端顧

笑曰我觀法王法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山谷云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莎衣未必貴不肯換金章汀草畔浦花傍靜鳴根自來往好箇漁父家風一片瀟湘金華俞秀老作此篇道人多傳之非道意岑寂其語不能如是苕溪漁隱曰傳燈錄云元沙福州閩縣人姓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船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秀老用其事也

參冢

復齋漫錄云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涓涓波浪中子瞻送蜀僧詩當時半破峩嵋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

復齋漫錄云唐僧皎然荅李季蘭詩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荅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之意

苕溪漁隱曰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逼眞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余細細味之句格固

佳但不類淵明語豈得謂之逼眞處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此方是逼眞處惠洪不善評詩其言豈足憑哉

洪覺範

苕溪漁隱曰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于作贊又褋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意乎其詩有云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峰崇公事跡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踪又云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床折我比三門似冷灰盡日長廊卷風

葉又爲奇語云如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
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迹但其才性窺爽見于言語
文字間若于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
冷齋夜話云予留南昌久而忘歸獨行無侶意緒蕭然
偶登秋屏閣望西山于是浩然有歸志作長短句寄意
其詞曰城裏久偸閑塵浣雲衫此身已是再眠蠶隔岸
有山歸去好萬壑千岩霜曉更凭欄減盡晴嵐微雲生
處是茅菴試問此生誰作伴彌勒同龕
復齋漫錄云臨川距城南一里有觀曰魏壇菾魏夫人

經遊之地具諸顏魯公之碑以故諸女眞嗣緒不絕然而守戒者鮮矣陳虛中崇寧間守臨川爲詩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蹤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洪覺範嘗作長短句贈一女眞云十指嫩抽春筍纖纖玉軟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晚黃庭卷罷淸幽凡心無計奈閒愁試撚花枝頻嗅

許彥周詩話云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

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年共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碁响度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不類衲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

清順

復齋漫錄云冷齋夜話記西湖僧清順詩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予見子蒼言後四

句不同云困即蟠石眠莫省落花數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後兩句雖不同無害第落葉不知數一句不可葢初夏閒未應落葉之多耳苕溪漁隱曰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惠詮詩東坡嘗和之云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皆是也子蒼之言復齋之記皆誤也

緇黃襍記

復齋漫錄云前輩好稱僧悟清詩鳥歸花影動魚没浪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没浪痕圓之句出于此

塵史云劉氏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尙能道空梁落燕泥否蓋道衡詩嘗有是句楊公談苑載僧希晝北宮書亭云花露盈虫穴梁塵墮燕泥予以爲鍊句雖工而致思不逮于薛矣

復齋漫錄云元豐末張詵樞言能圖之守杭也一日宴客湖上劉涇巨濟僧仲殊在焉樞言命卽席賦詩曲巨濟先唱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仲殊遽云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樞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賦

仲殊卽作前章云江南二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樽却占東君一半春巨濟不復繼也後陳襲善云我爲續之曰尊前眼底南國風光都在此移過江來從此江南不復開

古今詞話云東坡守錢塘劉巨濟赴處州道過錢塘東坡留飲于中和堂僧仲殊與焉時堂之屛有西湖圖東坡遽索牋管作減字木蘭花曰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以後疊屬巨濟辭遜再三遂以屬仲殊繼曰一般奇絶雲淡天高秋夜月費

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東坡大稱賞之苕溪漁隱曰此詞首句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則是初無此西湖圖姑言之耳詞話乃云中和堂屏有西湖圖可見其附會爲說全與詞意不合以此驗之其以爲東坡作亦必妄言當以復齋爲正也

許彥周詩話云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相看莫相笑不是嶺南能此詩深靜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之所能彷彿也

詩說雋永云泉州僧慶老有詩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
骨秋來瘦似松眞方外語也
苕溪漁隱曰予嘗愛政黃牛山中偈云橋上山萬層橋
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長來此造語平易不加雕
斲而清勝之景閑適之意宛然在吾目中矣
復齋漫錄云西清詩話取瘦權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
陰之句然宋之問詩云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權意
取此沈約登元鶴樓詩亦云雲來片嶺黑日下半溪陰
苕溪漁隱曰癩可東溪集有詩云偃步入蘿徑綿延趣

最深僧居不知處彷彿淸磬音石梁邀屢度始見靑松林谷口未斜日數峰生夕陰淒風薄喬木萬竅作龍吟摩挲綠苔石書此慰幽尋復齋以爲瘦權詩誤矣

苕溪漁隱曰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絶癲可東溪集亦有霜餘溪上五絶内四絶即龍溪集中詩但一絶不是所謂故人江北江南岸者餘皆同之不知竟誰作邪四絶中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擁高鬟淸風明月元無主乞我烟蘿茅數間殊淸駃可愛

筆談云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

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座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卽詣之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尹笑曰何希文惟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

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别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仍問其後事師魯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于胸中歟

苕溪漁隱曰余讀劉興朝悟道發眞集其言曰余少治儒術長登仕版葢未嘗信佛也三十有二歲見東林長老總公與之語七日始生信焉卽取其書讀之三年葢

恨其信之之晩也然循其理而體會則似悟還迷依其法而行持則蹔靜還擾旣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眼妙心密相付囑而達摩西來單傳此事衆生悟者可以見性而了心其後發明此事但覺境界非常取證道歌讀之句句盡是吾之心地讀至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是希奇之事吾今已得現前任是千聖出來也須退步始得示人以偈曰世間多少英雄漢終日迷頭沒人喚可憐眼底黑漫漫不見驪珠光燦爛過今晡又來旦不覺年華暗中換急檯頭高着眼徑寸不

在蚌中產靈利男兒薦得時好笑教渠腸欲斷又有詩云今古堂堂此事同歸因處處獲圓通片心豁去滄溟窄雙眼開來宇宙空出海銀蟾光動地離弦金鏃疾逸風須知佛祖埋藏後坐斷千崖是此翁

蘇子由云聰禪師昔以講誦為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南岳思大和尙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爲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爲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將死不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既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礙也趨往告本本曰向吾夢汝吞一世界

吞一剃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始出家眞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爲衆說此事聰作禮涕泣而罷聰往高安聖壽禪院余嘗從之問道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吾今亦無以告子余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爲頌曰道不可告告卽不得以不告告是眞告敕香巖辭去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師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剃刀髮落如花游行四方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數如恆河沙

苕溪漁隱曰禪門須是悟入方爲究竟倘不爾亦安能

七縱八橫去處自在也哉余觀劉興朝見惠林冲老冲為焚香設誓曰我法中自有悟門若也以無為有卽是誑汝吾當永墮無間地獄吾將此身設大誓願願汝此去堅信不退他日有見方表斯言又龍門言有李提刑者將傳燈錄白先師云某素留心此道每看此錄多有不會處望一一開示先師云此事不如是理會須有省悟始得若有省悟無有不會者自不消問人若無省悟祗那會處亦未是在二大士之言眞得其要矣

苕溪漁隱曰陳體常答黃冕仲二書叙學佛之旨深切

著明余嘗三復其言歎其有理恨未能盡行也體常又有須六首今錄二首其一云密坐研窮省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應無祖佛能超越豈有冤親更順違歷歷孤明尤認影巍巍獨步尚披衣翻嗟會得照靈者也道尋師得旨歸其二云個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到者稀郎見郎聞還錯會離聲離色轉乖違山靑水綠明元旨鶴唳猿啼顯妙機有意覓渠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

冷齋夜話云陳瑩中北歸過南昌言鄒志完在韶州極精進閉門誦華嚴經舍利生袖間此眞入信他日誦華

嚴經於觀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如世所畫寶陀岩竹今猶無恙韶人扃鐍之以爲過客游觀北還至永州澹山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言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祐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象成虛空予愛二子吐辭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資已用

苕溪漁隱曰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深悟上乘同佛知見豈能作此語也是時達磨猶未西來誌公已明此理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誌公沒于天監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八年至金陵由此之魏傳佛心印禪宗方興近世學佛者往往忽此頌而弗觀蓋貴耳而賤目耳予嘗手書此頌置之座右朝夕味之尤愛其最後一首云雞鳴丑一顆明珠圓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以至三祖信心銘永嘉證

道歌皆禪學之髓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
東臯雜錄云漣水天長寺婁道者塔靈爽甚著行狀云
觀音化身也太祖太宗眞宗仁宗皆嘗召至京師欲留
之不可曰臣與漣水人有宿緣不歸淮水必爲暴漣人
魚矣許之皆賜御筆至今匣藏寺中眞宗召入禁中時
欲立章獻未决命嬪御出見師閱之凡二百許人皆無
語至章獻挽之曰陛下可善遇此人能與陛下主家計
眞宗奇之意遂定及章獻垂簾又召至錫賚不肯復歸
有新知軍入境雅不喜師遂告其徒緣盡當滅知軍疑

其詐死命焚之凡三日衣裓不動其徒禱曰師不違衆願不若應火化忽雷雨驟作水滿庭薪火皆滅口中出白烟自焚立盡而目睛舌根不壞舍利無數邦人葬其骨淮岸目睛舌根舍利藏塔下至今淮水漲溢至塔即止後賜塔額許歲度兩僧

僧寶傳云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儲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議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典宿衛尹京邑以繫天下之望并

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付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濤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請而來耳有頃至輒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侵尋暮晚嗣息無有期一决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

東皋雜錄云裴休與黃蘗為忘年友一日同行宛水上見有駕柴車過隄下泥深牛憊鞭之不已休方止其鞭者蘗遽曰不可不重打兩脚時勸不得四脚時不肯行也好打

三山老人語錄云明州妙音僧法淵為人佯狂日飲酒市肆歌笑自如丐錢于人得一錢即欣然以為足得之多復與道路廢疾窮者能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其精于術數故號淵三命發言無常及問之掉頭不顧惟云去去有喪之家必往哭之葬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測

其意人以爲狂又號曰顛僧大覺禪師初住育王開堂僧倔然出問話人莫不竊笑大覺問顛僧是顛了僧了顛答云大覺是大了覺覺了大大覺嘿然衆皆驚駭一日忽于市相別攜酒一壺至郡守宅前據地而飲觀者千餘人酒盡懷中出頌一首欲化去衆皆引聲大呼云不可於此遂歸妙音趺坐而化頌曰咄咄平生顛蹶欲問臨行爐中大雪眞相至今存焉

東臯雜錄云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士大夫喜與之游東坡嘗過之戲書問曰身如芭蕉

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
汞云鴻舉下語賈答曰老道士這裡沒許多般數張天
覺跋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斬頭
覔話誰知措大參禪
東皐雜錄云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慧赴筵設
葷酒自如命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兩古人姓名
爭一物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鄧禹爭一傘良曰凉傘
禹曰雨傘次公曰古人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
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四六談麈云政和間以僧爲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霜奪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爲陳迹又一長老乞入道表云一入蠻夷之風敎遂亡父母之髮膚幾同去國之人忽見指天之斗倘得回心而嚮道便當合掌以擎拳

漁隱叢話卷三十七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八

回仙

回仙自作傳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游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眞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淸月白神仙聚會之時嘗游兩浙京汴譙郡嘗着白襴衫角帶左眼下有痣如人間使者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

聞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爲人若反是雖攜手接武終不成道

苕溪漁隱曰回仙有沁園春一闋明內丹之旨語意深妙惜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吾故表而顯之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温温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合進火功夫猶鬭危曲江上看月華瑩靜有個烏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

難知道要元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陸元光回仙錄云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于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氣骨秀偉蹙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鼎先為壽如何回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為大屈巵螺

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
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
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尊中酒不
空也回公興至即舉杯浮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
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
棊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了無醉色是
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尚多侍人秉扇驅拂偶滅一
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噀之插于遠壁須臾蚊蚋
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洒然東老欲有所叩先托以求

軀蚊之法回公曰且飲小術何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往則神生于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人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洎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致謹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眞性東老頷而悟之飲將達旦則甕中所釀止

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已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畫字題于庵壁其色微黄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題贈東老詩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縁好客黄金散盡爲收書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别東老啟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吉東老微恙乃屬其族人而告之曰回公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嘗謂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

予意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予偕又適在京師于薦
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凡回公所言無有不
驗

龍川雜志云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
士以陰眞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
丹訣邪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
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
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
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則不能死矣

然隱居人間久之或托尸解而去求變化輕舉不可得
也葢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
成則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
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獘絮而置火其
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
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爲黃金者又有服玉屑死于
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
哉後十餘年館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
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

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公曰抱朴子言藥旣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功眞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公笑曰我姑俟之

龍川畧志云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疋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一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硃砂化淡金爲精金老當傳

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而平生溺于黃白嘗于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為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為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且勿輕以授人如陳卿謹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

其分數不足一分輒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內煅之鎔即傾出金砂俱不耗且其色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謹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隣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時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

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歿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年余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介秘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與聰禪師善密爲聰言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寺僧所傳者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苕溪漁隱曰洞微志載葉生者與前事相類亦以得乾銀術妄費而受禍故回仙謂沈東老云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甚嘉之也此眞可爲貪者之戒

苕溪漁隱曰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詞自國初時即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罄人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乃云耆卿作傾杯秋景一闋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說其事世傳乃鬼謠也此語怪誕無可考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復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旣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

之呂翁非洞賓也葢洞賓嘗自序以爲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若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粱猶未熟夢驚殘尙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呂翁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旣可笑亦可歎也

神仙雜記

許彥周詩話云唐淸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羅歷秦漢計之至唐則二千餘歲矣顏魯

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神仙者於茲雅麗陳蓋指
爲神仙也李衛公追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道人綴
清藻前哲留篇翰則道人指清遠前哲謂魯公也其後
皮日休陸龜蒙輩皆和之仙邪鬼邪則不必問然僕獨
愛其詩中數句云吟晚川之陰步上仙之岸山川共澄
澈光彩交淩亂白雲蓊欲歸青松忽消半嗚呼借使非
神仙亦一才鬼也

高道傳云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游
成都忽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

之而不與之通道士日貨藥於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庭秋一詞其意感蜀之將亡如秋庭之衰落然人未之曉但呼爲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人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尙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戸窺之見燈燭絲繡筵具器皿羅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應侍時斟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款其戸曰光庭識量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爲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門下冀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辱勤奉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陳

設致於前楪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挼之如木偶可寸許又置冠中乃啟戸光庭欣然而入但空室而已

山谷云新安聶師道宗微少事道士於方外發迹游名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爲國師三十年楊氏末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惟衣履存焉順德七年楊溥贈問政先生方外之兄德誨爲新安太守乃于郡之東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爲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于此苕溪漁隱曰問政山去新安郡城

十許里岩谷幽邃今有琳宇在焉國初黃台留題詩云
千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
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吞舟罷椀浸星宮咒水閑
草暗碧壇思句曲松昏紫氣度函關龜成錢甲毛猶綠
鶴化鷖翎頂更丹阮洞神仙分藥去蔡家兄弟寄書還
筇枝健拄菖蒲節筍幘高簪玳瑁斑新隱漸聞侵月窟
舊隣猶說枕沙灣黃精苗倒眠青鹿紅杏枝低掛白鷗
海上使頻青鳥黠篋中藏久白驢頑手疎俗禮慵并傲
肘後靈方秘不慳寶籙匣函金縷帶絳囊條鑠玉連環

常寧吳穴通三楚擬過流沙化百蠻容易煮銀供客用
辛勤栽果與猿攀靜張棋局鋪還打點考仙經補又刪
床並葛鞋寒兎伏窓橫桱几老龍趖溪童乞火朝敲竹
山鬼聽琴夜撼欞花氣薰心香馥馥潤聲聆耳響潺潺
高墳自掩浮生骨短晷難凋不死顏丞晚重逢蕭塢客
願隨芝蓋出塵寰余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考之詩中
所用事多出師道本傳

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
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

長學曰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
謫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
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見師道
持衣食錢物且告别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
門下遂寂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
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眼曰不復煩汝步自戟
門至金雁橋下趺坐而逝焚之城中人見烟焰上渺渺
焉有一陳道士也
復齋漫錄云李定記宣和中太學士人飲于任氏酒肆

忽有一婦人粧飾甚古衣亦穿弊肌膚雪色而無左臂右手執拍板乃鐵爲之唱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恨蹙山青諸公怪其辭異卽問之曰此何辭也答曰此上清蔡真人法駕道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之亂左手爲賊所斷今游人間見諸公飲酒求一杯之適耳遂與一杯飲畢而去諸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苕溪漁隱曰夷堅志所記與此小異此仍少詞一半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周貫自言膠東人常稱木雁子善屬文游

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衲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色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棲止張生為具酒食而宿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唯貫所卧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果鄉往按之貫身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汩汩如浪鳴焉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于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

周翁凌晨見過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三篇坐卧不離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觀之純臣稱其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紀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衫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極光陰不記年洪覺範泠齋夜話嘗記之亞有不同

復齋漫錄云熙寧中王廸爲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廸自照乃自星冠羽帔縹緲見鏡中廸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悞念墮此勉自修行勿淪苦海既去廸具以告其妻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

郡寮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非警拔可以記其實云鬓加抹漆左參軍脫去青衫從隱淪世上更無覊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躬烹玉兎山前藥花看金鰲背上春莫怪少年能决烈藍田夫婦總登眞後歸姑蘇不知所終

文昌雜録云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傴不能仰視因藥市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丐一二百爲酒貲書生曰家貧無錢所居有薄釀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背傴書生曰不幸遇此疾無如

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向東以新汲水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甚不可勝展轉于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快比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藥市蓋常有神仙之遇焉

復齋漫錄云高尚處士劉皐謂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作此言也

鬼詩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徐通判李綯有子年十七八不善

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聞砑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云是謝中舍問其砑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砑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璡明皇愛之每隨游幸璡常戴砑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于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落墜上大笑此事與前極相類

見聞錄云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號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廚

間與羣婢爲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久亦不以爲怪公呼問之卽下堦拜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爲禍公亦置而不問嘗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妊羣婢戲之自云非久當産遂月餘不見忽出云已産矣請視之後園榆木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藁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荅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

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燔之蓋可信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赴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烟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余讀張君房脞說進士謝[illegible]寓居寶應曉至縣橋忽見女郎自舟中出曰某楚小波也可見訪舟中懷中出詩二首其一云畫橋直下是蘭舟撐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無處用盃隨年少去來休其二云姿貌

君才兩不常君今休苦更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到方知氣味長前篇與少游所言不同者七字更有二首爲異至謂實應亦同君房者脞說在眞廟時不應東坡少游忘之也

復齋漫錄云魯直記江亭鬼所題詞有淚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鬼剽東坡樂章秋雨晴時淚不晴之語

苕溪漁隱曰雲齋廣錄載司馬槱官于錢塘夢蘇小小歌蝶戀花詞一闋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記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黃昏幾度瀟瀟

雨蟬鬢亸梳雲半吐檀板新聲唱徹黃金縷酒醒夢回無覓處淒涼明月生秋浦

藝苑雌黃云談苑載金陵之陷有盧絳者收散卒由宣歙長驅入福建以圖興復李氏至歙州州將龔儀先已降王師閉門不給薪水絳擊破殺儀將至建州敗于松溪麾下散亡朝廷以節鎮招之遂自歸時儀兄子頴上言求復季父之仇召頴與絳面質曲直頴舉手版擊絳遂按誅絳初絳舉事夢一白衣婦人酌酒勸之歌菩薩蠻詞以送之歌畢謂絳曰他日當相見崮子陂絳私記

之及是伏法于京之西嶋子陂之地南唐近事及本事曲所載皆同惟江南埜錄獨異謂白衣婦人爲王眞姓耿氏以嶋子陂爲孟家陂無菩薩蠻詞而有詩一首云清風良月夜深時箕帚盧郎尙恨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來相見是佳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苕溪漁隱曰余觀南唐書云盧絳少病瘧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巵酒其詞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雀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畢謂

絳曰子之疾食蔗即愈詰朝求蔗食之果瘥迨數夕又夢曰妾乃玉眞也他日相見于崮子陂絳仕江南後歸朝會龔穎上言求復季父之仇乃命誅絳絳臨刑問其受刑之地即崮子陂有白衣婦人姿貌宛如所夢姓耿名玉眞其夫死與前夫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洞微志所記亦與此同南唐書三十卷馬令所撰成一代之史所記必審當以爲正也

許彥周詩話云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既降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因率爾

請箋頭刻書滿紙其警句曰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誠可喜也

文昌雜錄曰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于鼓腔中與人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晏元獻守陳方製小詞一闋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亦可怪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游題詩云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烟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化爲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云湖水團圝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

佳期常不定亦婉約可愛

漁隱叢話卷三十八終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九

長短句

南唐書云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沙溪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

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苕溪漁隱曰元宗卽嗣主李璟嘗作此二詞古今詞話乃以爲後主作非也後主名煜

南唐書云馮延巳著樂章百餘闋其鶴冲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爲警策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

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

苕溪漁隱曰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爲大理卿詞曲妙絕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聞之因案獄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職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于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葢趙公所撰謁金門辭有此一句最警策其臣即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悞惟

南唐書與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懽笑分首李後主蓋用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

苕溪漁隱曰舊詞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撲蝴蝶一詞不知誰作非惟藻麗可喜其腔調亦自婉美詞云烟條雨葉綠遍江南岸思歸倦客尋芳來較晚岫邊紅日初斜陌上飛花正滿淒涼數聲羌管怨春短玉人應在明月樓中畫眉懶鸞牋錦字多時魚雁斷恨隨去水東流事

與行雲共遠羅衾舊香猶暖

苕溪漁隱曰先君頃嘗丐祠居射邨作感皇恩一詞云乞得夢中身歸棲雲水始覺精神自家底峭帆輕棹時與白鷗游戲畏途都不管風波起光景如梭人生浮脆百歲何妨盡沉醉卧龍多事漫說三分奇計算來爭似我長昏睡又嘗江行阻風作漁家傲一詞云幾日北風江海立千車萬馬鏖聲息短棹峭寒欺酒力飛雨息瓊花細細穿窗隙我本綠蓑青箬笠浮家泛宅烟波逸渚鷺沙鷗多舊識行未得高歌與爾相尋覓

苕溪漁隱曰先君嘗云古詞有絳都春有鰲山綵構蓬萊島之句當云綵締余於前集誤以古詞爲柳詞今正是之

藝苑雌黃云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塡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塡詞由是不得志日與獧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稱云奉聖旨塡詞柳三變嗚呼小有才而無德以將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概非羈旅窮愁之詞則閨門淫媟之

語若以歐陽永叔晏叔原蘇子瞻黃魯直張子野秦少游輩較之萬萬相遼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皇祐中老人星現永應制撰詞意望厚恩無何始用漸字終篇有太液波翻之語其間宸游鳳輦何處與仁廟挽詞闇合遂致忤旨士大夫惜之余謂柳作此詞借使不忤旨亦無佳處如嫩菊黃深拒霜紅淺竹籬茅舍問何處無此景物方之李謫仙夏英公等應制辭殆不啻天冠地履也世傳永嘗作輪臺子蚤行詞頗自以爲得意其後張子野見之云既言匆匆策馬

登途滿目淡烟衰草則已辨色矣而後又言楚天濶望中未曉何也柳何語意顚倒如是

東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眞

一夢耳

苕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即公擇子瞻元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東坡有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元素會于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其卒章云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而五人者皆已亡之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為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鬬光芒十五年間眞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凄凉綠鬢蒼顏同一

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復齋漫錄云翰林學士聶冠卿嘗于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問其間賞心樂事就中難是并得況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迥玉簪瓊珮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朱唇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回嬌鬟低嚲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

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漫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述宴游之娛使病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于元伯園池因念昔游輒形篇詠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峰巒映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圓清游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沉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苕溪漁隱曰冠卿詞有露洗華桐烟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眞語病也

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塲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凄涼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末句可見矣苕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注曰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凄涼北望則兄弟之情見于句意之間矣疑是在錢塘作時子由爲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苕溪漁隱曰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然其後亦豈無佳詞如晁次膺綠頭鴨一詞殊清婉但樽俎間歌喉以其篇長憚唱故湮沒無聞焉其詞云晚雲收淡天一片琉璃爛銀盤來從海底皓色千里澄輝瑩無塵素娥澹佇淨可數丹桂參差玉露初零金風未凜一年無似此佳時回坐久疎星時度烏鵲正南飛瑤臺冷欄干凭暖欲下遲遲念佳人音塵隔後對此應解相思最關情漏聲正永暗斷腸花影潛移料得來宵清光未減陰晴天氣又爭知共凝戀如今別後還是隔年

期人縱健清樽素月長願相隨

苕溪漁隱曰凡作詩詞要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如晁無咎作中秋洞仙歌辭其首云青烟冪處碧海飛金鏡永夜閑階卧桂影固已佳矣其後云待都將許多明付與金樽投曉共流霞傾盡更攜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人間素秋千頃若此可謂善救首尾者也至朱希眞作中秋念奴嬌則不知出此其首云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照我藤床涼似水飛入瑤臺銀闕亦已佳矣其後云洗盡凡心滿身清露冷浸蕭蕭

髮明朝塵世詎取休向人說此兩句全無意味收拾得不佳遂并全篇氣索然矣

苕溪漁隱曰曹元寵本善作詞特以紅窗迥戲詞盛行于世遂掩其名如望月婆羅門詞亦豈不佳詞云漲雲暮捲漏聲不到小簾櫳銀河淡掃澄空皓月當軒高掛秋入廣寒宮正金波不動桂影朦朧佳人未逢歎此夕與誰同望遠傷懷對景霜滿愁紅南樓何處想人在長笛一聲中凝淚眼泣盡西風此詞病在霜滿愁紅之句時太早耳曾端伯編雅詞乃以此詞為楊如晦作非也

侍兒小名錄云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往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每酒闌歌之則泣下後閤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為送今相公亦將亡乎果薨于隨州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

苕溪漁隱曰東坡別參寥長短句云有情風萬里卷潮

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烟霏筭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爲我沾衣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于顏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卂海之裝欲須經畧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舁羣羊曇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以馬

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東坡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論必以爲讖矣然其詞石刻後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先生年譜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自後復守潁徙揚入長禮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方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歸至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讖之論安可信邪

苕溪漁隱曰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

爲此體今所存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絶句詩而已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其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苕溪漁隱曰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

爲乙稱其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爲說殊無根蔕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嘗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難押陳無已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那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耳洪覺範嘗和此詞題崔徽眞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無咎亦和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沉海觀諸公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爲任世德所作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者浣溪沙腳

上鞋兒四寸羅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爲賀方回作以浣溪沙爲涪翁作晁無咎臨角兒開時似雪謝時似雪花中奇絕者爲晁次膺作汪彥章點絳唇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啣斗者爲蘇叔黨作皆非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靜菴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靑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爲家誰知巴峽路却是洛城花面旋落英飛玉蕋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

見紫雲車龍邱新洞府鉛鼎養丹砂龍邱子即陳季常也秦太虛寄之以詩亦云侍童雙䍦玉鬟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㚇幅巾對沉燎西清詩話云季常自以爲飽禪學妻柳頗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遠游及暮年甘於枯寂葢有所制而然亦可𨳊笑也

復齋漫錄云鄒志全徙昭陳瑩中貶㢘間以長短句相

諧樂有個胡兒模樣別滿頸領髮髭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鬚那得長黑黑逸志一句籋子鑷來須有千堆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瑩中語謂志全之長髭也有箇頭陀修苦行頭上頭髮毿毿身披一副醦裙衫緊纏雙脚苦苦要游南閒說度牒朝夕到并除領下髭鬚鉢中無粥住無菴摩登伽處只恐却重參此志全語謂瑩中之多慾也廣陵馬推官往來二公間亦嘗以詩詞贈之有才何事老青衫十載低徊北斗南肯伴雪髯千日醉此心眞與古人參今見故人

今幾年年來風物尚依然遙知閑望登臨處極目江山萬里天志全完語也一樽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親朋誰肯相從寂寞濱人生如夢夢裏惺惺何處用盞到休辭醉後全勝未醉時瑩中語也初自志全元符間貶新州徽宗即位以爲中書舍人乃未幾謫零陵别駕龍水安置未幾徙昭焉

復齋漫録云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録以進御命大晟府塡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

舊壘餘寒初腿紅日薄侵羅綺嫩草初抽碧玉簪細柳輕窣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念歸期梅粧淚洗鳳簫聲絶沉孤雁目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古今詞話云東都防河卒于汴河上掘地得石刻有詞一闋不題其目臣僚進上上喜其藻思絢麗欲命其名遂摭詞中四字名曰魚遊春水令教坊倚聲歌之詞凡九十四字而風花鶯燕動植之物曲盡之此唐人語也後之狀物寫情不及之矣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之浙東長短句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纔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用其意以爲詩斷章云明日一盃愁送春後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記歸路苕溪漁隱曰山谷詞云春歸何處寂寞無行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王逐客云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體山谷語也苕溪漁隱曰東坡言如夢令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

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古今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内苑掘得斷碑中有字三十二曰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欲别時殘月落花烟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古記但詞話所記多是臆說初無所據故不可信當以坡言爲正

復齋漫錄云鄧肅謂余言宣和五年初復九州天下共慶而識者憂之也都門盛唱小詞曰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忻則忻我兩個厮守怕則怕人來破鬬雖

三尺之童皆歌之不知何謂也七年九州復陷豈非不長久耶郭藥師契丹之帥也我用以守疆啟敵國禍者郭耳非破鬬之驗邪

苕溪漁隱曰魯直書荆公集句菩薩蠻詞碑本云數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娟娟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許最關情黃鸝三兩聲因閲臨川集乃云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橋余謂不若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爲勝也

東白堂小集云山谷道人向爲余言張志和漁父詞雅

有遠韻志和善丹青必有形于圖畫者而世莫之傳也嘗以其詞增損爲浣溪沙誦之有矜色予以告大年云我不可不成此一段奇事久之乃以烟波圖見歸其致思深處不減昔人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苕溪漁隱曰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鈞笠披雲青嶂繞綠蓑雨細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

看城市閙烟波老誰能認得閑煩惱余往歲在錢塘與仲宗從游甚久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其詞第二句元是撅頭雨細春江渺余謂仲宗曰撅頭雖是船名今以雨襯之語晦而病因為改作綠蓑雨細仲宗笑以為然

古今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于應對湖中有宴會羣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之非敢怠忽謹

以實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車屬意于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辯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凉以解之其怒始息其詞曰乳燕非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門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濃艶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

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兩歛子瞻之作皆目前事葢取其沭浴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郎葢不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眞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苕溪漁隱曰野哉楊湜之言眞可入笑林東坡此詞冠絕古今托意高遠寍為一娼而發邪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

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盖初夏之時千花事退榴花獨芳因以中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詞腔調寄賀新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後人不知之誤爲賀新郎此可笑者三也詞話中可笑者甚衆姑舉其尤者第東坡此詞深爲不幸横遭點汙吾不可無一言雪其恥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詅嗤符今楊湜之言俚甚而鋟板行世殆類是也

上庠錄云政和元年尚書蔡薿爲知貢舉尤嚴挾書是時有街市詞曰侍香金童方盛行舉人因其詞加改十五字作懷挾詞云喜葉之地手把懷兒摸甚怕帳出題廝撞着內臣過得不住脚忙裏只是看得斑駮駭這一身冷汗都如雲霧薄比似年時頭勢惡待檢又還猛想度只恐根底有人尋着

漁隱叢話卷三十九終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

麗人雜記

韓子蒼昭君圖敘云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嬙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曄不言呼韓邪願壻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是

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葢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況傳記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昭故號明妃云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雙鬟負薪女灸面謹勿輕離家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乃知灸面之事樂天已先道之矣苕溪漁隱曰古今詞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吕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

藝苑雌黃云石季倫王明君詞云延我于穹廬加我閼氏名閼氏單于妻也上烏前下章移切前漢匈奴傳曰

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顏注閼氏匈奴皇后號劉貢父云匈奴單于號其妻爲閼氏耳顏便以皇后解之大俚俗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作紅藍北人探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粧時用作頰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也錢昭度作王昭君詩云閼氏纔聞易妾名歸期長似候河清則誤讀氏字爲姓氏之氏矣

太平廣記云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

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珠使以眞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汲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里閭以美色無益于時遂以巨石鎮之苕溪漁隱曰山谷詩云欲買娉婷供煮茗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臻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宏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

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删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
溪庾信趙王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
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
詩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元璪春園聽妓詩云紅
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舞袖風前舉
歌聲扇後嬌王勣詠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
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
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緣以起然詳味
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爲艷曲云清江歌扇底曠

野舞衣前

許彥周詩話云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詞曰認得楊家靜婉腰後人却除家字只使楊靜婉誤矣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云鶯能子夜歌晉有子夜女善歌非當時可及也

苕溪漁隱曰唐逸史言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飲箜篌上有朱字曰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娶陸長源女乃所見于盧

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李生具說舊事女曰往嘗夢爲仙官所追如生所言余觀吳兢樂府解題云箜篌者漢武帝滅南越祠太一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坎言坎坎節應也侯工人之姓後語訛坎爲空也又段安節樂府雜錄云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兢所言有據而段安節出于臆說則箜篌之始當以漢武爲是而空國爲非也樂府有箜篌引云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止之不及遂溺死於是其妻援

箜篌而鼓之作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公墮而死當奈何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侍兒小名錄載璇璣圖敘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撻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之音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題詩二百餘

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遺蒼頭賫至襄陽滔覽錦字感其妙絶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迎蘇氏恩好愈重

苕溪漁隱曰王初寮有點絳唇一詞送韓濟之歸襄陽云峴首亭空勸君休墮羊碑淚宦游如寄且伴山翁醉說與鮫人莫解江皐珮將歸思暈紅縈翠細織迴文字初寮用前事以其漢上故事然于送人之詞似難用也東觀餘論云蘇蕙織錦迴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由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迴旋書之讀者

惟曉外遶七言至其中方則漫不可考矣若沈公之博古亦謂辭句脫畧讀不成文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宜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畧也政和初余在洛陽於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所釋而後曉然是詩初不外脫葢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於五行爲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爾今因寫詩于晝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觀

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釋
者則賦余自從其舊而并錄于弃首云
苕溪漁隱曰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其一
云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雁邊城
暮雨映疎簾繡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
曲九迴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洒縑書恨見郎其三云
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别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
斷腸愁是斷絃琴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
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十餘首皆奇絶今記其三首然則

此詩非東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嘗見之記其五絶今以補子瞻之遺即叢話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爲少游所作亦非也

許彥周詩話云唐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璧友情若嗅蘭人計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緗素雜記云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盥匜及旦有書謝畧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鴆溝擧不能領會其辭

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焉

王平甫云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氏三家所獻書得一弊紙所書花蘂夫人詩共三十二首乃夫人親筆而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謹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于丞相安石明日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于世夫人僞蜀孟昶侍人事具國史苕溪漁隱曰余閱此詞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

船來往碧波中黎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游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鬬溼羅衣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座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皆清婉可喜花蕊又别有逸詩六十六首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爲亂真矣聊摘其一二云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篦漫裹頭閑向殿前

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沉檀刻作神仙女對捧金盃水上來

苕溪漁隱曰余觀古今詩話翰苑名談皆載寇萊公侍兒倩桃詩二首和章一首並同翰府名談仍益以怪辭吾所不取今但筆其詩云公自相府出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公贈之束綵歌者未滿意倩桃自內窺之立爲詩二章呈公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窓下幾度抛梭織得成其二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寒梭臘

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君休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東皋雜錄云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在京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爲綴此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

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苕溪漁隱曰陸敦禮藻有侍兒名美奴善綴詞出侑樽俎每乞韻于坐客頃刻成章卜筭子云送我出東門作別長安道兩岸垂楊鎖暮烟正是秋光老 一曲古陽關莫惜金樽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如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船逐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肯思量人否無緒無緒生怕黃昏疎雨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既喪愛妾而不能忘爲清平樂詞云東風依舊着意隋堤柳搓得鵝兒黃欲就天色清明

厮勾去年紫陌先問今朝雨魂斷送一生憔悴知他幾箇黃昏與唐阿灰之詞有間矣

苕溪漁隱曰山谷戲聞善遣侍兒來促詩云日遣侍兒來報嘉草鞋十里踏堤沙鳩盤茶樣施丹粉只欠一枝蒿苣花其醜陋可想山谷亦善戲也

詩說雋永云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後有易安李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祕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

四六談麈云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李易安祭趙湖州文云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堅城自隳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苕溪漁隱曰江寧章文虎其妻劉氏名彤文美其字也工詩詞嘗有詞寄文虎云千里長安名利客輕離輕散尋常難禁三月好風光滿堦芳草綠一片杏花香記得年時臨上馬看人眼淚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千日酒空斷九迴腸又云向日寄去詩曲非敢爲工蓋欲道衷腸萬一耳何不掩惡輒示他人適足取笑文虎也

本不復作然意有所感不能自已小草二章章四句奉寄其一云碧紗窗外一聲蟬牽斷愁腸懶晝眠千里才郎歸未得無言空撥玉爐烟其二云畫扇停揮白日長清風細細襲羅裳女童來報新芻熟安得良人共一觴

東皐雜錄云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政司馬溫公宮祠范蜀公自許下來同過郡會出四玉盃勸酒官妓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溫公請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于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于斯人潞公乃笑而釋之

東皐雜錄云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作守郡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坡索筆為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球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于句端也若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塗且以鄭容落籍高瑩從良為句首非林子中也

復齋漫錄云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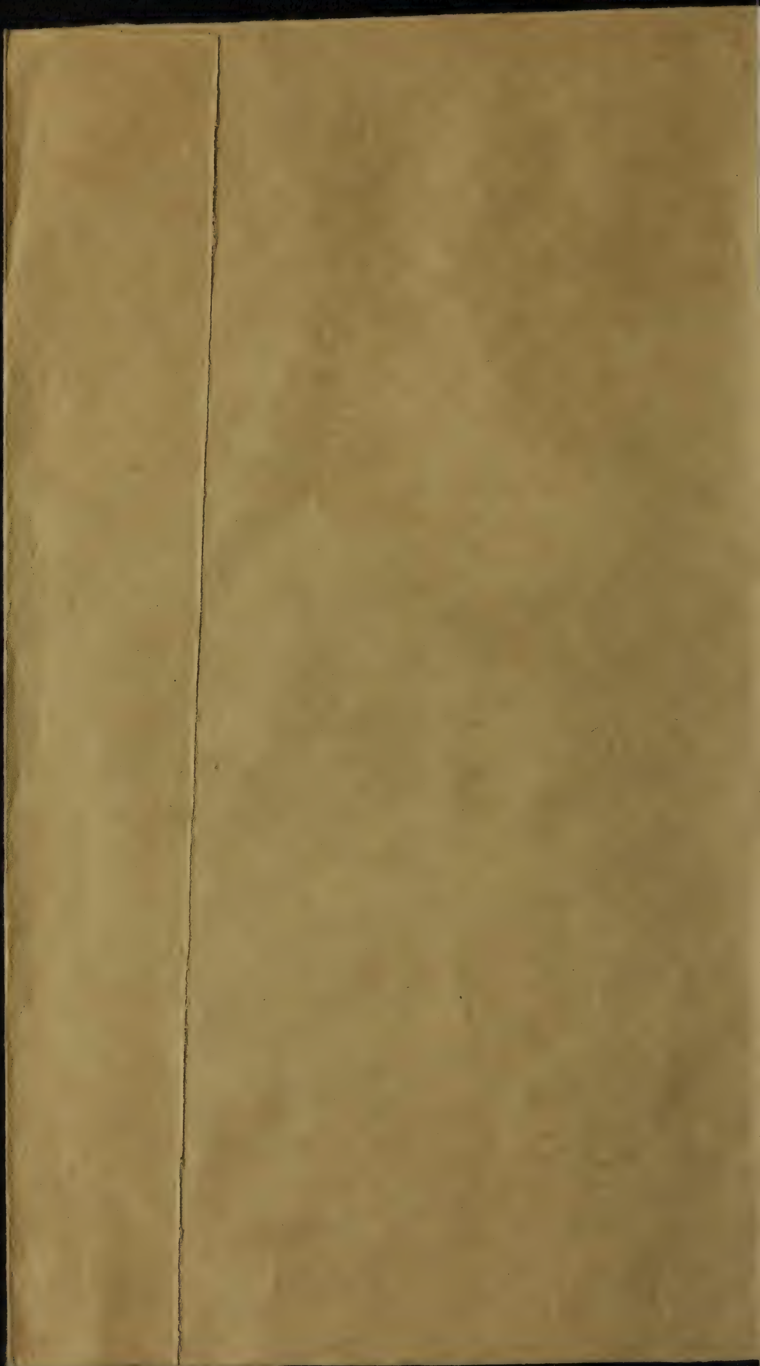
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即席爲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卮芳酒記得南宮高第弟兄爭占鰲頭金爐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盞元長奏名第九也詩說雋永云夏均父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嘗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椀濁妓壓畫船低

苕溪漁隱曰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慧中善填詞有姓戴者忘其名兩作漢守寵之既而得請玉局之祠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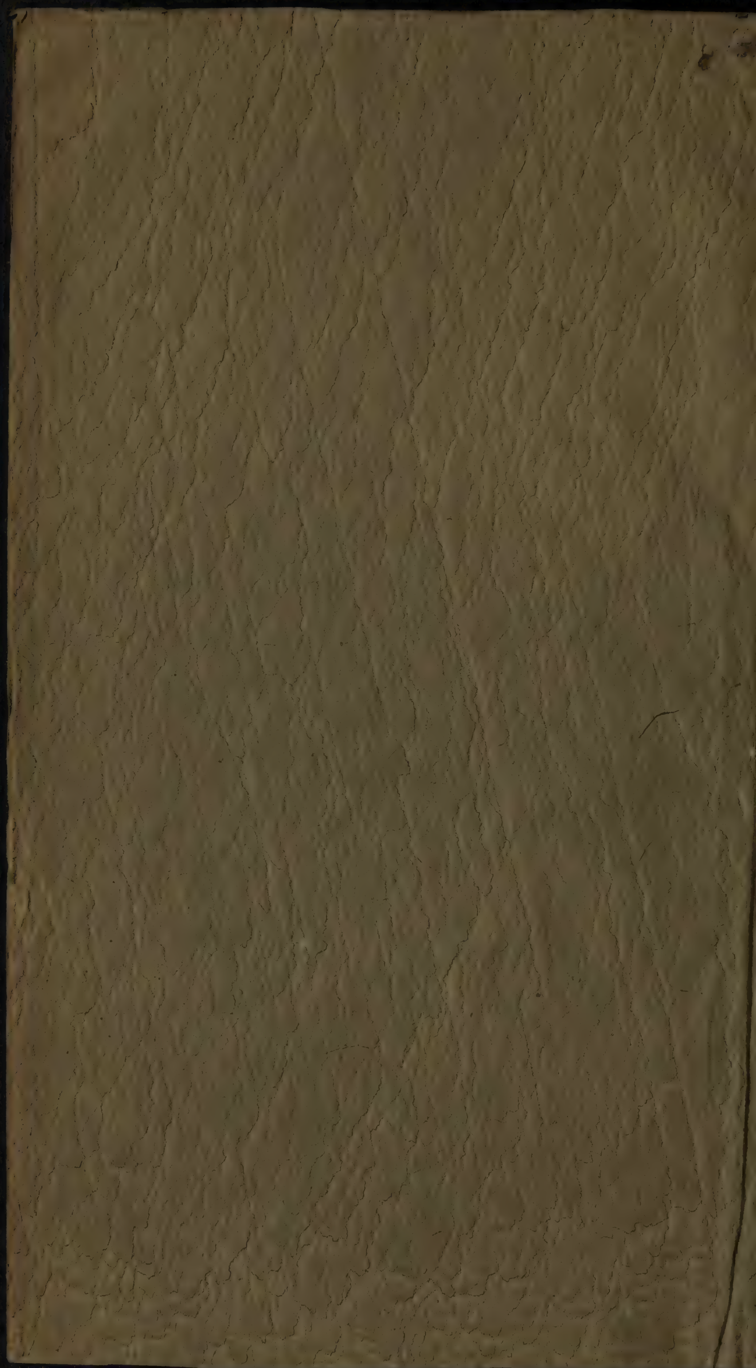
歸僧兒作滿庭芳見意云園菊苞金叢蘭減翠畫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千里倍潸然兩度朱幡雁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把月湖邊有多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相許衝雲破霧一到洞中天

許彥周詩話云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一婦人云蚌胎光透殼犀角暈盈尖又記人作除夕詩押尼字衆人竟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曾賦後因讀藏經呼喜鵲爲翁尼乃知讀書不厭多

漁隱叢話卷四十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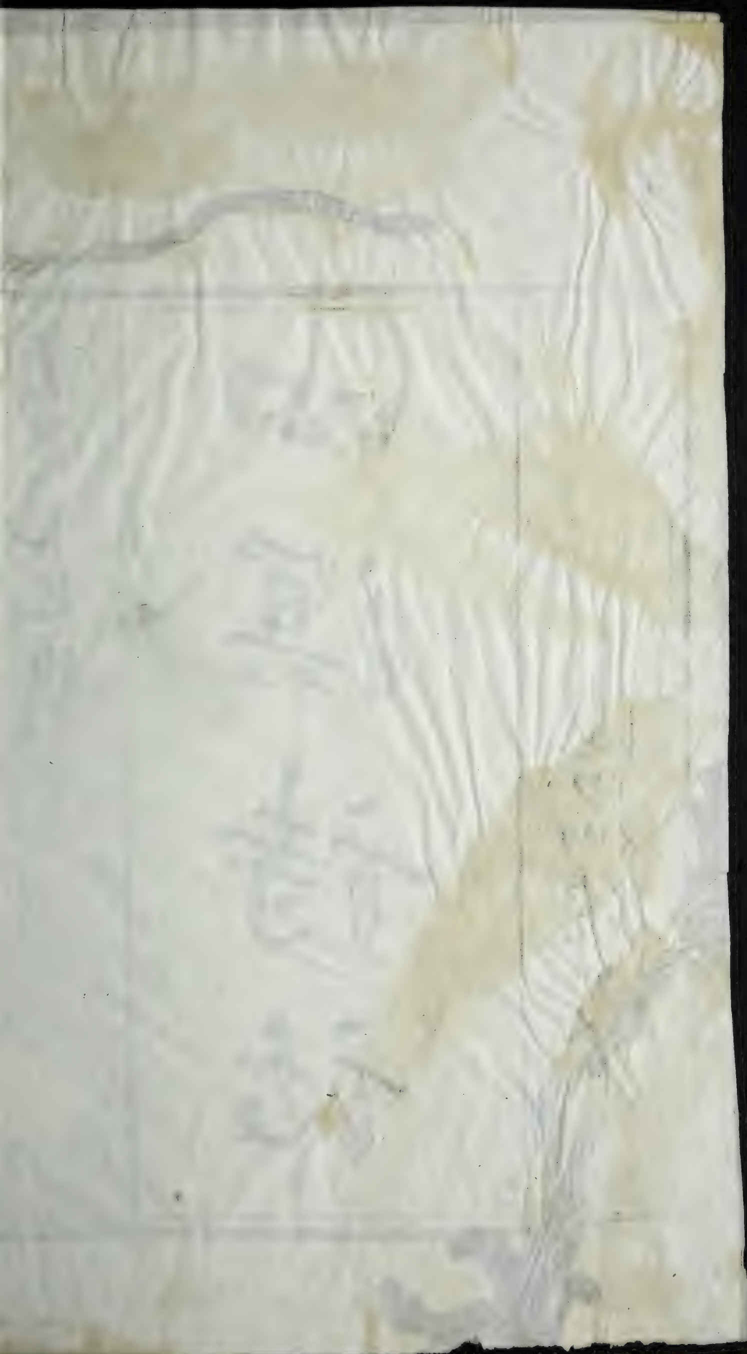




道光乙巳鐫

四溟詩話

海山仙館叢書



王漁洋序

謝榛字茂秦臨清人眇一目喜通輕俠度新聲年十六作樂府商調臨德間少年皆歌之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爲歌詩遂以聲律有聞於時寓居鄴下趙康王賓禮之嘉靖間挾詩卷游長安脫黎陽盧柟於獄諸公皆多其行誼爭與交歡而是時濟南李于鱗吳郡王元美結社燕市茂秦以布衣執牛耳諸人作五子詩咸首茂秦而于鱗次之已而于鱗名益盛茂秦與論文頗[illegible]鐫[illegible]于鱗遺書絕交元美諸人咸右于鱗交口[illegible]茂秦削其名

於七子五子之列然茂秦游道日廣秦晉諸藩爭延致之河南北皆稱謝榛先生諸人雖惡之不能窮其所往也趙康王薨茂秦歸東海康王之曾孫穆王復禮茂秦爲刻其全集當七子結社之始尚論有唐諸家茫無適從茂秦曰選李杜十四家之最佳者熟讀之以奪神氣歌咏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僊而畫少陵也諸人心師其言厥後雖爭擯茂秦其稱詩之指要實自茂秦發之茂秦今體工力深厚句響而字穩七子五子之流皆不及也茂秦詩

有兩種其聲律圓穩持擇矜慎者宏正之遺響也其應
酬牽率排比支綴者嘉隆之前茅也余錄嘉隆七子之
咏仍以茂秦為首使後之尚論者得以區別其薰蕕條
分其涇渭若徐文長之論徒以諸人倚恃紱冕夌壓韋
布為之呼憤不平則又非余躋茂秦之本意也

上古詞也折柳

辞也陌上桑曰
市之作也

外

詩曰覩閲既多受侮不少初無意於對也十九首云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屬對雖切亦自古老六朝惟淵明得之若芳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是也

凡作近體誦要好聽要好觀要好講要好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繭抽絲此詩家四關使一關未過則非佳句矣

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造物之妙悟者得之譬諸産一嬰兒形體雖具不可無啼

聲也趙王枕易曰全篇工致而不流動則神氣索然亦造物不完也

古采蓮曲隴頭流水歌皆不恊聲韻而有清廟遺意作詩不可用難字若柳子厚奉寄張使君八十韻之作篇長韻險逞其問學故爾

唐律女工也六朝隋唐之表亦女工也此體自不可少魏武帝善哉行七解魏文帝煌煌京洛行五解全用古人事實不可泥於詩法論之

作詩雖貴古淡而富麗不可無譬如松篁之於桃李布

帛之於錦繡也

詩至三謝迺有唐調香山九老迺有宋調胡元諸公頗有唐調國朝何大復李空同憲章子美翕然成風吾不知百年後又何如爾

杜子美詩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此一句一意摘一句亦成詩也盍嘉運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此一篇一意摘一句不成詩矣

用事多則流於議論子美雖爲詩史氣格自高

世說新語謝公問諸子弟毛詩何句最佳玄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聖經若論佳句譬諸九天而較其高也嚴滄浪曰漢魏古詩氣象渾厚難以句摘況三百篇乎滄浪知詩矣

陶潛不仕宋所著詩文但書甲子韓偓不仕梁所著詩文亦書甲子偓節行似潛而詩綺靡盖所養不及爾薛西原曰立節行易養性情難

輟耕錄曰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艱深奇澁人莫能誦宋王晟劉忱爲之註釋趙仁舉爲之句讀誠可怪也

序

四溟山人眇一目稱眇君子然其論詩眞天人具眼弇州藝苑卮言所不及也詩之工則有目者咸識之全集中有詩家直說四卷校訂而授之梓惜未得善本補其殘缺又何敢嫌其繁冗謬加刪削爲哉山人之義心俠骨非徒以風雅見重奕世猶將興起而同時有擠而抑之者交道之難可慨也王阮亭錄詩以山人冠嘉隆七子所爲序亦極意推崇存之以當山人小傳

之刻集藩邸諸君頗多題跋然文之所

錄乾隆甲戌孟夏繡水石齋胡會撰

前明謝四溟先生爲趙藩重客嘗刋其全集以行世迄今又二百餘年矣梨板無存日就湮沒良可惜焉行篋中有先王父一齋公手抄四溟詩話然非足本河北觀察使胡韭溪訪求全集幸而得之公子石齋汲古既深闡幽更切披覽詩話有契於心因屬顧君稼梅繕寫發雕而自爲校訂不加删削則珍惜之意也計甫草之過鄴請於當事立碑墓門是四溟生前知己既有康王穆王歿世既久又得甫草一表彰四溟可以無憾若賈姬之贈載之多平仄穩帖

才姬亦守節眇君子之榮不遠過於[illegible]至盛唐極矣

也哉乾隆甲戌淸和月海昌沈維材跋　　[illegible]迹可也

四溟詩話

明臨清謝　榛茂秦撰

三百篇直寫性情靡不高古雖其逸詩漢人尚不可及今學之者務去聲律以爲高古殊不知文隨世變且有六朝唐宋影子有意於古而終非古也

唐山夫人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迨蘇李五言一出詩體變矣無復爲漢初樂章以繼風雅惜哉　趙王庶

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作率者少故不具

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朝千變萬化

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

迹可也

越裳操止三句不言白雉而意自見所謂大樂必易是

也及班固白雉詩加之形容古體變矣

傅玄豔歌行全襲陌上桑但曰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

圖葢欲辭嚴義正以裨風教殊不知使君自有婦羅

敷自有夫已含此意不失樂府本色

木蘭詞後篇不當作末曰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

滅此亦玄之見也

詩文以氣格爲主繁簡勿論或以用字簡約爲古未達權變善用助語字若孔鸞之尾不可少也太白深得此法予讀文則莊越記鶴林玉露皆謂作古文不可去助語字俱引檀弓沐浴佩玉爲證余見畧同

作詩繁簡各有其宜譬諸衆星麗天孤霞捧日無不可觀若孔雀東南飛南山有鳥是也

六朝以來留連光景之弊葢自三百篇比興中來然抽黃對白自爲一體

紫騮馬歌曰燒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〻〻〻

〻齋爲之　巨史王固愛

行曰默默施行違厥罰隨事來亦古孔子五子之流
篤虹霓乘赤雲登彼九嶷歷玉門此魏武𠩄
秋胡行曰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此嵇康之作也董
逃行曰遥望五嶽端黃金爲闕班璘此魏人擬作也
古人命題措辭如此歐陽公曰小雅雨無正之名據
序所言與詩絶異當闕其所疑
題外命意善作者得之不然流於迂遠矣
楊雄作反騷廣騷班彪作悼騷梁悚亦作悼騷摯虞作
愍騷應奉作感騷漢魏以來作者繽紛無出屈宋之

韓退之作宗師墓誌銘曰文從字順各識職益譏之也退之城南聯句意深語晦相去幾何

古詩之韻如三百篇協用者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是也如洪武韻互用者灼灼園中葵朝露待日晞是也如沈韻拘用者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是也漢人用韻叅差沈約類譜始爲嚴整早發定山尚用山先二韻及唐以詩取士遂爲定式後世因之不復古矣楊誠齋曰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工爾至於吟咏性情當以國風離騷

為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鄒國忠曰不用沈韻豈得謂之唐詩古詩自有所叶如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曹大家字本此

詩宜擇韻若秋舟平易之類作家自然出奇若眸甌粗俗之類諷誦而無音響若鎪搜艱險之類意在使人難押

鶴林玉露曰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成工巧不足言矣若子美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之類語平意奇何以言拙劉禹錫望夫石詩望來

已是幾千載只是當年初望時陳后山謂辭拙意工是也

餘師錄曰文不可無者有四曰體曰志曰氣曰韻作詩亦然體貴正大志貴高遠氣貴雄渾韻貴雋永四者之本非養無以發其眞非悟無以入其妙

塵史曰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垓下歌栢梁篇祖之劉存以交交黃鳥止於桑爲七言之始合兩句爲一誤矣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此爲七言之始亦非也葢始於擊壤歌帝力於我何有

哉雅頌之後有南山歌子產歌採葛婦歌易水歌皆有七言而未成篇及大招百句小招七十句七言已盛於楚但以參差語間之而觀者弗詳焉

賈誼惜誓賦曰惜予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返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誼年三十而曰衰老遭際漢文而曰亂世氣短量狹如此漢史誼傳獨載弔屈原鵩鳥二賦而無此篇洪興祖以爲瓌異奇偉非誼莫能及而并錄傳中豈興祖誤耶

謝瞻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曰聖心眷佳節揚鑾戾行

宮謝靈運曰頁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是時晉帝尚存二公世臣媚裕若此靈運又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何前倨而後忠也

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若子虛上林可誦不可歌也然亦有可歌者若長門賦曰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悼李夫人賦曰美連娟以脩嫮兮命樔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二賦情詞悲壯韻調鏗鏘與歌詩何異

謝靈運擬魏文帝芙蓉池之作過於體貼宴賢之際何乃自陳德業哉

江淹擬劉琨用韻整齊造語沉着不如越石吐出心肺

作詩譬諸用兵慎敵則勝命題雖易不可率然下筆至於渾化無施不可

霏雪錄曰唐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流宋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殊不知老農亦有名言貴介公子不能道者林逋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此乃反唐人之意竇庠曰漢家若欲論

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

韋蘇州曰窗裏人將老門前樹已秋白樂天曰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曰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三詩同一機杼司空爲優善狀目前之景無限凄感見乎言表

魏武帝短歌行全用鹿鳴四句不如蘇武鹿鳴思野草可以喻佳賓點化爲妙沉吟至今可接明明如月何必小雅哉盍以養賢自任而牢籠天下也眞西山不取此篇當矣及觀藝文類聚所載魏武帝短歌行曰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絶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歐陽詢去其半尤爲簡當意貫而語足也

劉才甫曰魏武短歌行意多不貫當作七解可也

黃山谷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則詩委地矣子所謂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與此意同

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大歷以下稍有旁出者作者當以盛唐爲法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韻爲主意到辭工不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渾成無迹此所以爲盛唐也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傍韻牽强成章此所以爲宋也

七言絕律起句借韻謂之孤雁出羣宋人多有之寧用仄字勿借平字若子美先帝貴妃俱寂寞諸葛大名垂宇宙是也

山房隨筆四禽言予錄其一曰鶺鴒鴣鶺鴣鴣帳房遍

野相喧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同處爲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丈夫此作可悲讀者尚不堪況遭其時乎

晉傅咸集七經語爲詩北齊劉晝緝綴一賦名爲六合魏收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觀其賦又愚於名後之集句肇於此

唐人集句謂之四體宋王介甫石曼卿喜爲之大率逞其博記云爾不更一字以取其便務搜一句以補其闕一篇之作十倍之工久則動襲古人殆無新語黄

山谷所謂正堪一笑也

玉海曰胡笳十八拍四卷漢蔡琰撰幽憤成此曲以入琴中唐劉商宋王安石李元白各以集句效琰好奇甚矣

漢武帝柏梁臺成詔羣臣能爲七言者乃得與坐有曰總領天下誠難治有曰和撫四夷不易哉有曰三輔盜賊天下危有曰盜阻南山爲民災有曰外家公主不可治是時君臣宴樂相爲警誡猶有二代之風後世以詩諷諫而獲罪者可勝嘆哉

漢高帝大風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後乃殺戮功臣魏武帝對酒歌曰耄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木昆蟲坑流民四十餘萬魏文帝猛虎行曰與君結新婚託配於二儀甄后被讒而死張華勵志詩曰甘心恬澹栖志浮雲竟以貪位被殺郭璞遊仙詩曰長揖當塗人去作山林客亦爲王敦所殺隋煬帝景陽井銘曰前車已覆後乘將沒淫亂尤甚於陳唐玄宗過寧王宅詩曰復尋爲善樂方驗保山河天寶荒政宗廟播遷李林甫贈韓席侍郎詩曰携予秉孤直虛薄

忝文昌日懷奸僉壽害朝政盧仝送伯齡詩曰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後與王涯之禍高駢寫懷詩曰却恨韓彭興漢室功成不向五湖遊節度淮南驕橫被誅予筆此數事以爲行不顧言之誡

自我作古不求根據過於生澀則爲杜撰矣

以下闕

束晳補亡詩對偶精切辭語流麗不脫六朝氣習

嚴滄浪曰木蘭歌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酷似太白非漢魏人語左舜齊曰況有可汗大點兵之句乃唐人無疑魏太武時柔然已號可汗非始於唐也通篇較之太白殊不相類

韋孟詩雅之變也昭君歌風之變也三百篇後二作得體梁太子不取昭君何哉

馬柳泉賣子嘆曰貧家有子貧亦嬌骨肉恩重那能拋饑寒生死不相保割腸賣兒為奴曹此時一別何時

兒遍撫兒身舐兒面有命豐年來贖兒無命九泉抱長怨囑兒切莫憂爺孃憂思成病誰汝將抱頭頓足哭聲絶悲風颯颯天茫茫此作一讀則改容再讀則下淚三讀則斷腸矣

漢武帝秋風起兮白雲飛出自大風起兮雲飛揚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出自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漢武讀書故有沿襲漢高不讀書多出己意

李師中送唐介錯綜寒山兩韻謂之進退格李賀已有

此體殆不可法

范德機曰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律以唐爲宗此近體之法古詩不泥音律而調自高也

國寶新編曰唐風既成詩自爲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詩未嘗不流於宋也此王欽佩但爲律詩而言非古體之法也

五言詩皆用實字者如釋齊己山寺鍾樓月江城鼓角風此聯儘合聲律要含虛活意乃佳詩中亦有三昧

何獨不悟此邪予亦效顰曰漁樵秋草路雞犬夕陽
村
左太冲魏都賦曰八極可圍於寸眸子美乾坤萬里眼
之句意本於此若曰眸則不佳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夫綺靡重
六朝之弊瀏亮非兩漢之體徐昌穀曰詩緣情而綺
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查穢耳
高仲武謂李彎菊詩曰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哀而
不傷深得風人之旨末曰忍棄東籬下看隨秋草衰

不如過時而不釆將隨秋草萎溫厚有氣

李頎貽張旭詩曰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此用畢卓語既持蟹螯又執丹經豈命人舉杯耶盎偶然寫興以害意爾賈島望山詩曰長安百萬家家家張屏新誰家最好山我願爲其鄰然好山非近一家何必擇鄰哉此亦寫興害意與頎同病也

唐人歌詩如唱曲子可以協絲簧諧音節晚唐格卑聲調猶在及宋柳耆卿周美成輩出能爲一代新聲詩與詞爲二物是以宋詩不入絃歌也

益嘉運所製樂府曰胡渭州雙帶子益羅縫水鼓子此皆絶句述邊戍行旅之懷與題全無干涉或被之管絃調法不同今之詞名類此前論燒火燒野田諸作恐亦此意邪

律詩重在對偶妙在虛實子美多用實字高適多用虛字惟虛字極難不善學者失之實字多則意簡而句健虛字多則意繁而句弱趙子昂所謂兩聯宜實是也

子美和裴迪早梅相憶之作兩聯用二十二虛字句法

老健意味深長非巨筆不能到

韋應物曰江漢曾爲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歡笑情如舊蕭疎鬢已斑何由不歸去淮上有秋山此篇多用虛字辭達有味

李西涯曰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字開合呼應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夏正夫謂涯翁善用虛字若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是也西涯虛實以字言之子昂虛實以句言之二公所論不同如此

景多則堆垛情多則闇弱大家無此失矣八句皆景者子美蕿樹寒雲色是也八句皆情者子美死去憑誰報是也

詩法曰事文類聚不可用葢宋事多也後引蘇黃之詩以爲式敎以養生之訣繼以致病之物可乎

嚴滄浪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豈有不法前賢而法同時者李洞曹松學賈島唐彥謙學溫庭筠盧延讓學薛能趙履常學黃山谷予筆之以爲學者誡

蘇子卿曰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子美曰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庾信曰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勃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梁簡文曰濕花枝覺重宿鳥羽飛遲韋蘇州曰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三者雖有所祖然青愈於藍矣

秦嘉妻徐淑曰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陽方曰惟願長無別合形作一身駱賓王曰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相栖共一身張籍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棄何仲默曰與君非

一身安得不離別數語同出一律仲默尤爲簡妙
金鍼詩格曰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涵蓄方入詩格若子美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是也此固上乘之論殆非盛唐之法且如賈至王維岑參諸聯皆非內意謂之不入詩格可乎然格高氣暢自是盛唐家數太白曰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迄今膾炙人口謂有含蓄則鑿矣
寫景述事宜實而不泥乎實有實用而害於詩者有虛

用而無害於詩者此詩之權衡也

予與李元博秋日郊行荆榛夾徑草蟲之聲不絕元博曰凡秋夜賦詩多用蛩螿而晝則弗用何哉予曰此實用而害於詩所謂靨子在額則醜是也

貫休曰庭花濛濛水泠泠小兒啼索樹上鶯景實而無趣太白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景虛而有味

謝惠連屯雲蔽層嶺驚風涌飛流一篇句法雷同殊無變化

江淹擬顔延年辭致典縟得應制之體但不變句法大家或不拘此

詩有辭前意辭後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渾而無迹宋人必先命意涉於理路殊無思致及讀世說文生於情情生於文王武子先得之矣

宋人謂作詩貴先立意李白斗酒百篇豈先立許多意思而後措詞哉蓋意隨筆生不假布置

唐人或漫然成詩自有含蓄託諷此爲辭前意讀者謂之有激而作殊非作者意也

左舜齊曰一句一意意絕而氣貫此絕句之法一句一意不工亦下也兩句一意工亦上也以工爲主勿以句論趙韓所選唐人絕句後兩句皆一意舜齊之說本於楊仲宏

唐人詩法六格宋人廣爲十三曰一字血脉二字貫串三字棟梁數字連序中斷鉤鎖連環順流直下單抛雙抛內剝外剝前散後散謂之層龍絕藝作者泥此何以成一代詩豪耶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喓喓草蟲趯

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此二詩風雅重出後人
藉為口實而蹈襲也

韋孟諷諫詩乃四言長篇之祖忠鯁有餘溫厚不足太
白雪讒詩百憂章去韋孟遠矣崔道融述唐事實六
十九篇志於高古而力不逮

四言古詩當法三百篇不可作秦漢以下之語顏延年
宴曲水詩曰航琛越水輦賮踰嶂郊祀歌曰月御案
節星驅扶輪譬如清廟鼓瑟箏以和之審音者自不
亂其聽也

班姬託扇以寫怨應瑒託雁以言懷皆非徒作沈約咏月曰方暉竟戸入圓影隙中來刻意形容殊無遠韻堆垛古人謂之點鬼簿太白長篇用之自不爲病益本於屈原

史詩勿輕作或已事相觸或時政相關或獨出斷案若胡曾百篇一律但撫景感慨而已平城詩曰當時已有吹毛劍何事無人殺奉春望夫石詩曰古來節婦皆消朽獨爾不爲泉下塵惟此二絕得體

長篇之法如波濤初作一層緊於一層拙句不失大體

巧句最害正氣

張說送蕭都督曰孤城抱大江節使往朝宗果是臺中舊依然水土逢京華遂此日疲老颯如冬竊羨能言鳥啣恩向九重此律詩用古韻也李賀詠馬曰白鐵挫青禾碪聞落細莎世人憐小頸金埒愛長牙此絕亦用古韻也二詩不可為法

徐幹室思曰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一逝不可歸嘯歌久踟躕人離皆復會我獨無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宋孝武帝擬之

曰自君之出矣金翠暗無精思君如日月迴環晝夜生暨諸賢擬之遂以自君之出矣為題楊仲宏謂五言絶句乃古詩末四句所以意味悠長葢本於此

吳筠曰才勝商山四友高竹林七賢王曰氷泮有銜蘆盧照鄰曰幽谷有綿蠻陳子昂曰銜杯且對劉高適曰歸來洛陽無負郭李頎曰由來輕七尺唐彥謙曰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此皆歇後何鄭五之多邪

曹子建白馬篇曰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遲借問誰家

子幽并遊俠兒此類盛唐絕句

魏文帝曰梧桐攀鳳翼雲雨散洪池曹子建曰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阮籍曰存亡從變化日月有浮沉張華曰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左思曰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張協曰金風扇素節丹露啟陰期潘岳曰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陸機曰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以上雖爲律句全篇高古及靈運古律相半至謝朓全爲律矣

枚乘始作七發後有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

融七廣劉向七略劉梁七舉崔琦七蠲桓麟七說李尤七欵劉廣世七興曹子建七啟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邵七華陸機七徵孔偉七引湛方生七歡張協七命顏延之七繹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誘諸公馳騁文詞而欲齊驅枚乘大抵機括相同而優劣判矣趙王枕易曰七法來自鬼谷子七箝之篇

文式曰詞溫而正謂之德謝靈運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是也然出於屈子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

蔡琰曰薄志節兮念死難魏武帝曰周公吐哺天下歸
心旣以周公自任又曰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老
瞞如此欺人詩貴乎眞文姬得之

詩有不立意造句以興爲主漫然成篇此詩之入化也

陸厥孺子妾歌曰安陵泣前魚劉長卿湘妃廟曰未作
湘南雨知爲何處雲盧仝贈馬異曰神農畫八卦楊
敬之客思曰細腰沉趙女唐彥謙新豐曰半夜素靈
先哭楚此皆用事之謬

江淹有古離別梁簡文劉孝威皆有蜀道難及太白作

古離別蜀道難洒颯時事雖用古題體格變化若疾雷破山顛風簸海非神於詩者不能道也

陸暢作蜀道易以諛韋臯搬衆太白辭義粗淺

杜牧之清明詩曰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此作宛然入畫但氣格不高或易之曰酒家何處是江上杏花村此有盛唐調予擬之曰日斜人策馬酒肆杏花西不用問答情景自見

劉禹錫懷古詩曰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或易之曰王謝堂前燕今飛百姓家此作不傷氣格

予擬之曰王謝豪華春草裏堂前燕子落誰家此非奇語只是講得不細

陳無已寄外舅郭大夫詩曰巴蜀通歸使妻孥且定居深知報消息不敢問何如身健何妨遠情深未肯疎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趙章泉謂此作絕似子美然兩聯爲韻所牽虛字太多而無餘味若此前後爲絕句氣骨不減盛唐

僧處默勝果寺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鍊成一句吳越到江分或謂簡妙勝默作此到字未穩

若更爲吳越一江分天然之句也

葉平巖暮春卽事一首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俱削上二字仍是宋人絶句

詩人玉屑偷語謂之鈍賊傅長虞日月光太淸陳后主日月光天德是也然太淸不宜用光字陳句渾厚有氣此述者優於作者

耿湋贈田家翁詩蠶屋朝寒閉田家晝雨閒此寫出村居景象但上句語拙朝晝二字合掌若作田家閒晝

雨甕屋閑春寒亦是王孟手段
凡起句當如爆竹驟響易徹結句當如撞鍾淸音有餘
鄭谷淮上别友詩君向瀟湘我向秦此結如爆竹而
無餘音予易爲起句足成一首曰君向瀟湘我向秦
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長笛離亭外落日空江不見
春
江總平海若無流馬周潮平似不流杜甫江平若不流
三公造語相類馬句穩而佳
陳思王美人篇云珊瑚閒木難求賢良獨難此篇兩用

難字爲韻謝康樂述祖德詩云展季救魯人勵志故絕人此亦兩用人字爲韻魏晉古意猶存而不泥聲韻沈隱侯白馬篇云停鑣過上蘭輕舉出樓蘭緩聲歌云瑤軷信凌空羽轡已騰空此二篇亦兩用蘭字空字爲韻夫隱侯始定聲韻爲詩家楷式何乃自重其韻使人藉爲口實所謂蕭何造律而自犯之也

杜少陵避人焚諫草之句善用羊祜事此即晏子諫乎君不華乎外之意

子美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句法森嚴湧字尤奇可

嚴則嚴不可嚴則放過些子若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意在一貫又覺閒雅不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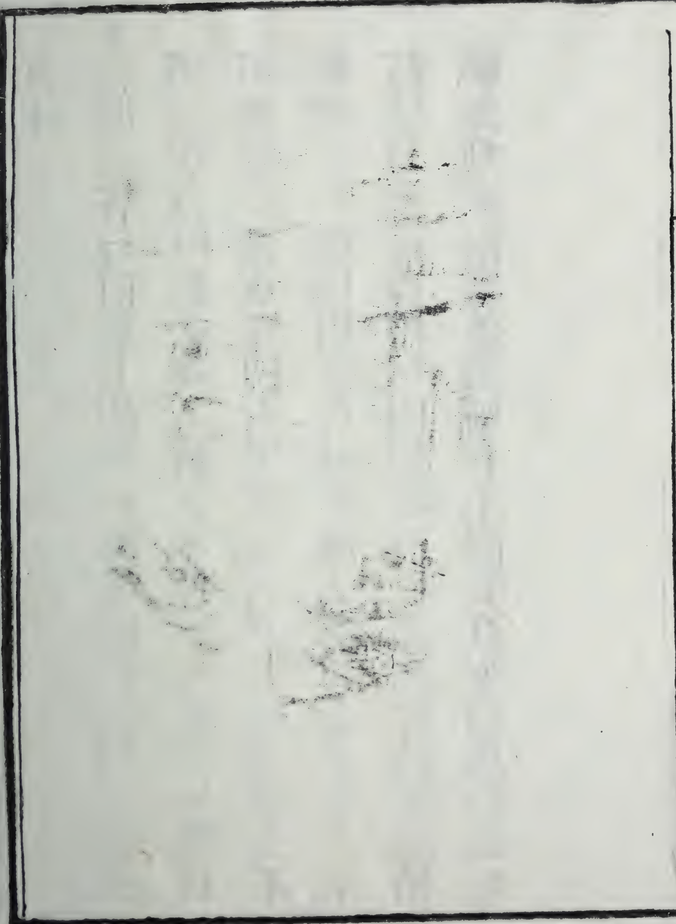
白樂天昭君詩曰漢使却囘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此雖不忘君而辭意兩拙予因之效顰曰使者南歸重妾思黃金何日贖蛾眉漢家天子如相問莫道容光異舊時

離騷語雖重復高古渾然漢人因之便覺費力

梁元帝春日詩用二十三春字鮑泉奉和亦用二十九新字不及淵明止酒詩用二十止字略無虛設字字

有味

予初賦俠客行曰笑上胡姬賣酒樓賭場嬴得錦貂裘酒酣更欲呼鷹去擲下黃金不掉頭此結亦如爆竹而無餘音遂更之曰天寒飲罷酒家樓擲下黃金不掉頭走馬西山射猛虎晚來風雪滿貂裘子美少年行結句與前首相類因擬之曰獨過酒肆據胡牀指點銀瓶索酒嘗連盞鯨吞不辭醉直驅白馬赴長楊



四溟詩話卷二

明臨清謝　榛茂秦撰

詩有簡而妙者若劉楨仰視白日光皎皎高且懸不如傅元日月光太淸阮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不如裴說避亂一身多戴叔倫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裏逢不如司空曙乍見翻疑夢沈約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不如崔塗老別故交難衛萬不捲珠簾見江水不如子美江色暎疎簾劉猛可恥垂拱時老作在家女不如浩然端居恥聖明徐凝千古還同白練飛

一條界破青山色不如劉友賢飛泉界石門張九齡
謬忝爲邦寄多慙理人術不如韋應物邑有流亡愧
俸錢張巨器龍門如可涉忠信是舟梁不如高適忠
信涉波濤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不如王維
久客親僮僕李適輕帆截浦拂荷來不如浩然揚帆
截海行亦有簡而弗佳者若鮑泉夕鳥飛向月不如
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蘇頲雙珠代月移不如
宋之問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劉禹錫欲問江深
淺應如遠別情不如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

之誰短長陸機三荆歡同株不如許渾荆樹有花兄弟樂王初河梁返照上征衣不如子美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武元衡夢逐春風到洛城不如顧況歸夢不知湖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陳季數曲暮山青不如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李義山江上晴雲雜雨雲不如劉夢得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王融灑淚與行波不如子美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李洞藥杵聲中搗殘夢不如柳子厚日午睡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詩中淚字若沾衣沾裳通用不爲剽竊多有出奇者潘岳曰涕淚應情隕子美曰近淚無乾土太白淚盡日南珠劉禹錫曰巴人淚應猿聲落賈島曰淚落故山遠孟雲卿曰至哀反無淚何仲默曰笛裏三年淚李獻吉曰萬古關山淚盧仝曰黃金礦裏鑄出相思淚此太涉險怪矣

予客京師遊翠巖七眞洞讀壁上詩曰紛披容與縱笙歌蕙轉光風艷綺羅露濕桃花春不管月明芳草夜如何璚珠浩蕩隨蘭櫂雲旆低回射玉珂深入醉鄉

依秉燭盡情揮取曾陽戈耶律丞相門客趙衍所作清麗有味頗類唐調惜乎大元風雅不載故表而出之

大篇決流短章歛芒李杜得之大篇約爲短章涵蓄有味短章化爲大篇敷演露骨

捫蝨新話曰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欲韻勝者易欲格高者難兼此二者惟李杜得之矣

許彥周曰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熟讀李義山黃魯直之詩則去之譬諸醫家用藥稍不精潔疾復存焉彥周之謂也

陳后山曰學者不由黃韓而爲老杜則失之淺易此與彥周同病

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謝靈運還舊園沈休文拜陵廟皆不過二十韻洛陽王偉用五十韻獻湘東王追子美夔府迺有百韻

詩以一句爲主落於某韻意隨字生豈必先立意哉楊

仲弘所謂得句意在其中是也

三國典略曰邢邵謂魏收之文剽竊任昉魏收謂邢邵之賦剽竊沈約葢六朝氣習如此近有剽竊何李者其二子之類歟

類文見曰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爲押韻晚唐多效之迨宋人尤甚本朝劉廷萱詠梅花自押眞韻百篇何其多也

許敬宗擬江令九日三首皆次韻初唐殆不多見

羅隱曰世祖升遐夫子死原陵不及釣臺高范仲淹曰

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儲嗣宗曰春風莫逐桃花去恐引漁人入洞來謝枋得曰花飛莫遣隨流水怕有漁郎來問津袁郊曰后羿徧彝無覓處不知天上却容奸瞿宗吉曰后羿空能殘九日不知月裏却容私范謝瞿皆出祖襲瞿得點化之妙

韓退之稱賈島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爲佳句未若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氣象雄渾大類盛唐

長篇古風最忌鋪敘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有變化之妙

淮南王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陸機曰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謝朓曰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王維曰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詩人往往沿襲淮南之語而無新意孟遲曰蘼蕪亦是王孫草莫送春香入客衣此作點化而有餘味

陳后主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氣象宏闊辭語精確爲子美五言句法之祖

律詩雖宜顏色兩聯貴乎一濃一淡若兩聯濃前後四句淡則可若前後四句濃中間兩聯淡則不可亦有

八句皆濃者唐四傑有之八句皆淡者孟浩然韋應物有之非筆力純粹必有偏枯之病

臞僊詩譜以太白長安一片月爲張季鷹之作不知何據然清響殊非晉人氣格

徐陵雜曲曰張星舊在天河上從來張姓本連天葢指張麗華而言是時陳后主最寵麗華此奉諛之辭爾

李空同評孟浩然送朱二詩曰不是長篇手段浩然五言古詩近體清新高妙不下李杜但七言長篇語平氣緩若曲澗流泉而無風捲江河之勢空同之評是

矣

李拯讀史曰佳人自折一枝紅把唱新詞曲未終惟向眼前憐易落不如抛擲任東風謝疊山謂寓梁武事未詳詠史宜明白斷案章碣曰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此孰不知邪

太白曰蒼梧山崩湘水竭張籍曰菖蒲花開月長滿李賀曰七星貫斷嫦娥死此同一機軸賀句更奇

宋王大言賦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跂越九州無所容止小言賦曰無内之中微物生焉比之無象言之無

名視之則渺渺望之則冥冥離婁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賦出於列子皆有託寓梁昭明太子大言詩曰觀脩鯤其若轍鮒視滄海之如濫觴經二儀而跼蹐跨六合以翱翔細言詩曰坐臥鄰空塵憑附蟭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此祖宋玉而無謂蓋以文爲戲爾

樂書伏羲造琴瑟以律呂樂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黃帝樂曰咸池蓋樂始於伏羲而成於黃帝是以淸和上升風俗丕變未有詩也李西涯謂詩爲樂始誤矣

何妥曰伏羲滅瑟文王足琴抑先伏羲有瑟邪

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白居易曰獺捕魚來魚躍出此非魚樂是魚驚翻案莊子而無趣家語曰水至清則無魚杜子美曰水清反多魚翻案家語而有味

或曰詩適情之具染翰成章自然高妙何必苦思以鑿其眞予曰新詩改罷自長吟此少陵苦思處使不深入溟渤焉得驪頷之珠哉

詩不厭改貴乎精也唐人改之自是唐語宋人改之自

是宋語格詞不同故爾省悟可以超脫豈徒斲削而已

作詩勿自滿若識者詆訶則易之雖盛唐名家亦有罅隙可議所謂瑜不掩瑕是也已成家數有疵易露家數未成有疵難評

古人之作必正定而後出若丁敬禮之服曹子建袁宏之服王洵王洵之服王誕張融之服徐覬之薛道衡之服高構隋文帝之服庾自直古人服善類如此

詩有天機待時而發觸物而成雖幽尋苦索不易得也

如戴石屏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屬對精確工非一朝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

詩以兩聯爲主起結輔之渾然一氣或以起句爲主此順流之勢興在一時

皇甫湜曰陶詩切以事情但不文爾湜非知淵明者淵明最有性情使加藻飾無異鮑謝何以發眞趣於偶爾寄至味於澹然陳后山亦有是評蓋本於湜

趙章泉韓澗泉所選唐人絕句惟取中正温厚閒雅平易若夫雄渾悲壯奇特沉鬱皆不之取惜哉洪容齋

所選唐人絶句不擇美惡但備數爾間多僊鬼之作出於偏稗小說尤不可取

盧弼和邊庭四時怨頗似太白絶句

李太白曰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烟霞收夕霏此用謝康樂之句但加四字王摩詰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雖用李嘉祐之聯加此四字爽健自别

意巧則淺若劉禹錫遥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是也句巧則卑若許用晦魚下碧潭當鏡躍鳥還

青嶂拂屏飛是也

陳琳曰騁哉日月逺年命將西傾陸機曰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玆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謝靈運曰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李長吉曰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迴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此皆氣短無名氏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作感慨而氣悠長也

嚴滄浪從軍行曰翩翩雙白馬結束向幽燕借問誰家

子邯鄲俠少年彎弓隨漢月拂劍倚胡天說與單于道今秋莫近邊此作不減盛唐但起承全襲子建白馬篇

松石軒詩評全是詩料且深於詩何以啟發初學

鍾嶸詩品專論源流若陶潛出應璩應璩出於魏文魏文出於李陵李陵出於屈原何其一脉不同邪

蔡文姬胡笳十八拍曰城南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此為太白古風法之祖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彈雲林之璈歌步元之曲曰綠景清飈起雲蓋暎朱葩蘭房闕琳闕碧空起璚沙此歌華麗無味或六朝贗作西王母白雲謠曰白雲在天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辭簡意盡高古莫及

王建留別杜侍御曰有川不得涉有路不得行沉沉百憂中一日如一生此語無異孟郊末曰願君去隴阪長使道路平此結頗類子美

屈宋爲詞賦之祖荀卿六賦自創機軸不可例論相如

善學楚詞而馳騁太過子建骨氣漸弱體製猶存庾信春賦間多詩語賦體始大變矣子美曰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詞賦動江關託以自寓非稱信也

碧雞漫志曰斛律金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金不知書同於劉項能發自然之妙韓昌黎琴操雖古涉於摹擬未若金出性情爾

詩有四格曰興曰趣曰意曰理太白贈汪倫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此興也陸龜蒙詠白蓮

曰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淸欲墮時此趣也王建宮詞曰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敎人恨五更風此意也李涉上于襄陽曰下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此理也悟者得之庸心以求或失之矣

趙章泉謂作詩貴乎似此傳神寫照之法當充其學識養其氣魄或李或杜順其自然而已

作詩要割愛若俱爲佳句間有相妨者必較重輕而去之此文賦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士衡先得之矣

予遊天壇山賦七言一律天畔飛霞照萬山舜易山字爲峯遂成絶句曰度嶺攀崕自一笻黃冠竹下偶相逢振衣直上昇仙石天畔飛霞照萬峯此亦割愛之法

韓昌黎曰婦人不下堂遊子在萬里託興高遠有風人之旨杜少陵曰丈夫則帶甲婦人終在家此文不逮意韓詩爲優

陳陶送沈以曾曰高臺送歸客滿握軒轅風落日一揮手金鼇雲雨空鼇洲石梁外劍浦羅浮東茲興不可

接㒓㒓烟際鴻此有太白聲調隴西行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此語悽婉味長嚴滄浪謂陶最無可觀何也

詩無神氣猶繪日月而無光彩學李杜者勿執於句字之間當率意熟讀久而得之此提魂攝魄之法也

謝靈運池塘生春草造語天然清景可畫有聲有色乃是六朝家數與夫青青河畔草不同葉少藴但論天然非也又曰若作池邊庭前俱不佳非關聲色而何子美曰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此景固佳然知見二

字着力至於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便覺自然

學詩者當如臨字之法若子美日出東籬水則曰月墮竹西峯若雲生舍北泥則曰雲起屋西山久而入悟不假臨矣

子賦牡丹曰花神默默殿春殘京洛名家識面難國色從來有人妬莫教紅袖倚闌干及讀羊士諤郡中即事曰紅香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闌干因與暗合遂刪已作予每讀古人詩有全句同者卽於稿中改竄

杜子美七歌本於十八拍文天祥六歌與杜異世同悲

李獻吉亦有七歌惜非其時爾

今之學子美者處富有而言窮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

老曰老無病曰病此摹擬太甚殊非性情之眞也

劉貢父評嚴維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夕陽遲則

繫花春水漫何須柳也此聯妙於狀景華而不靡精

而不刻貢父之說鑿矣

劉禹錫贈白樂天兩聯用兩高字雪裏高山頭白早于

公必有高門慶自註曰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義

不同自恕如此兩聯最忌重字或犯首尾可矣子美曰江閣邀賓許馬迎醉於馬上往來輕王維曰尚衣方進翠雲裘萬國衣冠拜冕旒二公重字不害爲大家

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馬歌體製備矣嚴滄浪謂創自夏侯湛葢泥於白氏六帖

六言體起於谷永陸機長篇一韻迨張說劉長卿八句王維皇甫冉四句長短不同優劣自見若君道曲中庭有樹自語梧桐推枝布葉此雖高古亦太寂寥

九言體無名氏擬之曰昨夜西風搖落千林梢渡頭小舟捲入寒塘坳聲調散緩而無氣魄惟太白長篇突出兩句殊不可及若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廻川是也

四言體始於康衢歌暨三百篇則盛矣滄溟謂起自韋孟非也

三百篇已有聲律若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暨離騷洞庭波兮木葉下之類漸多六朝以來黃鍾瓦缶審音者自能辨之

文式放情曰歌體如行書曰行兼之曰歌行快直詳盡曰行悲如蛩螿曰吟讀之使人思怨委曲盡情曰曲宜委曲諧音通乎俚俗曰謠宜隱蓄近俗載始末曰引宜引而不發此雖體式猶欠變通葢同名異體同體異名耳同名者若瓠子决兮將奈何此瓠子歌也陟彼北邙兮噫此五噫歌也四夷既獲諸夏康兮此琴歌也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此房中歌也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此匈奴歌也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此鮑司隸歌也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

以當歸此悲歌也東方欲明星爛爛此雞鳴歌也太乙況天馬下此天馬歌也青青黃黃雀石頹唐此地驅樂歌也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此前緩聲歌也江邊黃竹子堪作女兒箱此黃竹歌也春風宛轉入曲房此挾瑟歌也帝悅於兌執矩固司藏此白帝歌也是邪非邪此李夫人歌也同體者若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此苦寒行也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此同聲歌也營邱負海曲沃野爽且平此齊驅樂也我本良家子將適單于庭此明妃辭也關東有義士

興兵討群克此蒿里曲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此東武吟也虎嘯谷風起龍躍景雲浮此合歡詩也置酒廣殿上親友從我遊此箜篌引也白馬飾角弓鳴鞭乘北風此白馬篇也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此五君詠也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珍此善門頌也紫烟世不覯赤鱗庖所捐此白雲贊也體無定體名無定名莫不擬斯二者悟者得之措詞短長意足而止隨意命名人莫能易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也

捫蝨新話曰文中有詩則語句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

流暢而引謝玄暉唐子西之說胡氏誤矣李斯上秦
皇帝書文中之詩也子美北征篇詩中之文也
武元康曰文有聲律皆似詩詩不粗鄙皆是文
杜約夫曰六朝文中有詩宋朝詩中有文
楊仲宏律詩三十四格謂自杜甫門人吳成鄒遂傳其
法然窘於法度殆非正宗
范德機曰絶句則先得後兩句律詩則先得中四句當
以神氣爲主全篇渾成無餖飣之迹唐人間有此法
孔融離合體竇韜妻迴文體鮑照十數體建除體謝莊

道里名體梁簡文帝卦名體梁元帝歌曲名體姓名體鳥名體獸名體龜兆名體鍼穴名體將軍名體宮殿名體屋名體車名體船名體草名體樹名體沈炯六府體八音體六甲體十二屬體魏晉以降多務纖巧此變之變也

古辭曰黃蘗向春生苦心隨日長又曰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又曰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又曰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又曰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又曰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又曰桐枝不結花何

由得梧子又曰殺荷不斷藕蓮心已復生此皆吳格指物借意李義山曰春蠶到老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措詞流麗酷似六朝蘇子瞻曰破衫尚有重逢日一飯何曾忘却時造語殊乏風致

詩曰游環脅驅陰靷鋈續又曰鋚膺鏤錫鞹鞃淺幭此語艱深奇澀殆不可讀韓柳五言有法此者後學當以爲誡

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王績曰眼看人盡醉何忍獨

爲醒左思曰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太白曰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咲殺人王李二公善於翻案子美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劉滄曰不用茱萸仔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太拙而無意味楊誠齋翻案法專指宋人何也

李靖曰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譬諸詩發言平易而循乎繩墨法之正也發言雋偉而不拘乎繩墨法之奇也平易而不執泥雋偉而不險怪此奇正參伍之法也白樂天正

而不奇李長吉奇而不正奇正參伍李杜是也

洪輿祖曰三百篇比賦少而興多離騷興少而比賦多

予嘗考之三百篇賦七百二十興三百七十比一百

一十洪氏之說誤矣

法言曰堯舜之道皇兮夏商周之道將兮而以延其光

兮子雲法言以準論語學屈原且不及況孔子哉

玄埜曰五言絕句主情景七言絕句主意事又曰五言

絕句撇景入事七言絕句掉句入情前後之法何相

反邪

陳繹曾曰凡律高則用重律中則用正律下則用子律大要欲調句耳詩至於化自然合律何必庸心爲哉

劉禹錫曰建安里中兒聯歌竹枝聆其音中黃鍾之羽其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豔音也唐去漢魏樂府爲近故歌詩尚論律呂夢得亦審音者不獨工於辭藻而已

李西涯閣老善詩門下多詞客劉梅軒閣老忌之聞人學詩則叱之曰就作到李杜只是酒徒李空同謂劉因噎廢食是也

陸士規能詩秦檜門客也來自湘楚謁檜檜以小嫌不與接見因小相誦其過黃陵廟詩曰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出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檜稱賞不已待之如初噫檜亦尚詩也哉

李西涯久於相位陸滄浪以詩諷之曰聲名高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

詩人玉屑集唐人句法悉分其類有裨於初學但風騷句法皆有標題若馬倦時銜草人疲數望城則曰公

明布卦若芹泥隨燕嘴花蕋上蜂鬚則曰東方占鵲殆與棋譜牌譜相類論詩不宜如此

子美五言絕句皆平韻律體景多而情少太白五言絕句平韻律體兼仄韻古體景少而情多二公各盡其妙

許用晦金陵懷古頷聯簡板對爾頸聯當贈遠遊者似有戒慎意若刪其兩聯則氣象雄渾不下太白絕句

律詩無好結句謂之虎頭鼠尾即當擺脫常格復出不測之語若天馬行空渾然無迹張祜金山寺之作則

有此失也

子美居夔州上句曰春知催柳別農事聞人說別說同韻王維溫泉上句曰新豐樹裏行人度閒道甘泉能獻賦度賦同韻此非詩家正法章碣上句皆用翰韻尤可怪也

歡紅爲韻不雅子美老農何有罄交歡娟娟花蕊紅之類愁青爲韻便佳若子美更有澄江銷客愁石壁斷空青之類凡用韻審其可否句法瀏亮可以詠歌矣

孫太初曰到處論交山最賢以山爲賢蓋有所祖周禮

曰輪人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謝靈運曰豈以名利之場而賢於淸曠之域哉唐太宗曰李勣守并州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

子美曰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屛此語宛然入畫情景適會與造物同其妙非沉思苦索而得之也

李林甫璘嶽應制曰雲收二華出天轉五星來十月農初罷三驅禮後開兩聯皆用數目字不可爲法王摩詰送丘爲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聯疊用數

目字不可爲病也

章孝標下第曰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後
及第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謂報時人洗眼看其量狹
大類孟郊

淵明詠雪曰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此語殆似顏謝
羅大經謂其輕虛潔白盡在於是但識其趣體則未
也

排律結句不宜對偶若杜子美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
蠅似無歸宿

五言律首句用韻宜突然而起勢不可遏若子美落日在簾鉤是也若許渾天晚日沉沉便無力矣

崔後渠贈予詩曰三月清洹上翩翩兩度來摛詞傾玉海弔古賦銅臺岐路揚朱淚江湖李白杯令公今謝事迴首尚憐才楊朱李白自然的對戎昱詩曰衛青師自老魏絳賞何功較之後渠精確不及

詩以佳句為主精鍊成章自無敗句所謂善人在坐君子俱來

瀛奎律髓不可讀間有宋詩純駁於心發語或唐或宋

不成一家終不可治調言長語曰若讀瀛奎律髓要人自擇

盧仝曰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孫太初曰夜來夢到西湖路白石灘頭鶴是君此從玉川變化亦有風致

詩不可太切太切則流於宋矣

武元衡曰殘雲帶雨過春城韓致光曰斷雲含雨入孤村二句巧思不及子美澹雲疎雨過高城句法自然

方干未明先見海底日頁久遠雞方報晨方晦叔山雞

未鳴海日出此簡妙勝千矣

作詩最忌蹈襲若語工字簡勝於古人所謂化陳腐爲新奇是也

李頻曰星臨劍閣動花落錦江流譬諸佳人掌而對壯士拳也若曰月落錦江寒便相敵矣

金學士王庭筠黃花山一絶頗有太白聲調詩曰掛鏡臺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邊華泉謂詩與行草俱入化矣

子美不遭天寶之亂何以發忠憤之氣成百代之宗國

朝何仲默亦遭壬申之亂但過於哀傷爾

空同子曰古詩妙在形容所謂水月鏡花言外之言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求工於句字心勞而日拙也枚氏七發非必於七也文溴而成七後之作者無七而必於七然皆俳語也杜甫見道過韓愈如白小羣分命文章有神交有道隨風潛入夜水流心不競出門流水住等語皆是道也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奉佛之應人心係則難脫

馬子端曰楚詞悲感激廹獨橘頌一篇溫厚委曲子美

明霞高可餐卽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之意

張崇德曰屈原天問全學莊子天運莊子寓乎忘形屈原滯於孤憤

李仲清曰陳伯玉詩高出六朝惟淵明乃其伉儷者當與兩漢文字同觀

杜約夫曰宋人論詩甚嚴無乃唐人之瘦歟呂紫薇所謂文章不上瘦約夫暗合孫吳爾

徐伯傳問詩法於康對山曰熟讀太白長篇則胸次含宏神思超越下筆殊有氣也

黃司務問詩法於李空同因指場圃中菉豆而言曰顏色而已此即陸機所謂詩緣情而綺靡是也

李獻吉極苦思詩垂成如一二句弗工即棄之田深父見而惜之獻吉曰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何仲默詩曰元日王正月傳呼晚殿班千官齊鵠立萬國候龍顏辨色旌旗入衞星劍珮還聖躬無乃倦幾欲問當關李獻吉改爲不敢問當關曹仲禮曰吾舅所改未若仲默元句

趙子昂曰作詩但用隋唐以下故事便不古也當以隋

唐以上爲主此論執矣隋唐以上泛用則可隋唐以下泛用則不可學者自當斟酌不落凡調

漢人作賦必讀萬卷書以養胸次離騷爲主山海經輿地志爾雅諸書爲輔又必精於六書識所從來自能作用若揚袘戌削飛襳垂髾之類命意宏博措辭富麗千彙萬狀出有入無氣貫一篇意歸數語此長卿所以大過人者也

宋之問鬒髮俄成素丹心已作灰子美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張說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子美疎簾

殘月影高梳遠江聲李群玉水流寧有意雲泛之本無心子美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徐晶翡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子美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韋莊百年流水盡萬事落花空子美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陳陶九江春水濶三峽暮雲深子美九江春水外三峽暮帆前諸公句意相類子美自優

子建詩多有虛字用工處唐人詩眼本於此爾若朱華冒綠池時雨净飛塵松子久吾欺列坐竟長筵嚴霜依玉除遠望周千里其平仄妥帖尚有古意

鮑防雜感詩曰五月荔枝初破顔朝離象郡夕凾關此作託諷不露杜牧之華清宮詩曰一騎紅塵妃子咲無人知是荔枝來二絶皆指一事淺深自見

吳筠覽古詩曰蘇生佩六印奕奕爲殃源主父食五鼎昭昭成禍根李斯佐二辟巨釁鍾其門霍孟翼三后伊戚及後昆此古體敘事文勢使然益出於無意也若分爲兩篇皆謂之隔句對自與近體不同爾

杜約夫問曰點景寫情孰難予曰詩中比興固多情景各有難易若江湖遊宦羇旅會晤舟中其飛揚轗軻

老少悲歡感時話舊靡不慨然言情近於議論把握住則不失唐體否則流於宋調此寫情難於景也中唐人漸有之冬夜園亭具樽俎延社中詞流時庭雪皓目梅月向人淸景可愛模寫似易如各賦一聯擬摩詰有聲之畫其不雷同而超絕者諒不多見此點景難於情也惟盛唐人得之約夫曰予能發情景之蘊以至極致滄浪輩未嘗道也

太白夜宿荀媼家聞比隣春臼之聲以起興遂得隣女夜春寒之句然本韻盤餐二字應用以夜宿五松下

發端下句意重辭拙使無後六句必不落歡韻此太白近體先得聯者豈得順流直下哉附詩云夜宿五松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隣女夜舂寒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慙漂母三謝不能餐

傅咸螢火賦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駱賓王賦光不周物明足自資處幽不昧居照斯晦二子皆有託寓繁簡不同子美暗飛螢自照之句意愈簡而辭愈工也

孔雀東南飛一句興起餘皆賦也其古朴無文使不用
粧奩服飾等物但直敘到底殊非樂府本色如云妾
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
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又
云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粧着我繡裌裙事事四五
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着明月
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丹朱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
雙又云交語速裝表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鵠舫四角
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

金鏤鞍韉錢三百萬皆用靑絲穿雜綵三百匹交用市鮭珍此皆似不緊要有則方見古人作手所謂沒緊要處便是緊要處也

四溟詩話

明臨淸謝　榛茂秦撰

凡詩債叢委固有緩急亦當權變若先作難者則殫其心思不得成章復作易者興沮而語澀矣難者雖緊要且置之度外易者雖不緊要亦當冥心搜句或成三二篇則妙思種種出焉勢如破竹此所謂先江南而後河東之法也

于濆辛苦吟壠上扶犂兒手種腹長飢窗下擲梭女手織身無衣此作有關風化但失之粗直李紳憫農詩

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無名氏蠶婦詩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二作氣平意婉可置前列但互相祖襲爾鹽鐵論曰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作金鍾大鏞而不能自作一鼎盤此論高古乃三詩之源夐然氣象不同

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如客從遠方來寄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是也及登甲科學說官話便作腔子昂然非復在家之時若陳思王遊魚潛綠水

翔鳥薄天飛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聲調鏗鏘誦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晉詩家常話與官話相半迨齊梁開口俱是官話官話使力家常話省力官話勉然家常話自然夫學古不及則流於淺俗矣今之工於近體者惟恐官話不專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進而追兩漢也嗟夫

作詩不必執於一箇意思或此或彼無適不可待語意兩工乃定文心雕龍曰詩有恒裁思無定位此可見

作詩不專於一意也

任城張艮玉別號栗齋居士以琴鳴於時嘗賦閒居云手香丸藥後心靜理琴時此聯閒雅有味然出自呂居仁手香橙熟後髮脫草枯時此作者不及述者

詩忌粗俗字然用之在人飾以顏色不失爲佳句譬諸富家厨中或得野蔬以五味調和而味自別大異貧家矣紹易君曰凡詩有鼠字而無貓字用則俗矣子可成一句否予應聲曰貓蹲花砌午紹易君曰此便脫俗

忠孝二字五七言古體用之則可若能用於近體不落常調乃見筆力于濆送戍客南歸詩云莫渡汨羅水回君忠孝腸此即野蔬借味之法而濆亦知此邪

凡襲古人句不能翻意新奇造語簡妙乃有愧古人矣謝莊月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蓋出自屈平洞庭波兮木葉下譬以石家鐵如意改製細巧之狀此非古良冶手也王勃七夕賦洞庭波兮秋水急意重氣迫而短於點化此非偷狐白裘手也許渾送韋明府南遊詩木葉洞庭波然措詞雖簡而少損氣魄此非縮

銀法手也

凡作文靜室隱几冥搜邈然不期詩思遽生妙句萌心且含毫咀味兩事兼舉以就興之緩急也予一夕欹枕面燈而臥因詠蜉蝣之句忽機轉文思而勢不可遏置彼詩草卒書嘆世之語云天地之視人如蜉蝣然蜉蝣之視人如天地然蜉蝣莫知人之有終也人莫知天地之有終也

作詩本乎情景孤不自成兩不相背凡登高致思則神交古人窮乎遐邇繫乎憂樂此相因偶然著形於絕

迹振響於無聲也夫情景有異同模寫有難易詩有二要莫切於斯者觀則同於外感則異於內當自用其力使內外如一出入此心而無間也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爲詩以數言而統萬形元氣渾成其浩無涯矣同而不流於俗異而不失其正豈徒麗藻炫人而已然才亦有異同同者得其貌異者得其骨人但能同其同而莫能異其異吾見異其同者代不數人爾

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蘊乎內著乎外其隱見異同

人莫之辨也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峯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琴朱絃老健如朔漠橫鵰清逸如九臯鳴鶴明淨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芳潤如露蕙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學者能集衆長合而爲一若易牙以五味調和則爲全味矣

凡立意措辭欲其兩工殊不易得辭有短長意有小大須搆而堅束而勁勿令辭拙意妨意來如山巍然置之河上則斷其源流而不能就辭辭來如松挺然植

之盤中窘其造物而不能發意夫辭短意多或失之深晦意少辭長或失之敷演名家無此二病

李羣玉雨夜詩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觀此悲感無髮不皓若後削冗句渾成一絕則不減太白矣太白金陵留別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妙在結語使坐客同賦誰更擅場謝宣城夜發新林詩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陰常侍曉發新亭詩大江一浩蕩悲離足幾重二作突然而起造語雄深六朝亦不多見太白能變化為結令人叵測奇哉附羣玉

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窮愁重於山終年壓人頭朱顏與芳景暗附東波流鱗翼俟風水青雲方阻脩孤燈冷素焰蟲響寒房幽借問陶淵明何物可忘憂無因一酩酊高枕萬情休

都下一詩友過余言詩了不服善余曰雖古人詩亦有可議者葢擅名一時寧肯帖然受人詆訶又自謂大家氣格務在渾雄不屑屑於句字之間殊不知美玉微瑕未爲全寶也或睥睨當代以爲世無勍敵吐英

華而媚千林瀉河漢而澤四野隻字求精工花鳥催之不厭片言失輕重鬼神忌之有因大哉志也嗟哉人也

夫萬景七情合於登眺若面前列羣鏡無應不真憂喜無兩色偏正惟一心偏則得其半正則得其全鏡猶心光猶神也思入杳冥則無我無物詩之造玄矣哉

或問作詩中正之法四溟子曰貴乎同不同之間同則太熟不同則太生二者似易實難握之在手主之在心使其堅不可脫則能近而不熟遠而不生此惟超

悟者得之

甲辰歲冬余客居大梁有李生者屢過欵宿及晨起盥櫛旭日射窗因索新句李云曉日照疎窗余亦成寒日澹虛牖賈子聞之曰此出一機杼而織手不同戊午歲從遊鄴下夜酌王中宦別館請示一字造句以燈爲韻予就枕構思乃得三十四句云烟葦出漁燈書聲半夜燈山扉樹裏燈風幢閃佛燈竹院靜禪燈蛾影隔籠燈星懸寶塔燈心空一慧燈風雨異鄉燈倦客望村燈鬼火戰場燈除夜兩年燈雪市減春燈

茅屋祇書燈樹隱酒樓燈穴鼠暗窺燈殿列九華燈
星聚廣陵燈棋罷暗籌燈疎林見遠燈蛩吟半壁燈
農談共瓦燈屋漏夜移燈明滅幾風燈窗昏夢後燈
流螢不避燈寒閨織錦燈形影共寒燈調鷹徹夜燈
海船浪搖燈夜泊聚船燈霜風逼旅燈靈焰鳳膏燈
春宮萬戶燈此行遠自邇之法俾其自悟耳及曉起
寒雀在簷前有幽意李吟一句云羣雀噪前簷予應
聲曰簷日聚寒雀夫能寫眼前之景須半生半熟方
見作手李生亦佳士也予嘗授之韻學博記雅談懸

河瀉於廣席使醉客復醒其善用所長如此

夫縉紳作詩者其形也易腴其氣也易充貫乎經史粹乎旨趣若江河有源而滔滔弗竭欲造名家殊不難矣凡擇韻平妥用字精工此雖細事則聲律具焉必先固基址而高其梁棟樓成壯麗乃見工輸之大巧也予昔遊都下力拯盧柟之難諸縉紳多其義相與定交草茅賤子至愚極陋但以聲律之學請益因折衷四方議論以爲正式及出詩草妍亦不忌媸亦不誚此虛心應接使然得以優游聖代而老於嘯歌幸

矣每惜禰衡鸚鵡一賦而遽戕其生可爲恃才傲物者誡

己酉歲中秋夜李正郎子朱延同部李于鱗王元美及余賞月因談詩法予不避謭陋具陳顛末于鱗密以指掐予手使之勿言予愈覺飛動亹亹不輟月西乃歸于鱗徒步相攜曰子何太泄天機予曰更有切要處不言曰何也曰其如想頭別爾于鱗默然

余偕詩友周一之馬懷玉李子明晚過徐比部汝思書齋適唐詩一卷在几因而披閱歷談聲律調格以分

正變汝思曰聞子能假古人之作爲已稿凡作有疵而不純者一經點竄則渾成子聊試筆力成則人各一大白否則三罰而勿辭如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詩云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此晚唐入選者可能搜其疵而正其格歟予曰觀此體輕氣薄如葉子金非錠子金也凡五言律兩聯若綱目四條辭不必詳意不必貫此皆上句生下句之意八句意相聯屬中無罅隙何以含蓄頷聯雖

曲盡旅況然兩句一意合則味長離則味短晚唐人多此句法遂勉更六句云燈火石頭驛風烟揚子津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萍梗南浮越功名西向秦明朝對清鏡衰鬢又逢春舉座鼓掌咲曰如此氣重體厚非錠子金而何

梁比部公實曰崔塗歲除詩云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觀此羈旅蕭條寄意言表全章老健乃晚唐之出類者戴叔倫除夜詩云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此聯悲感久客寧忍誦之惜通篇不免敷演之病

作詩譬如江南諸郡造酒皆以麴米爲料釀成則醇味

如一善飲者歷歷嘗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蘇州酒也

此鎭江酒也此金華酒也其美雖同嘗之各有甄別

何哉做手不同故爾

古人作詩譬諸行長安大道不由狹斜小徑以正爲主

則通於四海略無阻滯若太白子美行皆大步其飄

逸沉重之不同子美可法而太白未易法也本朝有

學子美者則未免蹈襲亦有不喜子美者則專避其

故迹雖由大道跬步之間或中或傍或緩或急此所

以異乎李杜而轉折多矣夫大道乃盛唐諸公之所共由者予則曳裾躡屩由乎中正縱横於古人衆跡之中及乎成家如蜂采百花爲蜜其味自別使人莫之辨也

凡作詩不宜逼眞如朝行遠望青山佳色隱然可愛其烟霞變幻難於名狀及登臨非復奇觀惟片石數樹而已遠近所見不同妙在含糊方見作手

予初冬同李進士伯承遊西山夜投碧雲寺並憩石橋注目延賞時薄靄濛然澗泉奔響松月流輝頓覺之

塵襟爽滌而興不可遏漫成一律及早起臨眺較之
昨夕仙凡不同此亦逼眞故爾附詩云並馬尋名寺
登高藉短筇飛泉鳴古澗落月在寒松石路經千轉
雲巖復幾重人間多夢寐誰聽上方鍾
章給事景南過余曰子嘗云詩能剝皮句法愈奇何謂
也曰譬如天寶間李謫仙杜拾遺高常侍岑嘉州王
右丞賈舍人相與結社每分題課詩一時寧無優劣
或興高者先得警策處援筆立就自能擅場如秋間
偶過園亭梨棗正熟卽摘取啖之聊解饑渴殊覺爽

快人意或有作讀之悶悶然尚隔一間如摘胡桃并栗須三剝其皮乃得佳味凡詩文有剝皮者不經宿點竄未見精工歐陽永叔作醉翁亭記亦用此法禰正平鸚鵡賦走筆立成膾炙千古譬如丹柰有色有味到口卽佳不假於剝皮也

凡製作繫名論者心有同異豈待見利而變哉或見有佳篇面雖云好默生毀端而播於外此詩中之忌也或見有奇句佯爲沉思欲言不言俾其自疑弗定此詩中之妒也或見名公巨卿所作不拘工拙極口稱

賞此詩中之諂也諂者利之媒好者利之機忌者利之蠹然慎交則保名三者有一不能無損如藥加硝黃之類其耗於元氣者多矣

凡以詩求正者在乎知己否則無益徒有自衒之誚或終篇稱許而不雌黃一字恐有誤則貽笑爾或灼見其疵雖有奇字隱而不言恐人完其美振其名是出於意非忌而何

范希文作嚴子陵祠堂記云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易德爲風至今彰希文之服善此泰伯偶然爾近

有詞流與人一字之益每對衆言之其不自廣也如此及出所作稱之則快意議之則變色雖杜少陵更正亦不免忌心萌焉夫偶定人之未安何其自矜竟沮人之有益甘於自誤吁彼何人哉吁彼何人哉

大梁李生好記人惡詩每每傳之一笑予謂之曰觀子胸中所蘊如此則穢濁其心安能吐芳潤發清雅乎子從我遊二十餘年試誦我詩一篇或一聯以見黃鍾瓦缶聲調同異則工拙兩存乎心所論公平靡不服矣生茫然無以對

走筆成詩興也琢句入神力也句無定工疵無定處思得一字妥貼則兩疵復出及中聯愜意或首或尾又相妨萬轉心機乃成篇什譬如唐太宗用兵甫平一僭竊而復干戈迭起兩獻捷方欲論功餘寇又延國討百戰始定歸於一統信不易爲也夫一律猶一統也兩聯如中原前後如四邊四邊不寧中原亦不寧矣思有無形之戰成有不賞之功子建以詞賦爲勳績是也

予一夕過林太史貞恒館留酌因談詩法妙在平仄四

聲而有清濁抑揚之分試以東董棟篤四聲調之東字平平直起氣舒且長其聲揚也董字上轉氣咽促然易盡其聲抑也棟字去而悠遠氣振愈高其聲揚也篤字下入而疾氣收斬然其聲抑也夫四聲抑揚不失疾徐之節惟歌詩者能之而未知所以妙也非悟何以造其極非喻無以得其狀譬如一鳥徐徐飛起直而不迫甫臨半空翻若少旋振翮復向一方力竭始下塌然投於中林矣沈休文固已訂正特言其大槩若夫句分平仄字關抑揚近體之法備矣凡七

言八句起承轉合亦具四聲歌則揚之抑之靡不盡妙如子美送韓十四江東省親詩云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此如平聲揚之也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此如上聲抑之也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如去聲揚之也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此如入聲抑之也安得姑蘇鄒倫者樽前一歌合以金石和以瑟琴宛乎清廟之樂與子按拍賞音同飲巨觥而不辭也貞恒曰必待吳歌而後劇飲其如明月何哉因與一醉而別

夫平仄以成句抑揚以合調揚多抑少則調匀抑多揚少則調促若杜常華清宮詩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上句二入聲抑揚相稱歌則爲中和調矣王昌齡長信秋詞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上句四入聲相接抑之太過下句一入聲歌則疾除有節矣劉禹錫再過玄都觀詩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上句四去聲相接揚之又揚歌則太硬下句平穩此一絶二十六字皆揚惟百畝二字是抑又觀竹枝詞所序以知音自負何獨忽於此

邪

杜牧之開元寺水閣詩云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澹雲閒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烟樹五湖東此上三句落脚字皆自吞其聲韻短調促而無抑揚之妙因易爲深秋簾幕千家月靜夜樓臺一笛風迺示諸歌詩者以予爲知音否邪

王摩詰送少府貶郴州許用晦姑蘇懷古二律亦同前病豈聲調不拘邪然子美七言近體最多凡上三句

轉折抑揚之妙無可議者其工於聲調盛唐以來李杜二公而已

凡字有兩音各見一韻如二冬逢遇也一冬逢音蓬大雅鼉鼓逢逢四支衰減也十灰衰音崔殺也左傳皆有等衰十三元繁多也十四寒繁音盤左傳曲縣繁纓四豪陶姓也樂也二蕭陶音遙相隨之貌禮記陶陶遂遂皐陶舜臣名作詩宜擇韻審音勿以爲末節而不詳考賀知章回鄉偶書云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此灰韻衰字以爲支韻衰字誤矣何

仲默九日對菊詩云亭亭似與霜華鬬冉冉偏隨月影繁此元韻繁字以爲寒韻繁字亦誤矣予書此二詩以爲作者誡

阮籍詠懷詩誰云君子賢明目安可能陸機挽歌殉歿身易亡救子非所能潘尼贈王元貺膏蘭孰爲銷濟治由賢能夏侯湛東方朔讚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張平子東京賦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離騷紛吾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此協耐王逸註能鷹多力絕人之才者謂之能然諸公皆本逸註予謂燕韻能協用

於灰韻猶存古意何以效其穿鑿而費講耶又三足
鼈唐德誠禪師作頌以此押韻云三十年前坐釣臺
鉤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拾絲綸歸去
來
予客京時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諸君
招余結社賦詩一日因談初唐盛唐十二家詩集并
李杜二家孰可專爲楷範或云沈宋或云李杜或云
王孟子默然久之曰歷觀十四家所作咸可爲法當
選其諸集中之最佳者錄成一帙熟讀之以奪神氣

歌咏之以求聲調玩味之以裒精華得此三要則造乎渾淪不必塑謫仙而畫少陵也夫萬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易駁而爲純去濁而歸清使李杜諸公復起孰以予爲可教也諸君笑而然之是夕夢李杜二公登堂謂余曰子老狂而遽言如此若能出入十四家之間俾人莫知所宗則十四家又添一家矣子其勉之

濬人盧浮邱名柟者過鄴訪予草堂樽酒欵洽因談作詩有難易遲速方見做手不同盧曰格貴雄渾句宜

自然吾子何其太苦恐刻削有傷元氣爾曰凡靜臥
宜想頭流轉思未周處病之根也數改求穩一悟得
純子美所謂新詩改罷自長吟是也吾子所作太速
若宿構然再假思索則無瑕之玉倍其價矣盧曰凡
走筆率成一篇雖欲求疵而治竟不可得做手定矣
奈何曰觀子直寫胸中所蘊由乎氣勝專效背水陣
之法久而雖熟未必皆完篇也子所作惟以僊丹而
療人間百病予詩如扁鵲診脉用藥不失病源盧曰
平生口吃不能劇談但與子操筆對賦各見所長子

曰這是盧生倔强不服善處然其佳句甚多予每稱賞但不能悉記其讀書秋草園情景俱到宛然入畫比康樂春草之句更覺古老妙哉句也固哉人也

予自正德甲戌年甫十六學作樂府商調以寫春怨尚記首一闋云隔花漏殘春夢醒星斗落江城珠箔金鉤低控玉釵珊枕斜横畫堂前紫燕交飛綠楊枝黃鳥和鳴倚危欄又看三月景杳然不見多情斷腸芳草碧初未閱太和正音譜故有硬字回首亂峯青統錄若干曲請正於鄉丈蘇東皐東皐曰爾童年愛作艷曲聲口似詩

殆非詞家本色初養精華而別役心機孤此一代風雅何邪因教之作詩澹泊自如而不墜厥志迄今五十餘年皤然一叟惟詩是樂動靜有時而神逸於內不知爲山林之小隱歟爲市朝之大隱歟蘇丈吾師也不得見我今日悲哉

作詩譬如有人日持箕箒遍於市廛掃沙簸而揀之或破錢折簪碎銅片鐵皆投之於袋饑則歸飯固不如意往復不廢其業久而大有所獲非金則銀足贍卒歲之需此得意在偶然爾夫好物得之固難警句尤

不易得掃沙不倦則好物出苦心不休則警句成

人非雨露而自澤者德也人非金石而自久者名也心非源泉而流不竭者才也心非鑑光而照無偏者神也非德無以養其心非才無以充其氣心猶舸也德猶舵也鳴世之具惟舸載之立身之要惟舵主之士衡士龍有才而恃靈運玄暉有才而露大抵德不勝才猶泛舸中流舵師失其所主鮮不覆矣

凡作詩文或有兩句一意此文勢相貫宜乎雙用如李斯上秦始皇書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

者逐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秦漢以來文法類此者多矣自不爲病王勃尋道觀詩王笈三山記金箱五嶽圖駱賓王題玄上人林泉詩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皆句意雖重於理無害若别更一句便非一聯造物矣至於太白贈浩然詩前云紅顏棄軒冕後云迷花不事君兩聯意頗相似劉文房靈祐上人故居詩既云幾日浮生哭故人又云雨花垂淚共沾巾此與太白同病興到而成失於檢點

意重一聯其勢使然兩聯意重法不可從

木蘭詞云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此乃信口道出似不經意者其古朴自然繁而不亂若一言了問答一市買鞍馬則簡而無味殆非樂府家數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絕似太白五言近體但少結句爾能於古調中突出幾句律調自不減文姬筆力雄兎脚撲朔雌兎眼迷離雙兎傍地

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此結最着題又出奇語若缺此四句使六朝諸公補之未必能道此

謝靈運折楊柳行鬱鬱河邊樹青青野田草此對起雖有模倣而不失古調至於騷屑出穴風揮霍見日雪此亦對起用於中則穩帖卓文君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其古雅自是漢人語鮑明遠擬之曰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氷此亦用漢人機軸雖能織文錦羅縠惜時樣不同爾

子美遣意二首皆偏入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突

然而起似對非對而不失格律時孤城四鼓匯起憑高則前山半吐月矣其淸景快人心目作者可以寫其眞良工莫能狀其妙不待講而自透徹此豈偶然得之邪此豈冥然思之邪至於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此亦對起頗似簡板況用二虛字意多氣靡緩於發端夫鳴於枝上者黃鳥則近而可親泛於渚次者白鷗則輕而可愛着於前聯則可子美起對固多切者宜在中而不宜在首此近體定法也又寄劉峽州四十韻末二句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靑蠅長律

自無徵尾屬對若蒸韻不窮想更有布置
陳思王五游詩云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徘徊文昌
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羣后集東廂帶我瓊瑤
佩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之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
藥羨門進奇方此皆兩句一意然祖於古樂府觀其
陌上桑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耕者忘其犂鋤者
忘其鋤焦仲卿妻東西植松柏南北種梧桐枝枝相
覆蓋葉葉相交通相逢行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
羽林郎長裙連理帶廣袖合歡裙此皆古調自然成

對陳思通篇擬之步驟雖似五言長律其辭古氣順如此

宗考功子相過旅館曰子嘗謂作近體之法如孫登請客未喻其旨請詳示何如曰凡作詩先得警句以爲發興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從客生若主客同調方謂之完篇譬如蘇門山深松草堂具以琴樽其中綸巾野服兀然而坐者孫登也如此主人庸俗輩不得躋其階矣惟竹林七賢相繼而來高雅如一則延之上坐始足其八數爾子相曰若作古體亦用此

法可乎曰凡作古體近體其法各有異同或出於有意無意之間妙之所由來不可必也妙則天然工則渾然二體之法至矣盡矣

嘉靖間有初學詩者開口便多奇氣此雖天賦美質其成之敗之則又在乎人矣專尚奇者乃盛唐之端晚唐之漸也譬游五嶽出門有伴引之循乎大道而不失其正否則歧路之間又分歧路愈失愈遠而流蕩莫之返矣正者奇之根奇者正之標二者自有重輕若歧而又奇則墮於長吉之下惜乎長吉不與陳拾

遺同時得一印正則奇正相兼造乎大家無可議者矣

和古人詩起自蘇子瞻遠謫南荒風土殊惡神交異代而陶令可親所以飽惠州之飯和淵明之詩藉以自遣爾本朝有和唐音者得一藾而抽萬緒逞獨能而敵衆妙專以坡老爲口實則兩心異同識者自當見之譬一武士登九里山觀古戰場命人掘地因得折戟斷劍餘矢鈌刀乃自稱元戎前與韓彭諸將對敵戰則無功敗則取笑其不自量也愚哉

凡作詩悲歡皆由乎興非興則造語弗工歡喜之意有限悲感之意無窮歡喜詩興中得者雖佳但宜乎短章悲感詩興中得者更佳至於千言反覆愈長愈健熟讀李杜全集方知無處無時而非興也

予客都門雪夜同張茂參劉成卿二計部酌酒談詩茂參曰賈舍人早朝大明宮詩及諸公和者可能定其次第否予曰有美玉羅於前其色赤黃白黑爛然相輝色雖異而温潤則同予非玉工焉能品其次第哉成卿世之宗匠盍先定之成卿曰子僭評之何異蠡

測海爾杜其一也王其二也岑其三也賈其四也子曰子所論詎敢相反顚之倒之則伯仲叔季定矣賈則氣運調古岑則詞麗格雄王杜二作各有短長其次第猶是一輩行或有擬之者難與爲倫茂參曰使諸公有知許誰爲同調邪

作詩能不自滿此大雅之胚也雖躋上乘得正法眼評之尤妙勸以進之若以精之謙以全之能入乎天下之目則百世之目可知

夫才有遲速作有難易非謂能與不能爾含毫改削而

工走筆天成而妙其速也多暗合古人其遲也每創出新意遲則苦其心速則縱其筆若能處於遲速之間有時妙而純工而渾則無適不可也

李商隱作無題詩五首格新意雜託寓不一難於命題故曰無題本朝何李二公各擬一首惜未完美鄴下杜約夫亦擬四首皆佳然太淸則寒氣薄不壽附其詩云內家標格破時粧萬引千呼出洞房楚曲風烟愁倩女武陵花月夢仙郎故開金索飛鸚鵡偶弄瓊簫下鳳凰恩怨自思成底事坐看疎雨濕丁香二月

明獨立桂花陰惆悵恩多怨亦深並逐鴛鴦眞有意雙開菡萏本無心班姬苦思題團扇卓女幽情託素琴天畔彩雲休散却鳳臺此夜會知音三楊柳遥遮百尺樓水晶簾箔護嬌羞鄰姬鬭巧輸璚珮公子聽歌贈玉鉤青鳥暗隨明月落彩雲虛傍碧天流庭花爛熳春無限不信盧郎負莫愁四美人初試石榴裙縹緲飛香别院聞玉笛臨風吹折柳錦機向月織迴文花殘金谷鶯聲寂天斷湘江雁影分憑仗隴梅將信息蓬山遥隔萬重雲

大梁田深甫從李獻吉遊嗜酒躭詩十三科不第終於兵部司務嘗擬少陵秋興詩得盛唐氣骨眼中不多見也附詩二首云宮梧隕翠下承明御水流寒繞帝京北極天連鳷鵲觀西山雲起鳳凰城露凝雙闕開金掌月照千門鎖玉衡惟有伶俜梁苑客旅魂零落不勝情 二 西山龍藏五雲團聞說先皇此駐鑾百道泉光飛寶地萬年松影靜瑤壇綺羅香寢幽花閉劍珮聲沉曙月寒玉蘂瓊枝長不老空餘輦路石漫漫

昔予嘗遊京西玉巖山蘭若松下拂石而坐微作吟哦

聲適來一叟問曰子何爲邪曰賦詩遣與爾予時揮扇叟曰偶得一句請對之山寺風凉何用扇予應聲曰江樓月朗不須燈叟曰眞一詩人也曳杖而去問諸僧此爲誰曰山下劉都督也翌日諸縉紳聞之曰彼村叟以童子對而考一詩人可笑

濬人盧浮邱豪俊士也負才傲物人多忌之嘗以詩忤蔣令令枉以疑獄幾十五年不決余愛其才且憫其非罪遂之都下歴於公卿間暴白而出之因感懷詩云長存排難意遂有泛交情以示比部李滄溟滄溟

曰數年常聞高論皆古人所未發余每心服可謂知已而亦以爲泛交之流耶指其詩而頷之者再大司徒張龍岡過南都謂諸縉紳曰四溟子以我輩爲泛交可訝也余聞二公之言心甚歉然夫盧生得兔子願少遂作詩自況偶得之耳二公譏之其亦孟子所謂固哉者歟附滄溟寄余詩云向來燕市飲此意獨飛揚把袂看人過論詩到爾長世情搖白首吾道指滄溟去住俱貧病風塵動渺茫

予客京師有一縉紳相善嘗謂予曰每見人惡詩予意

憎之而不樂交也曰予則異於是若以詩定交海內寧幾人邪或有不讀書者知我爲詩人而加禮豈可沮其誠乎譬如郊外古刹凡田翁村嫗往往焚香禮佛惟恐竭誠不逮安知有三乘五蘊之妙使如來復生亦不鄙其愚也夫作詩才有不同各由工拙愛憎係乎爲人詩何與焉縉紳笑而然之吳僧道濳嗜詩憎凡子如讐此性褊尤甚附詩云數聲柔櫓滄浪外何處江村人夜歸

嘉靖戊午歲夏日余偕浙東莫子明遊嵩山少林及至

蘆巖觀泉奔流界壁洽然灑心因得飛泉漏河漢之句子明曰此全襲太白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略無點化予曰約繁為簡乃方士縮銀法也附詩云纔探二室勝又過一禪家凈愛莓苔色香憐薝蔔花飛泉漏河漢疊嶂擁烟霞心自有天竺西方行路賒

成皋王傳易及子玄易問作詩有縮銀法何如予因舉李建勲詩未有一夜夢不歸千里家此聯字繁辭拙能為一句即縮銀法也限以炷香香及半玄易曰歸

夢無虛夜香幾盡傳易曰夜夜鄉山夢寐中子曰一速而簡切一遲而流暢其悟如池中見月清影可掬若益之以勤如大海息波則天光無際悟不可恃勤不可間悞以見心勤以盡力此學詩之梯航當循其所由而極其所至也翌日傳易復問余曰昨所談建勲之作句穩意切莫辨其疵無乃虛字多耶予曰晚唐人多用虛字若司空曙以我獨沉久愧君相見頻戴叔倫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張籍旅泊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馬戴此境可長往浮生自不能此皆一

句一意雖瘦而健雖粗而雅蓋建勳兩句一意則流於議論乃書生講章未嘗有一夜之夢而不歸乎千里之家也歐陽永叔亦有此病明妃曲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焉能制其夷狄也哉傳易曰然

秋夕予過北園宗禪師精舍鄰有朱道人亦來因談及虎溪三笑事宗乃誦皇甫曾送邑上人詩晚與門人別依依出虎溪予曰此結用事太泛趣韻而已宗曰今夕與公繼此故事若不吝一詩我輩幸矣時皎月在天涼飈振木淸景可愛徘徊於露草之閒漫成一

律云二高多道氣吾欲共嚴棲璀草元無種吾道不染泥鶴鳴丹鼎外月在法雲西相送眞成笑分明過虎溪朱曰此時三笑雖同吾輩愧遠公靜修多矣相送園西而別

嘉靖甲寅春子之京游好餞於郭北申幼川園亭趙王枕易遺中使詈予曰適徐左史致政歸楚欲命諸王縉紳輩賦詩志別急不能就子盍代作諸體二十篇以見鄴下有建安風何如子曰諾明午應教畢北首路矣幼川曰果哉斯言有才固敏何興能長况詩備

諸體焉得寸心立意而卒應紛然以臻精妙信乎不易昔江文通擬古諸作豈在一朝一夕而振藻思哉曰子試擴公輸子之法遽造宮殿樓閣臺館亭榭並築基址齊搆梁棟及其妙轉心機詰旦歷觀落成則輪奐一新丹碧相耀此見作手變化也夫欲成若干詩須造若干句皆用緊要者定其所主景出想像情在體貼能以興為衡以思為權情景相因自不失重輕也如十成六七或前後缺略句字未穩皆沓於案息燈而臥曉起復檢諸作更益之所思少室仍放過

且閱他篇不可執定復酌酒酣臥迨心思稍淸起而裁之三復探頤統歸於渾成若必次第而成則與易衰而思易疲矣愚見是否幼川曰吾見難其易者得其一未見易其難者得其多以一爲難則工以多爲易而能工邪梁周興嗣帝命以千字限一夕成文益繫乎生死子與之不同何苦乃爾曰予用背水陣法頗類興嗣旣言不從行期自不容緩愜知己之意折妒者之心使異地則不能也迨午中使徵詩付以全稿轉上幼川曰子才如此王左右惡得無忌昔聞盧

生柟以詩獲罪蔣令子爲遍陳當道始脫其獄由此
人皆稱重若不虛巳是亦盧柟而救盧柟其不免夫
子謝曰知我者鮑子也
嘉靖戊申歲會總制銑以復河套事及夏閣老言俱被
奸誣陷於刑戮上以科道不言命錦衣衛遍加搥楚
其蔓連多矣辛丑歲李贊畫侚倫預有此議竟不果
予賦詩慰之曰獻策金門空自歸馬頭西向逐雲飛
長城夜月催刁斗青海嚴霜犯鐵衣秋到邊庭能禦
虜古來功業在知機百年幾欲收河套多少英雄有

是非夏公婚吳郎中春以是詩達公所公慨然和之其詩不傳此聞之李鴻臚寶云壬戌歲嚴閣老嵩罷歸江南會諸縉紳談及河套不可復取曰謝四溟山人獨有先見此聞之鄒處士倫云嵩論與鄙見略同然借此成曾夏二公獄另有史氏之評

予初秋遊都下韋園暮歸值雨遂留殷大史正夫書齋秉燭獨酌正夫曰聞子能鍼唐詩之病勿祕其法予因撿宋之問宴山亭詩攀巖踐苔易迷路出花難不及駱賓王詠雁帶月淩空易迷烟逗浦難用韻妥帖

復撿劉長卿雨中過靈光寺詩向人寒燭靜帶月夜鐘深不及皇甫會晚至華陰雲霞僊掌出松柏古祠深韻亦妥帖工夫曰前二韻欠穩予試定之曰攀巖踐苔滑迷路出花遲向人寒燭靜隔雨夜鐘微正夫曰宋劉二詩譬猶高堂大廈梁棟不加華藻未爲完美子雖鬬巨材惜未結構但築樓閣之基爾勞思何益凡閱古人之詩輒有采取或因拙致工因繁爲簡其珠玉歸囊便是自家物不愈乎六朝蹈襲以成風此作者祕法但不滯其機爾予曰聞此確論知其無

妬也

太玄虛海賦陰火潛然顧況送從兄使新羅詩陰火暝潛燒張祜送徐彥夫南遷詩陰火夜長然王初南中詩陰火雨中生凡作詩不惟專尙新奇雖雷同必求獨勝王能鍊句晚唐亦知此邪

太玄經劇卦海水羣飛庾信和張侍郎詩成羣海水飛呂溫諸葛武侯廟碑四海飛水然庾呂沿襲兩拙並見不若陸雲答平原全用無議也有客益爲七言曰海水羣飛天混茫尤爲警策譬如冶人能接伏波銅

杜爲揷天之標而不見其迹也

學選詩不免乎套子去套子則語新而句奇務新奇則太工辭不流動氣之渾厚如辭勝氣氣勝辭套子用否之間善作者不墮於一隅也

一夕朱篤部伯鄰招飲官舍因閱雅音會編予笑曰此康生偶爾集次始爲近體泄機也且如東韻幾二百字其穩當可用者應題得句大抵不出十餘字但前後錯綜不同爾統觀諸家之作其文勢句法判然在目若品彙諸韻相間不露痕迹而妙於藏用也或得

其捷要而易入或窺其淺近而深求夫百篇同韻當
試古人押字不苟處能造奇語於衆妙之中非透悟
弗能也或才思稍窘但摸字以補其缺則非渾成氣
格此作近體之弊也伯鄰曰觀其排律或百韻或三
五十韻意思繁衍句法變化衆險迭出而益勝但擇
穩當者信乎不多也子曰短律貴乎精工長律宜浩
瀚奇崛其法不可並論
作詩有專用學問而堆垜者或不用學問而勻淨者二
者悟不悟之間耳惟神會以定取捨自趨乎大道不

涉於歧路矣譬如楊升菴狀元謫戍滇南猶尙奢侈其粳糯黍稷脯醬殽鱠種種羅於前而飭不周品此乃用學問之癖也又如客遊五臺山訪禪侶廚下見一胡僧執爨但以清泉注釜不用粒米沸則自成饘粥此無中生有暗合古人出處此不專於學問又非無學問者所能到也予因六祖惠能不識一字叅禪入道成佛遂在難處用工定想頭鍊心機乃得無米粥之法詩中難者莫過於情詩然樂府尤盛於元千萬人口中咀嚼外無遺景內無遺情雖有作者罕得

新意姑借六祖之悟以示後學誠以六祖之心爲心而入悟也弗難矣因擬別調曲三首家住鄴城門向西靑樓上與鄴城齊郎行好記門前柳春夢南來路不迷夜深別酒見微醺趁舞燈前猶向君從此腰肢瘦無力牀頭閒殺石榴裙 木落天寒郎欲行樽前離怨一鳴箏燕姬纖手調新曲不是西樓今夜聲怨歌行二首澹妝寂寞妾愁深者箇濃妝歡至今郎到薊門傳尺素誰知濃澹在郎心 長夜寒生翠幙低琵琶別調爲誰悽君心無定如明月纔照樓東復

轉西遠別曲一首阿郎幾載客三秦長憶儂家漢水濱門外兩株烏臼樹叮嚀說向寄書人搗衣曲一首秦關昨寄一書歸百戰郎從劉武威見說平安收涕淚梧桐樹下搗寒衣

陳一菴太守因徽藩誣奏謫戍瓊州寓邱文莊別墅日躭詩酒每聞縉紳閒盛稱蘊舜澤總制雪詩初隨鳴雨喧相續轉入飄風靜不聞寫景入微非老手不能也若楊誠齋篩瓦巧從踈處透跳階誤到暖邊融便是宋人本色

凡字異而意同者不可槪用之宜分乎彼此此先聲律而後義意用之中的尤見精工然禽不如鳥翔不如飛莎不如草凉不如寒此皆聲律中之細微作者審而用之勿專於義意而忽於聲律也

四溟詩話

明臨清謝　榛茂秦撰

白樂天畫竹歌云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此作造語清潤讀者襟抱灑然能發萬里之興所謂淘沙揀金難得之句也釋景雲畫松詩云畫松一似真松樹且待思量記得無憶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此詩全襲樂天未見超絕皎然所論三偷雲公可當一二

世說新語徐孺子九歲時嘗月下戲或云若令月中無
物當極明邪子美詩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意祖
於此造句奇拔觀者不覺用事所謂讀書破萬卷下
筆如有神杜老不欺人也
岑參寄左省杜拾遺詩云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
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羡鳥飛聖
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杜甫答岑補闕見贈云窈窕
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歸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
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岑詩

警絕杜作殊不愜意譬如善奕者偶爾輕敵輸此一着

岑嘉州初至犍爲作云山色軒楹內灘聲枕席閒草生公府靜花落訟庭閒雲雨連三峽風塵接百蠻到來能幾日不覺鬢毛班此結突如起句謂之兩頭蛇予因以完造物首尾自具更煉中聯不失格律然論文貴嚴亦不免吹毛求疵之誚附云之官能幾日兩鬢易成班雷雨低三峽風塵暗百蠻鳥啼公府靜花落訟庭閒獨夜饒詩思灘聲枕席閒

瀋王西屏道人寄懷大司馬郭公二首憶昔論交即見知幾年一旦晤信難期停雲北極頻回首落木西風獨賦詩金鼎鹽梅殷相業玉階劍履漢官儀君今選將淸邊徼晝省憂心退食遲征騄別後幾登樓極目山川憶舊遊皛皛霜華寒已沍冥冥雲物夕仍畱九關甲士圖功日三輔丁男習戰秋聞道天驕還北遁萬年佳氣繞皇州二詩辭雅氣暢造詣不凡前聯典重不減少陵後聯假對干支極妙許用晦年長每勞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實對干支殊欠渾厚無乃晚

唐本色歟

許用晦釋清塞皆以甲子庚申為的對予病其粗直且非正格因次用晦之韻聊寄興爾附贈王山人詩丹侶相期貰酒頻飛來野鶴老於人世輕俗物非關傲庭有僊芝未是貧半嶺餐霞延甲子孤燈照夜守庚申碧桃又發花千樹誰向深山共好春

詩中罕用血字用則流於粗惡李長吉白虎行云玄龍衣黦荆卿血顧逋翁露青竹鞭歌云碧鮮似染萇弘血二公妙於句法不假調和野蔬何以有味

詩有至易之句或從極難中來雖非緊關處亦不可忽
若使一句齟齬則損一篇元氣矣

梁簡文怨歌行云十五頗有餘日照杏梁初起句似相
承者譬諸叢花缺處半出美人繡襦不見螓首蛾眉
可能無恨況襲陌上桑而用之突然或易爲窈窕誰
家姝庶得平穩不失起語格式

凡作詩要情景俱工雖名家亦不易得聯必相配健弱
不單力燥潤無兩色能用此法則不墮歧路矣少陵
狀景極妙巨細入元無可指摘者寫情失之疏漏若

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上句眞率自然下句爲韻所拘爾昌黎寫情亦有佳者若飲中相顧色別後獨歸情辭澹意濃讀者靡不慨然每拙於寫景若霹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下句清新有格上句聲調齟齬使無完篇則血脉不周病在一臂故爾

甲子歲秋日予赴晉陽故人之招粟晉川畱餞園亭以詩志別分韻得秋字援筆立就一氣渾成湧若長江大河滔滔拍天而劃然中斷其意見於言表清雅不減劉文房氣格過之附詩云盡簪方謙晤引轡復西

遊草白晉陽路霜清汾水秋詩名無去住客計有淹
留心在浮雲外飄然不繫舟

詩賦各有體製兩漢賦多使難字堆垜聯綿意思重疊
不害於大義也詩自蘇李五言暨十九首格古調高
句平意遠不尚難字而自然過人矣詩用難韻起自
六朝若庾開府長代手中浛沈東陽願言反魚篠從
此流於艱澁唐陸龜蒙織作中流百尺萁韋莊汧水
悠悠去似絣萁絣二字近體尤不宜用譬若王羲之
借諸賢於蘭亭脩禊適高麗使者至遂延之席末流

觴賦詩文雅雖同加此眼生者便非諸賢氣象韓昌
黎柳子厚長篇聯句字難韻險然誇多鬬靡或不可
解拘於險韻無乃庾沈啟之邪
陳思王白馬篇俯身散馬蹄此能盡馳馬之狀鬬雞詩
觜落輕毛散善形容鬬雞之勢俯落二字有力一散
字想應然造語太工六朝之漸也
潘邕王南山和懶雲上人韻曰幽徑斷行蹤浮圖對遠
峯結氷堅碧沼凝雪老青松雙樹下開講千燈中現
容天空雨花徧門有白雲封此作妙於禪語使王摩

詰見之亦當心服若寧獻王臞仙周憲王誠齋雖皆嗜詩相去懸絕矣

嘉靖壬子春予遊都下比部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梁公實考功宗子相諸君延入詩社一日署中命李畫士繪六子圖列座於竹林之間顏貌風神皆得虎頭之妙自戲爲贊曰我是眞汝汝非眞我因拘於哿韻不能成章迄今丙寅春旅寓上黨偶用古韻乃成曰兩鬢藍鬖一身么麼上聲我是眞汝汝非眞我我嘯我歌汝聾汝啞人生多愆眞不如假遁跡山中忘言月

下嗟哉暮年何時願果或謂貂合禪機前身亦緇流中人也

或曰江韻不附於陽韻之後而附於東冬之後何哉曰江韻之字皆出於東冬二韻若金傍着工爲釭木傍着舂爲椿餘類此凡作古詩三韻互用謝康樂田南謝園詩曰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卜室倚北阜啟靡面南江漢魏諸賢如此尤多

凡山河廊廟之顚顚倒通用若天地不可倒用倒則爲泰卦曹子建桂之樹行曰下下乃窮極地天豈別有

見耶又如詩酒兒女皆兩物也倒則爲一矣

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臣也鮑昭蕪城賦曰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此自我作古之法也沈氏啄五色火籠曰可憐潤霜質纖剖復毫分婦人亦知此邪

劉長卿送道標上人歸南嶽詩曰悠然倚孤櫂却憶臥中林江草將歸遠湘山獨往深白雲留不住綠水去無心衡嶽千峯亂禪房何處尋此作雅淡有味但虛字太多體格稍弱安慶王西池送月泉上人歸南海

得帆字曰閒身無所繫江海信孤帆石上西金偈人間祕玉函天開達摩井雲護普陀巖誰復爲禪侶相依松與杉此篇多使實字奇崛有骨善用險韻譬如棧道馳馬無異康衢唐人不多見也又贈別玉峯上人詩曰闊山去迢遞飛錫有誰同行苦三乘裏心開萬法中定回雲滿榻偈後月低空相憶聽鍾磬冷然度曉風此作乃見超悟禪家之正宗也

元和初王生夢侍吳王命作西施挽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鋪地紅心草

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此韻狹而險
唐人以來罕用之王生所作雖涉粗淺然夢中成章
亦奇矣若陸龜蒙皮日休以佳韻賡和乃七言近體
使作五言遠過王生矣予客晉陽亦用佳韻二首秋
懷詩曰東望太行路巉巖幾斷崖易歸千里夢難遣
九秋懷夜色霜明樹寒聲葉滿階著書思趙邸靜掩
舊茅齋秋日自遣詩曰甘向淸時隱無令素願乖存
虛饑氣色撥累緩形骸葉響風前樹苔靑雨後階何
須學宋玉登眺苦秋懷

嚴滄浪謂作詩譬諸劊子手殺人直取心肝此說雖不雅喻得極妙凡作詩須知道緊要下手處便了當得快也其法有三曰事曰情曰景若得緊要一句則全篇立成熟味唐詩其樞機自見矣

江淹貽袁常侍詩曰昔我別秋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坂春日媚春泉子美哭蘓少監詩曰得罪台州去時違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殁潛夫此皆隔句對亦謂之扇對格然祖於采薇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予贈紀丞詩曰謝莊曾授簡月

白見秋毫崔立能吟句松寒起夜濤儕附於名篇之末亦見余一體爾

潘岳永逝文曰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此岳文中用韻已嚴豈獨沈約定之也

阮卓遊魚詩曰相忘自有樂莊惠豈能知此出南華經惠子曰爾非魚安知魚之樂耶曰爾非我安知我不

知魚之樂耶阮生翻案尤妙古詩曰胡馬依北風越
鳥巢南枝此感寓自然范雲贈沈左衛詩曰越鳥憎
北樹胡馬畏南風此雖翻案殊覺費力
曹唐擬漢武帝憶李夫人詩曰白玉帳寒鴛夢絕紫陽
宮遠雁書稀全篇穠麗其風致可想然用雁書誤矣
子考漢史及武帝內傳方士少翁能致鬼帝命招李
夫人之魂見而哀之因爲歌曰是耶非耶元狩四年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天漢元年遣蘇武使匈奴
昭帝始元五年蘇武還自匈奴雁書事當在子卿將

歸之時曹劉流也隨興賦成不及詳考爾
鮑明遠白頭吟曰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
惑漢帝益嗟稱沈休文怨歌行曰坎壈元叔賦頓挫
敬通文遽論班姬寵夙姿賈生墳二詩多用姓名自
不害為古作今人忌之是矣
鎮康王西巖四月八日過昭覺禪院同諸宗丈賦得松
字詩曰石龕幡影閃金容此日會聞浴九龍心印始
歸香象迹法輪更斷野狐宗風傳鍾磬流空谷天落
雲霞拂古松傑閣還登一西望萬年佳氣曖諸峯此

題最難其格律精工氣象渾厚深得禪家宗旨若與遠公同時亦當推蓮社之長矣

作詩有三等語堂上語堂下語堦下語知此三者可以言詩矣凡上官臨下官動有昻然氣象開口自別若李太白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堂上語也凡下官見上官所言殊有條理不免局促之狀若劉禹錫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堂下語也凡訟者說得顚末詳盡猶恐不能勝人若王介甫茅簷長掃淨無笞花木成蹊手自栽此階下語

也有學晚唐者再變可躋上乘學宋者則墮下乘而變之難矣

沈氏彩毫怨曰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虛欲奏江南曲貪封薊北書書中無別意帷帳久離居楊升菴所選五言律祖六卷獨此一篇平妥勻淨頗異六朝氣格

岑嘉州送王司馬詩海樹青官舍江雲黑郡樓何仲言下方山詩繁霜白曉岸苦霧黑晨流謝惠連擣衣詩宵月皓空閨李嘉祐送王收詩細草綠汀洲此皆以

聲色字爲虛活用者蓋有所祖春秋丹桓宮楹周頌亦白其馬史鑑秦始王伐其木赭其山漢書二千石朱兩轓班孟堅燕山銘朱旗絳天揚子雲解嘲客徒朱丹吾轂將赤吾之族也華元歌皤其腹韋昭天命詩烏赤其色陸士龍南征賦朱明俛而丹野炎暉仰而絳天南史梁武帝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江文通靈邱竹賦赩夏彩於沙汀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黔其廬赭其垣此法用者多矣非文之宗匠弗知也

詩韻罕用腥字胡曾洞庭湖絕句魚龍吹浪水雲腥造句儘佳瀟憲王夜雨頸聯樹濕鴉羣重雲低龍氣腥格律尤勝杜子美索居三十韻宇宙一羶腥此句非不能工葢長律牽於韻爾

栗太行曰詩貴解悟識有偏全斯作有高下古人成家者如得道故拈來皆合拘拘於迹者末矣又曰詩莫古於風雅皆可解漢樂府有不可讀者聲詞雜寫之誣由譜錄爾又曰宋詩偏於濁而不瀟灑元詩偏於清而不沉鬱國朝宣德以前是元宏治以前是宋正

德嘉靖間寖寖有古義又曰李獻吉何仲默古體可

追古人近體尚隔一塵

古三墳書長上聲殺順性傳曰聖人以盡物壽子贍貧士

詩暗合此義儆爽捫蝨盡生殺自天機

賦詩要有英雄氣象人不敢道我則道之人不肯爲我

則爲之厲鬼不能奪其正利劒不能折其剛古人製

作各有奇處觀者自當甄別

德平王南岑贈別素愚上人釋子來何處廬山復太行

翻經淹歲月補衲犯氷霜浩刼塵緣盡彌天覺路長

智珠元不染好去照迷方此作甚佳其來有源憲王南山素嗜談禪詩亦妙悟信乎伯仲齊名豈非寒山拾得化身邪

作詩先以一聯爲主更思一聯配之俾其相稱縱不佳姑存以爲筌句筌者意在得魚也然佳句多從庸句中來能用取魚棄筌之法辭意兩美久則渾成造名家不難矣釋皎然賦得啼猿送客云萬里巴江外三聲月峽深何年有此路幾客共沾襟斷壁分垂影流泉入苦吟凄涼離別後聞此更傷心觀其前聯平澹

意長餘皆筌句予皆削疵强半稍變氣格覓翁復起可能心服否乎適附於後聽爾巴江夕愁人巫峽深何年有此路幾客共沾襟倒影迴清澗哀聲出遠林東西無定處偏感宦遊心此所謂假古人之作爲已稿是也

劉孝綽妹詩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孟浩然林花掃更合徑草蹋還生此聯豈出自劉歟二作清麗各有優劣

呂居仁春日郎事雪消池館初春後人倚闌干欲暮時

或云清景入畫人之情意物之容態二意盡之予觀此作宛然一美人圖也

韓翃秋夜即事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安慶王西池重九前一夜樹聲喧一枕秋色冷千家此聯與韓出一機杼織組自別

凡詩用恩字不粗則俗難於造句陳思王恩紀曠不接梁武帝籠鳥易為恩謝玄暉恩變龍庭長張正見讒新恩易盡蘇廷碩戈甲為恩輕杜子美漏網辱殊恩賓叔向恩深犬馬知高蟾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疎

李義山但保紅顏莫保恩此皆句法新奇變俗爲雅名家自能吻合作文亦然若陸士衡廣樹恩不足以敵怨是也予悼徽藩詩撫膺臣妾淚葬骨死生恩哭沈參軍錬詩今日孔融留二子應知生死感餘恩此二作易於措詞由其悲感故爾

栗道甫自弱冠工詩與兄仁甫齊名遊五龍山詩云巖壑古留迹藤蘿春可捫遊人歷世代零露越朝昏鶴夢通雲島猿啼下石門浮沈只自異感念復何言一覽樓夜眺詩云微月照空林悠然悽我心人聲四壁

靜夜色一川陰野寺看燈遠山堂入霧深村邊歌吹發聽罷更蕭森大行山中詩云山中風候別况復是秋天雨脚當門變溪聲隔嶼傳峽深饑虎嘯潭古毒龍眠中霤惟躭隱蕭條世外玄觀此諸作含英咀華風調夐別其盛唐之流歟

比喻多而失於難解嗟怨頻而流於不平過稱譽豈其中心專模擬非其本色愁苦甚則有感歡喜多則無味熟字千用自弗覺難字幾出人易見邈然想頭工乎作手詩造極處悟而且精李杜不可及也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張景陽七命百籟羣鳴聾其山

此聾字太奇雖有所祖而費講

黎城懶雲上人了悟禪蘊亦能詩都門除夕云早眠輕節序垂老倦精神半夜兩年夢孤燈千里身鉢分新歲飯衣拂舊時塵後飲屠蘇者其如感嘆頻題山水便面攜筇小步踏蒼苔遥指青山雲正開澗水松風聽不絕又教童子抱琴來二作體格勻淨頗振唐聲使與皎然輩同賦孰爲擅場嗟其身歿神存寧不以我爲知己邪

人物志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註曰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君體平澹則百官施其用隆慶改元望京都有感云鹽梅無水不成味宰輔得君方盡才因翻用說命和羹事又被古人道破此卽無米粥之法學者心會可也

詩中用虛活字時有難易易若剖蚌得珠難如破石求玉且工且易愈苦愈難此通塞不同故也縱爾冥搜徒勞心思當主乎可否之間信口道出必有奇字偶然渾成而無齟齬之患譬人急買帽子入市出其若

干一試之必有箇恰好者能用戴帽之法則詩眼

靡不工矣

凡作詩以青字爲韻鮮有佳者杜子美不離西閣云江

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下句奇特有骨錢仲文省試

湘靈鼓瑟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摘出末句平

平語爾合兩句味之殊有含蓄諸葛𦡛甫渝城人日

柬李給事前聯辭意並佳天造奇景宛如披四川圖

使人輿不可過但神馳於夢寐耳其詩附後訪舊來

何晚輕帆落驛亭江迴劍外白山擁漢中青萬里逢

人日孤城感客星知君懷諫草翹首望明廷騰甫名鯨別號問華諸葛武侯四十二代孫鎮康王西巖題宋參政瞻遠樓江樓懸樹杪山色到窗中精拔有骨上句尤奇王右丞登辨覺寺窗中三楚盡林上九江平曠闊有氣但上字聲律未安又西巖陪國主謁塋途中有感仗劃浮烟破旗衝過鳥翻句法森嚴何異沈宋應制崔湜題唐都尉山池雁翻蒲葉起魚撥荇花遊聯雖全美但晚唐織巧之漸若與陪駕之作並論譬諸艷姬從命婦升階氣象自別韓

偓晚春旅舍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祖於湜而敷演七言斯又下矣

子美詩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芹泥隨燕觜花蕊上蜂鬚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諸聯綺麗頗宗陳隋然句工氣渾不失為大家譬如上官公服而有黼黻絺繡其文彩照人乃朝端之偉觀也晚唐此類尤多又如五色羅縠織花盈匹裁為少姬之襦宜矣宋人亦有巧句宛如村婦盛塗脂粉學徐步以自媚不免為傍觀者一咲

耳

嘉靖乙巳歲因訪西林禪侶談及龐居士涅槃代作偈子云來時忽墮去時不躲我歸太空大空即我南華經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以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李東岡謂予有悟禪旨故與莊子默契焉

子美秋野詩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此適會物情殊有天趣然本於子建離思賦水重深而魚悅林脩茂而鳥喜二家辭同工異則老杜之苦心可見矣

陸士衡爲周夫人寄車騎云昔者得君書聞君在高平今者得君書聞君在京城及觀劉采春囉嗊曲云那年離別日只道往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此二絶同意作者粗直述者深婉然將種臨敵而不勝女兵所謂小戰則怯是也

宗約敬軒次栗太行柱顧韻曰城隅葺小軒車馬不聞喧邱壑元規興蓬蒿仲蔚園君詩清可挹吾道拙能存何似歲星隱常依金馬門此作工於押韻而冲澹自然其劉長卿之亞歟迺弟誠軒炙背詩曰昨夜清

霜重晴簷炙背初寧言工我賦兼得課見書鍾鼎形
骸外溪山夢寐餘角巾庭際影坐惜鬢毛疎儼然寫
一頁暄障子老成之語曠達之氣此造少陵之漸也
又詠石山子曰累石壯精舍憑虛無古今悠然倚杖
興重以愛山心地轉仇池穴天移王屋岑主人得幽
趣何處更登臨後聯翻用杜句愈覺出奇秦州雜詩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起句平直但寫其神異爾
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孟子屈原兩用此
語各有所寓李陵與蘇武詩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

悠此偶然寓意爾沈約渡新安江貽游好詩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所謂襲故而彌新意更婉切柳宗元衡陽別劉禹錫詩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至怨至悲太不雅矣

庾信詠荷詩若有千年蔡須巢但見隨梁簡文納涼詩遊魚吹水沫神蔡上荷心蔡雖大龜然字面入詩殊欠明爽包佶秋日園林詩鳥窺新罅栗龜上半欹蓮晚唐雖下六朝由其不用蔡字乃佳

孔文谷曰陳子昂之古風尚矣其含光飛文懷幽吐奇

廊廟而有江山之致烟霞而兼黼黻之裁着色成文吹氣從律則燕公曲江高矣美矣擅其宗矣杜子美稱李太白詩清新俊逸然却太快太白謂子美詩苦然却沉鬱緣其性褊躁婞直而多憂愁憤厲之氣其用字之法則老將之用兵也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典雅冲穆入妙通玄觀寶玉於東序聽廣樂於鈞天三家其選也過此以往不能遍觀而盡識矣又曰長篇是賦之變體而去一分字近體則研鍊精切檃括諧儷如文錦之有尺幅絕句皆樂府也長篇當以李

嶠汾陰行爲第一近體當以張說待宴隆慶池應制爲第一杜甫秋興則聞道長安似奕棋一篇尤勝絕句如王摩詰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啼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與渭城朝雨一篇韋應物雨中禁火空齋冷江上流鶯獨坐聽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皆風人之絕響也

子夜觀李長吉孟東野詩集皆能造語奇古正偏相半豁然有得併奪搜奇想頭去其二偏險怪如夜壑風生暝巖月墮時時山精鬼火出焉苦澀如枯林朔吹

陰崖凍雪見者靡不慘然子以奇古爲骨平和爲體兼以初唐盛唐諸家合而爲一高其格調充其氣魄則不失正宗矣若密蜂歷采百花自成一種佳味與芳馨殊不相同使人莫知所蘊作詩有學釀蜜法者要在想頭別爾是夜枕上勉成數詩以示同好始知予言不謬也暮秋寄懷徐子與時官長蘆云理郡雙旌轉皇畿亦壯遊海醝天下味氣蹟汝南憂風笛淒寒暑霜林照夜樓還思濯纓處御水正涵秋 二官舍披書坐蕭然且獨醒沙烟秋漠漠海雨晝冥冥姤久

金增色才孤劍養靈夢歸何所見天目亂峰青三未滿航詩意南來幾日間一愁縈馬上萬役走人間署敞憐風物城高見海山不知謫宦久先守汝寧被謫猶是舊容顏四鐵網扳珊瑚驚人不可無才今兼二陸格古變三吳登眺秋光迥浮沉老氣孤因思宋菱曲客至話西湖五數卷從幽事官閒祗自憐阮公悲感日遽伯是非年海賦知華國鄉書問稅田更憂吳餉晚長望浙西船六宦轍有難易憂中名獨完山高偏氣色河廣自波瀾文字豹斑老氷霜狐白寒鳳兮不言餒

天許碧琅玕 七 候蟲吟暗壁秋興起徐陵宦味澹於
水羈懷淸奪氷夜喧風裏樹寒翳雨中燈蘋謁金張
第疎慵獨未曾 八 何處轉遊宦河亭坐夕暉亂帆鱗
次泊衆鳥尾銜歸地勝閒堪賦杯淸悶可揮風烟是
京甸宦寄復羨魚磯 九 宦邸長蘆靜中懷自出塵鑑光
一秋水瑟調幾陽春終古盈虛月流年感慨人竹林
餘裂素可復寫誰眞 十 詞人非傲物名著自堪嗟官
冷棊應進懷高酒更賒鶴爲閒處伴菊是澹中花同
賦上林者秋風天一涯 十一 正變關騷雅深宵誰與論

吳歌惟片月燕俗且孤樽舊侶青雲冷秋懷黃葉繁寄書故鄉使風雨亦過門二十舊社名相累鄭虞偁在君世憎騷雅盛天任死生分並失龍珠影長垂鳳藻文社友梁公實宗子相相繼而歿相知論往事南北共愁雲

有客問曰夫作詩者立意易措辭難然辭意相屬而不離若專乎意或涉議論而失於宋體工乎辭或傷氣格而流於晚唐竊嘗病之盍以教我四溟子曰今人作詩忽立許大意思束之以句則窘辭不能達意不能悉譬如鑿池貯青天則所得不多舉杯收甘露則

被澤不廣此乃內出者有限所謂辭前意也或造句弗就勿令疲其神思且閱書醒心忽然有得意隨筆生而興不可遏入乎神化殊非思慮所及或因字得句句由韻成出乎天然句意雙美若接竹引泉而潺湲之聲在耳登城望海而浩蕩之色盈目此乃外來者無窮所謂辭後意也客曰適聞內外二說能發古人未發者願以盛唐諸家直指內外祕蘊令人頓悟以歸正宗不落傍門小徑也四溟子曰予雖歷舉唐詩引證畢竟難曉況爾心非我心焉知我心之有得

也以我之心置於爾心俾其得我之得雖兩而一矣請出一字爲韻以試心思乃得天字遂成若干句云兵氣截胡天鳴號月黑天長陰夢裏天斜陽禾黍天靈聚洞中天荷影亂湖天星搖海底天千江各貯天道在混茫天帆影落江天雲蘿隱洞天神龍穴海天鵰橫朔漠天明河半在天心空定裏天氣慘戰場天波明日本天江淸魚在天山鍾落半天湖淸鏡裏天鶴夢不離天江波不定天百越瘴浮天帆盡五湖天人老醉鄉天丹氣夜薰天微茫畫裏天登嶽上捫天

隴樹插秦天地展日南天此乃句由韻成也天馬行無迹天覆空青色天冷饒邊氣天陰鬼火亂天寒鷹力健天聚峨嵋雪天勢海相呑天閑收駿馬天羇曠達才天許百年狂井天開地鏡仰天心貯月倚天雲護劍木天通夜鼠楚天三峽斷海天無際色諸天空色界通天鳥道寒江天月兩分霜天紅樹老井平天影出虎鬬天風合隱見天河影峽開天一線漠北天常雪籠鳥天相隔日高天更青霞明天姥峯禪林天雨花長河截天影風響綠天樹混沌是天胚萬物各

天機一法通天竺龍鬭海天翻雨暗江天色雁得楚天春踄涔縮天影王氣浮天闕此乃因字得句也夫人妙悟有因自能作古然文字起於鳥跡草書精於舞劍爾獨不能因人之悟以開己之悟邪客謝而去顧予笑曰子何太泄天機也

作詩得之多寡遲速統繫於心因分內外二說俾人易曉此作近體之法然古體亦有異同處學者權宜用之

或曰子謂作古體近體槪同一法寧不有誤後學邪四

溟子曰古體起語比少而賦興多貴乎平直不可立意涵蓄若一句道盡餘復何言或兀坐冥搜求聲於寂寥寫眞於無象忽生一意則句法萌於心含毫轉思而色愈慘澹猶恐入於律調則太費點撿斲削而後古或中有主意則辭意相稱而發言得體與夫工於鍊句者何異漢魏詩純正然未有六朝唐宋諸體縈心故爾若論體製則大異而小同及論作手則大同小異也未必篇篇從頭叙去如寫家書然畢竟有何警拔或以一句發端則隨筆意生順流直下渾成

無跡此出於偶然不多得也凡作近體但命意措詞一若心則成章可逼盛唐矣作古體不可兼律非兩倍其工則氣格不純今之作者譬諸宮女雖善學古粧亦不免微有時態

詩乃模寫情景之具情融乎內而深且長景耀乎外而遠且大當知神龍變化之妙小則入乎微鏬大則騰乎天宇此惟李杜二老知之古人論詩舉其大要未嘗喋喋以泄眞機但恐人小其道爾詩固有定體人各有悟性夫有一字之悟一篇之悟或由小以擴乎

大因著以入乎微雖小大不同至於渾化則一也或學力未全而驟欲大之若登高臺而摘星則廓然無着手處若能用小而大之之法當如行深洞中捫壁盡處豁然見天則心有所主而奪盛唐律髓追建安古調殊不難矣予著詩說猶如孫武子作兵法雖不自用神奇以平列國能使習之者戡亂策勳不無補於世也

詩貴乎遠而近然思不可偏偏則不能無弊陸士衡文賦曰其始也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

彷此但寫寘摟之狀爾唐劉昭禹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此作祖於士衡尤知遠近相應之法凡靜室索詩心神渺然西遊天竺國仍歸上黨昭覺寺此所謂遠而近之法也若經天竺又向扶桑此遠而又遠終何歸宿或造語艱深奇澀殊不可解抑樊宗師之類歟

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此劉勰明詩至要非老於作者不能發凡構思當於難處用工艱澀一通新奇迭出此所以難而易也若求之

容易中雖十脫稿而無一警策此所以易而難也獨謫仙思無難易而語自超絕此朱考亭所謂聖於詩者是也

上黨李之茂工舉子業亦能詩元日過柏堠僧舍因憶子有作云索居無歲事騎馬入禪林勝地堪逃俗名香可淨心偶思靈運句暫與惠休吟庭樹來山鳥當春多好音雪中再過僧舍少憩云俗累便幽寂禪房喜再臨午齋經罷熟積雪夢回深四野偏同色纖塵不染心衡寒有餘興猶勝訪山陰此二作宛有劉隨

州風致而細潤過之

遜軒子曰凡作詩貴識鋒犯而最忌偏執偏執不惟有焦勞之患且失詩人優柔之旨如賈島獨行潭底影其詞意閑雅必偶然得之而難以句匹當入五言古體或入仄韻絕句方見作手而島積思三年局於聲律卒以數息樹邊身爲對不知反爲前句之累其所爲一句三年得吟成雙淚流雖日自惜實自許也不識鋒犯偏執不回至於如此唐人中識鋒犯者莫如子美其落日在簾鉤之作亦難以句匹者也故置之

首句俊麗可愛使東於聯中未必若首句之妙學者觀其全篇起結雄健頸領微弱可見矣因擬閬僊勉成一絶附之末簡雜樹已秋風空山又斜景杖策不逢人獨行潭底影

遜軒子博學嗜詩志在古雅且得論詩之法及擬閬僊一絶不下唐調其頓悟也如此

凡鍊句妙在渾然一字不工乃造物之不完愚論已詳首卷許渾原上居詩獨愁秦樹老孤夢楚山遙此上一字欠工因易為羈愁秦樹老歸夢楚山遙釋無可

送裴明府詩山春南去櫂楚夜北歸鴻此亦上一字欠工因易爲江春南去櫂關夜北歸鴻劉長卿別張南史詩流水朝還暮行人東復西此上二字欠工因易爲旅思朝還暮生涯東復西周朴塞上行詩巷有千家月人無萬里心此中二字欠工因易爲巷冷幾家月人孤千里心諸作完其造物以俟後之賞鑒者

九佳韻窄而險雖五言造句亦難況七言近體押韻穩措詞工而兩不易得自唐以來罕有賦者皮日休陸龜蒙館娃宮之作雖弔古得體而無渾然氣格窘於

難韻故爾容軒子送鄒逸人歸洞庭山得淮字亦用此韻其平妥勻淨因難以見工致能追古人於太華萬仞之顛翩翩然了無難色使遇寬韻而愈加思索則他日造詣未見其止也其詩云離筵太促愧茅柴羨爾吳歌壯旅懷幾賦縱橫于氣象半生飄泊老形骸草青驅馬春辭晉月白揚帆夜渡淮三徑已荒逢舊侶一樽風雨共山齋附日休詩云艷骨已成蘭麝土宮墻依舊壓層崖弩臺雨壞逢金鏃香徑泥消露玉釵硯沼秖留溪鳥浴屧廊空信野花埋姑蘇麋鹿

眞閒事須爲當時一愴懷附龜蒙次韻鏤楣梢梢落濯春雨蒼翠無言空斷崖草碧未能忘帝女燕輕檣自識宮釵江山只有愁容在劍珮應和媿氣塈賴有伍員騷思少吳王纔免似荆懷

夫情景相觸而成詩此作家之常也或有時不拘形勝面西言東但假山川以發豪興爾譬若倚太行而詠峨嵋見衡漳而賦滄海卽近以徹遠猶夫兵法之出奇也予客晉陽對西山詩云好山俱在目樓上坐移時碧樹亦佳侶白雲非遠期心閒聊對景興轉別成

詩操筆有常變兵家韓信知馮少洲評曰老子每每自負

凡五七言造句以情會景可長者工而健可短者簡而妙若良匠選才長短各適其用爾

七言近體起自初唐應製句法嚴整或實字疊用虛字單使自無敷演之病如沈雲卿興慶池侍宴漢家城闕疑天上秦地山川似鏡中杜必簡守歲侍宴彈弦奏節梅風入對局探鉤柏酒傳宋延清奉和幸太平公主南莊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獻壽杯觀此

三聯底蘊自見暨少陵懷古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畱青塚向黃昏此上二字雖虛而措辭穩帖九日藍田崔氏莊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此中二字亦虛工而有力中唐詩虛字愈多則異乎少陵氣象劉文房七言律品彙所取二十一首中有虛字者半之如暮雨不知溳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之類錢仲文七言律品彙所取十九首止四字虛者亦強半如不知鳳沼霖初霽但覺堯天日轉明鶯衾久別難爲夢鳳管遙聞更起愁之類凡多用虛字便是講講

則宋調之根豈獨始於元白高㮚所選以正宗大家爲主兼之羽翼接武亦不免三二濫觴者
雪夜過恕菴主人諸子列坐因評錢劉七言近體兩聯多用虛字聲口雖好而格調漸下此文隨世變故爾敏軒子曰予觀錢仲文送李評事赴潭州一首瘦而不健虛病使然子但言脉理入微壽與之良藥以復元氣使子輩得窺樞機以躋少陵階也予遂約爲五言云自適宦遊情湖南有杜蘅簡書催物役心賞緩王程山寺披雲入江帆帶月行應懐幕下策談笑靜

蒼生遜軒子曰予嘗言錬句之法有二忌如冶人嘗造五寸之釘而强之七寸雖長而細不利於用也如圬者築七尺之墻五尺以磚二尺以坯然遭久雨磚則無恙而坯自頽矣此二忌錢劉亦有之再一檃括以示三昧予亦效邯鄲之步則不失故態爾遂以錢詩不知鳳沼霖初霽但覺堯天日轉明去上二字可爲五言又以鴛衾久別難爲夢鳳管遙聞更起愁約爲鴛枕虛驚夢鸞簫遠遞愁又以劉詩暮雨不知溳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亦約爲雨昏溳口處春到穆

陵西遜軒子曰子得之矣因以羅隱詩別岸客帆和雁落晚程霜葉向人飛亦約爲暮帆和雁落霜葉向人飛然句無冗字則工而健矣附送李評事詩云湖南遠去有餘情蘋葉初齊白芷生謾說簡書催物役遥知心賞緩王程興過山寺先雲到笑引江帆帶月行幕下由來貴無事佇聞談笑靜黎甿

凡造句已就而復改削求工及示諸朋好各有去取或兼愛不能自定可兩棄之再加沉思必有警句譬泅者入海拾蚌珠而獲驪珠自不失重輕也予元日有

感詩後聯神會徐陳侶心從屈宋師復改神會應徐
在心通屈宋知因衆論不同難爲優劣遂別造一聯
所謂割愛之法也附詩云七十尚躭詩閒來命酒巵
隔宵增一歲耐老慰群兒糟粕求新味雲霄入苦思
嗟哉世無補花鳥日相期
鎮康王西巖寄懷劉紫山侍御回自滇南詩云桄榔幾
度感花開鄉國傳書不易來曾碎離亭牽我夢因思
佐郡識君才滇南風壤三年盡天畔星槎萬里迴遙
望舊知秋欲杪月明何處是行臺寄贈楊二山中丞

以關內巡撫移任山右詩云紫宸一旦璽書催早發秦城棨戟開二華會留標勝賦三關更見折衝才荒沙落日開戎壘古木飛霜凛憲臺壯士應看射鵰處不教胡騎暮南來此二作最得盛唐格律嚴而不刻順而不直較之獻吉則平妥較之仲默則老健其膾炙入口也宜哉

作詩亦有權宜或先句法而後體製譬匠氏選材雖有巨細長短而各致其用可堂則堂不可則亭矣于濆塞下曲先得烏鳶巳相賀之句出自淮南子大廈成

而燕雀相賀此賀字尤有味如賦一絕則不孤此句

流於敷演格斯下矣詩云紫塞曉屯兵黃沙披甲臥

戰鼓聲未齊烏鳶已相賀燕然山上雲半是離鄉魂

衞霍待富貴豈能無乾坤予擬一絕云漢將討樓蘭

旗蕩朔雲破戰鼓半天聲烏鳶已相賀

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鄭國凡作辭

命必經四賢之手故見重於列國子因之以爲詩法

每有疑字示諸社友定正工而後已能受萬益而不

受一損其立心何如也或者過於服善不思可否欲

求完美反致氣格不純昔陳王稱丁敬禮服善恐异地則不然惟賤士人得而指擿其虛心請教惟言是從或有一二不合調者當自詳審而無偏聽之弊求其純亦不難矣或曰夫少陵之作氣格渾雄雖有微疵不傷大體譬之滄海無所不容適聞斯論何其不廣也四溟子曰子詩如幽溟寒泉湛然一鑑自不少容渣滓務渾淨則易純使百代之下知子苦心若是安敢望於少陵也

凡作詩要知變俗爲雅易淺爲深則不失正宗矣因觀

于濆沙塲詩士卒浣征衣交河水流血施肩吾及第後過江詩江神亦世情爲我風色好二作如此胡不云戰士浣征衣忽變交河色尚憶布衣歸江神亦風淚庶得穩帖

詩中火言寒者罕見庚子山詩絡緯無機織流螢帶火寒下句甚奇惜其對不稱爾子得一聯人烟隔水静鬼火照沙寒狀其沙塞荒凉宛然銷魂矣附憶雁門詩云昔年雁門路霜氣逼征韈野望天何慘山行者更難人烟隔水静鬼火照沙寒戰伐空悲感風凄戍

角殘

孫太初收菊花貯枕詩云呼童收落英晨起晞清露滿囊賸貯秋寒香散庭戶夜來夢東籬枕上得佳句好箇題目唐人未之有也前五句淸雅惜末句殊無深意若更爲陶潛苑相遇則淸而純矣

正月晦日集晉川園亭因韓退之段成式曾於是日皆作送窮文子賦留窮詩以述其志云送窮何所往託寓豈無由易使世情薄難期天意周路艱妨驥足歲旱涸龍湫辛苦幽人味侵凌逆旅讎聖賢不異轍愚

昧更深謀志定無他夢身安寧復憂殘燈抱膝夜落葉閉門秋老矣惟孤杖蕭然一儆衷病餘淸似鶴懶極拙於鳩著述因誰力饑寒為爾愁相依各隱見百事共沉浮窮自有離合心何偏去留踟躕兼晦朔寂寞且林邱莫灑步兵淚花時足勝遊子因古人送窮二作即於切要處思得一聯窮自有離合心何偏去留借此為發興之端遂以尤韻擇其當用者若干則意隨字生便得如許好聯及錯綜成編工而能運氣如貫珠此作長律之法久而自熟無不立成心中本

無些子意思率皆出於偶然此不專於立意明矣其中一聯才屈驕為蠹名歸苦是固初以為奇不免咬嚼之病一割愛務求平順復造一聯辛苦幽人味侵凌逆旅雞吟誦間忽留以想頭因味字得一絕云道味在無味咀之偏到心猶言水有迹暝坐萬松深正所謂思無定位甫臨滄海復造瑤池其神遊兩間無適不可此亦變通之法古人祕而不泄無乃自重其道歟

楊子雲逐貧賦曰人皆文繡予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

藜餐貧無實虧子何爲歡此作辭雖古老意則鄙俗其心急於富貴所以終仕新莽見哂於窮鬼多矣韓昌黎作送窮文其文勢變化辭意平婉雖言送而復留段成式所作效韓之題反楊之意雖流於奇澀而不失典雅較之楊子筆力不同楊乃尺有所短段乃寸有所長惟韓子無得而議焉

自然妙者爲上精工者次之此者〻不着力之分學之者不必專一而逼眞也專於陶者失之淺易專於謝者失之餖飣孰能處於陶謝之間易其貌換其骨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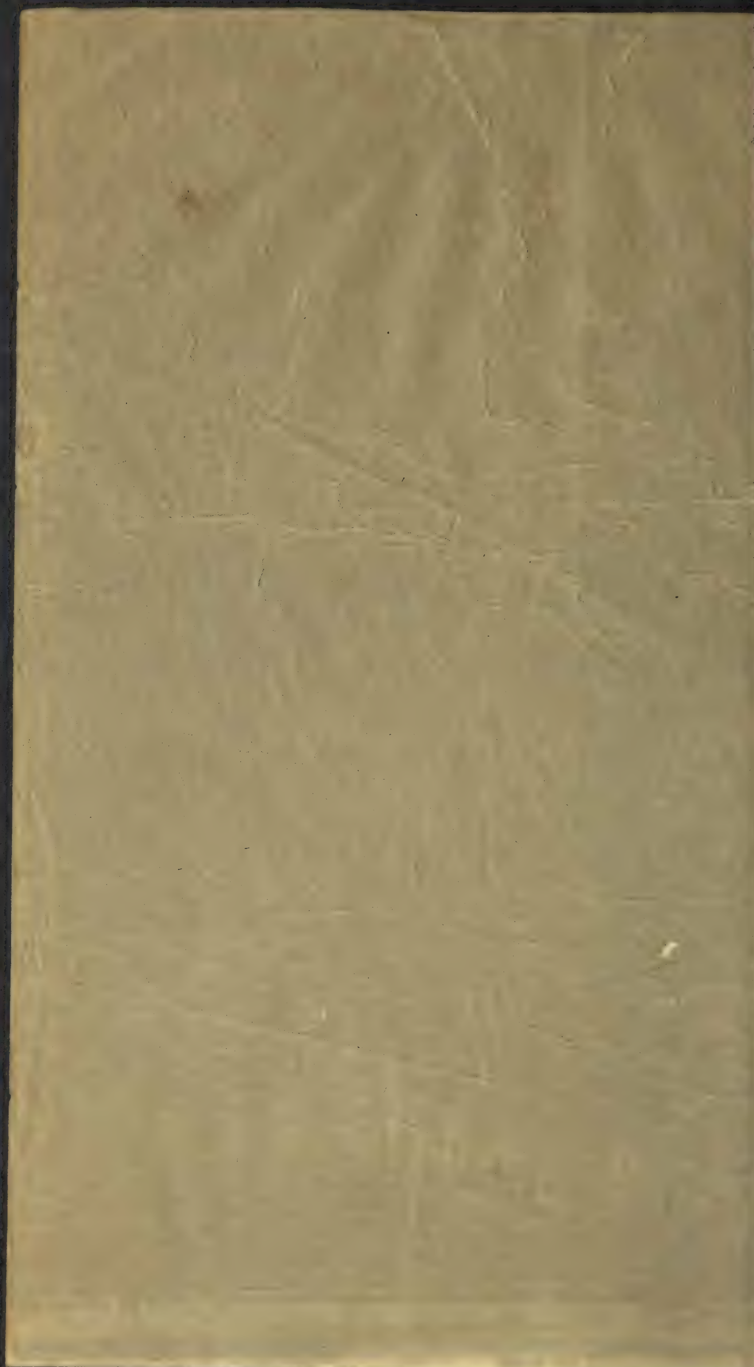
神存千古子美云安得思如陶謝手此老猶以爲難況其他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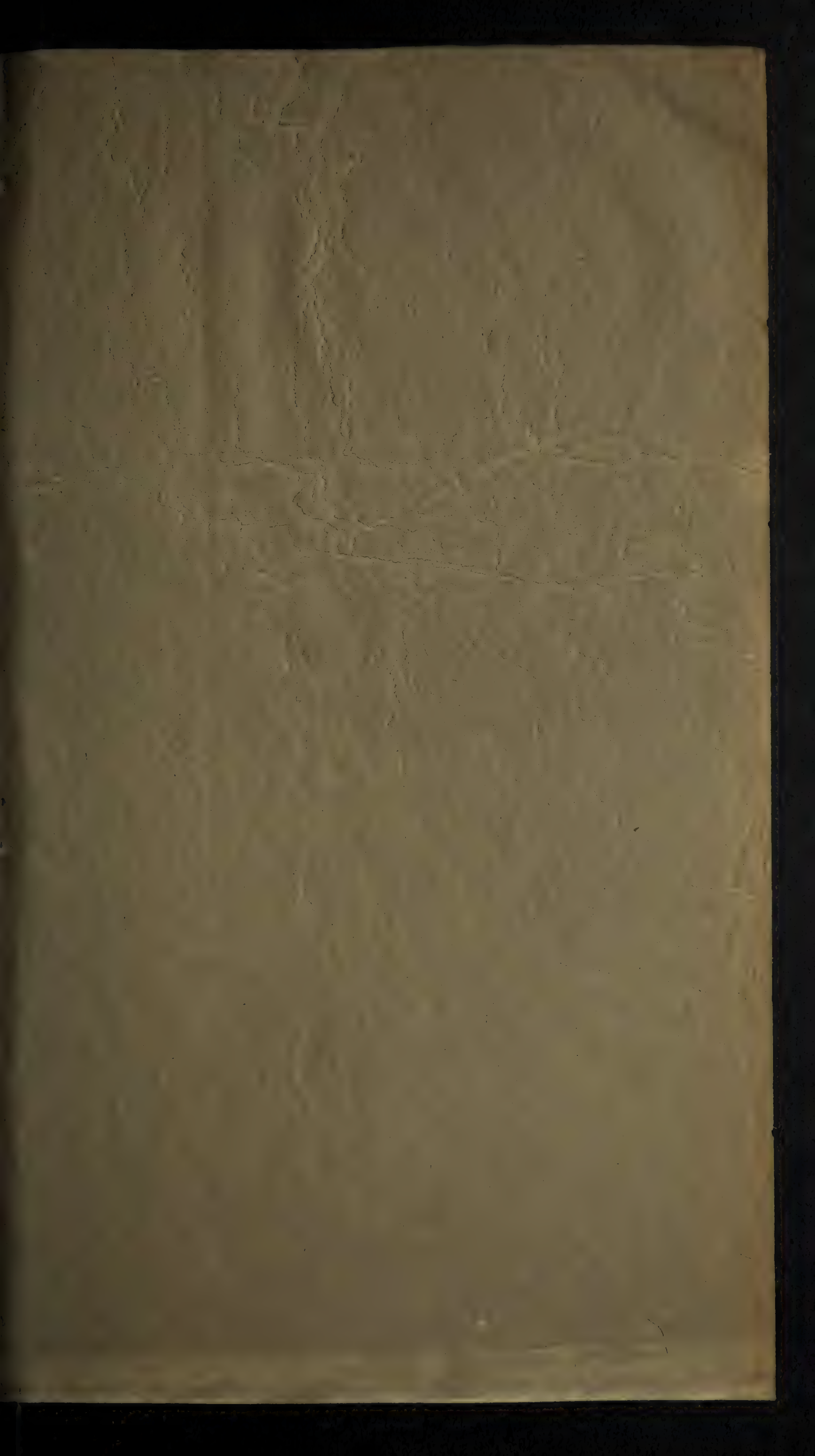
作詩有相因之法出於偶然因所見而得句轉其思而爲文先作而後命題乃筆下之權衡也一夕讀道德經大巧若拙巧拙二字觸其心思遂成自拙嘆云出門何所營蕭條掩柴荊中除不灑掃積雨莓苔生感時倚孤杖屋角鳩正鳴千拙養氣根一巧喪心萌巢由亦偶爾焉知身後名不盡太古色天末靑山橫漫書野語云太古之氣渾而厚中古之風純而朴夫因

朴生文因拙生巧相因相生以至今日其大也無垠其深也叵測孰能返朴復拙以全其眞而老於一邱也邪

余讀柳子厚掩役夫張進骸詩至但願我心安不爲爾有知誠仁人之言也夫子厚一代文宗故其摛詞振藻能占地步如此鍾康[illegible]西巖每於春間命校人於郊外舉白骨之暴露者拾而瘞之能不自以爲功人見之以爲常殊不知周文澤及枯骨遺俗尙存比之子厚自文其事者遠矣余偉是舉因賦詩頌之今附

於左云淸明野柳搖晴烟家家墳頭[illegible]紙錢歲增黃
土掩宿莽還生芳草相新鮮復見白[illegible]乍交加暴風日
但逢陰雨多凄然欲問無言









予撰宋四六選汎觀宋人書其中間及駢體多一時典制議論流利屬對精切愛不能割輒鈔付篋積成巨帙畧以文體詮次凡十二卷意在集狐匪供祭獺還與儷笙共讀之芸楣彭元瑞

宋四六話總目

卷一
制誥七十七則
卷二
制誥九十三則
卷三
制誥三十七則
卷四
表七十二則

卷五
表九十二則
卷六
表六十二則
卷七
啟七十則
卷八
啟六十六則
卷九

啓三十二則

卷十

賦檄露布判設論六十九則

卷十一

祝文靑詞道場疏開堂疏樂語上梁文七十四則

卷十二

雜文散語摘句諧談八十五則

宋四六選一書海內奉爲圭臬者廿有餘年

芸楣先生博覽羣籍凡有關於宋人駢體者徧

加摺採所引書百六十九種彙爲十二卷曰宋四六話片辭隻句蒐括無遺眞所謂抗心希古者矣制詔表啟樂語上梁文六體編次畧依前選餘皆補前所無分類輯錄以見古人巧思濬發妙義環生攬名體之菁華存一朝之典故豈獨殘膏賸馥沾丐後人云爾乎嘉慶癸亥六月既望歙人曹振鏞儷笙識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一　制部

太祖實錄建隆元年七月甲申立皇后制曰朕受天景福故父事高穹率土樂推乃子視黔首坐明堂而讀時令正中禁以崇國風庶資埒厚之功用廣邦家之業稟長樂之慈訓舉長秋之舊章乃命有司告於清廟咨爾琅琊郡夫人王氏象緯炳靈公侯貴胄挺天人之奇表會王者之昌圖朕昔在舊藩常觀內助奉晨昏而罔倦

服浣濯而無斁贊于開國之基賴爾宜家之慶翬衣未畢椒掖難虛既侔大姒之賢宜易小君之號貽謀百世正位六宮可立爲皇后爾其佐治興運恢張內朝樛木垂陰期於逮下桂華委照法彼無私顧彤管之在旁思大練之爲美若此則繚山餘烈配沙麓之嘉祥淮水長源接銀潢之濬派后妃之德史冊有光勉修令名往踐厥位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珂按制詞中首稱咨爾實與冊文無異至入風詞先書可立爲皇后復申命戒始用廷告體令所司備冊與今制殊不同此蓋國朝立

后第一典故不可不詳訂也岳珂愧郯錄

太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聞通死怒彥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及罪卽下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故周天平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韓通振迹戎伍委質前朝彰灼茂功踐更勇爵夙定交于霸府遂接武于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篤朕

以三靈眷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勳將加殊寵奮黃遇害良用憮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遣高品梁令珍護喪事 宋史周三臣傳

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籩豆有楚對黍稷非馨而曰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謝伋四六談塵

范魯公與王溥魏仁浦同日罷相為一制其辭曰或病

告未寧或勤勞可睠時南郊畢質溥皆再表求退仁浦以疾在告乞骸骨故云 葉夢得石林燕語

呂丞相端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爲樞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誥詞畧曰多直道以事君每援經而奏事 丁謂談錄

唐致仕官非有特勅例不給俸國初循用唐制至眞宗乃始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當時詔云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雖歎於東門邈矣遂辭於北闕用尊耆德特示殊恩 石林燕語

熙陵卽祚之踰年二月庚子有詔更御名制曰王者對越上天祇見九廟凡因祭告必著名稱忌稽古以酌中貫難知而易避爰遵故事載易嘉名此當時播告之旨也珂案太宗初諱上字與藝祖聯稱建隆造邦已改從光字復與魏悼王同行太平興國初旣膺大統魏悼王改從廷字以避尊尊之稱至是帀四閱月復詔改焉雖更定之意具如詔者其實去聯文尊王統所以辨名分示等威也 媿郯錄

張洎與錢若水夜直太宗召二人草制詞加李昉左僕

射班泊輒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有德望鎮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允若水欲進解之泊當帝前以笏排若水曰陛下熟知矣明日泊進制草有云黃樞重地難委於具臣耆昊景靈懼罹於大譴太宗竟從泊意昉止右僕射歸班 無名氏江南餘載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爲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黃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

工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辭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受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霪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昉詞云燮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

啟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效宜敷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虞機衡會無規畫（一作議）擁（一作攡）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爲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也 洪邁容齋四筆

太平興國五年涇州安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亨於人倫孝慈所生實由於天性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共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

以凡人論 袁褧楓窗小牘

錢若水爲學士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太宗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子延年寶藏之 錢惟演金坡遺事

眞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惟宋公琪 一作湜 深曉上意必欲推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

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眞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疆垣而效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僧文瑩湘山野錄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圖刺史知州以下賀登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纘嗣丕基眷命歷之有歸想寰區之同慶卿輟由俸祿恭備貢輸遥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省覽嘉歎再三在慶賀眞廟登極時詔書也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祿自備今既以庫金爲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陸游老學庵筆記

眞宗景德中置資政殿大學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時以為殊寵三十年間除三人皆前宰相也宋宣獻公罷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冀公後非宰相而除者宣獻一人而已時謝希深當制云有國極資望之選今纔五人儒者兼翰墨之華爾更九職當時頗稱之宣獻嘗歷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再為翰林學士三為侍讀學士而後除資政大學士至是併為九也 石林燕語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軍建昌縣李士衡莊遇晦明即光

彩出沒一夜雷電風雨暴作翌日山圻泉湧急流中得一古器篆文款識甚奇太守劉保衡指以爲鼎投進答詔云眷彼名區出茲古器旣瑰奇而有異爰貢奉以斯來省閱之餘嘉尙良切保衡繪形刋石尙在今觀石刻制作精巧正古酒爵非鼎也當時失於稽考故詔書亦但言古器云 吳曾能改齋漫錄

天聖二年七月宰臣王欽若等拜表請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命宰臣王曾撰冊文曰嗣皇帝臣某謹再拜稽首言恭以爲天下之母者愛育

之功博居域中之大者覆載之道均乃有飾盛禮以推崇因強名而丕顯以恩則尊親偕極以義則中外一辭表德垂鴻非可以鈌況乎寧保基緒撫覽權綱格萬宇之治平副輿情之輸戴式隆稱號以播休爍伏惟皇太后陛下聰明淑哲淵穆懿恭襲御龍之遐源啓會沙之瑞命輔佐先聖輯睦藩房申翊宮朝協敷闈教服圖史之至戒慕黃老之微言及正位承天居尊治內勤儉之化式於中闈和平之風被於四表王基允固睿問載融曩者號弓在辰仍几有命粤以大寶付于菲躬煢煢哀

荒懼罔攸濟實賴慈蔭以授洪圖上奉顧托之明俯慰遐邇之望詳錄機務咨謀正經憲祖宗之舊章厲官師之凝績本乎予物之衷濟乃守成之業方今蠻夷欵服封宇靖安百度聿修六氣時若肇禋肆類克展上儀享是休嘉率由保翼故得公卿庶尹藩嶽守臣武旅戎酋緇黃耋艾咸謂周有思齊之什播於聲歌漢有長樂之謡垂於竹帛斟酌前訓擬議盛猷允非鴻名莫揚茂烈綿代曠典自我而著且推美而弗有約已以至謙連袂叩閤露章五請臣等以因人之欲拜跪於內甫迴冲慮

乃徇公言夫含章履順之謂應元詔訓逮下之謂崇德體仁所以膺壽臧之福宣慈所以隆聖善之懿不勝大願謹與百寮士庶奉玉冊琮寶上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伏惟懋協歡心誕膺洪冊承七廟之流祥受九旻之敷錫擁佑家邦祉祚無極臣某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馬端臨文獻通考

天聖中毛應佺守賓州賜衣勑書云汝外分憂寄善布化條眷言守土之良適及頒裘之候特申渥賜用洽朝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綿旋襴衫一領至可領也 曾敏行獨

醒雜志

眞宗寢疾章獻太后漸預朝政眞宗意不能平寇萊公探此意遂欲廢章獻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李迪楊億李遵勉等叶力處畫已定詔命使楊億爲之會萊公因醉漏言晉公利用謀白太后指萊公爲反而投海上天下寃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爲詔誥及始末事迹付遵勉收之至章獻上仙遵勉乃抱億所留書進呈仁宗及敘本末仁宗感歎再三贈億禮部尚書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闈能叶元臣力屏儲極蓋謂是也魏泰東軒筆錄

寇準再入相制曰中樞之任大政攸資式敘九功用熙百度將協羣倫之望允求經濟之才簡自予衷乃敷綸命具官某清識淵深懿文雅正自顯躋於廊廟久冠映於簪紳中外亟更謀謨日廣介圭入覲鳴玉在朝朕方圖任舊人以凝庶績荐升台席仍進冢卿置於股肱繫乃棟幹朝廷天下之根本機軸王化之表儀接道以言爲臣不易罄一心而翼戴副四海之具瞻其惟勖哉以弼台德 徐自明宰輔編年錄

治平三年予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

草某人爲邃清殿學士制旣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舍人呂縉叔草邵不疑爲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承旨張公所作詔曰迺規層宇邃在西清恍然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四六談塵

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入也惟演建言一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

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女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 東坡志林

宋綬草丁謂貶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出丁謂傳 按實錄載謫詞首云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此承龍川志之誤而不之考 李心傳舊聞證誤

王曾罷相制曰朕紹膺丕緒臨撫羣元內咨輔弼之良外倚藩宣之重君臣之遇出處攸同具官某學洞聖機

識窮物表早冠倫於多士洊宣力於先朝逮予纘承尤所倚屬爰定謀於枚卜遂擢寘於冢司眷言靈宮總在宰職追惟文考之奉具有列聖之祠妖熖挻災一夕而既俾紆勞於鼎路且賦政於師垣矧惟累牘之陳時乃素懷之遂於戲事君盡禮維舊德之靡違觀過知仁亦至公之難廢勉膺明命往惟欽哉宰輔編年錄

右彭城公拜相制書一通案公以至和元年中秋日相前一夕仁宗召當直學士楊偉不至乃宣趙槩視草自此遂召學士有故不宿者以次官遞宿然制詞與今實

錄所載不同多爲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內融敏識先覺八字殆後世公議非褒詔也 周必大益公題跋

仰惟藝祖開基仁覆天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開寶二年四月詔扇暍泣辜前王能事恤刑緩獄有國通規今朱夏旣臨溽暑方甚睠茲縲繫深用哀矜宜令有司限詔到日其囚人枷械囹圄戶庭吏每五日一檢視灑掃蕩洗務在淸潔貧無所自給者供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卽時決遣重繫無有淹滯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當鑠石流金之候在黃沙聚棘之中亦有灑掃供饌之

文雍熙三年四月詔曰當此炎蒸之際念其縲絏之人宜伸欽恤之文庶協長贏之候宜令諸道州府軍監縣等凡禁繫之所並須灑掃牢獄供給漿飲械繫之具皆令潔淨疾病者爲致醫療供送飲食晝時傳送無令邀難減尅無家屬者官給口糧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食小罪逐旋決遣大罪窮究其情無致淹延以稱朕意蓋又加詳矣 樓鑰攻媿集

王德用樞密使制曰內樞之地上範於斗宮前箸之籌參寄於人傑以經常武之事是號本兵之司圖冠厥名

疇總予務乃眷元侯之長早崇右府之聯爰擇剛辰復還舊物具官某志懷果烈風槩沉雄通於奇正之謀居然閒傑之氣春秋說禮韞義府以惟深甲令書忠載世家而有舊比膺推轂薦歷于城先十乘以臨戎長萬夫而觀政德刑具舉威惠參施能名播於遠方沉機隱於敵國咨卿俊望擢典繁機翼濟事功迪宣思力予乃誠而匪懈研諸慮以惟微旋均基宥之勞亟樹蕃宣之治蹈險夷而一致服忠孝而兩全簡在朕心洽於朝論是用升鳳池之寵秩聯虎節之榮章倚殿輔邦用陪京邑

屬右樞之闕職咨羣岳以擇材僉曰汝賢宜弼予治蓋天下二老出以居方伯之尊寰内諸侯入則處公卿之任抑惟囊制舉是隆名用起壯猷使纂舊服仍峻雲臺之號兼增井牧之封式厚耆英有加名數於戲樞密發令制戎事以惟艱樽俎折衝經人謀而匪易往謹乃位益思其忠宰輔編年錄

歐陽文忠銳意言事大忤權貴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運宰相欲以事中之也會令内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故事無内侍同行之理臣實

恥之朝廷從之公在河北職事甚振無可中傷會公甥
張氏妹一作虔州壻龜正之女非歐生也幼孤育於家
嫁姪晟晟自虔州司戶罷以僕陳諫同行而張與諫通
事發鞫於開封巡院張懼罪且圖自免其語皆引公未
嫁時事詞多醜判官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支蔓
宰相聞之怒再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遂用張
前後語案俄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
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勘案牘駭曰昭明在官家左
右無三日不說歐陽脩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

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即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公責詞云不知淑慎以遠罪辜知出非已族而鞠於私門知女歸有室而納之羣從向以訟起晟家之獄語連張氏之資券旣不明辨無取驗以其久參侍從免致深文可除延閣之名還序右垣之次仍歸漕節往布郡條體余寬恩思釋前咎安世責詞云汝受制按考法當窮審而乃巧為朋比願弭事端潛落偏說陰

合傳會知朕愼重獄事不聞有司而妄徇私情替名胥役一作私密省事潛名胥役跡其阿比之意尚與朋黨之風云云其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墓銘盛稱能同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後使安世不能有所變改迎合也王銍默記

歐陽修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年未及即告老天下高之時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呂誨年五十八歐陽修年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

可不思其故耶修喜薦士一時名卿賢士出修門下者甚衆而薦常秩與連庶尤力秩晚仕於朝君子非之修自以為失庶終不出修自以為得也由是益辭宣徽之命語頗侵安石其畧曰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安石見之滋不悅奏從其請遂有知蔡州之命司馬光嘗以修表中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語手書之知其意有在矣李丙丁未錄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為昭文館大學

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穀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海傾心一作聞風而待命穀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爲詩曰中使傳宣内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温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温伯行制其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内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王銍四六話

鄧左轄溫伯三入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册每號稱職其立哲宗爲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系四海之望末云離明震長緜帝祚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人於萬宇天下誦之 四六話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玆本百王之謀蓋出於此 王應麟困學紀聞

熙寧間鄧潤甫 一作孫洙 作邢妃麻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

誠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荆公退居金陵屢用之 四六談麈

呂寶臣爲樞密使神宗欲用晦叔爲中丞不以爲嫌乃召蘇子容就會魯公第草制中云惟是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於近用尚有避於當塗況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羣下豈以弟兄之任事而廢朝廷之擢才矧在仁祖之時已革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也晦叔既辭上命中使押赴臺禮上公弼亦辭位不從 石林燕語

朱文公曰范淳夫作冀王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及我仁祖加禮荆王顧惟冲人敢後叔父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却不能及

王應麟辭學指南

王岐公答韓魏公詔豈朕鬱於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答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節蓋做其意

困學紀聞

王珪行郝質殿巖制云曾無夜虀之諱自得剛牙之重

周禮地官凡軍旅夜鼓鼜千歷切注云戒守鼓也周密浩然齋雅談

王荆公草制極醜詆范蜀公公笑誦其辭曰材無任職之能某披襟當之內有謀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程正敏剡溪新語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爲之騷動朝廷遣郭逵趙卨討之荆公作相草出師勑榜有云惟天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爲彗星見而出師也行年河洛記王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羣水天出長

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荆公用舊意爲新語也四六話

國朝舊制父子兄弟及親近之在兩府者與侍從執政之官必相迴避熙寧初呂公弼爲樞密其弟公著除御史中丞制曰久欲登於近用倘有避於當塗公弼聞之義不能安遂乞罷樞府久之以觀文殿學士知并州東軒筆錄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閤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詞中道殺勿令

更爵也畧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 四六話

前輩公主制云瓊華在著已戒齊風之驕粉水疏園莫如徐國之樂晏公類要亦用粉田事蓋亦脂澤湯沐之意也若駙馬則以何晏事稱粉郎粉侯文及甫稱韓忠彥爲粉昆以其爲嘉彥之兄又指王師約之父克臣爲粉爹益可怪 浩然齋雅談

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爲工然未免偏枯其云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爲開讒波稽天孰斧斨之敢闕上

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金石而爲開下句讒波稽天則於斧斨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之取古今傳記佳話作四六雖金石而爲自開西京雜記載揚雄金語也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功耳四六話

元豐末章子厚爲門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時錢穆父爲中書舍人行告詞云鞅鞅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操子厚固怨之矣元祐間穆父在翰苑詔書中有不容羣枉覬欲動搖以指子厚尤以切齒紹聖初子厚人相例遭斥逐王明清揮麈餘話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王楙野客叢書

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耒晁陳李六君子於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代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後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必有所舍羣公大以聳服揮麈餘話

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晁迥晁氏客話

元祐間獲鬼章作告永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天乎寧有是哉　許顗彥周詩話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眞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微仲拜相東坡當直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　孫宗鑑東皐雜錄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適

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耳子瞻作呂申公制云旣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葉夢得避暑錄話

呂丞相大防微仲罷相以觀文出知潁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之久蓋自國初至元祐爲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耳獨醒雜志

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梁況之爲翰林學士其制畧曰太母以萬世爲心命虞宗事之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

綬末云垂光紫庭襲譽彤管一時諸公皆歎其不可及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四六話

元祐垂簾呂司空晦叔當國元日欲率羣臣以天聖故事請太后同御殿行慶會稱賀之禮宣仁謙避不從止令候皇帝御殿禮畢百官內東門拜表而已蘇子容當制作手詔云顧惟菲涼豈敢比隆於先后其在典法亦當幾合於前規石林燕語

先公在元祐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爲州學教授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轍爲內

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守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旣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諂交軾轍密與唱和媚附安李陰求進遷或以轍事語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却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旨下石者　朱彧萍洲可談

天聖末詔卽河南永安縣訾王山建宮以奉太祖太宗眞宗神宗御容欲其近陵寢也宮成賜名會聖改訾王山爲鳳臺山蘇子瞻山陵曲赦云做鳳臺之仙字粲龜洛之仁祠鳳臺以山名也　石林燕語

外祖曾空青知信州日曾辨宣仁聖烈誣謗首尾甚詳言先臣極論哲宗洞照謬妄雖追貶王珪力不能回而於珪責詞猶用先臣之言內四句云昭考與子之意素已著明太母愛孫之慈初無間隙哲宗再三稱善王明清揮麈三錄

紹聖初陸農師曾子開俱以曾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書舍人林希子中草詞云謂爾同爲謗訕則于今具槀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以爲得實能改齋漫錄

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希作勅云人材淆混莫雜於品流黨與縱橫無分於勝負章申公㝡視之不悅復齋漫錄

林文節作啟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耶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

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所卓卓蘇見之曰林大亦能文章耶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懟野客叢書

錢遹德循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夜其子死德循即跨馬入朝不復内顧既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德循遂除中丞誥詞有云方蹇蹇以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德循轉工部

尙書失言路其僚頗攻擊竟論匿哀之事德循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躁進至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德循投閑久之領宮祠而終 萍洲可談

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搴翔於霄漢闕庭神麗十扉闔闢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四六談麈

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盆八寶爲九鍰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寶算于萬年八索用九

可謂切事徽廟以銀椀盛蘇合香賜之 楓窗小牘

政和辛卯始以制命題制誥詔書依例宰執進呈周益公所謂試言雖附於春官擬制實關於睿覽 凡命宰相三公三少節度使則用制麻樞密使亦如之后妃東宮親王公主 辭學指南不以命題

隆祐復位制蔡元長草其詞云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宮而永泰上賓無嫌於並后陳了翁作蔡彈文云北門翰長乃手草廢詔之人復后麻詞又躬寫慈闈之旨以謂訓出東朝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于泰陵則陛下今日安敢輕改 四六談麈

童貫簽書樞密院事制曰安疆者道德之威莫重本兵之寄經綸者文武之用式隆馭遠之圖乃眷勳臣久宣廟畧爰正機樞之任仍蕃命數之加肆緝朝紳亶孚詔綍具官某端莊而肅毅敦裕而剛明氣鍾海嶽之英材擅邦家之傑精神享上備忠孝於一身敏識造微淵豪釐於千里匪由師錫夙簡朕知方恢疆土以昭先人之功首崇詩禮而謀中軍之帥有截其所誕開河隴之區弗廷克奔坐襲氐羌之域殊俗聞風而面內強鄰慕義而納交比參穆於台躔兼奮庸於籌幄增峻撫邊之舊

載縊殄寇之行矯矯虎臣悉遵號令嘽嘽王旅惟所馳驅摧堅城于障塞之衝俘醜類于軒墀之下實庸實壑外安六路之虞足食足兵內復兩河之利屬攸司之軍務嘉厎績以疏恩更大鎮之節旄極三公之位敘進專密席併衍眞租予無作好之私時乃懋功之勸於戲申伯言邁既四國之于蕃吉甫來歸宜萬邦之為憲其益資于協濟庶克迪於丕平諒肩乃心奚俟多訓宰輔編年錄

童貫以左璫幸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公言弗與而莫敢攖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

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爲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
沮之蔡元長頗媿於衆論丁酉鎖院乃自檢校司空奉
寧節度進司徒易鎮鎮洮而已少蘊黽勉奉詔制出告
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曰葉內翰欺公至托王
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
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
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
兩府故事爲宣威麻詞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
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於以立萬民

之極賞賦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尙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却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賦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醲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頳面徑揖起歸賀諸館賓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衍則大怒泣訴於祐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君甚中以陰事始克去之華原意以軋異已不知適以張閹宦之威也少蘊自志其事 岳珂 桯史

童貫蔡攸將交割燕山有曰朝廷因委之選命諸州守臣王黼自以爲功多改易縣名以張得意乃遷蔡攸少師守燕山制有之曰王師順天地之動無戰而有征幽都望雲霓之蘇克奔而弗迓降書踵至捷奏日聞鼓貔貅百萬之威勢如破竹收山河九郡之險易若振枯悉來塗炭之場咸襲衣冠之盛氣振雁門之北令行沙漠之陬建社稷不朽之圖快祖宗未宣之憤實資妙策迄建殊庸攸深不欲在外且力辭上令薦自代者乃舉王安中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

王安中光善四六致位政府別無他長除知燕山府制有曰高文大册亶居後學之宗又曰推翰墨潤色之工爲劇繁允濟之任幼老春秋

余深拜太宰制曰太微者天子之庭上相冠東藩之位北斗者人君之象輔星近開陽之光仰觀乾緯之明俯眷經邦之重敘登元宰亮翼衆功誕揚綸綍之言爭告紳綏之聽具官某端方而肅括敦裕而淸通孝足以探天人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會古訓是式卓然經世之姿直道而行凜若立朝之氣偏儀三省殆閱十年頃進

秉於國均實參熙於帝載惟動丕應徯志御事厥棐有恭辨察羣材極明王立政之助調娛庶務協太平守成之規朞年于茲萬方俾乂上之則陰陽寒暑得其序下之則紀綱法度適乎中德音不瑕已驗周公之美衮職有闕孰先山甫之圖是用簡於巖瞻授以魁柄兼峻東臺之秩仍陪多戸之封受任既隆仰成彌重於戲予欲遠追二帝三王之治爾盍自擬百揆四嶽之賢置相之良載籍可數若漢以蕭曹為冠丙魏乃相繼有聲如唐之房杜居前姚宋亦竝稱於後顧曾何比予於是剏時

則勿有間之勉恢大猷追紹隆古 宰輔編年錄

余相罷節鉞換觀文吏房請詞程伯起舍人當制問于先公先公云念雖經武之雄終匪隆儒之體吳丞相元中宣和間當外制作河北曲赦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敎訓之德又作种師道制云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王飛子飛早以文受知於豫章宣和當外制其謝表云洶鯨波之再涉偶遂生還悅芸省之暫游旋從外補王嘗隨奉使高麗作書狀官也 四六談塵

宣和末罪已詔如天變譴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 四六談麈

張閣行蔡京責官詞曰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人臣之姦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憲揚於大庭太師致仕上柱國楚國公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四百戶蔡京頃以時才久膺柄任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衮之崇庶圖爾庸以弼予治而總秉衆務出入八年事寖紊於後來謀悉違於初議擅作威福妄興事功輕爵祿以市私恩濫錫予以蠹邦用借助姻戚密布要途援引

凶邪合成死黨以致假利民以决典化之水托祝聖而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待將邀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狂悖之嫌雖僅上於印章猶久留於里第偃蹇弗避傲晛罔悛致帝意之未孚垂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匪容顧欲用恩難以屈法其褫師臣之秩俾參宫保之官姑慰羣情尚爲寛典於戲上天垂象明罰所以弭災人道惡盈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可特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榮國公勲封食邑實封如故在外任便居住仍放謝辭朱勝非秀水閒居錄

宣和內禪王循德爲承旨當草赦事出倉卒云紹二百年之祚運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承念纘承之重懼極淵冰載惟臨御之艱憂深朽索及內禪皇太子詔到天下方曉然四六談麈

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爲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芟一作鋤畧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也陸游老學庵筆記

靖康內降王氏封國夫人𢖫聖中批可入朕之乳母四字先公奏云當於腦詞下稱皇帝乳母某氏而草云蚤參慈保之嚴謹於燥濕之視 四六談塵

譚彥成追贈陳瑩中云汲黯何爲坐息淮南之變鄭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葛魯卿云夷考平日素絲之節無聞坐廢累年白首之言猶在 能改齋漫錄

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璽書萬幾難以

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傒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　羅大經鶴林玉露

宋四六話卷一終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二　制詔

高宗卽位於南京肆赦文有兩本首尾皆同如道君發德音而罪已退辭履位之尊乾龍以震長而繼天首正誤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膏腴愿愛惜於兩朝恐輕加於一矢生靈受賜遐邇聞風要質賢王旣驅車而北渡連結異域復擁衆以南侵慨鑾蹕之無厭昧蜂蠆之有毒廷臣之策鄰使詭和款貔虎以退師致金湯之失險

等語與今所傳本異 周煇清波雜志

磁州有崔府君廟邦人嚴奉又京師北郊亦建廟中興駐蹕臨安加封眞君築祠西湖上像設尤嚴或以其神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貞觀中相州滏陽令遷蒲州刺史有惠愛於滏陽後爲磁州民爲立祠歿因葬其地本朝景祐二年七月詔曰眷是靈祠本於外服且以惠存滏邑恩結蒲人生著令猷歿司幽府寀求世系雖史逸其傳尸祝王官而民賴其福崔府君宜特封護國顯應公有司遣官祭告然迄莫知其名字 費袞梁溪漫志

宗澤奏請鑾輿復還京師前後數十章嘗褒諭曰舜巡四岳有歸格藝祖之文周撫萬邦存王歸在豐之訓庸知帝王之軌範咸以都邑爲本根朕遭時多艱思世大治永懷撥亂之策不憚省方之勞俟敉寧之有期卽旋復以何晚夙宵軫慮寢食不忘雖王者以天下爲家曾靡常於臨幸而臣子視人君猶父得無鬱於瞻思卿等留居千里之畿拱扈九重之闕合數十百函之奏傾億千萬乘之心渴聞鳴蹕之音虔舉回鑾之請備觀忠款深可歎嘉　趙甡之中興遺史

康平仲執權在揚州嘗當宗開封制以舉似伋云想望夷門未泯葱葱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四六談塵

信王遣馬擴赴行在乞兵制除信王河外兵馬副元帥制曰頃敵國之內侵屬都城之失守逼宮闈而遠適歷險阻以備嘗肆眇躬之纘承濟多難而恢復追襲之兵繼遣勤請之使屢馳撫時序以既周悵初心之未遂忽覽章疏之近奏始聞行役之獨留盍既言歸詎寬遐念乃陳手足之助願効忠孝之誠慨然壯圖副朕本旨宜

就顧於臨制庶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六宮之還以慰兩河諸鎮之望 馬擴茆齋續自敘

建炎初聶昌奉使未還加官制云風寒易水嗟衆往以誰還日遠長安望人來而不見中書舍人孫覿詞也 能改齋漫錄

孫仲益直院草黃樾和罷相制云移股肱者固非朕志作耳目者言皆汝尤又謝吏部侍郎表云名節壞于謗讒孰聽鼠牙之訟精神消於憂患屢驚馬尾之書 四六話

劉廷開封人思陵中興更名誨上書自奮應募願使北

庭召對稱旨自章布授京秩供侍從以行復命有旨擢
直顯謨閣守楚州制詞云昨將使指之光華備歷征途
之險阻命分憂於凋郡併進直於淸班　揮麈三錄
朱勝非右僕射制曰朕戒懼多虞疇咨良輔維持左右
繄吾二相之協心推挽後先豈予一人之獨濟雖得賢
者國之福然知人者帝所難懲亟易之徒煩嘗輕用
於新進懷老成之往效曷若登用於舊勞爰即治朝誕
揚明命具官某閎深而端亮敦大而疏通陳平之智有
餘如晦之才能斷從子初載蚤宣力於要津嘉乃一心

遂奮肅於揆路駭巨姦之竊發覩神器而敢搖獨倚精忠陰摧元惡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遺策卒銷沮於兇謀翊簾帷之政而人莫間言旋復還於明辟成功不處巧語俄興嗟去位之累年殆謗書之盈篋朕追原曩昔衆想話言惟當軸者三旬豈遠猷之能究爰賜環而屢命趣舊德以來歸再覩儀刑益新啟沃從容經幄期入奉於燕閒密勿巖廊蓋同寅於康濟乃還升於右揆仍兼秉於中樞增衍封租併隆寵渥以慰具瞻之素以章注意之誠於戲謝安未起而心已繫於蒼生蓋大臣之重

輕在望裴度既還而威復行於河朔則朝廷之得失以人顧予共政之賢時乃同功之舊庶幾茲舉無媿前聞其勠力於我家俾有辭於永世宰輔編年錄

朱勝非丁母憂執喪居廬上遣使奪哀強起之三辭不獲王人踵至賜詔有曰念同心相與而共吾事惟二三臣闕一不可卿遠朕躬如失左右手又曰朕方興復是圖蓋一切當用權以有濟卿既安危所繫何三年不從政之可言勝非辭愈切及敘本朝典故屬同列開陳上曰匪卿疇克任者虛府以待又賜親筆詔曰卿雖私艱

己踰卒哭之制且朕待卿為政奚翅三秋耶蓋恩由義斷情以禮奪古所然也況成命已放人情胥悅卿無濡滯以拂朕心勝非得詔皇恐不敢辭上命督促甚至不得已而造朝面陳皆不許即乞歸第見賓客衣黎黑紫袍皂鞓帶從之雖居外治事而還家哀毀盡執喪之禮中興遺史

朱勝非復拜宰相制詞有曰懲亟易之徒煩蓋嘗輕用於新進懷老成之往効曷若登庸於舊勞又曰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遺策卒銷沮於兇謀翊簾幃之政而人靡

間言旋復還於明辟復比之謝安心繫於蒼生裴度威行於河朔皆上授旨也三朝北盟會編

呂頤浩左僕射制曰朕中天而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所難論相以恢遠圖攬善謀能斷而並用載念舊人之共政無踰著節之老臣揚於王庭授以魁柄具官某挺剛明之度函英果之姿識每豫於造微才自優於任重申伯作翰實維崧嶽之神太公秉旄遂應渭濱之兆向輯勤王之畧最先戡難之勳妖氛盡掃於紫微羲馭復行於黃道神器既正大猷乃經獨秉國鈞安危並深於

注意外綏戎律文武兼備於憲邦比勤宣室之思邇趣
介圭之覲論帝王之秘策既深契於朕心章祖宗之極
功當聿求於元宰竊歎省方之久未知定鼎之期任棟
愈艱籌帷加謹惟幾深以成務何用不臧惟睿固以定
謀乃終有慶粵茲壽俊實易多盤還正位於東臺仍晉
官於亞保理陰陽而遂萬物舊耋冢宰之成亮天地以
弼一人肇拜二公之典併敦井賦用峻巖瞻於戲陳平
智有餘而安劉寄於周勃宋璟善持正而應變專於姚
崇是皆同心而濟謀無嫌比德以贊事益成大烈罔愧

前猷宰輔編年錄

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畧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卽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旣興益壽宜充於禁臠貲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　鶴林玉露

建炎旌褒死事之臣贈李邈節度使制曰朕思復艱難之業永懷將帥之臣禁暴安民雖未成衞社稷之效忘軀徇國庶幾得死封疆之臣又曰方敵師之入塞當孔道之雄藩藐無脣齒之依坐失金湯之固拘原方力屍褁莫還不貽隴右之羞迄並睢陽之操 中興遺史

楊邦乂忠襄公吉水人建炎三年除建康倅建康陷不降遇害贈直祕閣立廟褒忠誥詞略曰[illegible]夫偷生名不稱於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於泰山以爾稟質剛方值時艱厄介胄之士望風而遠奔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

爾能明事君之義抗死職之忠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
顏常山之節云云紹興七年加褒贈徽制告詞略曰故
忠襄公云云方戎馬之絕江以貳車而捍敵守既屈膝
脅衆士以偕降爾獨挺身嬰孤城而益厲抗彼虎狼之
衆奮乎鋒鏑之間罵不絕音死而後已朕方規復土宇
進幸江濱覽萬里之山川考累朝之人物捨生取義如
汝幾人故老與悲有歎息而談者英風激懦思奮迅以
從之顧廟貌之具存凜精爽之如在雖已加於贈䘏念
未究於哀榮爰陞次對之聯用彰仁者之勇九原可作

其隨會之與歸千載猶生歎相如之不泯朱子宋名臣言行錄

再贈太保告詞畧曰昔在燕山之役每忤權臣至於靖康之初首陳善計謀既沮於和議功莫遂於戰成飲恨而終邑言猶在太常謚議忠憲以心篤國家之念材兼文武之資也折彥質撰种師道行狀

紹興元年有旨宇文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令福州賜錢千緡且令守臣存恤家屬常因遣使以金帛團茶賜制曰男子有四方之志夙厲於遠圖行人道二國之言久勤於將命肆頒渥澤用侈光華卿頃以才猷常登

樞近抗使旌於萬里不憚勤勞留異域者十年益昭忠信念其良勩宜有褒嘉錫以兼金賁之束帛加織文之纖緻分異薌之甘芳特示殊私式將厚意每懷靡及方賴于咨謀有功見知尚期於來諗　三朝北盟會編

秦檜右僕射制曰君臣相須成體股肱良而元首乃尊政事要在得人紀綱張而衆條乃舉朕遴選賢佐協圖治功孰膺名世之期我得爽邦之俊肆敭大號用詔羣工具官某才博而周氣剛以大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嘗若蓍龜之先見捐身挺

節獨如松柏之後凋堂堂眞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器昨疇人望參知政機惟獻替之日陳殆弼諧之天授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矢謨而翊舜朝終賴咎繇之德是用擢登公輔實首中台廣井邑之提封增賦租之眞食肇開侯社併峻文階以明論相之公以輔用賢之慶於戲君不借才於異代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降任於是人必付終身之勳業朕固兼收於羣策汝其勿棄於分陰往恢厥圖卒相予治宰輔編年錄

紹興二年秦會之罷右僕射制畧云自詭得權而舉事

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又云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斯無負君臣之義此綦叔厚之文褫職告詞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爲移建明二策之謀爾材可見謝任伯之文也綦謝姻家也秦大憾之　王明清揮麈後錄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鎮節度使公當制有曰陸海神臯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以爲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疾求去遂除知

紹興金坡遺事

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宋史綦崇禮本傳

曲端死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有叛去者尋詔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譴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又詔謚端壯愍制曰屬委

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横被與言及此流涕何追周密齊東野語

婁公明堂爲禮儀使前導趨拜如少壯然賜生餼詔曰九秋風露之清裒時英氣三吳山水之秀生我耆儒四上告老之章詔曰太公既老猶起海濱留侯雖病强輔太子公弗敢復言孟冬分詣原廟疾又大作求歸尤切上猶未許方形詔旨云年雖耄矣初未聞知慮之昏志方浩然亦未見精神之憊公復叙四說以進懇請不已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攻媿集

紹興五年太常寺申檢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揮照

得故知鄧州權京西安撫使贈大中大夫劉汲係守臣戰没應得上項指揮正月三十日奉聖旨特與賜謚施行本寺今欲擬謚二月二十九日奉勅以孤壘抗方張之氣義弗圖存示本朝有仗節之臣死爲不朽敬徇易名之請因安厲俗之規具官劉汲與學決科誠心事上値奸回之惡直遭排擯而自如賜環於靖康更化之初分閫於建炎再造之日屬茲穰守正扼敵衝衆避難以苟全獨舍生而徇義髮歸若動尚想常山之威眥裂大呼不愧睢陽之戰哀百身而奚贖節壹惠以表尊慮國

爲忠捐軀曰介冀英䰟之如在歆䘏寵之不忘可特賜謚忠介中興遺史

陳東歐陽澈既贈官汪伯彥遂落職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此下責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弼汝從宜思廣朕之聰何䘏庶人之議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汚殺士之名仰覲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於朕躬誼難寬於爾責蓋東澈書顯攻黄汪爲黄汪

者正當上震怒未解宜叩頭請免二子上倘不從以去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汪黃分其責者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制曰三公論道莫隆帝者之師一德格天乃大賢人之業聰時眞宰爲世宗臣事有至難收成功於指顧人無遠慮獨克定於規模力輔眇躬通誠大國荷上天之從欲成愛孝以事親悉出贊襄宜崇褒陟爰正久虛之位用告大昕之朝具官某碩大而光明忠肅而恭懿心潛於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

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早中異科之目旋躋要路之津節義著於艱難正程嬰存趙孤之比平生仗於忠信見于卿恃漢節而還亟登次輔之聯再執元台之柄險夷一致首尾七年謀皆同于國無異政歸兵權而營屯自肅定浮議而反側以安廟算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惟君子以爲必歸蓋信旣結而情通則恩必賜而欲得龍輴來返視西洛以寓永固之靈䰟馭惟迎肅東朝以極慈寧之養庶事備矣厥功茂焉宜進大名之封寵拜維垣之貴併加圭食增重鈞衡彌聳具瞻式昭

深眷於戲呂望尚父西伯之業所以成周公爲師成王之勳所以集永惟耆德毋愧前人其祇邦休以副朕命

宰輔編年錄

紹興復疆除兩京留守孟庾西京路允迪南京旋坐失守皆貶責後追復官職適當草制孟曰屬關中之事初有望於蕭公棄河上之師尚何尤於高克路曰惟睢水之遺忠始焉有愧比李陵之失節終則爲多

周煇清波別志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丙降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因而制治修禮樂恢學校

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畫發爲號令著在簡編者
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何以詒謨立教
作則萬世殆於詩書相表裏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
示於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爲名祗遹舊章宜置學士直
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爲儒學之華
寵其著於令珂謹案典故凡建閣降詔必著閣之所以
名龍圖天章寶文乃太宗眞宗仁宗在御時所建固無
詔書可考而天聖八年十月天章置待制之詔有曰眞
宗皇帝燀赤景炎丕隆寶構凡資禮樂之用積成辰象

之文俯近禁楹創崇層閣治平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寶文建官之詔亦曰仁祖升遐先皇纂御首命近列論次遺文鈿軸寶函未終潘錄白雲紫氣遽遂土賓今告畢及甫將安奉則天章寶文四字具見於詔文矣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九日改顯謨爲熙明閣詔曰神宗皇帝神心經緯聖學緝熙百度維新備矣有周之庶事四方其訓巍乎堯帝之成功言則爲文昭如雲漢寶之垂世炳若丹青則熙明之意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建徽猷閣詔曰哲宗皇帝英文睿武沈潛無方事天治人彰善

癉惡訓廸在位綏靖四方號令指揮若揭日月蓋自親
覽庶政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刑神考之典故緝熙紹復
著在簡編與熙寧元豐之所行相爲終始在詩有之君
子有徽猷其哲宗閣以徽猷爲名則徽猷之義尤著自
是而下如煥章建閣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九日之詔有
曰載稽帝世之隆無越堯章之煥華文建閣慶元二年
五月十五日之詔有曰華協堯章之煥文光舜哲之明
寶謨建閣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之詔有曰寶列義
圖之祕謨新禹蹟之承薇之一言皆可卽見扭明之制

固應如此還考敷文則皆隱其義而無其辭固已疑一時之詞臣述作之未工及考趙彥衛雲麓漫鈔曰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以寓譏誚其刻薄而不遜如此是時秦檜當國正與珂前所書五字定制者同再三反覆互考其無君之心蓋尤不可不誅焉 愧郯錄

哲宗實錄成趙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於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

風御史蕭振劾罷之王維儉宋史記呂本中傳

秦檜當國鄭驤之親屬爲檜客驤以死節贈通議大夫猶以爲未足爲錄其不屈之節加贈樞密直學士制曰往者人習治安士喪廉恥遭時分變坐視傾危蓋平日詭隨罔知尊主庇民之道故臨事讋懼宜無仗節死難之人朕承多難每爲永歎倘聞義烈豈無褒揚具官鄭驤禀性剛明守身端靖始將使指旋剖郡符迨強敵之橫侵能嬰城而自固旁無應援迄以陷亡蹈白刃之在前叱羣兇之愈厲雖加卹典未慰忠魂載頒渙渥之恩

增賁宥密之職靈兮英爽歆此寵榮後又請謚曰威愍中興遺史

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爲承旨當制翟入參綦叔厚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覩古太息者是也四六談麈

王日嚴曮爲少蓬權直禁林草秦會之加恩制取熊叔雅啟一聯入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畧翌日除禮部侍郎按中興玉堂制草此紹興二十年五月秦會之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

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儀曹貳卿仲言誤記舊聞證誤

韓世忠罷樞密使制曰進則顓密席之崇允賴威名之重退而處殊庭之秩蓋從偃息之休眷若勳賢勞於事任茲力祈於閒佚其寵渙於恩褒爰造治朝誕敷明命具官某忠懷亢烈風槩沈雄偉然一世之英凜有萬夫之望陳軍謨而訓旅勇且知方持師律以臨戎多而益辦自歷艱虞之險備殫攻守之勤勳在王家[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之紀威行邊圉烈如雷電之馳比繇外閫之嚴入韓[illegible]

樞之柄子深注意日觀前箸之籌敵亦聳聞固已側席而坐何忽陳於悃愊願卽遂於燕申謂收身於百戰之餘難復縻以萬微之務冀黃樞之得謝追赤松而與遊載嘉止足之風固宜從欲獨念倚毗之久弗忍遐遺是用升帝傅之峻班還將壇之叠組乃冠靈臺之號併增井食之封俾諧就第之榮不廢造朝之禮有蕃命數式侈寵光於戲知臣下勤勞朕尙廸寬洪之度以功名終始爾克遵明哲之規雖出處之或殊實安危之並倚勿云失位不我告猷 宰輔編年錄

秦檜遺表略曰伏念臣早緣末學奮自諸生當見危致命之秋守策名委贄之分畫疆之遺元樞飛掩執之符存趙之陳具僚奉徽斷之指倉皇去國奔走從君衣冠不變於平居覲會自安於常度雖歷九死其無悔猶冀一言而可興草徽廟之尺書破僞齊之三策身屈營窟心在周行洎浮海以言旋舉同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紛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聖之深知排羣疑而復用延登右揆峻陟維垣專秉任於鈞衡奉疇咨於帷幄入而告后玉音嘗許其無心出則稱君輿論共推於得體

上遵成算復建中興云云伏望皇帝陛下惟新盛德謹保清躬萬壽無疆長奉東朝之養五兵不試永居北極之尊益堅鄰國之歡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覦以治亂爲蓍龜以賢才爲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衆之方訓本乃富民之術凡此數端悉留聖念 宰輔編年錄

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辨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

守約方俟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倉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老學菴筆記

王卿月爲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困學紀聞

顯仁太后龍輴將渡會稽上聖孝出於天性頗恐風濤爲孽遂於宮中默禱忠清廟及篙御既戒浪平如度上命詞臣行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祔裕陵闕殿告成容車將發奈以大江之阻具形羣辟之憂既竭予誠亟孚神聽某王一節甚偉千古如存帖然風濤既賴幽

寘之相煥乎天寵用昭崇極之恩尙綏于四方之民以綿爾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蓋於舊號四字上加忠壯二字 四朝聞見錄

周望除簽書樞密制詞曰腹心留侯高祖肇基於有漢文武吉甫宣王復振于宗周夫非躬百世之全材何以濟中興之遠業賢者登用國其庶幾望何以當此 中興遺史

王德以功遷興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有之曰智勇自見屢收不戰之功果毅敢前加踐無人之境德甚慰悅 三朝北盟會編

陳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惟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四六談麈

汪彥章草赦書敘軍興征斂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最爲精當人以比陸宣公興元赦書然議者謂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若并道君數之又不應曰祖宗彥章亦悔之信乎文之難也老學庵筆記

高宗勅常德府官吏軍民僧道耆老曰朕以爲國宗英相子郊祀克同寅而竣事爰易鎭以增畬眷惟常德之邦邈在重湖之北載更齋鉞已錫言綸凡爾軍民迨夫吏士聳聞成命諒溢驩心此則紹興三十六年高宗皇帝皇子普安郡王爲本軍節度使勅也 四朝聞見錄

席參政大光作嗣安定制頌太祖曰爾惟元孫予曰伯父其謝潭帥表云暴揚之惡初過於共兜播告之詞忽聞於方召 四六談麈

紹興辛已金亮渝盟有上封者言吾方得歲詔以問太

史考步如言陳文正康伯當國請以著之親征詔書故其詞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勳鬭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蓋指此桯史

金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鶴林玉露

宰相朱倬視師回至平江洪遵景嚴爲守以求入爲禱及將內禪陳康伯奏書詔方冗翰林獨員洪遵在近欲

召之倬惡非己出不可上卒召遵時競傳草需浩在學生員皆免解倬子端厚嘗肄業既蔭補矣頗欲並緣在學人例竄名其間張震眞父廉得其事疏中言之遂罷相景巖適當制有云爲君子邦家之基會未聞於成效有元良天下之本乃欲冀於曉膚齊東野語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旣咨裴度而往釐於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晝錦之榮循彼南

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窺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鶴林玉露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

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困學紀聞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目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姚寬殘語

陳康伯罷相制曰輔相股肱於元首身久佩於安危帝王體貌於大臣誼必隆於進退眷我冢司之老懇辭魁柄之榮旣莫遂於挽留宜有加於寵秩肆敷明命誕告治朝具官某學貫天人才周經緯中和自稟言有物而行有常度量難名澄不淸而撓不濁爰登揆路五閱歲

華當國家多事之時專廟廊萬徼之寄雍容鎮俗談笑
折衝道蕩蕩以遵王無有作惡心休休而樂善其如有
容邦政弗愆物情交附惟予一人纂承之慶本太上皇
付託之誠能將順以輸忠實贊襄之有助心如金石勳
在旂常朕方委任而責成爾亦勤勞而匪懈久煩機務
累抗封章丁寧諭旨而莫回傴僂陳詞而愈固式揚典
冊俾解鈞衡亞保升華煥袞衣於左棘鴻儒列職冠書
殿於西清進公社於新邦分使符於故里載疇井邑併
衍圭腴於戲功名克保於始終古今所重出處暫均於

勞逸中外何殊其思注意之深勿替告猷之舊宰輔編年錄

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風雷之變宰相皆策免洪邁當制有曰理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策三公實負在天之愧齊東野語

史浩右僕射制曰朕欽奉聖謨惕臨初政人主之職論相念圖任之惟艱大臣以道事君豈登庸之可後眷予賢佐久穆政塗宜陞次輔之聯誕播明廷之號具官某高明而端亮寬裕而直方學窮聖道之微損益可知於百世識周天下之務文武爲憲於萬邦蚤由顱俊之公

夙有濟時之望資爾耆德傅我潛藩王求多聞舊服盤庚之學帝賚予弼有若傅說之賢茲嗣守於慶基亟入參於機務以心膂之臣而任之勿貳竭股肱之力而知無不爲一新萬化之原寖格九功之敘肆稽民譽其遂相予仍兼樞筦之司大啟封侯之宇崇階增峻多戶申陪惟眷倚之益隆顧責成之彌重於戲予欲循堯道而致時雍之化爾其迪百志之熙予欲廣文聲而卒外禦之功爾其贊五兵之運同蕭何之心而安四海守宋璟之文而佐中興時乃之休副朕所望宰輔編年錄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 困學紀聞

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見如史相服闋加官制詞云素冠欒欒方畢三年之制赤舄几几爰新百揆之瞻又謂史相云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戒詞云天難諶斯當無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其共圖旣庶旣富之功撫諭江西寇曲赦詔其中一二聯云自有乾坤至於今日未聞盜賊可以全軀又曰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焚崑岡之玉亦豈予心又行永陽郡王制詞云若時懿

屬可恨彝章其登公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賞蓋文忠旣入劄廟堂謂二恩恐不可得而兼故致微詞云 四朝聞見錄

乾道六年初議於太上皇帝尊號中加憲天體道四字皇后加慈明二字必大草詔云太上皇帝與天同大體道之宗太上皇后如月之明以慈爲寶蓋取文義之順耳將宣布而議者謂天聖二年賜太宗女申國大長公主謚曰慈明當避於是改用明慈二字宰執云詔書先明而後慈蓋殆一作黙定也 周必大玉堂雜記

周益公擬加上尊號詔其頌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修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云月齊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順乾而配地是以廣生上再三稱獎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備非卿不能爲眞大手筆也　辭學指南

岳鵬舉征羣盜過廬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汎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離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眞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詞有云事

上以忠至不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
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齊東野語
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宜當直學士草南郊御劄三更進
草其間云地平天成振四方之綱紀星輝海潤兆百世
之本支玉巵每奉於親闈瑞節歲交於鄰境上改作農
扈屢豐戎軒載戢崇禮樂而四達嘉風俗而再淳玉巵
每奉於親闈美化遂淳於海宇仍批云可改簽抹者五
句意不近於郊祀其欲得體大率如此玉堂雜記
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王朔日詔云茲履夏

正歲須漢朔書夏正為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擿其誤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容齋四筆）

直學士院湯公思退以禮部侍郎知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凡進士出身皆入試闈獨留監察御史王公綸蓋備拆號也內制既闕官遂降旨暫權適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太上稱其有典誥體潤筆殆萬緡賜硯尤奇秦丞相不樂遣論列而去秦薨召還掌內外制知樞密院事垂相而病除大資政留守金陵即其鄉也未第時兄弟就食府庠至是人以為榮爭卒官子嘗

草其致仕制云少則歌鹿鳴而薦於鄉老則釋麟符而居其里考昔人而或有在近世以幾希 玉堂雜記

史浩右丞相制曰朕儀圖俊傑勸相邦家受命溥將協濟藝祖興王之業治民祗懼共恢光堯復古之勲念弄印者累年嘗命龜而載卜人惟求舊既朕志之素孚民具爾瞻亦物情之衆允渙以大號揚於外朝具官某道廣而智周才宏而德備經綸之蘊蚤自許於功名寬裕之懷時莫窺其器量東學翼天飛之運中階符帝賚之祥自弼亮於初元即宣昭於美業敬王如孟子非仁義

不陳於前告后若君陳有謀猷乃順於外方參和於鼎飪旋力解於機衡比趣召環進陪經幄姬公迺返初無四國之言裴度求歸尚使兩河之畏屬宵旰勵精之日適辨章虛席之時宜續前功再膺大任易零陵之舊壤啟洪水之新封增衍土田併隆禮貌惟任之不輕則望之彌重惟始之不易則終之實難予其倚成人且觀政於戲兆姓輯於下然後可以調陰陽四維張於朝然後可以正法度堅忠實之志則原本缺三字不革絕親黨之私則除授罔不公使奠枕如淳化端拱之間而逐衡如至

和皇祐之際庶益光於舊學斯無負於殊知宰輔編年錄

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宋史虞允文傳

張蘊古爲朝議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爲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措於是下詔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殽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當懷句踐之圖齊東野語

淳熙丙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詔書予謂李天祚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職事上言天祚贈典按故事其王初立卽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上以天祚自紹興丁巳嗣位今四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故欲厚其禮予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詔可之安南爲國蓋昔丞相之失閒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寖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制授龍翰靜

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實封壹千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子適當制其云郎樂國以肇封旣從世襲極眞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蓋言不封郡王也玉堂雜記

淳熙己亥三月辛未上行明堂前四日皆大雨晝夜傾注通衢殆如溪澗有旨來早不乘玉輅止用逍遙車徑入北門趍文德殿致齋朝服導駕官皆改常服應儀仗排立人並放趙相爲大禮使密諭有司未得放散黃昏後雨驟止夜分丙侍李思恭傳旨御史臺閤門太常寺

仍舊乘玉輅府合行事件卽速施行庚午昧爽駕來登
輅必大執綏上喜曰且得晴霽辛未行禮月色如晝上
拜起不倦以迄於成黎明登樓肆赦簪花過德壽宮人
情熙然赦書乃必大視草其間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
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汾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
禮具殫尊祖之誠於鑠本朝若稽前代倣經路寢有皇
祐之彝儀徧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不愆於素可舉而
行蓋欲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後數日加恩羣臣必大
復草趙相制云祼將太宮霖潦驟霽陟恪大寢月華正

中又云鎮定大事如彥博之恢宏貫通羣經如宋庠之
博洽皆紀一時之事且以仁宗初行明堂二公實爲相
也玉堂雜記

洪适罷右僕射制曰輔相任股肱之寄身常係於重輕
帝王隆體貌之恩義必全於終始睠惟端揆兹斷繁機
爰敷制綍之嚴用宣廷紳之衆具官某性資雋敏心術
通明智略湊前綽有論思之美辭章華國形乎播告之
修自密簡於朕知幾立登於要路亟升樞筦旋秉國成
方本朝循名責實之秋蓋大臣同心輔政之日舊唐熙

載獨膺亮采之求當軸處中正倚調元之助何未凝於
懿績遽有嘖於煩言既簡勀之洊聞亦囊封之屢貢是
用釋鈞衡之重任仍休宥密之繁通書殿之崇班俾遂
眞祠之佚式遵彝矩庸表殊私於戲后德惟臣不德惟
臣朕敢輕於注意進人以禮退人以禮爾宜體於眷懷
思勉令猷往祇明命　宰輔編年錄
公當制吳環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
祐親弟又號勲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孟例亦用劄
中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亟以劄繳入從之祇

海山仙館叢書

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先以制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爲歸盡字爲惓文忠親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 四朝聞見錄

野處草梁叔子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下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子昂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音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困學紀聞

常子正同作先公再致政詞云熟本朝之故事迨聞正始之風迎代邸而淸宮獨奉渭橋之謁屬對似少偏四六

談麈

虞允文罷左丞相制曰保王躬而式百辟爰推上宰之功紹大業而綏四方正賴元臣之助眷言時傑久秉國鈞宣勞旣積於我家求去願還於相綬宜加隆委就錫優恩誕告大廷敷爲茂命具官某高風鎭物奧學潛神謀謨具合於蓍龜誠信自期於金石式嚋聽知寢陟顯途方爲言語之官已蒞師干之事曩江干之開釁䫧重

險以馮陵竊祲象以滔天締妖氛而貫日彼兇匪茹斷
流正擬於投鞭我道有光制命殆同於折箠坐失羣雄
之匕筯居成萬里之金湯泰階于以告平鼎鉉爲之增
重永言忠壯厥有本原遂持樞宥之權即奉岷梁之使
器與名茲位由德躋賛法座之懿綱實相以濟翊岩廊
之景化有功見知方觀績用之優乃上封章之力重違
其請實難輟於彌諧庸聽其歸蓋雅資於綏撫是用錫
榮名於孤保寵鉅鎮之節旄以昭左棘之華以大中軍
之制胙之成國衍以爰田爲六十州晏粲之基啟八百

國興隆之勢於戲陳平盡護漢家倚以差強李靖一行唐室於焉大競勉廸徽數用恢遠圖 宰輔編年錄

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薦紳傳誦之 宋史樓鑰傳

倪正父草壽皇尊號制云率百官若帝之初丕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祜聿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伋圻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虢叔閎夭尚助廸威正父答詔云伋圻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虢叔閎夭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 困學紀聞

淳熙二年十一月詔太上皇帝聖壽無疆新歲七十用十一月冬至加上尊號册寶十二月十七日立春行慶壽禮是日早文武百僚並簪花赴文德殿立班聽宣慶壽赦文云太極之功不宰其可贊者兩儀之生大明之照無疆所能推者千載之至欽惟聖父誕保我家二百餘載而中天定神器於欹側艱虞之始三十六年而宅位授朕師於康強暇豫之時上穹綿有永之年下土洽無爲之化與言非質日侍慈顏竭幅員之富而未足伸至養之誠極尊美之稱而未足表難名之德茲載新於

歲律肅履慶於耆齡前殿奉巵企高皇而踵武大安進膳邁貞觀之彌文鏘金奏以充庭儼臣工而在列和氣溢周於宇宙盛容創見於古今仍內奉於母儀肅備殫於子道爲酒以介眉壽誕膺純嘏之常立春而下寬書更廣庶民之富可大赦天下於戲建無窮之基則享無窮之樂命方卜於萬年有非常之事則侈非常之休恩盍推於四海矧羣黎百姓夙依於覆育而耆老大夫咸自於甄陶今而仁壽之同躋必也安榮之共保諮爾有邦之衆知予錫類之心 文獻通考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伎隨夫出蜀至儀眞長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貴因招其父母飯語之故且勉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資告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宮爲樂部頭后方十歲以爲則劇孩兒憲聖尤愛之舉動無不當后意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譖之后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在其後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丙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

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齊東野語

寧皇立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眞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四朝聞見錄

八月二十八日鑰時以西掖直學士院主上猶在北內忽聞宣押御筆留某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趙某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貳機衡肆朕繼承厥功爲大傅居宰路控避莫回殊眷

懷尤辜輿望朕惟不膠者卓惟時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幾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詞臣苟得君上一言敢不具載況承宸翰詳密如此何敢不以屬書并草兩麻丞相制有云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經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籌帷逮于有興厥功尤大又云亟須詔綍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勤致反汗而中止旣辜輿望殊咈眷懷又云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水旱之間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置於左右亦職

有利哉非爲朕私其遂我相葢具載其語也 攻媿集

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日宗室伯驌爲介御札生辰使兼齎國書一封理會受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棱等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祕殿上曰朕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大才 攻媿集

王魯公特進左丞相封冀國公制詞有曰似不能言而智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士林誦之 攻媿集

貶趙汝愚制詞乃傅伯壽所草韓亦先啗之以美官詞曰屈犛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卒蹈譴訶而寘刑蓋竊東坡擢呂惠卿之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簡不知輕重云 四朝聞見錄

初詞臣傅伯壽嘗從朱文公於武夷當公懇辭待制草制詞云逮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爾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噫厭

承明勞侍從旣違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 四朝聞見錄

趙汝愚責永州制曰屈鼇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率蹈譴訶而致刑本朝深鑒於前車同姓不登於揆路雖欲選任亦難冒居果罪戾之徹聞豈憲章之幸免具官某色厲而內荏身私而託公偶早竊於科名已徧塵於華要惟歷年典故之未有尚巧計經營而欲爲嫌疑旣弗避於此時狂僭知難防於異日朕位

繇主器躬獲紹圖蓋承太上御札之倦勤復奉隆慈誨言之諭旨父子之傳本於素定堂陛之勢豈其易陵而乃敢貪天功遂執國命謀動干戈而未已人孰無疑妄談符讖之不經意將安在過歸君而有暴揚之迹威震主而無退斂之思盤互妄邪參通籌策內欲擅移軍帥而結腹心之死黨外將生事疆場而開邊境之釁端每務紛更非獨朝廷之不可實懷怨望殆將路人而皆知玆第令解職以包容乃頻有訟寃之指教愈喧物論具載臺評其黜授於散官以竄投於遠郡自今立政立事

我其守祖宗用人之規無有作福作威爾庶知家國名分之戒勿忘自省尙體寬恩（宰輔編年錄）

趙汝愚贈少保告詞曰人主以天地爲心刑賞率歸於忠厚大臣與國家同體死生當極於哀榮念飾終之未周每懷舊而有感具官某系聯屬籍名冠儒科陪淳熙侍從之班受先帝樞機之寄肆朕初政擢登宰司中因議論之交騰遂使寵章之久閟仰念祖宗之法每隆輔相之恩苟有過焉常遷就而爲之諱逮其亡也必惻怛以致其情繫我後人敢忘此意矧厲精而更化方建極

以用中凡海内之羣才舉無終棄豈地下之一老顧使獨遺爰追錫於篆車以流光於壤戶噫朝而目送尚恩加禮於絳侯見若毛生寧忍少恩於德裕幽魂不泯明渥其歆 宰輔編年錄

侂胄欲使蘇師旦爲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秘書監陳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吾惟有法而已出知泉州未上韓誅召除兵部侍郎兼學士院賜詔其畧曰衆翼怒飛儀鳳之翔何遠洪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蓋嘉其安義命於權勢翕赫之日制詞眞文忠所草 四朝聞見錄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棫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被彥章爲樞密院檢文字師旦爲都承旨被與之昵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草麻極其諛佞至用前人舊對所爲有文事有武備無智名無勇功者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既宣布物論譁然亟擢被左司諫諸生爲之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下遷於司業易被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上擢於諫官既而韓誅蘇得罪被遂遠貶 齊東野語

追封岳侯制詞中書舍人李大異行制曰人主無私予

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眞是非不待百年而定眘言名將宿號藎臣雖勲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於身後緬懷英概申畀懋章故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贈太師謚武穆岳飛藴蓋世之才負冠軍之勇方畧如霍嫖姚志滅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舍爵而策勲外憺威稜內殫謨畫屬時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爾猶奮威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樊蠅之集寖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

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寃逺國論之旣明果邦誣之自
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朕沖之
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恩綸襚之王爵錫熊紅
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三軍
之氣於戲修車備械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間幽
冥之際諒惟泉穸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餘如故岳珂
金陀粹編
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
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負君父之讎又

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 困學紀聞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叛逆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玉之詞也 鶴林玉露

韓平原南園既成遂以記屬之陸務觀務觀辭不獲遂以其歸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滿溢勇退之意甚婉韓不能用其語遂致於敗務觀亦以此得罪遂落次對大

中大夫致仕外祖章文莊兼外制行詞云山林之意方適已遂桂冠子孫之累未忘胡爲改節雖文人不顧於細行而賢者責備於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寖躋膴仕功名已老蕭然鑑曲之酒船文采不衰貴甚長安之紙價豈謂宜休之晚節蔽於不義之浮雲深刻大書固可追於前輩高風勁節得無愧於古人時以是而深譏朕亦爲之慨歎二疏既遠汝其深知足之思大老來歸朕豈忘善養之道勉圖終志服我寬恩此文已載於嘉林外制集或以爲蔡幼學或謂出於馮端方皆非也 浩然齋雅談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巧諛不恤國務一作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

罷韓侂胄麻制門下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迩安所賴經邦之益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敭於免冊庸敷告於治朝太師平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侂胄早以勲門寖登顯路久周旋於軒陛適際會於風雲服勞王家言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

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爲敗累世之歡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德爾則專於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爲飾非公事誕謾會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見一作料理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愆倘今尚處以廟堂何以遂安於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眞祠庸少慰於多方以一新於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於大權明哲保身

爾尙自圖於終吉往哉（一作其）祇若茲謂優容可罷平章軍國事依前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實封如故罷白強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咈巖瞻宜從策免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某起（舊闕云云）沈厚之畧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謇諤之風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庸庸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鍾鳴漏靜（一作盡）而行且勿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暨權

臣輕啟於釁端與鄰境頓乖於和好內郡竭於糧餉邊城瘠於干戈誰無憂時之思獨存保位之舉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尚不亟從於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軍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寛恩益祗明訓可罷右丞相樞密使依舊秦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 四朝聞見錄

錢塘知縣程松遷諫議大夫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胄

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曰欲使常達鈞聽耳後貶官責詞有處汚穢而不羞莫汝爲甚之句蓋謂此也無名氏慶元黨禁

宋四六話卷二終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三　制詔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潤之草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蓋用公羊傳註及說苑事困學紀聞

黎州漢沈黎郡也三面被邊去大渡河三百里西南備邊錄載藝祖旣平蜀議者欲因兵威以復越嶲上命取地圖視之親以玉斧劃大渡河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卽

今之疆界也何濱舊有劃玉亭今猶在歲紹熙辛亥昆陵張謂守郡謝到任表有念玉斧所劃之方即金城可恃之險謂此也 清波雜志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乃舜禹授受之語人臣不當用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王言所有制詞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異

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尚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illegible][illegible]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亶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

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扆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槩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伯康制曰詢於僉言薇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范純仁詔亦曰薇自朕志賜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益

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於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子賚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攷也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即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俛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

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佳也齊東野語

嘉定間加史丞相賓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巳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畧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諛失體勳德加韓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兹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鶴林玉露

史嵩之特除觀文殿大學士休致時劉克莊權中書舍

人嘗草制中有云朕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又云宇宙雖廣有粟得而食諸霜露既濡啜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猶知之卿勿廢省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止足之言 周密癸辛雜識

丙申之春御筆史嵩之退安晚節已踰十年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仍盡與宰執恩數令學士院詔林存當制云高尚不事王侯朕每嘉於雅志忠愛不忘畎畝爾毋有於退心公論復以爲未然 癸辛雜識

端平元年九月眞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廸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在甲午用事切當如此　困學紀聞

嘉熙乙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祀文學士李劉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擾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　齊東野語

景定壬戌山東李璮以青齊來歸授璮保信寧武軍節

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制曰臣子之情
尊君而愛父春秋之法撫順而伐違載嘉葢世之豪首
決歸朝之策凜義槪英風之鮮儷超勲階爵級之常彜
誕播絲綸肆頒印節李璮闗河間氣淮海俊人市駿骨
而捐金招來遺軼聞雞鳴而起舞寤寐功名感辛有為
戎之言抱魯連蹈海之志慨思爾考祓遇先皇屬邊吏
之疏庸致勲臣之跋㨫朕迹前事諒丹赤之初心爾效
虞公欲雪凊於前垢既舉漣海歸職方氏復奉淄青入
王會圖無疆界彼此之分有車書混同之漸是用加兩

鎮元戎之榮峻二府督師之拜殄草地之逋寇分茅土而胙齊少尉立身揚名之心併下改史復官之詔於戲吳起守西河而事魏國未聞並擁於齋旄太公表東海而封營邱孰若徑疏於王爵永肩忠藎式對寵褒可云云口宣云卿擇主之義高歸疆之功大擁將旄於淮蜀胙王社於青齊以厲英豪以獎忠孝茲爲異渥益懋壯圖其父李全特追復彰化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京東鎮撫使依舊京東忠義諸軍都統制制曰君記人之功不瑕疵於往事子揚父之美蓋倫紀之至情家

庭有特起之豪泉壤凜如生之氣差辰出綍疏渥還氈
李全海岱奇才風雲壯槩帥齊地陷蕃之衆歸于本朝
立堂門劒敵之勛書之盟府加卿子冠軍之號極使相
元戎之榮雄心方驁於白檀異夢奄羅於黑幰豹留皮
之志非不踐言狼跋胡而然豈其獲已是生英嗣雅慕
華風自拔殊俗之中來獻版圖之舊昔周封蔡仲志郭
鄰之愆漢爵弓高原馬邑之責既獎肯堂而裂土乃令
告第而復官仍改汗青用昭忠赤以慰霜露焄蒿之感
以堅關河嚮附之心於戲剖符分功臣之封不及覲於

子貴結草亢輔氏之役必能報於國恩可云云奬諭制招二閫詔有曰恩亥義結不煩辯士之下齊檄走書飛已報王師之入蔡以上皆劉潛夫克莊筆也時以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一宗制詔盡出其手筆力高妙不假琱鐫而用事尤精切如白檀黑幰弓高馬邑用之李全無以加之白檀出漢書李廣傳黑幰晉陸機夜夢黑幰繞傳手決不開天明遂遇害漢韓王信以馬邑降匈奴後其子頽當復歸漢詔封爲弓高侯正與李全事體同其妙如此時又有奬諭詔乃平舟楊元極棟當制有曰

齊地開十二奉圖籍以歸本朝禹服廣數千知衣冠之爲正統覺文氣不及後郎活動矣劉壎隱居通議

時又有安南國王陳日煚說文無煚郎熲字表稱年老乞傳位其子威晃朝廷以前無此例議所以處者久之詔從其請封威晃爲國王而日煚加封太國王以尊榮之二制皆佳太國王制曰春秋大一統進爵所以勸來中庸有九經嘉善所以柔遠矧功成而身退宜恩厚而禮隆乃眷南交威勤內向堂播屬聞於承襲梯航恪奉於貢輸爰錫殊稱誕敭顯冊具官安南國王陳日煚沈雄而和

衆忠順而達權始謹終欽居海濱而霑聖化仰觀俛察知中國之有至仁久殿是邦欲授之子目昇平之舊觀表懇惻之忱辭維商是常亟修來享之禮謂午也可竊希告老之風有嘉乃心奚靳所予尊無二上固難攀大漢之儀官必大先式克用成周之典授師垣之極品冠藩服之眞封邑采加豐身章增賁疊此重褒之寵昭其釜養之榮於戲安且吉者詩必稱義不忘於請命老而傳者禮所尚壽宜介於期頤啟爾後人祇余明訓可特授檢校太師特封安南太國王依前云云功臣仍賜襲

衣金帶主者施行威晄制曰周建諸侯之國錫以山川漢封異姓之王及其苗裔美矣家傳於恭順俾之世襲於藩宣奄賜履之舊疆疏出綸之新渥安南國陳威晄挺姿英毅秉性忠純在邦在家終始安民而和衆是父是子後先作室而肯堂過庭雖命以繼承馳驛尚勤於奏稟際天所覆鄉風慕文軌之同重譯而來效貢忘梯航之遠載嘉謹恪爰示寵褒爵超五等之崇秩視三公之貴旌節長安之本色錫盾瑚戈名號淩煙之元功高冠長劍分茅如故食釆有加益堅屏翰之心庸報君親

之德於戲衆星北拱仰瞻象緯之垂百川東之孰謂鯨波之隔欽承恩遇永底榮懷可特授靜海軍節度處置等使特進封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百戶特賜效忠順化功臣主者施行是時亡友范去非從包宏翁尚書在朝嘗錄此二制并山東李璮封齊王制誥一宗從行都郵遞緘以示余謂皆出後邨劉公視草予讀山東制誥見其雄奇超卓信非後邨公莫能也此前一制鎔意鑄詞亦似出劉之筆其後趙次山仕閩歸惠余後邨文集閱視之但有山東制誥而安南前制乃不載

未幾後郤卒其家盡會萃其平生所著別刊小本爲大全集曾履祥仕閩歸又惠余一部復閱視亦無前一制如此則或出他學士視草未可知也隱居通議

寧宗在位久前星未燿乃取沂靖惠王之子爲子賜名竑封濟國公嘉定十四年六月也十七年將立爲太子而寧宗不豫時史丞相彌遠顓國柄皇子惡之將俟晏駕有所處置史覺其意矯詔以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爲皇子賜名昀而以竑爲三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封濟陽郡王寧宗崩理宗遂於柩前卽位濟王既出有潘

王潘丙者不能平奉王起兵于霅川朝廷遣兵討之王自經死理宗由是享天位四十有一年深德史公公嘗力諫理宗以勿復濟邸官爵勿爲立後理宗入其言自臨御至升遐凡廷臣言倫紀乞繼絶者幾千百疏名臣鉅儒脣敝舌腐言之皆不報暨度宗繼統乃始行之制曰朕紹膺丕圖蒐舉缺典率時昭考友不得以因心遺我後人孝莫先於繼志乃若秦邸之事當其涪陵之時太宗悼之已首敘舊恩章聖承之遂盡復元爵矧親聆於詔命而可緩於愍章故皇叔巴陵郡公竑胄出帝家

胙分王社子而能孝宜懷不憾之心臣若克忠肯犯無將之戒恭惟聖父篤敘天倫尺布斗粟之謠自詒伊阻大衾長枕之樂豈不爾思故每於家庭之間而念及泉壤之下謂事關社稷雖天不能違時使澤漏墳塋他日毋忘追敘且寶慶所顯膺之異數在端平亦稍慰其沈魂何為屯膏正待渙汗對越菆塗之新屋悉還茅土之故封是用秩冠孤卿節仍兩鎮守冢置二千石合修上雍之儀乘車共七十人尚廣封蔡之意儻猶存歸地之魄其往謝在天之靈可追復少師保靜鎮潼關軍節度

使濟陽郡王仍令所司備禮改葬主者施行此制語意妙絶朝野夸誦葢中書直院翁與可合筆也隱居通議

景定庚申賈師憲自軍中拜右丞相依舊京湖四川宣撫大使制曰涕泣而表出師不遑將母旬宣而歌維翰盡以付卿忘其誰筆也隱居通議

度宗登極赦文有曰洪惟先皇丕承大統傳家嗣十三聖光紹寧宗享國逾四十年遠幾仁祖馬翔父廷鸞當制也隱居通議

賈師憲以太傅平章都督諸路軍馬捍禦於太平州李

尚書珏爲都督府參贊軍事實從行師進次于魯港大潰師憲奔揚州上章待罪詔降三官罷爲醴泉觀使陳爲善合方直玉堂草制其戒詞有曰荆舒是懲朕無望周公之事殽函是雪爾尚蓋孟明之羞蓋譏師憲每以周公自許也珏失勢翺翔江上不敢歸朝詔赴行在奏事上章辭時爲善已自禮部侍郎超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以卒而允文兼權直適當答詔遂草詞有曰師出以律否臧則爲凶衆散而歸進退必以道珏得詔殊不平而措辭精切可愛也 隱居通議

賈師憲進書加恩制詞有云恭惟茂陵越我穆考前聖後聖一也會之有元大事小事書之傒而不惑坦然示以軌範煥乎其有文章商頌十二篇茲益得於考文武成二三策實見取於孟軻今余宣乃重光成于五載日月所照罔不尊親天地之間而大豐美壹是謨烈之佑後亦惟朝夕以輔台予所謂嚴密飽滿而欠疏暢活動者於此可見矣葉鎮之夢鼎免右丞相依前少保授覲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制詞有曰東海記夜衣之往同州副渭獵之求曰俞汝諧爰置諸右未殫

遠業遽動遐心惟三少一請得謝故事以爲非大夫七十致事有德則勿聽引年何謂抗疏不移胡寧忍予是自棄朕顧上下之交其志同也而君臣之義如何廢之旣難反於留行是用華其去位賈師憲明堂加恩制有曰右我穆考格于皇天謨興唐虞以俟聖人不惑功見河洛號爲天運重開今也犧尊在西匏竹在下侑于宗祖交于神祇惟朕屬屬如弗勝勿勿乎欲饗粢盛秬鬯爾乃將至治之馨衡紞紘綖爾乃著孔容之側來馬遊乎閶闔皁寮從乎崑崙肸蠁豐融帝五位之時序洗濯

鏟鋏民四方之大和以予敬休得師殖禮率有功而不伐將無官之可酬安南國王該郊祀加恩制有曰服領自治之雖殊周疆之索土宇爾厚矣俾服漢官之儀又曰維天於穆賜朕宏休孝通神明薄四海而皆準南暨聲教綏萬福以攸同陳昉除史官誥詞有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具有典刑聖人所修舊史遺文尚求旨趣包恢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誥詞曰春秋王者無外首明一統之經天下大老來歸實重五經之本奐敭明命孚誥羣工具官包某學積于原而心彌充智酬于

變而力彌裕教于齊國本伏生口授之書儀我漢庭皆
申生力行之對丞有一節逮事兩朝外而雲雷之經綸
內而日月之獻納所至可紀非道不陳頃往聘者久之
乃覽輝而至止爾惟訓克遵乃訓緝熙典學之功朕儀
刑有德惟刑敷繹咸中之慶斯今圖小毖之助屬釆薇
之勤於穡仁皇有若臣拯曾以方嚴之操而陪宥密之
聯尚有典刑矧乃書考四十必攀軌轍置諸執政二三
書殿宮班武經大筆以增西府之重以成南方之強噫
數前人命不忘大功葢欲圖救寧之事今沖子嗣無遺

大畜尚思稽勤恤之謀克贊廟謨丕昭成效馬光祖自建康除參政有曰黃旗紫蓋千載南方之強大纛高牙二命北門之管又曰賢者時人耳目尚見老成執政猶吾股肱式和鬷假姚希得除資政學士有曰大學東聽典故西聽會東知於先帝華玉蔑席文貝底席實協贊于冲人江萬里知太平州有曰朕綜核名實統輯黎元數下恩澤詔書誰與領此親見郡國守相問所以然又曰不遠帝城尚冀京師之福雖在外服毋忘王室之心嘉與函生之民共由太平之路吳堅兵部尚書誥有曰

王覲為可思見春宮之端寮民功曰庸峻陟夏官之常伯洪天錫題文閣待制帥潭州有曰承明勞侍從勇辭加璧之招岳牧用詞人特重分符之寄莫如南紀用張中軍又曰翩翩亦集爰止已半老儒咄咄不相助邪獨一選士黃萬石殿中侍御史誥有曰遹駿殿中無雙之稱勿替法筵第一之義萬古在前億世在後惟名節之不磨羣枉俱閉衆正俱開尚邦家之有賴章鑑遺表贈官有曰某蚤服官常晚登禁從清要之路老成尚想於典刑黃散之班俛仰已成於陳迹反吾初服懷古里居

何蒹葭之淒淒曰龍蛇之起起惟是窀穸能不盡傷鄧垌贈光祿大夫誥曰窮化盡數忽畢於遺占隱卒崇終宜優於愍典某履行謙毖涖政廉平有此典刑會不當於吾世居然夢幻遽已隔於重泉疇不盡傷可無寵異昔貢禹守經據古山濤舍政自高皆以老成而拜光祿夫年彌高而德彌邵通國賢之生也榮而死也哀闔棺定矣其追美躅以賁密章文及翁除尚右郎官行詞有曰圓精垂象大微著乎積宿天臺帥屬武銓劇於列部非夫標清海岱準平水鏡則孰能舉用賁其甄明簡最

倚之詳緻者矣此葢用六朝之體亦一格也南郊鹵簿使包恢加恩誥有曰詔招遙鉤陳使當兵流星旆而燭電令望舒飛廉使奔屬雜瑤象以駕龍紛其葳蕤靡不肸飾參旗來淸畫之捷斗衡揭中宵之符銷玉和鳴芸珠絢耀賈似道會祖母贈魏國夫人誥有曰肇稱殷禮咸秩無文時維曾孫之助爲歌魏風曰大而婉世此小君之封賈涉魏王有曰朕肇稱殷薦穆卜夏正天子相維辟公假哉皇考乃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賈似道生母胡氏加封有曰母以子貴書特書而屢書君爲臣

綱老吾老而及老知寶慶府糜弇被監司按發降官誥詞曰邵陽我先皇帝潛龍之邦嘗選用能太守以爾父溧爲嘉定直臣爾弟弇亦近世辦吏咨爾往牧亢其家聲乃使部使者得以數其過於朕前固憮然於此矣削官二列遲爾惟艾以上皆馮集中語稟經酌雅極有本原初不爲繆其短處在切疊全句以求典實之工不知全句太多反傷重滯而無神化之妙作四六自有法度不用全句固不可純用全句亦不可馮其末知之歟隱居通議

敕太學環壁之宮羣才所萃忠臣義士之氣千載如生
肅錫綸言以光廟食太學土地忠文王赤心貫乎日月
勁節凌乎雲霄江漢滔滔武夫洸洸囊感激馳驅於受
任碎雍湯湯威儀抑抑今聰明正直以動人豪傑聞而
作興懦夫爲之有立方今缺四字邊事未寧想神力
陰助於驅除在聖朝宜有以褒異爰因舊號用輯新榮
忠則祖逖誓江之心文則諸葛出師之表英爽如在炳
乎昭昭之靈氣概不磨壯哉烈烈之日右合給據付太
學忠佑廟照應德祐元年正月日給 杭州府學碑

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訓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即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即立瞻即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考之曹氏命司馬氏文曰違兆庶具瞻之望桓豁疏曰願陛下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魏晉人已有此謬野客叢書

資政侍讀除河東經畧建節制散語云眷軍民之重寄須文武之全才輟從鳴玉之近班昭示擁旄之異數式敷渙號誕告明廷熙河帥除檢校少保易節制云乃眷戎昭之大有嘉邊最之優宜增重其事權用疏榮於國

典實我明命敷于治朝　辭學指南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啟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摘其誤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　困學紀聞

先公除翰苑以祖諱辭有旨銜内權不繫三字先公以

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起院供職又固辭除述古制
云玉帳談兵已興嗟於見晚金鑾草制茲無恨於同時
張達明澂行 四六談塵
孫魴本畫工之子頗多避就王澈爲中書舍人草魴誥
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
物魴終身恨之 四六話
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勲臣既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
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修態横生芳性和適曾膺無
邮之貴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肇封於

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興間權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修態橫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勲臣嫡室尙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 淸波雜志

士人爲文或采己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則必招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修哲錄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葢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爲福州

教授爲府作謝歷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于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歷蒙其采取用之讀者以爲駢麗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也 洪邁容齋三筆

劉自之被召試用虛齋趙以夫之薦也既而爲庸齋趙汝騰所激於是以盧鉞威仲補其選盧以同里之嫌辭之云楚亡弓楚得弓難泯同鄉之迹漢刻印漢銷印初何反汗之嫌卒辭之又蕭振再知四川趙莊叔行詞云

刻印銷印如轉圜朕嘗虛己失馬得馬如反掌卿勿容心 浩然齋雅談

林述中適帥福日見之舉召試舍人時除節度使麻云無怠無荒以來王朕敢忘於愼德有嚴有翼以共武爾無替于懋功 四六談麈

鄭安晚再相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會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困學紀聞

左掖直院洪魯齋芹草麻制中間云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晝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又云

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牧寧之計任重致遠實惟宏毅之賢蔣子正山房隨筆

北海督府訓詞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裡之封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揮辭學指南

太尉制說禮樂而崇詩書旣備元戎之選戢干戈而櫜弓矢無忘懿德之求辭學指南

王器之京東淮東宣撫制戒詞云沿於江而達泗朕方恢禹之九州率彼浦以省徐爾尙勉周之三事辭學指南

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

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已之欲眞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鶴林玉露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肅謹秋防袞衣以公歸令庶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誚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王大寶致仕詞曰閔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潔其身君子盡遺榮

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遽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啟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為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如此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主司喜焉擢為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

之祕行地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歷日表曰神祇祖
考既安樂于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正用詩鳧
鷖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
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皆
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
早得尊於大有象曰之動偶蒙難于明夷易大有卦柔
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曰之
動故曰君子于行彖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監于成

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爲壯後語曰
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撰組紛之況雷雨作解而君
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
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爲諫議大
夫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
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掖子草制曰既從有北之投
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
公歸兮大尉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邪人而言
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

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子又當制曰調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應天之媿蓋因有諷諫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四方旣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支百世茲載錫於蕃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型蔚爲劉氏之祭酒士衎制曰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承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見晛

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爲孝子敢煩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決壞渠爲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謠用老杜石犀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進壞鴻郤陂童謠曰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劉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荅詔曰不見賈生玆趣長沙之召既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儲經修哲宗寶訓轉

官曰念叠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爲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相辭免曰永惟萬年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爲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可決

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徯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修輔而厥后惟明黼座端臨五帝聖神而其臣莫及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之後光啟中興迹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

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

吳挺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強人意

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弔壞萬里

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鷓巴詞曰隨會在

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曰磾仕漢秺侯傳七葉之芳姚仲

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拜

賜之師追封皇第四子郡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

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憾時已封建三王也

趙忠簡謚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

裕於崖州豈令令狐之復夢王彥贈官詞曰申帶礪以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于神虎之門竟失戊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靑天上蜀道久嚴分閫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襄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爲池空墮羊公之淚王綸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廟忘設象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禮潼川神加封祠曰駕飛龍兮靈之斿具嚴

渙命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封侯詞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盛於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爲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惢以使北定和議致失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甥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張氏詞曰筮仕于晉曰魏方開門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闈之美虞丞相贈父詞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晦

于人者侔於天周仁贍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集吳
地受子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
舉遠引來集吳地及兩都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
諭吳挺詔曰閫外致將軍方有成于東鄉舟中皆敵國
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閒館
獨冠皐伊之倫魁廣厦細旃尚論唐虞之盛際又答詔
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爲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豈勉爲
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
太祖太宗之立極聖賢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貽謀

批以旱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旱咎證已深雖三日已往爲霖憂端未貰餘不勝書惟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壻也發京狀薦之爲作謝啟曰襟袂相連夙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今無通貴之哀憐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韋書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故併紀于此但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爲外人道也 容齋三筆

天眷三年奏請定臣制答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

不憚於改爲言之易成之難政或議於欲速審而後舉示將不刊爰自先皇已頒明命順考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於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畢眇躬嗣承懼墜先猷惕增夕厲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之一揆至於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合於今而累歲庶同乃繹僅有成書掇所先行用敷衆聽作室肯構第遵成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百條之紊自餘款備繼此施陳已革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由適治

揭爲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
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
於不得已朕丕承洪緒一紀於茲祗適先猷百爲不越
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懇奏謂
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
帥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以用稽民宜法古官以開政
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等威天有雷風詞命安得
不作人皆顏閔印符然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
樂之備源流在茲祈以必行斷宜有定仰惟先帝亦鑒

愚衷神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易偶若易地則皆然自用載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蓋當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土之風頗尚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遽易為難政有所因殆宜仍舊漸祈胥效翕致大同凡在邇遐當體朕意金國聞見錄

陳王悟室加恩制貴貴尊賢式重儀型之望親親尚齒亦優宗室之恩朕俯適羣情祗膺顯號爰第景風之賞孰若台曜之先凡爾在庭聽予休命具官屬為諸父身

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爲四輔三公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信蓍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統之有歸賴嘉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治六官雍容以折肘腋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茂著古今罕倫追茲慶錫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嘉命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三既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求於載籍仍自斷於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於異數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蕭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肩輿升殿併茲優渥以獎耆英於戲

建無窮之基則必有無窮之福賜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體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祉 洪皓松漠紀聞

皇統三年上欽仁皇后尊謚冊文臣聞正位麗極肇造我家者必資淑聖然後成帝皇之功考謚定名昭示厥後者非薦徽尊無以見后妃之德緊國朝之令典著今古之彝儀伏惟太母博厚配天貞明齊日安順靜懿肅雍塞淵圖王化以始基篤人倫而正本慶流者遠挺生冑族之華善積在躬秀發閨齡之妙言成圖史動合箴規鏘璜瑀以和鳴容皆中節飾紘綖而整治藝則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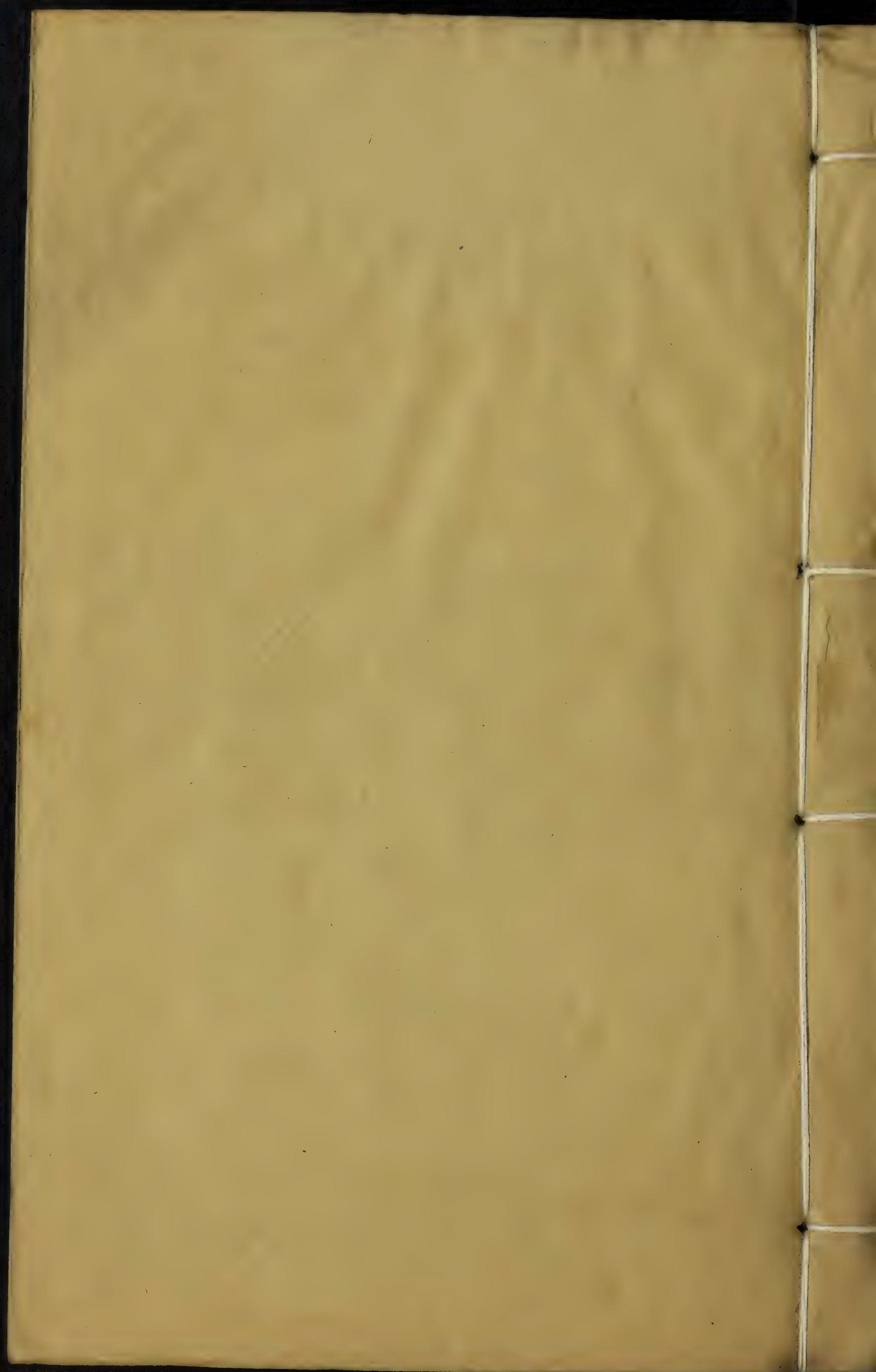
粤自高門言歸烈祖時屬經綸之際進膺窈窕之求禮未備於造舟志已躬於服澣義爻六子資生允賴於坤儀周亂十人同德莫先於文母體參龍躍祥發燕謀贊榛栗以告虔羞蘋蘩而昭信必敬必戒至靜至柔教以身而先人化自家而刑國琴瑟在御副褘以朝若嬀汭之嬪虞用全舜孝過塗山之興夏實佐禹功有開必先篤生皇考立子以適肆及渺躬永惟輔佐之憂勞既勤祖構宜享治安之逸樂遽棄毋儀迄茲纂承彌極攀慕弗獲逮事徒瞻服飾之山河未究推尊有感烝嘗之霜

露是以秉均元老藴禮碩儒謀皆一辭龜得吉卜請奉長秋之號追嚴厚夜之藏強爲之名道或存於擬議俄爾可測功豈盡於形容謹遣攝太尉皇叔祖大司空見奉玉冊寶上尊謚曰聖穆皇后伏惟皇靈在天景福昌後衣冠原廟聿從高帝之游松柏閟宮寅奉姜嫄之祀名貽不朽德播無疆 張暐大金集禮

宋四六話卷三 終









宋四六話

卷四　表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先臣開寶九年二月入朝一日太祖召宴後苑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先臣與太宗敘兄弟之禮命中人翼起之先臣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先臣太平興國三年入朝太宗詔赴苑中宴先臣時獨臣兄安僖王惟濬侍焉因泛舟於宮池太宗舉御杯賜先臣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畧曰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

顏咫尺惟父子以周親 錢惟演家王故事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使盧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遂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奉對帝方命洗去自此隙益深以及于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年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石林燕語

蒲中李續好學有高志廬中條山以泉石吟詠自樂未

嘗造州縣眞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續不起有表稱謝云十行温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王闢之澠水燕談錄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慍斯言可以立懦志困學紀聞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

若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沈括夢溪筆談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鈌袵式贊於謙冲饌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衣成則必鈌袵宮成則必鈌隅困學紀聞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眞傳困學紀聞

劉子儀在南陽以翰林學士召中途改知成都彌年又召爲學士至西京復加兩學士知鄭州謝表云蓬山已到屢爲風引而回長安甚遥但覺日邊之近按國史劉子儀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明年出守合肥乾興元年復入翰林頃之以中丞罷又知汝陰天聖五年三入爲學士承旨六年知廬州以老罷八年薨據此子儀實三入翰林未嘗守成都及鄭州亦未嘗加兩學士曾記誤也据此謝表乃宋子京然宋實自眞定移守成都自成都召爲三司使以言者論列改三學士知鄭州亦與

曾所記不合　舊聞證誤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絶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四六話

丁謂投荒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意丁復還御史中丞陳琰字伯玉相州永定人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

左道懷姦殺而無赦故周庭負扆難私管蔡之弟兄漢犯不綱遂致莽丕之篡竊安危之慮其可忽諸雷州司戶參軍丁謂頃自書生獲升科第因緣險佞攘竊公台賄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先帝上仙首膺顧命聖君纘緒盍罄公忠乃陰蓄於姦謀將玩竊於神器引巫師之妖術因魘魅於宮闈易神寢之龍岡冀消除於王氣賴祖宗垂祐社稷降靈遽顯露於凶邪已申明於典法漢臣獲罪合行盤水之誅君集就烹豈顧淩烟之像國家終恢全度特屈深仁止行奪爵之文才

示投荒之責歲月未幾釁惡益彰中外於茲痛憤猶積今展禋柴之禮特推渙汗之恩凡爲得罪之人悉有滌瑕之望必慮丁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尙假息於遐荒冀量移於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更無牽復 清波別志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須宴

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劉延世孫公談圃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略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山搜山一作披山開荒自我取之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澁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工盍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如夏英公辭奉使表畧云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

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休之音不拜單于用鄭衆事禁休見公羊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世以爲工其間一聯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旣嫌會子回車勝毋之遊遂輟此聯亦不減前一聯也 四六話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蚳之文簡凝含酖之墨餘蚳見詩貝錦箋筆銳干將墨含淳酖出文心雕龍 困學紀聞

國朝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杜正獻公旣致仕因郊祀當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祁國公蓋異禮

也其後遺表有曰非萬戸而忝賜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蓋謂是云 徐度却掃編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朱說也後請於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準一聯云志在投秦入境竊同于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范蠡范雎事在文正用之尤爲切當今集中不載 龔明之中吳紀聞

范文正復元姓用陶朱張祿事世皆傳誦大中祥符五年潯陽陶岳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蓋補王元之內相五

代史闕文未備者其書梁事中有鄭準性諒直長於牋奏成汭鎮荆南辟爲推官汭嘗亾命改姓郭氏令準草表乞歸本姓其畧曰臣門非冠葢家本軍戎親朋之內盱睢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如此此則前已有此聯特文正公括出尤爲切當云 清波雜志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

之節天下歎公至誠於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澠水燕談錄

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常欲愼惜名器俾士人革奔競之風不敢妄圖事功冀宗社獲和平之福翟參政公巽與公書取此云庶幾革奔競之風格和平之福如公所云也四六談塵

富文忠公熙寧二年再相王荆公爲參知政事始用事與文忠不協文忠力丐去以使相判河南府上章自劾繼改亳州今錄於此清時竊祿難逃素食之譏白首佐

朝遂起薇賢之謗幸聖明之洞照舉毫髮以無遺顧此薄材尚容具位中謝切念臣業非經遠識寡通方少因章句之科得偕羣俊長脫簿書之秩獲事三朝仁宗之顧遇匪輕英廟之丁寧尤甚旋屬大人繼照飛龍在天思肯構於先基忍遐遺於萬物憫蘋何美雜圭璧以薦羞槽馭已疲復驊騮之共駕殫力雖勞於負嶽小心更甚於履氷果不克堪遂貽彈劾如安石者學強辯勝年壯氣豪論議方鄙于古人措置肯諧于僚黨至使山林末學草澤後生放自得之良心樂人傳之異說蘋蘩者

子譊譊其書足以干名足以取貴拖紳朝序者非安石之黨則指爲俗吏圜冠校學者異安石之學則笑爲迂儒歎古人之不生恨斯文之將喪臣切觀安石平居之間則口筆邱旦有爲之際則心身管商至乃忽故事於祖宗肆巧譏于中外喜怒惟我進退其人待聖主爲可欺視同僚爲不物臺諫官以茲切齒謂社稷付在何人士大夫罔不動心以朝廷安用彼相爲臣及此事主若何臣非不能秉肇華袞之前而正其非覆身靑蒲之上而排其失童念陛下方當淵默堯舜中和禹湯同天德

之尙仁待人臣之有體徒高唇吻莫裨聰明且區區晉都尙有相先之下佐况赫赫昭代豈有不和之大臣愚念及斯衆言陋此伏乞陛下特申雄斷大決羣疑正安石過舉之謬以幸保家邦白臣等後言之罪而俾歸田里如其尙矜微朽處以便藩不唯有遂于物情亦以不妨于賢路如是則始終事聖史傳不附于姦朋去就爲臣物議庶歸于直道其臨薨二表尤爲懇切明清家舊有之今不復存東坡先生公神道碑云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者也徐敦立國亦載其畧至於謂宮闈之臣不

可使之專總兵柄人必不服易以敗事後來童貫之徒是矣韙哉先見之明焉 揮麈餘話

歐陽公坐擅止青苗錢特放罪上表謝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 司馬光日錄

國朝百官致仕庶僚守本官以合遷一官同授任子侍從仍轉一官宰執換東宮官熙寧初歐陽文忠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謝表云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畝猶兼書殿之隆名自是以爲例 揮麈後錄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鬼神受職曾子宣賀赦表曰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海波濤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方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莫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陳師道后山詩話

爲師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以爲盛事紹聖中歐陽

叔弼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宰執啟云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稀尚守軍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謝表云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其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藝忠之餘無名氏南窗紀談

張文潛崇寧元年復直龍圖閣知潁州謝表云我來自東每兢兢而就列怵未及熟又挈挈而告行臣僚上言

云我來自東是爲不欽豈有君父之前輒自稱我雖至親不嫌於無文有時而爾汝然非謝表所可稱之辭雖數更赦宥不可追咎亦不可不禁如今後有犯者仰御史臺卽時彈劾能改齋漫錄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致仕表云雖

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蹌蹌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翼翼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㝠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藿雖傾尚遡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不離于天地雖致仕亦不離君父也子瞻爲筆說大以此爲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四六話

蘇頌知滄州陛辭仁宗曰朕每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頓首謝兼語及偏親留京師未能偕行上問卿母誰氏對曰故龍圖直學士陳從益

之女上曰是天聖間侍從耶對曰從益祥符中館職已而外遷久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俸餘見錢過嶺仁宗聞之擢知制誥上曰其清節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之數奇多難特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屢形天語 宋名臣言行錄

周孟陽春卿英宗宮僚聖眷素厚書簡以老丈稱之當議儲副時英宗固辭春卿就臥內諭意上大悟拜春卿牀下遂正儲裕陵在東宮朝廷復以春卿爲翼善春卿爲人純直謂不當爲父子宮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

躬承萬拜之句　孫公談圃

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年方有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略云横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攺觀在廷之目豈伊散任得拜恩章車服以庸品儀辨等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毬路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號遇仙之様獨承面命度越朝規此蓋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制憫事三朝之舊俾階四府之崇奉以垂腰既表重繆之麗寶之在體更增上笏之華　文瑩玉壺清話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毬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遇仙帶世謂之横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服遇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葢謂是也　却掃編

梁簡文爲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黄童之對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啟平原之封　荷戟入榛揚雄童烏事熙祖晉太子遹字元仲魏明帝字　元豐末皇弟偲一作似封晉寧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　困學紀聞

梁莊肅爲相以張掞爲三司副使時議不服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造商本作迼上疏論之皆斥逐蔡襄繳詞頭不肯草制故莊肅亦罷景初謝表畧曰丞相以奸而犯法政當奈何御史之職在觸邪死亦不避東軒筆錄

王荆公秉政薦呂惠卿及惠卿參政有射羿之意條列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懲姦而人人與之爲敵葢謂是也東軒筆錄

劉攽王介同爲開封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

多用畜字字聲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故謂禮部先未嘗
定此名爲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御史張戩程
顥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吕公著又以爲議罰太輕
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故也謝表略曰彍弩射市
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
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此也 東軒筆錄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郎上都之福地再
廣眞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旻衍圖拱
極之近僚閟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吕祖謙紫微詩話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眞授蓋公嘗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郞拜中丞銜內不帶權字公爲中丞時官已至侍郞故云亦蒙眞授也紫微詩話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主上非常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

備以贖官 紫微詩話

表章有宰相氣骨如范堯夫謝自臺官言濮王事責安州通判表云內外皆君父之至慈出處葢臣子之常節又青州劉丞相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視人郡章或有驚異論上恩旨罔不歡欣又云詔令明具止於奉行德澤汪洋易於宣究變其語整暇有大臣氣象劉丞相守鄆謝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勳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此眞罷相表也 四六話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答徑用此語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其後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見也齊東野語

劉平石元孫既爲昊賊所敗邊威益削時夏竦守涇原

乃拜章求罷兵柄其畧曰惟保定之窮邊稽有唐之前制遥兼鄭滑旁總邠寧領北平三軍洎安西四鎮精鎧五萬具裝九千秀實之出奇兵馬璘之提禁旅禦兹西寇尚或無功而況營府久荒樓雉重葺依然狐兎之藪莫覩貔虎之師臣受畧之辰便議營繕城幾板築地已凍堅方卜中春再程庶役又以小羌負德積歲造謀跨賨融之故區有呼韓之舊地廣募凶黨十倍賊庭若不縻之以恩則當較之以計方將博求跳盪精練師徒竊李牧雁門之機希羊祜終南之算俟釁爲動持重以須

不需首級之勞冀成歲月之效豈意隣城狃於常勝大將墮於奸謀忽沮我師數增賊勢致襲犀兕屬厭餱糧四校驚嗟三秦震駭用儒不效在理已明又曰朝那平地祆巢密邇回中川閣賊遥交通以四萬甲兵備六十城寨排列險隘則用軍忌分聚致要衝又固圉斯闕以寡制敵未知永圖又曰資性憂畏歷官艱難傷弓之禽聞虛弦而破膽逸網之獸覩垂蔓以殞心由是數爲言事改換其語以爲謔封章傳布漏泄近機復引破膽殞心之句爲怯懦特甚示狄以弱不復原其自敘歷官艱

難之意後乃詔邊臣事有干機密者並得實封以聞跡
文思精敏善於敘事傳其章疏徧於天下亦頗以此為
累焉 田況儒林公議
治平中英宗患歷代史繁多難見令司馬溫公編進君
臣事跡溫公請置局辟官薦劉恕道原劉攽貢父趙君
錫無愧而無愧以親老辭後又辟范淳父在局遂成一
代書成則進上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元豐末進五代紀
而書成遷公資政殿學士除淳父秘書省正字為賞與
時道原已前死貢父方貶官衡州也元祐初溫公還朝

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持正劄子方下國子監開板杭州雕造劇致工也令温公門下士及館職校雕之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各以表謝獨芸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於此畧見通鑑本末焉畧曰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遍窺況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臣哉莫如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錫名勑經筵而進讀自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捨兹安出又曰上下馳騁於數千載間出入相隨於十九年內尚假言官之督責熟諳里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

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粲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又曰旅遊東國嘗屢欲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云云張芸叟又有詩謝范學士淳父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疎賤事恩均我投湘水五千里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夢西齋削藳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祇有三人今二人謂劉貢父道原范淳父也淳父時爲講筵芸叟爲臺官也　四六話

林敏功子仁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杜門不出者二十

十年元符末詔徵不赴與弟敏修居比鄰終老以文字相友善敏修亦終身不舉進士世號二林政和中林震爲郡守謂吾宗有隱君子出郊見之還朝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旌表其門子仁謝表云自是難陪英俊之遊何敢妄意高尚之事卧牛衣而待旦寒如之何搔鶴髮以興懷老其將至 尚友錄

蔡天啟紹聖元符間爲中書舍人嘗與元祐諸公遊遂遭斥逐嘗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閒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 陳巖肖庚溪詩話

熙寧三年曾宣靖爲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久之除守司空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王文恭爲兩相當制進草神宗讀至高旗鉅節遙臨踐土之邦開館珍臺獨揖浮邱之袂顧文恭笑云此句甚熟想偹下多時文恭云誠如聖訓歸語其子仲修云吾自聞魯公丙去即辨此一聯歎服上之精鑒如此 揮麈餘話

神宗自潁王即位元豐中升潁州爲順昌軍節鎮時元厚之罷參政作潁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僎謝表公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曰熹士立社

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錫
命維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
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侈舊服
四六
話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書侍郎
以降各分省戸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於廳壁蘇
子容爲謝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願
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沈作喆寓簡
集賢院學士故事不分高下但以爲名而品秩自從其

官然在學士之例視待制則爲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卽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一作共）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爲閒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當有官儀之別亦嘗自言於公府豈敢取必於僉諧（石林燕語）

正郎初遇郊止得蔭子不及他親法也元祐中黃魯直

應任子特請於朝捨子而先姪後遂爲例東坡薦黃自
代之詞瑰琦之文妙絶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
夫當郊該蔭補而累奏其子者有之清波雜志
李端叔之儀趙郡人以才學聞於世弟之純亦以政事
顯名兄弟頡頏於元祐間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
稱之范忠宣公疾篤口授其指令作遺表上讀之悲愴
之餘稱賞不已欲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且
興獄治遺表中語端叔坐除名紹興中趙元鎮作相重
修泰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一對云

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英一作陰靈不顯於麻制中時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揮麈後錄

范蜀公六十三歲致政歸第後十餘年上欲起之者再三蜀公表謝云六十三而告老盍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孰云中禮朝廷無以強竟從其請范公偶過庭錄

范淳父爲其叔祖景仁草進樂表云法已亡于千載之後聲欲求于千載之前事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呂正獻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于三公疾疢嬰纏敢望年踰于七十世謂能道二公胷中事也四六話

劉丞相莘老初拜右僕射表略曰命相之難爲邦所重維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勳業繼踵裁五十二人劉公拜相實元祐五年庚午距今紹興十年庚申五十年矣繼踵爲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共八十人焉 却掃編

劉丞相莘老罷相自鄆徙青謝表云東方大國莫如鄆青微臣何人繼爲帥守趙清憲正夫自禮部侍郎除中司謝表云省部六曹禮爲清選憲臺三院丞總大綱 四六談麈

沈存中緣永樂陷沒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又曰雖奮竭之心難伸於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於未死之前皆新語也 四六話

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荆公不合遂出爲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二州既罷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將復用之又中飛語再謫知筠州是時尚艤舟國東普照寺也先子實公之客是時在東師托撰陳情表自辨先子爲公草之盡載于此曰人情

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于中而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赴愬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矜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文子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行謂人如已既恃深知于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疎愚積成舊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餘年

攻臣之言何所不有偶因疑似直欲中傷至如臣頃在
京東謬當帥路材微任重祿過災生驗凶人始造謀之
年乃愚臣未到任之日其時陛下特遣親信就以體量
在于臣身並無詿誤言事之臣不知本末或罔臣以失
察或誣臣以黨奸欲于寛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幸賴
聖君之照鑒力排衆議以保全爰自偏州漸移節鎭昨
因考滿許赴闕廷中書既不外除交代又已到任官爲
近侍理合朝參實欲叙愚臣久蒙含垢之恩謝陛下稍
復善藩之賜況臣素無黨援惟祈一望清光今首纔入

國門復除江郡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拜命傍
徨不知所措尋覩誥意復頒裝錢方悟此行非緣重譴
臣是以敢陳危懇上冐天聰輒希行葦之仁曲軫遺簪
之眷竊緣筠州闕次尚在來春鄉里田園素來微薄家
貧累重四方無歸臣非敢別有僥覬更求錄用但患難
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畏怖成疾伏望皇帝陛下愍
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改授臣頴壽湖潤一郡稍
便醫藥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一瞻天日之
表然後退歸田里歌詠太平自述臣子之遭逢歸詫鄉

隣之父老區區之願永畢於斯滕公讀至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起執先子手揮涕曰此予心欲言而不可得者也表入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湖乃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壻何洵直邦彥同曹聞滕公得湖州以詩賀邦彥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主謫仙人謂公初登第時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四六話

華陽賀老人星見表曰金行貫序顥氣肅乎西成珠緯躔空祥輝麗乎南極又曰薦人君之壽旣稽元命之圖

表天下之安又載西京之志一時慶語無出其右辭學指南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惟
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
和之道然後爲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
表云雁飛銀漢雖閱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於百
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羅矰繳之施野渡
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
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遥龍藏於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
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四六話

王荆公與吳冲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寧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爲三司使樞密使副又薦代己爲相己爲相冲卿遂擺其跡欲與荆公異力薦與荆公論事貶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欲稍變新法及力言荆公家中兄弟不和事以阻抑之荆公去而不復召者冲卿力也公在金陵熟聞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曰晚由樸學上誤聖知智會昧於保身忠每懷於報國讒誣甚巧竊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况遠跡久孤之地實邇言易間之時

而離明昭晳於隱微解澤頻繁於疏遜所謂邇言易間乃謂冲卿也未幾冲卿薨於位公作挽詞云氣鍾舊國山川秀者譏其鄉里本建州也四六話

齊齋倪公曰荆公表云旌旆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此摘取詩語兩字用之前輩多如此辭學指南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荆公罷相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

宣化收功尚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有無從來者也 四六話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遂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邱園蓋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衆以爲不及也 四六談麈

熊伯通任金陵爲王荆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云有警戒相承之道無險詖私謁之心荆公取而用之後人因用此一聯相承不已 四六話

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牋表荆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詩以斜車二字爲韻往來幾百篇 四六話

宰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入內侍省檢舉施行者伏以塗山啟夏渭涘興周于胥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亨期將開前寢之模宜謹曲臺之議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幾雖稟東朝之訓表帥九御尚虛中壼之

尊伊欲迓于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
祊之奉篤風教之先歷詢慶門咨求淑媛將協定祥之
兆當陳備物之嚴嘉命惟行體二儀之判合舊章可舉
在六禮之親成自納采至於告期繇命使訖乎上禮車
服有等幣贄有常古今相沿方冊具載臣等不勝大願
伏望誕頒明詔豫敕奉常考沿革於前王參節文於通
禮制為成式付在有司袞冕穀圭益重謹婚之義金根
騩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
聖善承億載流化萬方凡在懷生率同大慶太皇亦降

答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爲詳備 清波雜志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尚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 鶴林玉露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詞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 老學庵筆記

惠卿之謫也劉貢父當草制引疾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爲之貴紹聖牽復知江寧府所作謝表句句論辯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己莫知其端又自敘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觀此一言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葢當時論列多出子由而謫詞則東坡當筆也朱弁曲洧舊聞

子瞻與吉甫同在館中吉甫既爲介甫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爲仇讎矣元祐初子由爲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貲政殿大學士貶節

度副使安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又劇口詆之號爲元凶吉甫既至建州謝表末曰龍鱗鳳翼固絶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蟲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於邸報笑曰福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四六話

呂吉甫自罷參知政事最爲偃蹇元祐間貶爲散官居於建州凡十年再見紹聖固當預政章子厚蔡元度先得路百計逐之老於爲帥繼以蔡元長久據相位以妖人事再貶武昌至張天覺作相始薦於上皇召爲宮使

留京師吉甫作謝表云歷官三十八任受恩雖出於累朝去國四十二年留侍方從於今日 默記

元章簡公厚之致政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邇聯之列歲時牛酒尙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玉門之關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邸謝子者寧除職表云疲牛抱犢同齣豐草之甘倦鳥將雛不失上林之樂皆爲人稱頌其作王荆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家及繡人久佇于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 四六談麈

元厚之久作藩郡後聞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事用李德裕獻替記伐劉稹李石令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稹焉 四六話

唐于公異爲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虡不移廟貌如故皆以爲工而不知其所自先

是傳季友爲宋公劉裕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鐘虡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齊語曰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公畏蓋出此也近世陳履常稱曾南豐表語云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濤不驚信爲奇偉然韓退之先云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子固亦淵源于此耳世間好語往往壞於相似前輩要作不經人道語然用意過當反累正氣爲文務大體又似不當如此要自清新簡遠爲佳耳 寓簡

元生嘗稱曾子固謝頒朔表臣幸備藩方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歎功名之晚以爲妙處全在晚字 曾鞏後耳目志

宋四六話卷四終

宋四六話卷五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五　表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於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字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

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贄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郎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注呈塗去編字却注稍加

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於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獷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於冲人坐守成算而董氊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塗去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諸將改作申命

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其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寃遠同強漢雪渭水之恥尚陋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寃末句務在服近而柔遠改作來遠梁溪漫志

子瞻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至爲潁州因有此賜用爲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爲兵部

尙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畧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釆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之妙旨矣四六話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爲西湖之長鶴林玉露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興祖引前漢志云見神於先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𨳿中呼爲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會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爲先

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於此也梁溪漫志

先生嘗愛東坡過海謝表云臣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而獨來蓋蕭然出四六畦畛之外後耳目志

東坡益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至今膾炙人口蓋用後漢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朱翌猗覺寮雜記

鄧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捫參歷井方知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用李泰伯語又嘗有啟云三山已到輒爲風引而還九關神遊不覺夢驚而失前輩文采風流蘊藉如此能改齋漫錄

外大父晁舍人謝落職表云投鼠忌器輒䂮天子之從臣剪爪及膚不識朝廷之大體指耿黃門而言四六談麈

閻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刀却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羊笑中分於鄭

鹿臨死作發運使表曰轉輸九路回泝萬艘過冒職名出持使旨夢遊帝所驚睟面之回春來自日邊覺榮光之照水漸浮楚澤回望堯雲伏念臣少也羈孤長而疵賤學宗論語孟子粗識指歸仕遇神考泰陵俱蒙奬擢而臣志未伸於每剉恩不報而遽深髀消乘傳之餘心折號弓之後侵尋晚景辜負明時頃畢通喪適逢初政饟軍西塞賜對中宸曲荷聖知竟除宰屬忽從怨府升寘儒林未免螢窗之壓但愧桑榆之晚三光倒影自一壺中萬里提封幾半天下然而承平既久積弊日深公

私困於盜攘官政習於涵養偷安則如抱薪救火欲速則如以葦療饑必待更張庶能漸正然恐約束未周於郡縣謗傷已達于闕朝明月夜光寧無按劍高山流水自有知音仰恃聖明俯殫勤拙矢心論報沒齒爲期四六話

孫賁公素除河東轉運使託先子代作謝表蓋河東堯故郡之地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輿情百樂興堯民擊壤之歌末云過太行回顧雲下義感親闈望長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乃末篇寓忠

孝之意也四六話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後有達官表亦云十年去國不聞長樂之鐘一日還朝復見大君之鼎見魏漢津所鑄九鼎初成也錢㬠錢氏私誌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困學紀聞

元暉爲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州太

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老學庵筆記

豐相之於舒信道鄒至完於呂望之其爲人似不類然相與皆厚甚不以鄉里及同僚故也相之爲中司時猶力薦信道至完元符中進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其直諫遠竄望之坐薦非其人褫官謝表云臣之與浩實匪素交以其嘗備學校之選於先朝能陳詩賦之非於元祐比緣薦士遂取充員豈期螻螘之微自速雷霆之譴其敍陳終不以至完爲非亦不易矣老學庵筆記

蘇在廷元老東坡先生之從孫自幼卽卓然東坡許之

元符末入太學東坡已渡海每與其書委曲詳盡宣和中歷館職郎曹奉常言者論其宗元祐學術罷爲宮觀而謝表乃云念昔黨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頗少之揮麈餘話

楊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宮祠表云地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邸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歎諷詠之四六話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爲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正之氣形見於筆墨間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爲之改容

姦邪爲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愠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衞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坐貶此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霜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不侔矣　梁溪漫志

翟三丈公巽宣和末蔡絛約之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

巽再以瑣闥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旨落職宮祠繼而復還待制公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敢懷慍喜人多稱之張邦基墨莊漫錄

翟公巽謝對衣金帶鞍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葉少蘊謝頒朔表曰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彥章賀進築隆兗二州及城寨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史全語而工

者
翟公巽雖爲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爲屈初代宰相作賀日有戴承表末云衆非后何戴率傾就望之心無不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京讀終篇曰奇文也然無不爾或承對衆非后何戴似乎偏枯欲以臣不命共承易之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巽曰勝矣然業已供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未幾又代作天神示現表有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左右顧子湯孫末云在天對越之清廟肅雍之儀前席具言愧宣室鬼

神之問京曰國有盛事如此公巽之文眞爲時而出也公巽徐曰疇昔不命其承梆云過矣今日爲時而出厥有旨哉京雖惡其不遜然尙能容之石林嘗喜道之寓簡

翟公巽參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縑帛四十餘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迫去郡郡人安其政將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以朱書其上云固知京兆始爲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如此 梁溪漫志

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爲世之嘉祥政和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譓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爲獻者譓即以上進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稱賀於廷上表云九天睿澤溥及含靈萬歲蟾蜍肇生神草本實二物名各一芝或善辟兵或能延壽乃合爲於一體允特異於百祥命以金盆儲水養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敗潰贋迹盡露上怒黜譓爲單州團練副使謝表云芹獻以爲美野人之愛則深輿乘而可欺子產之智焉在譓至之孫也 揮麈後錄

宣和初童貫平方寇旣歸與王黼生隙黼大懼遂媚貫
奮當北伐事四年夏不謀於衆兵遽起魯公時已退休
亟請對具爲上言句止不可未幾伯氏亦有宣撫命於
是魯公垂涕頓首上前曰臣不任北伐寧自甘閒退今
臣子行誠無以曉天下願陛下保全老臣上不聽則曰
臣請效括母及語伯氏曰吾將哭師也及後燕山告功
魯公以表賀上其末云臣慮終而不慮始知守而不知
通有靦初心徒欣盛烈上覽表時喜見顏色曰太師能
自直守如此因以殽核酒醴頒賚甚寵俾公慶伯氏之

歸也蔡絛鐵圍山叢談

初置觀文殿大學士詔自今非嘗歷宰相不除著爲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門召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明年復召爲中書侍郎遂拜相前告猶寄左藏庫淵聖遣中使取以賜先公復力辭上終不許先公不得已受之謝表畧曰知章兩命之兼榮足爲盛事張說大稱之獲免有愧前修蓋謂是也 郪掃編

故事宰輔領州而中使以事經由必傳宣撫問宣和問先公守南都地當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繹不絕一歲

中撫問者至十數故嘗有謝表云天闕夢回必有感恩之淚日邊人至嘗聞念舊之言卻掃編

秘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詣作賀表云蓬萊道山一新羣玉之構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同時無能及者老學庵筆記

趙延康在宣和靖康間聲望風采震耀一時及守宛邱百戰禦敵卒全其城來朝行在高皇欲以左轄命之議者謂宗室輔政非故事遂止方公之南徙也謝表有云臣本支百世侍從三朝又云堅壁以保近畿慨前功之

俱廢登壇而陪盛禮懷曩遇以自憐讀者悲之放翁題跋

宣和間尙書新省成車駕臨幸時宰命一時朝士能文者各擬謝表獨林子中者擅場其一聯云北辰居極外環象斗之宮黃道初經旁及積星之位浩然齋雅談

宣和中先公在北門有王褒者宦官也來爲廉訪使在流輩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極相親事會入奏回傳宣撫問畢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聞上意甚悅行召還矣先公退語諸子意甚恥之故謝表有曰老若李鄘久自安於外鎮才非蕭傅敢雅意於本朝

長兄惇義之文蓋具著先公之意也却掃編

歐陽瓌謝賜御製宣德樓上梁文表曰端門層觀虹梁鬱起於中天奎畫寶章芝檢驟來於清禁首聯雖見賜等臣之意而奎畫寶章芝檢不無稠疊剏是御製不應用奎畫芝檢此所以爲第三人也又曰相周王之考室初無補於涓埃仰虞帝之作歌乃獲窺於黼黻此聯却工辭學指南

鄭威愍公驤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挂權臣之橫恩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公之一節如此馮

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 困學紀聞

馬涓巨濟宣和間謝復承事郎表云岩嶤丹闕如曾清夢之遊藍縷綠衣猶是廣庭之賜 四六談麈

童貫蔡攸收復燕山奏至宰相王黼率百官稱賀表中多得意語云陛峻明堂旣揭平朔之號軒藏石鼓仍題復古之名承九清之命而整神霄陰相之旅建三辰之旗而向太一下臨之方 秀水閒居錄

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童貫蔡攸大奏凱以入告功於朝六月一日蔡京上賀表曰師由義動往城于方國

以和成不戰而屈舉全燕之故地弔大漠之遺民戴白垂髫歡呼而解衽壺漿簞食充塞而載塗萬國來同一夜底定乾坤動色廟社用光中賀惟北有邦實冀之府大禹所別有虞嘗巡粵我造邦之初遂爲與國之敵始約兄弟尊至祖孫金繒締交使傳洽至其強匆率僭位號者二百年有志未遑更聖君之六七作惟昔神考于時元豐分將隸兵聯民講武閱九軍之師陣建北面之黃旗無釁可乘有訓斯在皇帝陛下以重華而紹帝之事以下武而繼文之聲因其天亡之時成是席卷之勢

臣顧爲稚長久誤脊知詩禮之庭屢趨而過軍旅之事蓋未嘗聞察之於談笑杯酌之間付之以疆場甲兵之事乘其萬舉萬全之會授之百發百中之機是惟秉鉞以專征豈可因人而成事山川草木悉歸輿地之圖士女臣民盡効職方之貢此蓋皇帝陛下懋昭大德適駿先猷人斯效能天實助順揚勵無前之偉績鋪張不世之宏休千載君臣適遇風雲之際一門父子得爲勳戚之家 三朝北盟會編

宣和乙已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

云上皇勸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覩草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賛大議君子與其不伐野客叢書

靖康元年徽宗廵幸淮泗將還京闕禮部郎中劉觀代宰臣賀表云漢室太公本是蓬蒿之叟唐朝肅帝殊非揖遜之人何丞相文縝以其語太樸因改云擁篲迎門陋未央之末禮御鞍馳道笑至德之未情能改齋漫錄

文縝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會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四六談塵

何文縝以曲學罷正字其謝章云師友淵源妄追探於

千載文章戸牖期自立於一家獨簡聖知何名曲學四六談麈

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既敗言者攻之發其姦惡不遺餘力蓋其門下士如楊中立孫仲益之類是也李泰發光時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太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關弓之射人以爲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揮麈餘話

門下侍郎許將下御史獄抗章云絲豪自知其無咎父子相繫而爲囚迫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

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 宋史朱諤傳

范元長內翰靖康中謝淮東茶鹽表云瞻玆摘山之利蓋出當時之權明詔惟行盡復祖宗之舊微生何幸願還畎畝之中 四六談塵

斡离不犯燕山郭藥師令儒林郎王樞草降表云待時而動動靜固未知其常順天者存存亡不可以不察又云臣素提一旅之師偶遭百六之運又云宋主戴嘉泰官是與念一飯之恩必報則六尺之軀可捐雖知上帝之是臨敢忽困獸之猶鬬又云昔也東征雖雷霆之怒

敢犯今而北面祈天地之量并容辭多不記（許採陷燕記）

靖康丙午何文縝粟相敵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百僚拜乞聖節上壽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爲三表才上卽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縝與允迪大稱歎賞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當誦佳句於百僚之上也今列於後第二表云立爲天子肇興黃帝之英姿請祝聖人允執唐堯之謙柄載陳悃愊冀動淵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勇智生知聰明性稟東宮主器盛德久孚於寰瀛內禪膺圖大計果安於社稷厲精爲治側身修行儉奉

已而厚事親寛御衆而亟承祖維震夙之令旦萃晉師之歡呼五百歲爲春秋寧俯稽於南楚一千年而華實盍還取於西池何睿意之勿休當縟儀而固拒伏望昭一人之有慶納萬壽之無疆陋彼太宗南嚮辭而必再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賜俞音或從公願第三表云節紀千秋歸美薦形於劍牘享加三夏隆謙再却乎舉觴効罄輿情頻干宸聽皇帝陛下兆於變化生而神靈舉建已誕彌之辰應虹流長發之瑞盡仁皇之忠厚指乾元於向辰有神祖之聰明數同天於過信正心誠

意勤邦儉家地闢天開而除妖災雷厲風行而成功治
龍樓問寢欣西宮鳴蹕之還虎符發兵至北鄙控弦之
遠式全丕搆允謂中興豈有首臨蘭殿之期而當力拒
華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制行不以已欽福用錫民登
五咸三偉示慈之高宴桑田東海協稱壽之懽謠罔達
就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算 王明清玉照新志
上宿郊宮與粘罕幹離不尚未相見遣使議事索降表
上命孫覿草表但言請和稱藩而已使人齎草示粘罕
粘罕以爲未是使人往來者數四皆不中而要四六對

屬作降表覿與吳开互相推避不下筆上曰事已至此當卑辭盡禮勿計空言促使爲之於是覿开與何㮚共草成之其畧云三匝之城遽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灰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隕宇宙再安上覽訖謂孫覿曰對屬甚切非卿平昔閑習安能及此宣和錄

靖康要盟錄載表曰背恩致討遠煩汗馬之勞請命求哀敢廢牽羊之禮仰祈㒷貸俯切凌兢孫覿辭免待制

狀曰靖康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吾君擠陷於不測之危豈復計此身誅絕於中興之後有喧公議請寘嚴科凡此誤朝誰爲禍首俾二聖辱在泥塗而不問則一時失於翰墨以何尤三朝北盟會編

張邦昌僭逆集百官作推戴表少監王紹草之先敘大金皇帝云道合三光功高九有惇德允元智將幾於虞帝弔民伐罪義實過於周王又敘邦昌云惟太宰相公識探天人學貫今古內外之聲久著天人之意允洽膺大國褒崇之禮希前王作聖之功可治國事以主斯民

三朝北盟會編

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野客叢書

李淑到河中府謝上表曰長安日遠戴盆之望徒深宣室夜闌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來河南府謝上表曰田園僅足二疏那見其復來羽翼已成四皓寧聞於再起二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幾皆卒 黃朝英緗素雜記

宗忠簡公澤累表請上還京畧曰今敵兵尚熾羣盜繼

輿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 宋名臣言行錄

宗忠簡公集八卷殁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死之日都人爲號慟朝野皆相弔出涕 宋名臣言行錄

張浚等義師起李文肅公邴與權直院張守分撰請復

辟表及批答上御朝明日賜公親札略曰卿毅然正詞氣折兇醜萬衆動色具臣靦顏公謝表亦云謀寢淮南雖慙素望笏擊朱泚實厲壯心詰責兗渠激揚禁衛追成復辟實與祕謨蓋出孤忠豈徼後福當時稱為實錄宋名臣言行錄

李成受招安令泗州進士許道作謝表有云根非李廣之無雙願効顏回之不貳有旨為文人婉順先發赴行在三朝北盟會編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須典而不浮汪彥章賀神降萬歲

山表云恍若壼天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辭學指南

汪彥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即妙崇寧三年霍端友榜瓊林花宴謝頒冰彥章作謝表有云使嗽潤而吮清得除煩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幽雅之春開受命知榮固異衛人之夕飲又云深防履薄之危不昧至堅之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盌之香生死不忘動宮井玉壼之潔墨莊漫錄

顏魯公自撫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彥章藻紹興初自湖州移撫州謝上表云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跡

時當唐代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選除之得所奉明主十行之詔願布寬隆想英賢百世之風更思奇節語意條暢亦奇矣第來自吳興小疵也能改齋漫錄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爲館職符寶

郎是時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適當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留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賡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正元朝士動一時既往之悲主上卽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𣆶蘷以知紹興府進文

華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眞正元朝士之餘蘷當淳熙中雖爲侍郎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似爲未穩貼也容齋四筆

汪彦章賀呂成公初大拜啟云方羣臣憂杞國之天靡遑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四六談麈

程子山紹興初爲史官以狂躁得罪歸蜀還靖州表謝曰爲其自作弗靖故使謫居此邦人以爲能自狀也寓簡

紹興二年三月資政殿大學士王綯表臣昨任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正月二十四日奏事殿中乞以臣父故宣

德郎贈太子太保先臣發元祐中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目所進策論十卷凡五十篇俟裝褾畢日依臣見進故事例詣通進司報進面奉聖旨依奏綯旋得請提舉洞霄宮繳進其父所爲五十篇之文表畧曰惟元祐之紀元復制科而取士維時司馬光之客有若劉安世之賢見所爲書舉以應詔因知己之遷謫并薦士而棄捐事與志違言隨名寢蓋是安世既貶發故不得召東坡嘗得其詞稾致書謂慮深詞達非淺陋所及 四朝聞見錄

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詔皇太后宮殿名慈寧三十日畢功羣臣上表云臣等言德之大者必盡萬物之報以稱其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寧其親天祚文武之隆世基妊姒之德仰模太紫前考異宮宜詔揭於鴻名以答揚於流澤臣中賀竊以東朝置衛遠存長樂之鴻名中禁承顏近著寶慈之茂實皆以體王居於宸極據寶勢於坤靈廣一人欽愛之風極萬世尊崇之奉載新令典允屬聖時伏望皇帝達孝通於神明要道形於海宇紹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之靈抑畏小心躬達

帝王高世之行人與能而樂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推履武之祥丕啟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於毋儀成路寢之威示日嚴於子道臣等率籲衆志懇款一詞敢稽令於前章極崇施於顯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冊以增華蹕道中通朝夕燕兩宮之喜珮環入覲時節奉萬年之觴示垂裕於無疆益儲休於有羡伏請建皇太后宮殿以慈寧爲名時顯仁太后尚羈北庭讀此眞堪爲高廟泣下也　楓窗小牘

賓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

簪白花望之如白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煇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曰十年羅難終弗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從徽廟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容齋四筆

秦會之忠獻公謝車駕幸第家人輩各拜恩數表首云注目帝車方望雲而盤辟移居仙境容舐鼎以飛昇中謝後云婦子孫息同荷優恩官封服章躐登常職末云臣敢治外自內訓子及孫共肩忠孝之心永享國家之

福祐陵復土被命撰哀冊文首云十年生別萬里喪歸清波別志

紹興己未周敦義葵爲侍御史梁仲謨汝嘉爲戶部尚書敦義欲論之甫屬稾而泄其事於仲謨時秦會之秉鈞仲謨致懇款於會之會之頷畧之是夕敦義牒閤門明朝有封事求對翌日會之奏事即擬除敦義爲左史天意未允敦義方侍引會之下殿即喻閤門云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又明日敦義立螭直前懇之高宗諭會之云周葵遽易之何也會之云周葵位長言路祿

祿無所建明且進退百官臣之職也倘以臣黜陟不公
願先去位上云不須如此是日批出周葵與郡遂出守
霅川秦含怒未已思多方誤之未幾易守平江會李仲
永椿年爲浙漕應辦北使會之喻意仲永使爲之所仲
永之回卽入奏敦義在郡錫燕金使飲食臭腐致行人
有詞講和之初不宜如此敦義落職罷郡謝表云雖宰
夫是供各司其職耳然王事有闕是誰之過歟自是投
閑十五年 揮麈後錄

方公美庭實興化人其父宣和中嘗爲廣南提學以卒

公美後登科至紹興問自省郎爲廣東提刑以母憂去官服闋復除是職公美辭以不忍往秦會之不樂降旨趣行公美勉強之官謝上表云三舍教育先臣之遺愛尚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未遠讀者哀之已而竟沒於嶺外 揮麈後錄

和議成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俯曰禍福倚伏情僞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皆歸王化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

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 宋史姦臣傳

秦會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子爲岳侯作謝表有云功狀蔑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壤之盟會之讀不樂 寓簡

朱弁字少張徽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以道爲學官于朝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啟謝之云事其大夫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較量休咎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朔庭因正道之歸

賚表於上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氷天上覽之感愴厚䘏其家 揮麈三錄

張樞密子功紹興末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皆以屬子有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驥伏櫪公㒺恐語周子充左史託言於子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則曰某方丐去恐人以爲志在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謂志在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葢其謹如此 墨莊漫錄

四六應用所貴剪裁或屬筆於人有未然則當通情商搉建康王元樞初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除試工部侍郎仍直除落權字辭免奏劄第及起曹議者疑焉託一故人草謝表內一聯云百工之事蘭省遽冒於直除一札之書花塼復遵於故步王改作散句蘭省遽擬於英游花塼不失於故步剪裁固善然花塼宜帖故步上句或謂似稍偏枯清波雜志

綦翰林叔厚謝宮祠表云雜宮錦於漁簑敢忘君賜話玉堂於茅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衣

冠尙低徊於末路未先犬馬儻邂逅於初心尤佳老學庵筆記

參政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章云包胥不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效難期四六談塵

葉石林少蘊知福州具賀朝會表云緊昔艱難孰測聖人之勇迨茲平定益知天子之尊四六談塵

族叔茂振以正字權外制曰秦丞相俾代作進茶鹽法表繼聞秦自有所改定迨付出所改者不有成憲將何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語云不逮也淸波雜志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會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曷敢弭忘困學紀聞

玉牒所記非止本支而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條耳于湖進表終始對說其詞云帝系勒鴻榮科條於屬籍聖謨啟祐嚴訓典於寶儲堯統漢緒肇派別於天潢周誥商盤儼仙蹕於東壁惟昭穆親疎之有序與文章詞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盟之益茂虞書渾渾更瞻聖作之相輝其形

容玉牒方爲兩盡〈祝穆事文類聚〉
隆興二年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時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迫詔至乃爲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洪邁容齋續筆〉
以十年爲一袠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袠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袠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爲第八袠蓋以十年爲一袠耳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辭

免恩例箚子曰昌齡協千秋之會東朝開八袠之期又曰慶闡開八秩之筭三世奉萬年之觴盍改開為登字 野客叢書

蓮峯周貳卿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驢載都甫灊山朱舍人問之四明王侍御適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俱稱其強記 攻媿集

史直翁丞相表語云侵尋歲月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又李淇水謝戶書云補報朝廷本末無萬分之一因循歲月甲子已六十有奇 浩然齋雅談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逡巡歲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對有客以今余大參父能四六爲薦者越王召見試以表中語俾爲屬對余應聲曰此甚易以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爲對足矣越王大加賞識今四六話中載越王表語而不及余非越王不揜人善之意也四朝聞見錄

前載史越王辭免太傅表得之聞見以爲出於余公天錫之父暨儲行之孫沐錄示則非辭免表蓋青詞云反本狐邱寓誠獺祭念此闔門之多指迫於投老之一身欲用侵尋歲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對訥齋馮端方在坐

應曰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王稱賞久之四六話中亦載謂其本於古人之聯未知前今所載孰是吳門友人之子胡北訪余天錫之弟天任於四明因舉聞見所載余公天任曰是也蓋先伯所對但歲月二字非是其易爲甲子天任與余公天錫爲同氣後繼其季父云四朝聞見錄
龍川陳亮奏書阜陵幾至大用阨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賜對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舉君道師道以爲對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更進迭諫獨於末篇有豈在一月四朝爲禮之說光皇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故親擢爲

第一及發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為朕所得命詞臣行亮制曰往賛侯藩姑循近比朕之待爾豈止是哉蓋有意於大用也亮謝阜陵表云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于今日獨知回首于當年末聯云設科取士雖舊貫之相仍陳力復讎亦大義之難廢四朝聞見錄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傳居於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别派也奮然投匭乞

以益公爲祖朝論雜然以爲公實頤指之乃鐫一官爲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尙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猶在貶官一等鴻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罹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疏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壓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劾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既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屬分於閫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邱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

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盡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秩仍存平土之官兹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尚寬馭民以敬故國皆曰殺雖無可恕之情而耄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愆田里視桑蔭之幾何託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置於貶及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洒然消釋既而東朝奉寶冊詔復其秩時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詿誤之併及既有疑於三至姑薄譴於一階朕方建

皇極而融合於黨偏尊重闓而濡浹於慶施申念三朝之元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宮保以居閒矧彥博己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嘉定更化詔湔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菴文公以下皆褒贈賜謚於是其言始申 程史

曲禮云有負薪之憂孟子云有采薪之憂義皆相近周益公謝祠表曰介竹無功懇辭亘郡負茲有疾願備祠官人謂誤寫不知公自注云出公羊威公十六年屬負茲注屬託也諸侯疾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

言託疾也　楊伯嵒臆乘

今臣僚上表所稱誠惶誠恐及誠歡誠喜頓首稽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葢臣某以下亦畧敘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詳如柳子厚平淮西賀表臣負罪積釁違尚書牋表十有四年云云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語意未竟也其下即云臣誠惶誠恐葢以此一句結上數語云爾今人不察或於首聯之後湊用兩短句言震惕之義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複矣前輩表章如東坡荊公多不失此體近時周益公爲相

謝復封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磨玷之勤未泯執珪之寵彌加臣誠惶誠恐或以爲疑嘗以問公公答之正如此齊東野語

周益公代交趾進馴象表首聯云效牽靈囿備法駕之前驅已見象爲有用又曰名應周郊之五路克協馭儀耳聞舜樂之八音能參率舞靡憚奔馳幸捨鳶飛之跕跕無煩教擾俾陪獸樂之般般曲盡馴象生意辭學指南

周益公表則誕皇孫賀重華宮曰有天下傳之子初微黃屋之心受帝祉施于孫做誕青宮之胄乞致仕曰三

于同臣心甫際興王之運七十致君事適臨告老之年謝復益國公曰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以言乎啟則賀陳右相曰底績政塗奮庸揆路濟巨川汝作舟楫式資利涉之功若和羹爾惟鹽梅更賴均調之助賀王德言除工部侍郎曰擢登起部仍直鑾坡閶闔晨趨班冠貳卿之玉筍絲綸夜草燭搖內相之金蓮賀直院陽給事椿曰塗歸東省儤直北門論事激昂百辟憚回天之力摛文掞麗四方傳擲地之聲謝劉守再送朱墨錢曰長者賜不敢辭正惟禮屈小人腹已屬

屬過爲身謀凡此皆字字破的篇篇出奇只在首聯其題意粲然靡所不載可謂文中虎也公平昔所著可觀不可殫姑舉此則嘗鼎一臠可知矣 孫奕示兒編

翰苑多雜著故其體不一某以乾道庚寅歲初忝寓直凡詞頭之小者院吏輒以片紙錄舊作謂之屏風兒予笑曰此陶穀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今觀王岐公謝承旨表槀亦連別本殆屏風之類矣其詞謂由西掖入北門行將二紀又云鼎聖祚之肇新穎藩麾之屢易則爲張文定公安道無疑然閎博燕閒浮黷宣精等語岐公

表實用之文體大畧亦相類二公葢同直者顧不嫌於同此前輩廣大規模也 盋公題跋

宋四六話卷五　終



宋四六話

卷六　表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既成孝宗錫名文鑑除公直秘閣暨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云旣叨中秘清切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騤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上不悅陳成公遂力辭祜職上不從四朝聞見錄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北方以淮甸賊蠭起除兼

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公遺書抵成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答書曰汴泗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強成斂兵公行未至泗諜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璹憚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卽上疏言李成以饑餉稽緩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薛慶方橫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含垢養晦之時宜選辨士喻意優加撫納疏奏高宗卽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

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爲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
興十三年使同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
直敘其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屢沾
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念臣頊繇乏使不敢
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
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冀加勤恤雖璽書賜報樂聞充
國之建言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官簿繇
歷歲時敢自意于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葢忘人之過
與天同功念臣昔麗於微文薇罪本無於它意故從數

赦俾獲自新書印既畢父兄復共議秦檜方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抆拭之科仰服矜憐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仗節宜圖于報稱引車何事於逡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從貶秩以小懲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冀于隆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爲德而陰爲刑未嘗私意賞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

孤臣盡瀰宿負云云容齋三筆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滯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遊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縶惟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容齋三筆

盤洲洪公擬宰臣賀復河南表有宣王復文武之士光

啟中興齊人歸鄆讙之田不失舊物之句 辭學指南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困學紀聞

表斷句須有力如洪景盧但驚奎壁之輝自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秘行地無疆 辭學指南

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宋史趙鼎傳

朱文公慶元二年冬十二月癸丑祧職罷祠臺臣擊僞

學至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爲察官而胡紘草公疏未上會以遷去職遂轉授繼祖故有是命公遂拜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迨復牟於白簡始知麗于丹書鐫延閣論撰之名輟眞祠香火之奉茲爲輕典永賴洪庥捧戴奚勝感藏曷喩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値明時已誤三朝之眷奬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經幄畀無可紀足稱所業既遠去于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

畀之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廁跡于圖
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弗謹於彝章遂自投於
憲網果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下駭聞聽凡厥大
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
乃羣情之共棄而臣瞶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
懼豈謂乾坤之造特同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旣俾
但書于薄罰稽眚終之明訓倘許卒遂於餘生是宜哀
涕之易零惟覺大恩之難報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堯仁
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

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頑𫎇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四朝聞見錄

景定壬戌曾仲實侍郎爲江西轉運使時度宗以忠王立爲皇太子四月九日乃其誕辰次山爲會公作賀箋有曰純乾直月祥開初九之潛索震承華德稟函三之極諸司傳誦交稱精切葢四月應乾而初九潛龍爻應儲副且協其誕日也隱居通議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文士也高宗紹興末已爲樞密院

編修官孝宗初立召對與尹穡同時賜進士出身恩遇甚渥俄以不謹交游罷通判鎮江府上不樂由是屢薦不官久之乃從范至能成大入蜀旣而補郡稍遷部使者又以言廢淳熙末起守嚴陵入見上勞勉之旣到官以表謝曰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慕相如遺稾徒求於身後上頗憐之內禪前十日命以軍器少監權禮部郎中孝皇愛惜人才不終棄如此 隱居通議

周漢國公主增封兩國次山爲運司進賀皇帝表有曰

王姬下嫁於皇車服之儀帝制坦明復增湯沐之邑及公主薨又進慰箋於東宮有曰太傅之教在前動遵於禮有姊之喪拱右悲發乎情願於晨昏定省之餘勉進哀樂中和之諫其慰皇帝表有曰豈不嬰於皇情願悉歸之天數皆確論也 隱居通議

周國公主出降去非爲趙廣微尚書進賀表有曰乾元御極化爰始於修齊巽索承華恩聿隆於選尚猗歟天合允矣邦榮未云王姬肅雍婦道信內則之咸宜帝壻貴重朝廷喜中興之僅見葢自南渡後累朝未有帝姬

出降故也隱居通議

包樞相恢嘗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奉詔行公田事既告成得轉通議大夫去非爲作謝表曰百畝畢公田之事詔俾奉行十行賜方國之書恩叨遷轉造語穩熟公田之行也賈師憲實主之雖曰省造楮以重國計然當時行之極擾浙右震動包公以大儒奉風旨大失士望故其轉官也公論惜之隱居通議

樞密包公道夫平生最疑周禮以爲非聖哲之書遂著書剖其非號曰周禮六官辨景定壬戌公與劉潛夫尚

書同侍讀緝熙殿潛夫奏之有詔宣取歐聖弼爲作進表雖所辨未當而表則極佳每恨失其稾今年壬辰歲六月留盱因叩其子聲道再求得之按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公年五十三歲此稾當時紀失而復得之歲月而編輯則在閩歸之後也道在五經固昭垂於軌範書稽六典敢妄肆於管蠡不圖一得之愚仰徹四聰之聽臣竊謂孟子不盡信武成之策宗元猶深疑月令之文矧兹設官分職之辭決非垂世立教之本葢劉歆作以輔新室莫掩其奸謂周公以之致太平恐乖其實惟唐宗誤以爲聖作雖漢儒亦識其陰謀宇文放此而

疾顛安石行之而大壞儻果出古者不刊之訓何至為後來取敗之階臣退揆蒙愚未能渙釋耳提面命頗有得於父師口誦心惟因默參於義例乃詳訂而為之辨欲深藏以淑其私顧惟積聞見於丁年豈意禆覽觀於乙夜茲蓋恭遇天生神聖日就緝熙格物致知固已循於本末謹思明辨尤欲盡於精微遂令螢爝之末光亦造蟬蜎之邃宇臣夙衷臆說欣際昌期學古訓而求多聞涓埃奚補藏書府以待能者鉛槧為榮故友范去非精工表奏謂余曰此表殊未易作而聖弼作此極有手

段馮虛雋空自成一片令人讀之心服去非與聖弼交情不爭而當時公論如此隱居通議

初允文由臨安府學教授爲國子監書庫官遷宗學諭以言去踰年得監華州西嶽廟以啟謝諫官曾廣微淵子有曰多男富壽請祝聖人之三萬事功名竊誦諫官之四亦輕俊也允文舊所長者作賀體詩及長短句甚精工其後殊諱言之臨安失守後福州建行朝允文奉密詔舉義其後事不成爲文丞相所殺予作哀文弔之曰故江西制置招討使侍郞吳公稟資明鋭遭世艱虞

當樞密誅范瓊實參計畫適翰林乏陸贄遂掌贊書俄
拂衣從田里之歸忽游騎迫鄉邦之陷社稷實不血食
深哀傾覆之何辜宗廟盡爲黍離每念播遷而隕涕既
出危城之岌岌長懷故土之茫茫會飛龍重建於行朝
而繫雁鼎來於密詔慟哭拜命慷慨起兵關中遺民喜
見孔明之奮山東羣盜悉歸宗澤之招既雲合而風從
宜乾旋而坤轉云云 隱居通議

景定癸亥冬至節次山爲運司進皇太子賀牋有曰聖
心觀復驗初畫之震庚卦氣守中迓循環之乾甲益次

年即甲子見得是亥年賀震宮冬至也其賀皇帝表有曰璧中軫中密察乾文之運天大地大益昭王道之尊隱居通議

頃年番汀初刊唐子西詩集時寓公熊叔雅來見先人偶案間置此書顧煇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謝復官表首云始以爲夢既而果然語簡而意足可法也退而先人誨煇曰前輩觀書不苟簡類如此雖一覽亦記篇目後生豈可不勉清波雜志

西山先生曰表有賀有謝經筵進讀進講有進貢有進

書其體頗不同除單題易區處有總數事為一題者破
題須包盡至於瑣碎工夫尤為繁多且如出一賀冊表
非胸中有五六件冊寶如何展布得一篇又有不可測
者如宣和間順州進枸杞表固非場屋中出萬一試日
或遇此題平時不知枸杞為何物焉能作靈根夜吠之
語哉須燈窗之暇將可出之題件件編類如初學記六
帖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書廣博搜覽多為
之備向年嘗見臨安進野蠶繭及絲綿紬絹因謂同學
者曰萬一以此命題中間將何鋪敘皆相顧無語其後

擬一聯云糜絲纖纊無慙禹貢之供氷素方空不數齊官之獻絲縣紗絹四者皆全須如此用工可也辭學指南

甲子六月六日昧爽福寧殿東西向列聖訓及讀書紀要各二匣凝華集一匣太子兩拜問安又兩拜云臣某職守東闈恩承南面近恩問學謹葺韋編伏遇爹爹皇帝陛下聖訓尊嚴師資妙選遂令謏見習徹睿知臣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兩拜搢笏舞三拜開匣各奉一冊以進兩拜云纂輯所聞編摩亦久慚非博學幸徹嚴宸陛下教育歲深修為日漸謹祈鈞覽終賜

玉成兩拜進凝華集云自幼習詩久承親訓僭編草槀
恭進簉階陛下勤於教子學乃知方仰冀聖慈錫之乙
覽兩拜退本宮聖堂祈祝文云愚昧譾才勉強學問夙
佩君親之訓垂二十年問安視膳之頃凡一語一言之
教詔服膺勿失會集爲編目曰聖訓凡二百卷卜吉恭
進惟神靈陰相之八日付史館賜詔云朕惟萬邦克正
端自元良百世昭垂常存典則爰示宗嚴之訓以昭燕
翼之謀期續心傳用敷言教皇太子某天資既淑學問
益充凡平時丁寧告語之辭悉見於躬行實踐之際復

加編集以示鑑觀爰實契於朕心可永垂於世則庸加
諭旨丕寓至懷九日起居畢致詞云頃集訓言獲遭乙
覽登之史館奬以溫辭陛下道重傳心恩深教子敢不
益加勉勵庸竭忠勤兩拜進詩云寵頒御墨十行新天
錫光華被小臣家學傳心當謹守恩深何以報君親兩
拜舞蹈退祝文云貽者告恭進聖訓果蒙默佑得徹宸
嚴君親悅怡宜付史館不惟見某平日積習之功亦見
我皇上天縱之學修齊治平之道藏之石渠照耀今古
佩服神迎與此編相爲長久尚享　陳世崇隨隱漫錄

紹熙甲寅歲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爲諷字字有來歷鶴林玉露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甚工鶴林玉露

嘉定和戎湖南師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也鶴林玉露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

琢刻孔章咸曰寗王之大寶 困學紀聞

攻媿樓公曰順州得枸杞宿根於土中棊北海屬聯曰靈根夜吠美異質于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壽眷荒裔沈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如有待表既進天子爲之改容 辭學指南

朱異宣諭七閩劾江夕拜常循俗異宮朝廷薄其罪止令分析江謝表云盡擊鮮更日之歡復擁彗魚之樂

四六談塵

東萊先生曰表中謝後當說竊以各隨題意如代樞密

使謝賜玉帶表云竊以裴度視師服章武通天之賞衛公戡難拜文皇于闐之珍如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云竊以法始四營莫辯乎易文兼五典皆聚此書是也或用事或不用事亦無定格辭學指南

胡交修代謝賜御製御書夏祭神應記表曰聖謨煥發紀休應于柔祗宸翰昭垂霈寵恩于邇服第二人便說御書不甚分明辭學指南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卧洛陽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眞宰相事也李

公甫表云漢使嚙氊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彊 鶴林玉露

代嗣高麗王修貢表俱是先說襲封方及來王之意惟第一人黃符先說本朝首聯云仰被王靈獲承基緒敬修臣職敢後要荒羅畸曰中國明昌適際聖神之運遠邦奔走宜修臣子之恭雖不及嗣王之意亦以首言中國遂為第二 辭學指南

羅疇老代高麗修貢表全篇皆穩其間一聯云地瀕日出每輸傾藿之心天潤露零亦被蓼蕭之澤二事人用

之極熟此聯稍變言語遂爲佳句大抵用事當如此不然則汎濫雷同矣其斷句云矢來肅愼用昭遠慕之誠弓掛扶桑永荷誕敷之德亦好辭學指南

林虞謝修都城記表全篇皆好但斷句無力其中天造地設示根本於遐荒陽曜陰藏壯規模於萬古警句也辭學指南

張彥實楊原仲並居西掖代言多彥實與之潤色初亦無他彥實偶戲成二毫筆絕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兎作鋒未用吹毛強分別卽今同受管城封原

仲以爲誚已大怒愬于會之詠言路彈之彥實以本官罷爲宮祠謝表云雖造化之有生有殺本亦何心然臣下之或賞或刑咸其自取 揮塵餘話

李侍郎伯玉爲侍講誤犯穆陵嫌名上章自劾有旨免罪震卿爲草謝表有曰講學方新聿陳古誼臨文不謹誤觸嫌名凜雷電之震驚荷乾坤之涵育臣若稽虞典舜曰重華載考夏書禹稱文命如揭日月不以山川有耳目者皆知豈齒牙之敢及又曰姓所同名所獨既重犯於嚴威功惟重罪惟輕乃大恢於聖度此表一時爲

人夸誦隱居通議

淳祐三年召趙葵欲除右相葵到京言者謂宰相須讀書人葵知乃逕出國門上表辭相位曰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懨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歸領鄉郡無名氏宋季三朝政要

楊駙馬賜第拓四旁民居以廣之最逼近者莫如太學生方大猷之居首獻作倡穆陵大喜視其直數倍酬之方作表謝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自此擢第登朝皆由此階而梯焉齊東野語

杜善甫山東名士工詩文不屑仕進有薦之於朝遂召之表謝不赴中二聯云傳獻言於乞言之際敢盡其忠若求仕於致仕之年恐無此理不能爲白居易漫法香山居士之名惟願學陸龜蒙拜賜江湖散人之號山房隨筆

開禧間陳宜中與權劉黼聲伯黃鏞器之林則祖興周曾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書得謫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時譽並擢高第既而林則祖陳宗先死曾屢遭黜三公者相繼召試居言路出藩入從咸淳癸酉間聲伯自海閫召爲從官翰苑與權自閫帥擢秋官居

瑣闥器之起家知廬陵兼倉節是歲六月正言郭闓劾器之云虛名多足以誤世實德乃可以服人又云黃鏞偶儕六士遂得虛名昨守吳門怪狀百出愧士不敢謁學畏軍不敢閱武既綰郡符復兼庾節怪誕仍不可枚數矣越宿陳與權入奏曰朝廷建官本欲兼收實用臣子事上豈容徒竊虛名倘公議有及於斯恐頃刻難安于位比觀諫垣造滕之抨彈斥云廬陵治郡之無狀一皆公論何預孤蹤但首發虛名之誤世上僨國家而明指六士以修言已形辭色盍亦謂忝論思之數將使自

知進退之謀欲使特畀閒廩以穆師言詔不允云虛名誤世辭氣若過於抑揚實德服人指意則有所歸重援是求去非朕攸聞劉聲伯亦一再上疏求去不允郭不自安乞罷言職者亦再云直言無忌者諫之職何敢容私轉喉觸諱者語之窮安能逆料惟兹老守舊有直聲惜其預六士之稱不能終譽若此今指其兩郡之政謂非虛名可乎二臣何見相繼引嫌實是實虛自虛人品固難於槩論聞所聞見所見事理委無以相干亦不允其請齊東野語

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文煥回本國書云報國盡忠自許初心之無愧居城守難豈圖末路之多差茲祈轉念昔年之功庶可少伸今日之款明公問信歸人欲言伏念少歷戎行壯臨邊徼干戈滿眼輕性命于鴻毛弓箭在腰繫死生於馬足不憚驅馳于西北誓將屏蔽于東南幸以微勞屢叨薄效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蠢茲無厭之人指將必攻之地迅裂如水火之衝擊震蕩如風雨之去來坐一日爲尤難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築盍欲拒吾喉襟樊城

盡屠其在剪我羽翼雖劉也先首於犯順而焦然中苦於黨姦孤城其若彈九謂可靴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或欲投鞭而斷流亮焰如斯先聲屢至臣能死爾仰天而哭伏地而哀男既生坁析骸而炊易子而食尚冀廟堂之念我急會鄰郡之聚兵委病痛于九年之間案肌肉于羣虎之口思念張巡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詐降猶期後圖可作內應國手局敗留着此豈出尋常之機俗眼圖耳觀形奈不識驪黃之馬豈使忠臣偶陷于他國亦從絕意不念于鄉閭固知死也何補于生安有食

焉不任其事因銜北命乃擁南兵覩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倘何言哉臣煥等死罪幸荷今皇上亶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問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爲背叛見今按兵不動卧轍不驚撫此良辰伏覩景命且秦穆公之赦殺馬在野人猶知報恩如齊威公之相射鉤願君子終無忌怨

劉一清錢塘遺事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

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畧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亦可哀矣四六話

王元之謫居黃州至郡二虎鬬於郡境一死之羣雞夜鳴冬雷電司天奏守土者當之詔內臣乘驛勞之卽徙蘄州抵蘄上謝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上覽之曰禹偁其亡乎四六話

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乃四十八果

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四六話

嘉定間寶謨閣學士許奕病篤口占遺表云臣非衰病偶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則以疾而爲諱及鍼砭已窮之後醫遂束手而莫圖靜思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固知養患成禍豈惟理身則然苟能疏壅預防以之醫國亦可葢指近事以爲身喻也乾道間胡周伯尚書亦云賈誼號通達國體大瘇蹠盭類辟病痱皆借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

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風虛虛內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遂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咎已往半存之身常凜凜不自保也今欲併治不遂者怵市道之說售嘗試之方湯熨砭石雜然而進使誼復生必慮中風再至至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蓋本呂獻可乞致仕表云臣本無痼疾偶直醫者用藥乖方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後先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難日步非徒憚跛蹩之苦又

將處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所未恤其如九族之託艮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退政三公之論實祖誼云碧溪詩話

張南軒將死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望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見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日上乃聞之宋名臣言行錄

表章自序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

須要審度君臣之閒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爲合宜坡潮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初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椎魯無宅故長奉賢王之學

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之班爲汪樞密謝子自北歸不令入城降詔奬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葢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輒云知臣察臣之類眞可笑也容齋四筆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于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首尾敘述皆與

它人表不同其蘷州汝和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邁長子梓嘗稱誦之及為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矜危三命滋共弗容控避仰皇天之大造叩丹地以何言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叡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堯于墻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徧覆明見萬里將大混于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于岳牧臣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鴻博之科稅駕清華之地瀛山抱槧郎省握蘭在紹興之季年污記注於

右史龍飛應運鳳紀卜祥不遺細微兼取愚頓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淸閒之歡雖宿命應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心未斷旋即墮于人間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未繇金華郡還細石室書從珍臺閒館之遊勸廣廈細旃之講眞拜學士號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三入承明之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當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終棄左符寵其餘生李廣數奇徒羨侯于校尉汲黯妄發敢歎薄于淮陽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訖伏以郡在江東

昔稱道院地鄰淮右今謂壯藩謹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之瘼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弗賢長城於李勣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于蓋公庶幾固結本根少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作猶覺語煩容齋四筆

表起聯　東觀書林久徯漢儀之覩西崑策府載瞻周馭之臨東萊賀車駕幸秘書省　皇治憲天垂宏模於萬世史編繫日昭成法於一王倪正父進壽皇日紀　德茂重華接璿源而舒燕書嚴大典續寶牒以垂鴻進壽皇玉牒　侍言虎觀陳三聖之宏規錫宴麟臺講一時之盛禮周益公謝讀三朝寶訓終篇宴

賜

聖皇至孝荷神鑒之溥臨清廟儲祥挺靈華之秀

發說齋賀仁英室芝草上聖紹休丕衍洪圖之慶元儲正位茂

膺顯冊之儀陳正父賀皇太子受冊治繼三朝丕闡貽謀之懿

法垂萬世聿嚴紀事之書西山進三朝國史帝紀聖神御極廣

推徧覆之仁動植蒙休共効太平之瑞葉謙亨進五色雀瑞麥芝草圖

聖而濟衆親成垂世之經予以馭臣例及稱藩之國

李公彥代夏國謝賜聖濟經烈祖文孫一本纘承之懿皇支帝載

兩全筆削之公王器之進三祖類譜今上重修玉牒三后在天軼鴻猷

於今古百王冠德紀茂實于典謨東萊進三朝國史規模宏

遠更三聖以重光憲度著明參四書而並載進慶元勅令格式

惟皇上帝將開興子之祥有侐閟宮肆蕆尊禖之事野處賀祠高禖

舜數在躬大二人之聖孝堯言布下輯三紀之睿謨東萊進建炎紹興詔旨

投戈講藝載信三代之風肆筆成書增賁七篇之訓東萊謝賜御書孟子

九月授衣駿發先庚之旨百官承式溥需令甲之恩謝冬衣

親年有永方齊箕翼之輝聖孝無前併上乾坤之策賀太上帝后尊號冊寶禮成

宸襟典學稽上古之聖謨帝幘疏恩錫先儒之義贊許蒼舒代講讀官謝賜尚書正義

鏤牒編年並紀光華之旦涓辰蕆事

聿新尊閣之儀傅景仁賀奉安玉牒日紀明聖宣恭寫作宸居之監書言深潤勒爲冊府之珍代宰臣進秘書省不刻御書御製敬天圖御府分珍煥切磋之文采使軺臨賜新指畫之威儀龍溪謝賜象簡

皇天篤佑忽垂象以示人聖主靈承乃側身而修行亟銷變異宜即彝儀率籲庶工仰于淵聽星變請御殿復膳保章瞻象既除星祲之災太僕詔王盍正朝儀之位龍溪星變請御正殿　辭學指南

表竊以用事　眞宗著清景之題必言省費仁祖述危竿之諭益謹居高周益公謝御製損齋記　應如堯帝祝多子于

封人聖若文王詠百男于周雅（周益公賀生皇子）世祖推恩長安列六子之舍明皇廣愛華清建百孫之居（盤洲代郡王謝賜第）周有采薇之詩因命帥以衛中國漢著大風之詠期得士以守四方（初寮謝賜御詩）被阜以生驗漢庭之熙洽食槲而化彰唐室之隆平（滕子濟賀野蠶成繭）漢文繼統每惟代邸之優唐帝嗣圖尤軫潞宮之念（魯可宗代常德府謝賜府額）姬姓作藩未成人而賜履漢宗受社方在襁以錫封（元章簡代皇子謝）堯言布下猶資五典之傳漢制恤人尚賴六經之續（進續修寬恤詔令）笙鏞列于舜陛無相奪倫管磬設

于周庭既備乃奏初寮賀燕樂成與史冊以並驅唐有嘉名之創煥文風而可述漢稱洪業之尊陳益父賀奏安玉牒御集犀來徼外表章帝之重熙雉貢越裳慕成王之極治周益公交趾進象擁篲迎門漢祖悟櫟陽之敬望樓執鞚唐宗羞興慶之歡玉巵唯志於夸毗寶冊不忘於授受奮乎百世在我一時野處賀加太上尊號頌采羽於漢賢盛述威懷之應紀來年於周雅備陳率育之休惟效異之靈華亦騰歌於樂府莫沖五色雀瑞麥芝草圖天錫嘉符芝稱珍物俯延英之御座爰興唐帝之詩生甘泉之齋房嘗下漢皇之詔

說齋賀仁宗英宗　辭學指南
室前柱上生芝草

表推原　烏本陽精鵲知歲事方聖祚紹隆於火德適天時應在於金穰龍溪賀赤烏白鵲　極儒者之榮獨高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莫如號令之孚躬參基命之承尤峻禁林之望王岐公謝翰林學士承旨　皇祖有訓嘉言孔彰開創守持垂億萬年之基業都俞吁咈振六十載之綱條皆聚此書克昌厥後周益公讀三朝寶訓終篇　辭學指南

表鋪敘形容　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脈起之候常袞賀雪　有璞於此必使琢恍驚制作

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洪景嚴謝玉帶　鳳生
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呂吉
父謝賜神宗御集　帝暉下矚光榮河溫洛之藏天藻昭垂跨
過沛橫汾之詠東萊賀幸秘書省　金英並秀絢藻井以煌煌
紫蔕駢分映蓂階而蔓蔓北海賀芝草　如玉韞石虹氣隱
乎山川及雲升天龍澤沛乎宇宙南塘賀登極　太極班朝
肅廷紳而咸會少陽在列粲卷服之彰施洋洋軌範之
言奕奕瓊瑤之刻溫文有恪陟降欽承將以鼓鐘對峙
黃麾之仗授之璽紱交輝青路之旂小侯邪備物之彝

陋王社初封之誥陳正父賀皇太子受冊　品羅羣帙岳峙大庭粲然物采之新將以鼓鐘之奏徹覽觀於宸極重尊閣於禁嚴典籍聿崇小廣內承明之秘圖書畢出會榮河溫洛之祥陳益公賀奉安玉牒御集禮成　適華編之初徹叨異渥之沓來輝映宮蜍特煥寶奩之飾歡均苹鹿例陪綺席之光文驤名駿之鮮明濃麝龍團之芬郁夸鄭滸析經之賜侈桓榮稽古之蒙輒陳歸美之章丕展逢時之慶詩裒百詠傚麗正之賡酬句爲七言埒栢梁之聯屬徐子儀代經筵讀孝宗聖政終篇謝宴賜進詩　編簡旁羅尙想古文於藏壁金絲

迭奏如聆雅韻於升堂傅景仁講尚書謝宴　樂皦韶英之奏儀修弁甫之容甘醴薦令芳秩爾交於主鬯吉日告爾字申嚴訓於臨軒賀皇子冠禮　銀潢滉瀁玉版閟嚴千八百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六經之籍展也同符東萊賀進類譜玉牒二后受之同歸于治萬物備矣皆聚此書萃圭壁於緣文會日星於濂簡進寶訓　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嶽介邱霧息已望翠華之來沂水更生更起舞雩之詠柳子厚賀破東平　東臺瑞物冠玉璽之珍符左戶輿圖增金城之列障呂吉甫賀元會　璿題灑落煥東壁之星躔

藻衛森羅備甘泉之法駕奉雕輿而降格祓玉座以妥安（呂希純賀景靈宮奉安御容禮成）公孫數萬之詭辭披圖可見虞初九百之小說開卷盡知豈伊龍閣之珍藏乃作雞林之秘寶（葛勝仲代高麗謝賜太平御覽）龍盤虎伏瞻王氣以雲屯螭首龜趺據神靈而山立（林虞謝賜都城記）（辭學指南）

表用事形容 名臣畢萃踵劉珍建武之規異域旁該掩德裕會昌之作（李巘進四朝列傳）肇易編年胳合馬遷之纂次著爲考紀更逾班固之鋪張（西山進帝紀）遠循豳俗先九月以授衣俯陋漢儀因立春而賜帛（謝賜冬衣）迴翔

有熚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眞異莊子彫陵之見龍溪賀赤烏白鵲効貢亳都上擽太宗之迹伻圖蜀郡益增仁祖之光說齋代臨安府進瑞麥　辭學指南

表末聯　撮其機要誠堯典十萬之言奉以周旋取武成二三之策姜凱謝賜尚書正義　謹文王安否之問敢怠帥行書唐宗仁孝之詩仰祈札賜攻媿代皇太子謝冊命　旣與在庭之多士同値文興將令就傳之百男悉從隗始龍溪代嘉王謝及第　寶五典之書而爲訓獲舉宏綱舉三宗之事以戒王願裨末議西山進三朝帝紀　紀周宣舞鎬之年外攘復古

按韓愈辨徐之說不戰來戎翊齋賀白兎　動鼓鐘於長樂何慙漢家爲壽之儀饗環佩於後宮更邁唐室奉觴之禮周益公賀太上皇后生辰　覩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同上謝翰林學士　聽漢詔於山東少裨中興之治布堯言於天下庶無冄相之慙同上　事倣石渠稱制仰勤於臨决才非山甫有司終愧於將明攻媿進吏部表　讀列聖之錄諒思風烈之如存上庶事之歌所冀明良之交勅徐子儀讀聖政篇進詩　惟禮可以爲國願廣晏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竊効孟軻之敬西山謝禮部侍郎

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郎金鑾而擢任賢之要知所自期謝翰林學士　舜裳五色慚微裨補之長燕駿千金願廣招徠之意謝衣帶鞍馬　書大事而小則簡牘願殫緗素之勤藏名山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望野處進三朝帝紀　鼎飪養賢省已難勝於異數樽酒納約愛君期盡於愚衷西山謝講易終篇賜宴　願借髦士稱棫樸之能官人載詠詩章思采蘩之不失職倪正父代進士謝賜射推賞　君已知言熒惑坐移於三舍臣當守職泰階願獻於六符龍溪代宰臣星變謝放罪　鄭衣又改爲令莫副尚賢之目禹繳無間然

矣永肩歸美之誠謝春衣　使忠臣得盡其心敢忘周詩

實篚之意如羣生有以自樂願推漢詔賜帛之仁同上

繼中興聖統之編式符瑞應[illegible]皇室維城之錄未究編

摩進玉牒　修長樂之注曰觀景耀之宣誦思齊之詩更

侈徽音之嗣　率羣卿洎宗臣俯陋唐家之制令史官

宣景耀願陳漢頌之辭賀皇太后上尊號　辭學指南

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逢

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祐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夏時而

謹始卜年方永邁周世以垂庥臣幸際明昌艮深抃頌

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忱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慶夏
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正帝朔更新之旦葭灰飛管屬
皇圖正始之初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
被遐邇方熙律之載陽應令時而布惠克凝神於窔奧
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仰治爰鳳闕屆春之早
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祉
克呈獻歲之心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
之生王次乎春所以大一統之始覆幬之內歡慶皆均
中孚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閔衆彙以常新不怒而

成覲庶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覯昌期遠居海外千萬歲壽考曾莫預於臚傳億兆人同心但竊深於普祝 金國聞見錄

追尊皇考妣禮成百寮奉表賀曰聖子神孫膺期適駿烈考文母正名垂鴻爲帝者之大榮宜臣哉之胥慶伏惟睿蘊生知愛敦終慕駒駟過隙嗟日月之不我留龍飛在天視富貴之無以樂欲報之德不忘於心故能尊其所尊可謂孝乎惟孝爰遵舊典仰奉徽稱亦既追王宜載隆於異數本爲繼祖非謂顧其私親率循周武以

肆遷事比漢宣而更異駿奔清廟贊大禮以告成鷺集
冊庭對宏休而歸美 大金集禮

大定二十七年冊皇太孫賀表瑣宮敷佑夙開甲觀之
祥寶冊正名爰定春宮之位載舉升儲之典式昭繼體
之光肆嚴奉于宗祧保永安于社稷是謂立國家之本
有以格神祇之歡少海分流接瀛波而增潤前星續耀
拱帝座以常明和氣周被于九區厚福延及于羣品臣
等欣逢聖運幸覩曠儀基緒有輝仰重離之叶吉戩穀
未備慶萬壽之無疆 大金集禮

夏國進誓表曰臣國久不幸時多遇凶兩經母后之擅權累辱奸臣之竊命頻生邊患增怒上心釁端既深理訴難達幸凶黨伏誅稚躬反正遐馳懇奏陳前咎之所歸乞紹先盟果淵衷之俯納故班詔而諭意獲貢誓以輸誠謹當飭疆吏而永絕爭端戒國人而常遵聖化違約則凶咎再降背盟則基緒非延約束事條恭依處分宋史記夏國傳

高麗牒奏比年頗王建炎乞入覲表云惟有春秋之事可達意于明庭顧踰朝夕之池獲升聞于行在又問使

者云金風已趣于西成方圖平秩日廓甃違于北所適
御行朝　四六談塵
上親試諸道貢舉人詔賜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罕等
及第旣授以官遣還本國至是靖等使囘治上表謝曰
學生王彬崔罕等入朝習業蒙恩並賜及第授將仕郎
守秘書省校書郎仍放歸本國竊以當道薦修貢奉多
歷歲年盡以上國天高遐荒海隔不獲躬趨金闕面叩
玉堦唯深拱極之誠莫展來庭之禮彬罕等幼從鞶縏
嗟混迹於嵎夷不憚蓬飄早賓王於天邑緼袍短褐玉

粒桂薪堪憂食貧若爲卒歲皇帝陛下天慈照毓海量優容豐其館穀之資勗以藝文之業去歲高懸軒鑑大選魯儒彬牢挨武澤宮敢萌心于中鵠濫巾英域空有志于羨魚陛下以其萬里辭家十年觀國俾登名于桂籍仍命秩于芸臺憫其懷土之心慰以倚門之望別垂宸旨令歸故鄉元造曲成鴻恩莫報臣不勝感天戴聖之至　宋史高麗傳

遼嘗欲過鴨綠江爲界朴寅亮修表曰普天之下旣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歸汶陽

之舊田撫綏獎境囘長沙之拙袖抃舞昌辰遼帝覽之
寢其議無名氏朝鮮史畧
李資光棄官入春州淸平山王累徵堅不就表曰以鳥
養鳥庶無鐘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朝鮮史畧
世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
國遣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樞密院事上柱國
李資德副使太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柱國賜金紫魚
袋金富軾至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倣中國體李之
詞云跂予望之適江干之弭節亦既覯止幸堂上之披

風況飛五朶之雲特貺千金之幣禮當拜受心則愧惶金之詞云穆如清風幸被餘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勤幸被寬裕而有容敢以菲微而廢禮所塵名品別具柴𤏡張世南游宦紀聞

宋四六話卷六　終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七　啟

張洎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為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軸與之元之以啟謝云追蹤季札辭吳盡變為國風接武韓宣適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下國入中朝也四六話

孟景與并州劉鈞蠟丸帛書云早歲會奉尺書遠達睿聽丹素備陳於翰墨歡盟已保於金蘭洎傳弔伐之嘉

音實動輔車之喜色聳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旗之濟師更遣前鋒而出境 宋史世家

僞蜀翰林學士范禹稱亦嘗冒張姓謝啟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 青箱雜記

吳處厚曰近世釋子多務於吟詠惟國初贊寧獨以著書立言尊崇儒術爲事極爲王禹偁所激賞與之書曰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至於迷復 儒林公議

淳化元年遣戶部郎中柴成務往使高麗麗俗信陰陽

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擇良月吉辰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乃遺書於治曰王奕葉藩輔尊奬王室凡行大慶首被徽章今國家特馳信使以申殊寵非止歷川塗之綿邈亦復蹈溟海之艱危皇朝睠遇斯亦隆矣而乃牽於禁忌泥於卜數眩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子之命書惟典冊之垂文非卜祝之能曉是以書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粲然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倘鳳綍無滯克彰拱極之誠則龍節有輝免貽辱命之責謹以誠

告王其圖之 宋史高麗傳

陶岳商公爻也與寇萊公同年岳調密州幕屬寇守密寇且少陶公就拜講長少禮陶納之後有啟謝寇云與韓非同傳於老子何傷以叔向為兄是仲尼太過趙德麟侯鯖錄

四六用事固欲切當然雕鐫太過則反傷正氣非出自然也國初有年八十二而魁大廷者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此語殆近乎俳近有士子年十有九以詩賦擢第予為之作啟云

年踰賈誼亦濫置於秀才薗少陸機顧何能於文賦葢
二者之年齒相上下也梁溪漫志
陳正敏遯齋閒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
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
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
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
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
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
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

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容齋四筆

王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啟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白樂天會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青箱雜記

楊文公億初入館時年甚少故事初授館職必以啟事謝先達時公啟事有曰朝無絳灌不妨賈誼之少年坐有鄒枚未害相如之末至一時稱之却掃編

楊文公為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

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啟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棉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擊不已公又啟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弗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 青箱雜記

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閤啟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上之書棣萼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王字也 四六話

天聖庚午歲殿試賦題藏珠於淵韻腳八字君子非貴難得之物是年劉丞相沆中第二人其謝啟云對靈光

之殿難含飛動之詞賦合浦之珠莫敘去來之意能改齋漫錄

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祕監召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啟謝之其畧曰三十年門館游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盡出生成其婉約如此又自蔓漕召還知制誥謝兩府啟二星入蜀難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軌躅前修效慎密於孔光不言溫樹體風流於謝傳惟詠蒼苔湘山野錄

契丹知王師屢爲元昊所衂遣使劉六符蕭英貽書求關南之地述周世宗取地之後有人神共憤廟社不延之語自謂與元昊素定君臣之分世爲甥舅之親又云殊無忌器之嫌輒肆殘人之伐乃遣富弼報聘許歲增金幣以代關南賦輸儒林公議

眞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歷中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弟轍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爲盛事故子高謝啟曰兩朝之盛相繼者父子十年之間並進者兄弟子瞻汝州謝表曰兄弟並竊

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謝啟曰
誤玷久虛之等希白從孫藻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
書判一作晚書中選後十年登科舉謝啟曰十年三第屢玷
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替於祖烈澠水燕談錄
錢易希白子彥遠字子高明逸字子飛俱以賢良登科
族人藻醇老既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
通以啟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
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
四六話

虞部郎中周仁得監永豐倉有通謁者進士呂中及見之十歲小兒出一啟爲贄仁得讀之有莊周之壑已空孔緒之車初適仁得問孔氏之車出何書乃厲聲呼仁得父祖名化爲大鼠入倉而去錢易洞微志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二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嘉咨字嘉謨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秘書丞故堯夫有啟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

象僩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二事實爲本朝儒林榮觀之盛游宦紀聞

曹汾尚書鎭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牓至鎭開賀宴日張之於側時進士胡錡有啟賀畧曰桂枝折

處著萊子之采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後之名第同故也

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陶穀清異錄

仁宗賜進士及第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黃覓仲謝及第啟全用以為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惹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聞喜燕酸文能改齋漫錄

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歐陽修陸經二學士過之因置酒共賞歐陽即席賦詩有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怏然不悅

其後歐陽出守青社晏亦出殿宛邱歐乃作啟敘生平出處以致謝悃其畧曰伏念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奬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晏得書即於紙尾作數語授掌記膳本答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 潘子真詩話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會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習用講論而意益妙如

楊汝士陪裴晉公東繇夜宴詩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劉事業時無取姚宋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啟云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好必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此又何啻出藍更靑研朱益丹也後至荆

公賀韓魏公罷相啓畧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固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入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此又妙矣 四六話

歐陽永叔以讒罷政事呂微仲時爲館職與公書曰巧言萋斐徒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蛇矣玷素絲之節其謹言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 寓簡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橐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能改齋漫錄劉偉明贈熊本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左蜀宣風繡作衣盖用劉杳傳著紫荷橐事張安世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啟云紅葉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啟云白蟬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非一人然隋樂志

尚書錄令僕射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耶姑待博識者又西溪叢語被紫荷橐案荷囊卽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囊非也宋子京云猥挈荷囊預從豹乘皆沿襲之誤如二家所云是歐宋果誤矣予案晉輿服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於服加于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齊書輿服志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隋禮儀志

梁制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納言幘進賢冠佩水蒼玉腰劍紫荷執笏詳諸書所云則是帶此囊於朝服之外故云著亦猶世說云謝遏少年時好著紫羅香囊之義也吳曾姚寬俱惑於挈囊持橐之語遂以荷作去聲讀姚又直改著爲被如二公所云是衣紫而負囊也由未見紫裌爲囊之制又不知晉宋間俗呼爲紫荷故未免紛紛如此歐陽公云紫袷荷囊而備問可謂眞識紫荷者也吳所引綴紫荷事乃禮儀志言後魏之志非樂志也持橐事見趙充國傳非張安世傳而注中

亦無韋昭此又劉杳記之不審也　張淏雲谷雜記

謝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啟事謁見楊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歐陽修歸田錄

神宗初即位王介中父劉邠貢父同考試進士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為非中父不從固以為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既出試院御史以為言貢父坐罷

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啟謝執政云虛船觸舟忮心不怨強弩射市薄命何逃前輩稱其工又貢父謝京東漕表畧曰不知足而爲屨是匪難能懲于羹而吹齏乃非適變亦薄時之奔競功利者非難耳四六話

神宗嘗謂錢穆父少師曰卿與高麗王書云兔諸梁陰陽之患悅滕文哭泣之哀可謂得體矣李忠定公集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啟有云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若亡問安世而猶在其後孔平仲賀蘇子容領吏部尚書復云萬事不理當問胡公三篋若亡請詢

安世方勺泊宅編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司啟詞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爲攷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旣而發攷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 夢溪筆談

滕元發甫賀正獻呂公拜相啟云玉璜釣瀨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抹盡還仁

祖之風朝野一詞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能改齋漫錄
王荆公爻名益以都官員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作
金陵幕官其契合久矣荆公既相神宗欲慎選翰林學
士時厚之久在外老於從官荆公對曰有眞翰林學士
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因道姓名上久之曰元
絳在外久不以文稱且令爲制誥如何荆公曰陛下果
不能用耳況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
外徑除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不久
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荆公其後荆公居金陵厚之以

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啟謝荆公曰眷林泉之樂方遂乞骸望袞繡之歸徒深引脰四六話
先子嘗言王荆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勲業者不可以數計也如陳祥道啟曰六經之書得孔子而備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至學窮于聖原貫名薄于天下熊伯通賀啟曰燭照數計洞九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千齡之堙鬱又曰永惟卓偉之烈絶出古今之時鄧温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人學問爲法于海内越升冡宰大熙衆功力行所學而

朝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爲間若此者劇多然不若子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脫屣如遺此兩句乃能眞道荊公出處妙處也人謂中含譏切恐大不然四六話

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遊金陵以啟投王荊公令其再起稍更新法之不便于民者荊公答以啟畧曰起於不得已盍將有行老而無能爲云胡不止四六話

呂惠卿與王荊公相失惠卿服除荊公爲宮使居鍾山以啟講和荊公謝之今具載于此呂書曰惠卿啟合乃

相從疑有殊于天屬析雖或使殆不自於人爲然以情論形則已析者宜難于復合以道致命則自天者詎知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伺巖關弓之泣非疎躧足之辭未已而溢言皆達茀氣並生既莫知其所終玆不疑于有敵而門墻責善數移兩解之書殿陛對休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羅苦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懽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將隨數化之改內省涼薄尚無細故之嫌仰揆高明夫

何讐惡之念恭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奧達命之情親疎冥於所同憎愛融于不有氷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恩桑榆之收繼此請圖于改事側躬以待惟命之從東軒筆錄

廖明友畧作四六最爲高奇嘗謂僕言須要古人好語換却陳言如職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如上表云初見吏民已宣條教之類眞可憎惡爾明畧賀安厚卿啟曰遠離門墻遁迹江湖之外闚望麾葆榮光河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啟云中台之光下飾萬物前箸之畫外制四

方進有德而朝廷尊用眞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信無邪陰山川出雲亟有時雨又謝厚卿答書之啟云寂寞江濱若戎車之陷淖棲遲嵓谷信塞馬之依風暐然晨光照此蔀屋許安世少張自蜀漕責房州倅謝執政啟云賤貧于有道之邦自知愧耻負犯于可封之日無足哀矜議者謂引咎歸已不文過以自矜得責降之義 四六話

林自爲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啟云伏爲門下相公有猷有爲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云

這漢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荆公亦不曾奉勑許亂道況林自乎坐皆默然 老學菴筆記

會魯公識度精審達練治體當其在中書方天下奏報紛紜雖日月曠久未嘗有廢忘之者其爲文章尤長於四六雖造次柬牘亦屬對精切會布爲三司使論市易事被黜會公有柬別之畧曰塞翁失馬今未足悲楚相斷蛇後必爲福會赴饒州道過金陵爲荆公誦之亦歎愛不已 東軒筆錄

毛澤民啟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白九方堙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爲黃李清卿啟云斯風未泯則朝取温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

困學紀聞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吕夢得夢得作啟謝之有白水眞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爲其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啟云食窮三載曾無白水之眞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

功非惟出于剽竊亦是白水眞人爲虛設也至若東坡得竟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絶無斧鑿痕更爲眞切 復齋漫錄

蔡持正既孤居陳州鄭毅夫冠多士通判州事從毅夫作賦吳處厚與毅夫同年得汀州司理來謁毅夫間與持正遊明年持正登科寖顯于朝矣處厚辭王荆公薦去從滕元發薛師正辟于中山大忤荆公抑不得進元豐初師正薦於王禹玉甚蒙知遇已而持正登庸處厚

乞憐頗甚賀啟云播告大廷延登右弼釋天下霖雨之望慰海內巖石之瞻帝渥俯臨輿情共慶恭惟集賢相公道包康濟業茂贊襄秉一德以亮庶工遏羣邪以持百度始進陪于國論俄列俾於政經論道於黃閣之中致身於青霄之上竊以閩川出相今始五人蔡氏登庸古惟二士澤於秦而騁辯汲汲霸圖義輔漢以明經區區暮齒孰若遇休明之運當強仕之年尊主庇民已陟槐廷之貴代天理物遂躋鼎名之崇處厚早辱埏陶竊深欣躍豨苓馬勃敢希乎良醫之求木屑竹頭願充乎

大匠之用然持正終無汲引之意 揮麈三錄

林文節子中以啟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盍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 清波雜志

袁光祿轂羅公爲杭之貳車與東坡同官有啟云談笑風雲咳吐珠玉弟兄射策有機雲慷慨之風父子談經無歆向異同之論是故名動四海號稱三蘇亦爲坡所深知 攻媿集

表啟中最以短句中四字爲難以其語少而意多因舊

爲新涵不盡無窮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稱此格者如劉原父謝館職啟整齊百家是正六藝元厚之謝表云塡箎萬民金玉百度彭器資上餙子厚啟報國丹心憂時白髮舒信道謝復官表九幽路曉萬蟄戶開葢可傳載諷味者尤難也 四六話

毛憲守長沙謝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困學紀聞

劉斯立跋華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追復斯立以啟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于異域平

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能改齋漫錄
陸益中德先解人宣和再爲中執法閨門孝友嘗彈蔡
條范丞相建炎間答其啟云久居言路抨彈多權貴之
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曰陸曾謂其不
純正舒起居清國詞也 四六談塵
終慎思者大名人家貧能苦學衣冠故敝風貌復寢陋
始未應舉魏之舉人儕伍中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爲
解首其謝解啟畧曰三年於此衆人皆指笑乎毛生一
軍皆驚大將果終歸于韓信又董儲郎中憫其窮窘嘗

以書薦于士人之富者庶幾濡其涸轍而彼人者殊無哀王孫之意終予乃取書歸復而具啟納于董生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也 彭乘墨客揮犀

任惇夫忠厚元佑紹聖間有聲太學後坐上書入籍流落不調者久之有投時相啟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沉舟坐閱千帆之過 能改齋漫錄

司馬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至大拜四方賓客賀啟語稍過重者必以書謝卻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為太常

博士啟賀公曰伏以賢國之基用其賢所以固國忠民之望擢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須與情共悅恭惟某官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湼而堅白弗渝用舍而行藏自遂著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柏後凋今乃顯其孤操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庶令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溫公手柬還之曰稱譽太過不敢克當處厚復啟納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命無階踵賀輒貢短啟敘致悃愊伏蒙謙損特甚乃謂稱譽太過不敢克當卽時封還使處厚既赧且惕逃罪

無地比欲置而弗再然又以前啟凡二十句止百餘字字皆摭實而言殆無半語虛飾故首敘國家輔佐須以忠賢爲本而選用必先從民之望如此則國家安而民悅若公之進退出處謂之忠賢非耶今旣大用然則天下之人悅否故啟稱用賢所以固國擢忠乃以得民盖謂是也又公在先朝專以正道輔拂故啟稱道高致主專欲惠養元元故啟稱德裕庇民久居散地未嘗隕穫故啟稱磨涅而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畧不絆戀故啟稱用舍而行藏自遂往日之明則可謂蓍龜之先見今日

之事則足見松柏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名之下其實難副故又愛公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則庶幾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蓋此等事又在卒功終譽之後當俟他日見之乃知此啟並無愧辭今再遣一介仰塵左右伏惟台慈特賜收留溫公乃受焉因備書此段以見溫公之謙德每如是也 四六話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啟事獻坡讀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爲佳句端

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於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識之者端叔笑謂坡曰視此郎眉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固亦具眼矣卽爲具召之與之語甚歡一府皆驚竹坡老人周少隱紫芝聞之李端叔嘗記其事梁溪漫志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湧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於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

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爲對其通守餘杭日答高麗使私覿狀云歸時事於牢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邦使者致饋之故實乎梁溪漫志

琵琶行云家在蝦蟇陵下住予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蟇陵故東坡詩云隻雞敢忘喬公語下馬聊尋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啟云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蓋用此事嚴有翼藝苑雌黃

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䙡字皆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一毫以上皆出于帝恩累歲偷安有慙于公議秋毫以上皆帝力也用張敖語 四六談塵

陳後山無已賀梁右轄啓云辭榮遁祿雖自計之甚都擊國關民如人望之未已 四六談塵

秦少遊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正字以啓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秦宓博識諸葛孔明呼為學士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建封

始署爲校書郎少遊用此當家二故事作啟畧云切覩前史具見鄧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爲學士東海鈞容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爾遭逢四六話

先子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爲有工邵觽自陜西運使移知鄧州先子以啟賀之云教實自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茾與前古之歌乃邵氏自陜移鄧之啟也四六話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爲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道辟

爲從事籍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持戟明光裏知公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先子元祐中除知陳留縣唐君益帥荊南方董辰沅邊事辟先子通判沅州先子已得陳留而辭之以啟謝君益曰抱璧懷沽雖免匹夫之罪還珠自歎空成節婦之吟 四六話

顧起敦詩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先子同官素相好也敦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謝啟

甚工云夢蕉中之鹿奚辨其眞探頷下之珠適遭其睡
先子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惚耶 四六話
邢惇夫以詩寄無已無已和云漢廷用少公何在不使
羣飛接羽翰今代貴人須白髮掛冠高處未宜彈燕元
祐之初多用老成故也又除官一篇云扶老趍嚴詔徐
行及聖時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肯復金根繆寧辭
乳媪譏向來憂畏斷不盡鹿門期或云才得一正字亦
未須云趍嚴詔後作謝啟復云名雖文字之選實爲將
相之儲又云頭童齒豁敢辭乳媪之譏聞淺見輕益畏

金根之繆　王直方詩話

曾丞相子宣三直玉堂作牋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章子厚復資政啟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梁蚍蜉無以傾撓其自南遷歸丹陽聞之大觀元會作表以賀畧云九賓陪列鏘劍珮而肅鴛鸞五輅在庭明旂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字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職習性也　四六話

韓子蒼爲舍人會公袞以啟賀之韓答云舊知四六之工彌起再三之歎會爲浙漕謝先公啟云燕出芝菌猶

能爲瑞世之祥收之桑榆亦未歎逢時之晚四六談塵

孫元中啟事云好事多載酒殽時念揚雄之句諸公盡登臺省誰憐鄭老之窮對偶亦新奇胡舜陟三山老人語錄

王文恪公陶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鞍矍鑠須對攬轡澄淸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文恪謝正字啟畧云雕蟲篆刻童子尚耻于壯夫血指汗顏拙者徒羞于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云有汲黯之直未死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穎川之守謂陳州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爲三公而我

不敢願也用事親切有工類如此四六話

韓子華丞相兄弟將相貴仕為潁川甲族罷相後得帥鄉郡文恪賀啟曰夙推荀氏之龍重致潁川之鳳謂荀氏八龍及黃霸守潁川致鳳凰之瑞也四六話

沈晦元用宣和間以代筆獲罪既脫籍遂中首選時廷問易數元用素留意遂中第一人有啟謝主文孫仲益孫答云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名于天下雖萬人吾往矣非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謂此也劉

方明昉謂余云宣和辛丑歲當廷試是時已備易數爲問偶方臘爲亂議者謂當求直言徽宗因封秘問題以待後舉故梁師成得之以授沈故沈有素備能改齋漫錄

宋四六話卷七終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八啟

興化隱士陳易隱居廬山歸乃築室於興化縣之蔡溪巖不下山者三十年襟抱逵曠風韻灑然見者無不愛慕忘歸蔡子由正言首以八行薦之易以啟事謝之云心若死灰枉被吹噓之力身如稾木難施雕琢之功又云昔在儒門雖麤修於八行晚歸祖道惟務了於一心心既已忘行復何有終不起 墨客揮犀

建中初曾文肅秉軸與蔡元長兄弟為敵有當時文士與文肅啟畧云扁舟去國頌聲惟在於曾門策杖還朝足跡不登於蔡氏明年文肅南遷元度當國即更其語以獻曰幅巾還朝輿頌咸歸于蔡氏扁舟去國片言不及於曾門士大夫不涵養如此 揮麈後錄

政和以後宰執多不答外郡書啟舊見司馬溫公元祐間答在外監司郡守賀啟曰豈期聖澤遽陞宰司覆餗致凶實民瞻之未允循墻引避顧天意之靡回成命既須愧顏無寄重煩謙德遠貺徽言 四六談麈

嘗以啟上李邦彥其末云顧積蠹之云久宜致理之尤難首建裁損而國用未豐痛罷科徭而民力猶困邊陲初定當求守禦之方敵勢稍衰可弛防閑之策權貴抑之而益橫仕流濫矣而莫澄凡玆十數之大功未覩軒昂之成效政宜解榻以待士置驛以招賢搏採寸長用禆遠見未幾果如所料 曲周李公事迹

靖康元年冬十月予作將歸賦以貽呂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啟事見答曰伏承主簿惠以華牋副之佳什屬詞近古陳義甚高橫槊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

賒社下之歸祝頌方深濡染奚既遂堅留幕下數日表張臣珊瑚鉤詩話

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投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四六談麈

汪彥章視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寄寓臨川汪來守郡通啟曰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盟別簡云僕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藻老矣願莢筆硯以從公遊葢前輩相敬慕如此能改齋漫錄

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既罷而京師父老與大學士子伏闕且撾鼓乞用李欽宗遣內侍宣諭已用綱倘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面諭遣之方退汪彥章有啟賀之云士訟公寃競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盡用故事以配今事汪常舉以謂余作四六要當如此 能改齋漫錄

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啟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横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寃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

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與前啟又何反也伯紀眞君子而醜詆至此噫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啟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　鶴林玉露

秦熺狀元及第汪彥章以啟賀曾之有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葢東閣郎君之未有本意求屬對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熺父子慾以

爲輕已彥章自此得罪覊直湖湘至終身不得還近地語言之速咎蓋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寓簡

靖康元年殿中侍御史孫仲益覿以論事不合罷出知和州塡見闕和州已遣接人到臨淮遂捨舟出陸行三百里至滁之全椒而交代趙子鋐乃移文及書說韓駒子蒼雖貲渠赴闕而子蒼已除召不來繇所受見闕敕蓋朝廷契勘之誤實礙條制又別無敕劄可以遵守孫旣見郤遂留寓待報嘗作一謝郡官小啟云固有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爲疑無何君命至門將軍爲之不受又

云謙光下燭屈高論以借秦鼠盡欲還已退飛而過宋蓋述前意也能改齋漫錄

孫仲益每爲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所以家益豐有爲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于孫云文成縑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筆且溢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紙筆龍涎建茗代其數且作啟以謝之仲益極不堪即以駢儷之詞報之畧云米五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語揮塵後錄

孫覿仲益尚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章同爲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爲軍仲益繼遷言官自南牀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俞賙以無爲歲額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爲當職官吏仲益得檄漫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仲益以啟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爲精切也 墨莊漫錄

紹興要盟禮文之際多可議而受書之儀特甚乾道五年欲遣使直之先以陵寢爲辭時范石湖爲侍講充祈

請使十月范還報章有曰枊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卒易要以必從上於是知其忠勤後八年迄參大政云 程史

近世四六多失文體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斯立爲其父丞相歸葬謝啟云晚歲牢騷魂竟招于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于故人汪伯彥罷相呂元直當國汪自辨殺陳少陽事呂令汪彥章報啟云方一男子之上書衆知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敵師踰淮而南有銜命出境者執政爲報書云念寇至君誰與守敢幸偷

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類可喜者不可槩舉但全篇體格或不稱是耳寓簡

余外祖王詷子文上蔣子禮除右相啟曰早登黃閣獨見名公之少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巵聖登黃閣名公獨少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爲洪文敏稱賞載之隨筆張端義貴耳集

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柳詞扣其所以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語嘗爲潭教與帥啟云抆淚過故人之墓驚

鬢髮之皆非倚杖看祝融之峯喜山色之如舊貴耳集
秋塘陳敬甫善有雪篷夜話三卷淳熙間一豪士嘗書
貴家扇云春風一日歸深院巫峽千山鎖暮雲有滿江
紅詞曰三月風前花薄命五更枕上春無力上李季章
啟云父子太史公提千古文章之印玉堂真學士躋中
朝公輔之班貴耳集
顏夷仲黃門代梁才父答王履道謝舍人啟云誦佳句
新灆處百僚之上恨相見晚果膺當宁之知四六談麈
徐師川視山谷為外家晚年欲自立名於世客有贄見

甚稱淵源所自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啟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清波雜志

李漢老與秦會之賀進維垣啟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既同于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答之云君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于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漢老得之皇恐者累月揮麈後錄

秦益公子伯陽以狀元登第李漢老啟賀云一經教子素欽丞相之賢累日笞兒更起鄰翁之羨秦喜諭其子能改齋漫錄

秦會之當軸時有蜀士投啟于冊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尤稱道之遂得陞擢游宦紀聞

王仲嶷豐父建炎初知袁州坐失守削籍與馬子約皆寓居永嘉豐父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子約酒酣戲之云平原太守吾兄也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壻也豐父以啟懇之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氈舊物尚有意于陶鎔會之爲開陳詔復元官奉祠

昔秦檜之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鶴林玉露

熊叔雅彥詩伯通之孫早有文名紹興初入館權郎秦會之秉鈞指爲趙元鎭客擯不用者十年慈寧回鑾會之以功升維垣叔雅以啟賀之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畧會之大喜起知永州已而擢漕湖北其後王曰嚴曮爲少蓬權直禁林會之加恩取其聯入制詞中翌日即除禮部侍郎甲戌歲策士

于庭有引此以對大問者遂魁天下　揮麈後錄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於毅夫文清以蔭人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爲魁用故事賜進士出身紹興中明清以啟贄見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閒居提筆文場曾寵平津之爲首文清讀之喜曰可謂著題矣　揮麈後錄

陳剛中任寺丞以賀胡銓之謫其畧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嘉樞廷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

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送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紹興正人論

王宣子守吳幕僚投啟有云仲舒裒然舉首豈久相於江都望之雅意本朝姑暫居于馮翊宣子喜之舉以京剡楊廷秀以大蓬漕江東其屬亦有啟云斯文之得喪在天領袖素尊于海內賢者之去處以道旌旗已至於江東公亦欣然剡上 浩然齋雅談

諭癡符庠公諱庚子長其字也余伯父揚州爲漕使公首以長牋進謁有日裒懷錯落有秋風鱸鱠之思舊學

荒涼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爲賓客攻媿集

王似賀太常丞兼翰林權直一聯云白也無敵雅宜翰林供奉之才赤爾何如暫習宗廟會同之事又賀司業除翰苑云國子先生晨入太學翰林學士夜對禁中浩然齋雅談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啟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萊難悟閻云案馮衍傳注云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萊爲棗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也啟用章懷太子注成句何云按虞翻傳注翻奏鄭元解尚書柳丣丣本同違失云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臣松之謂翻言爲然故留聊柳劉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幼婦

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亦儷語之工者南史賈希鏡傳青州人發古塚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希鏡對日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苟晞兒　困學紀聞

董彥遠除正字謝啟敘字學涉獵該洽何云明董斯張吹景集所載與其僚壻閔元衢合疏此啟甚諦其實亦非異書也　其畧云殘經不悟于郭亡何云莊十四年本新序闕文徒存于夏有何云成二年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於六者何云顏氏家訓自乖其數書殘武殪頌亂湯齊烏焉混淆魚魯雜糅增河南之邑為雒減漢東之國為隋避上則皋不從辛何云說文始皇傳絕下則對因去口何云亦說文漢文事棗合而棘氏微何云棗據傳足省而疎姓絕何云東哲傳

足當作疋定文于六穗之禾訓同於導何云顏氏家訓分序于八寸之策執異爲宗何云董疏北史徐遵明傳見鄭康成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其辭皆如此丁尾亂眞鉤須失實何云荀子不荀篇鉤有須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何云閔疏劉向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何云玉藻朝日聽朔注及正義篆形誤僞何云此與篆形無與誰正雲興之祁祁何云顏氏家訓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何云說文鎖定銀鐺之句何云金銀借對謂定銀爲銀也事見顏氏家訓又云新刻已改銀字車改金根之目知一束二縫之爲來何云說文指二首六身之爲亥郡章立信救時惟正於西羊何云馬援傳國史傳疑

考義共惑于三家何云家語傅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爲三刀之州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爲斌何云魏明帝太和初事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爲易何云虞翻傳注字失部居改白水眞人之兆書忘形象作緋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于桑何云何祗事三十七未足語世何云三十七句閔董仍無確據梁父七十二家名雖具在尉律四十九類何云未詳董云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書盍已亡誤存舟二間之爲航何云顏氏家訓安識門五日之爲閏何云襄九年伐鄭注學者徧觀異書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識之一也彥遠有古文集類敘云孔安國以隸古易科斗故漢人不

識古字開元又廢漢隸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識隸古原注

今按書序爲隸古定正義謂就古文體而從隸以定之雖隸而猶古益存古則可慕爲隸則可識非謂隸書爲隸古也　閻云按今按書序　困學紀聞一段似王氏後自駁其說者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九年重之以風淫末疾而繙閱書策早暮不置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邁作謝賜物一劄子寘定兩句云已爲死別偶遂生還謂邁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杜老羌村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　洪邁容齋五筆

國朝故事作館職則如登科例有謝啟王巽除館職作啟與同舍裴煋如晦而啟中有云伏惟某官天澤育物內恕及人其後云仰答異恩之賜次酬洪造之私謂洪造如大造也如晦閱之驚起還巽啟曰盛文奉還且告留取頭 四六話

叔祖逍遙公舊爲四六極工極其精思嘗作謝改官啟云志在天下豈若陳孺子之云乎身寄人間得如馬少游亦足矣 四六談塵

叔祖逍遙公初不入黨籍朱震子發內相以初廢錮乞

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伋代作謝啟云念昔先人親逢命世升堂傳道實有淵源刻石刊章偶逃部黨𡈽元豐太常之第奉建中宣室之沓忤彼權臣斥從常調四六談麈
周于武秘自中司帥越日伋在祟道外祠與伋啟云訪羽人于丹邱莫繼後塵之雅躅受螯事于宣室阻期前日之榮觀後見李雅州端民云某之詞也四六談麈
黃叔言子游守台與伋先狀云倒屣以待諸公要出我門解榻而迎使君未有此客喜核辭之伊邇仍問政之可期四六談麈

趙祖頴奇與伋同在太學中秋趣人作會啟云庾亮樓邊漸覩挂簷之月揚雄宅畔茂無載酒之人方孤坐以無聊欲就眠而未可伏惟某人輕財有朱家之度量好客繼鄭莊之風流酒滿尊中屢極詼諧之飲錢流地上會無鄙吝之心東閣之宴欲開南樓之興不淺雖一石滅燭在淳于髡豈敢望焉而五斗解酲如劉伯倫不無覬也願戒青州之從事亟濡東海之波臣心若搖旌側聽黃金之諾言猶在耳盍追長夜之歡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四六談塵

趙承之鼎臣作謝李元量釜狀元啟云嘉禾當御輒先農爻之嘗神龜効靈偶出豫且之網 四六談麈

李元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薿同學舍薿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薿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元亮謝以啟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事 能改齋漫錄

方彥嘗上時相啟云三已無慍雖知衆口之鑠金萬折必東自信臣心之如水下句完善 四六談麈

洪舜俞薦於鄉翚嶸監試後翚爲江東憲使舜俞分教

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唐曾在門外鵠袍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困學紀聞

傳至樂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元都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錙銖況井眉之居瓶恍如夢寐蓋指張說也 困學紀聞

周益公嘗戲作賀冬啓云數九九而哦詩自憐午瘦辦多多而有酒驟覺冬肥 浩然齋雅談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韭對舜華非閱本草注安知其爲菖蒲案梁元帝元覽賦金鹽玉豉堯韭舜

華論此也余讀他書亦有用者如顏聚載梁太子賚河南菜啟則云堯韭未儔姬歜非喻又以堯韭對姬歜矣固曰堯韭出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之意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爲韭感百陰爲菖蒲焉今菖蒲是也施靑臣繼古叢編

或上朱文公啟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崎嶇寄磬壑經邱之趣困學紀聞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啟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

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困學紀聞
陳亮少以文名於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啟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乎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璧水一几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 宋名臣言行錄
陳同甫名亮婺女人淳熙癸丑大魁作報家書云我第

一滕強恕第二朱質第三喬行簡第五其時三魁與第五名皆婺人盛哉謝朝士啟有云衆人之所不樂實在二三主上以爲無他擢居第一葢答策論恢復頗不合朝論云 白珽湛淵靜語

徐淵子爲越教答項平甫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問或答洪舜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丁東玉佩之詞 困學紀聞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都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啟云

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鶴林玉露

龔聖任言林德崇父嘗爲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啟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爲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弓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齊東野語

薛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鎭南昌者啟云夜醉長沙曉行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來聽佩鸞之

舞又有賀除直祕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埊
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遊依然江表
上已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詠一觴會
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
山峻嶺修竹茂林羣賢畢至端平中余由周翰分教毘
陵題捷人簿云三年大比視郊祀天地之禮均萬乘臨
軒與封拜公孤之儀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
月而養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啟謝縣令有不平之意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吾無愧矣 困學紀聞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于諸侯非其義也師不賢子弟子將焉用之 困學紀聞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 困學紀聞

忠定去國藥局趙師劭上書寧皇請斬忠定以謝天下葢欲媚韓也忠定之事既白後溪劉左史光祖適帥荆

襄辟公之子崇模爲機幕劉公未知師劭事先辟其弟某崇模與危公稹爲同年囑危草牋以謝劉公云今聞其弟之當來欲使爲僚而並處念交游之讐不同國而況天倫無羞惡之心則非人是乖風教故勝母之里不可入追人之驛不可居豈容同堂合席之至驩乃有摻戈入室之遺類縱罪不相及然水中之蠏且將避之倘機或未忘則海上之鷗不當下矣竊謂父子之間寧間于存沒賓主之際則在于從違且昔辱甄收本見齒忠臣之後若今惟苟合是玷名惡子之中得士如斯在公

焉用劉公得崇模牋愣置几上即草檄勒同師劭弟（四朝聞見錄）
蕭公獅峯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
以待草茅士凡豫屬籍挂仕版者法當遜避唱名日陛
蕭公爲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陛星辰曉澤霈
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啟有云豫飛龍之選淮安論次
以當先無汗馬之勞酇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宗室及蕭
家事至今膾炙人口（游宦紀聞）
傅伯壽爲浙西憲韓侂胄用事伯壽首以啟贄之曰澄

清方劾於范滂跋扈遽逢于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於獨仰韓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鎔陶由是擢用至僉書樞密院事韓敗追三官奪執政恩齊東野語

澹居外嘗怏怏失意以書祈侂胄有曰迹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圃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宋史何澹傳

賀茶山會祕監有云聞諸耆舊昔在祖宗朝有道德魁偉之臣士鄙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既斥夫卑陋國勢自極於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之要至

於主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宗尤極清華之選
又曰舊聞入洛之盛事疑於古人追數過江之諸賢皆
然獨在除刪定官謝丞相自敘有曰獨學寡聞倦遊不
遂瀾翻記誦媿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
低回久矣感歎淒然使有一人之見知亦勝終身之不
遇然而稟資至薄與世寡諧在鄉閭則里胥亭長之所
叱訶在州縣則書佐鈴下之所蹈藉聲名湮晦衣食空
無賀張都督有曰仰惟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
鑿井舉皆涵養之餘寸地尺天莫匪照臨之舊豈無必

取之長算要在熟講而後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賀曾台州有曰上待老成惟恐弗當其意士聞靜退自消競進之心又曰歷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奚愧中更俗吏益知儒者之有功賀禮部侍郎有曰惟宗伯之清華極近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廷日尊自弭未形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羣邪之萌差夔州通判謝啟有曰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濟物之說樂以忘憂讀嵇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兼心不固涉世寖深兒女忽其滿前藜藿至於并日屢求吏隱冀代躬耕亦嘗辱記其

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乃至如此除監司謝啟有曰衣食不繼自竄夔楚之邦齒髮寖衰倦游隴蜀之境惟習氣未忘於筆硯每苦心自力於文辭藏之名山本欲粗傳於後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於鉅公又曰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爲李牛之黨又曰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通王宣撫自敘有曰稟資凡陋承學空疏雖肝膽輪囷實慕昔賢之大節乃齒牙零落猶爲天下之窮人撫劒悲歌臨

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知嚴州謝到任有日淺智褊能薄才綿力棲遲屏迹但欲射石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為貧而求仕旋觸罪而免歸雁食無儲鶉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地欲言誰聽投老何歸又謝啟有曰下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目之民乃復直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歎蹈邅囘毀來靡待於德高災生豈由於福過斷雲零落敢懷出岫之心病鶴縭纚忽忝乘軒之寵又

曰哀細德之儉徽開洪鈞之坱北念茲積譴雖擢髮而有餘察彼衆讒亦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棄聊復少收又曰無復入關西曰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輅之塵上參政有曰為治不難其道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歡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若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又曰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覲哉克終賀李運使有曰槃薄游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恥煩徇

監之吹嘘散落遐荒寄付雞林之裁鑑賀御史中丞有曰人情不遠立朝誰樂於抨彈仕者自謀于世本求於遇合又曰國有紀綱治自形於四海九州之遠士鶩名義效或見於數世百年之餘賀運使有曰寛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莫救陵夷申商爲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之迹莫先儒術之功又曰敢圖暮境獲備屬城閭里無聊擧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忍慙修候問之書自敘有曰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游煮海摘山屢乘使傳

旣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侵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又賀丞相啟有曰廟堂之謨代天而理物帷幄之算經遠而折衝平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旦付疆場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素服衆心則將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席於子玉回紇下拜於汾陽王商以忠謇立朝則單于不敢仰視平津以陰嬰充位則淮南謂若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置相之當否以上皆放翁集中語凡此皆以議論爲文章以學識發議

論非胷中有千百卷書筆下能挽萬鈞重者不能隱居通議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

己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

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藉藉言潮水至

夷亭末以爲信也甲辰歲衞涇又魁天下蘇之爲州自

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爲鄉中

偉觀僕嘗作啟賀衞魁一聯有曰謂夷亭兩見潮水君

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

紀盛事盍實錄也　野客叢書

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時趙彥吶以在夔誅祿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判耶以啟謝安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淸風宋史楊巨源傳

開禧兵隙將開憂國者慮其不終乙丑之元吳畏齋自鄂召過京口以先君湖湘之契先來訪余亟送出南水門謝不敏旣而留中爲大蓬未幾遂以秘撰帥荊復出閩西浙時北事已章灼余念數路出師且有殷鑒雖上流運奇先王有遺規而今未必能且是時招僞官遺妄

諜疊疊多費實無益於事天下寒心而謀國者不之知也因草一啟代贄及之曰騎虹過賀會親謦欬之承倉鼠歎斯倚隨塵埃之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自崇觀撤藩籬之蔽而交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巽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爲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狤而爭逆亮以難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兎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熟計臥薪自厲誰爲勾踐

之盛心金湯恐喝于豫圖玉帛聯翩于遠餽百年棄置
亦已久矣萬口附和以爲當然不特手足混於無别而
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于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
寘念終夕爲之寒心今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
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鬭議論噂嗒
堅闢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曰計萬全而爲後
慮畎畒有懷于憂國壓旌無路而陳情敢忘末學之激
衷試請丈人之静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
盛之基規模雖狹于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

淮而西無蜀距江尙固於周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于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時之不爲邊草未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日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於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唇齒之邦關陜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卽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

均地利可据能据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
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
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
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北指
詎不先出崤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
盍設險象存于習坎而趨時患在于用常誠由泗宿以
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
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爲危道
盍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爲全謀

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嶮道以出兵餽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衂而至于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虢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徇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偶困于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蕢苟盡得策豈得至今自兩河而言則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眞

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貽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攜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諜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

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闒而不免于屢遷戎閫事機以主帥參安而常淹于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朘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餽軍孰啟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奈何欲興不世之儁功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効于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劍之議試攄悃悃毋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

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軺公議浩然而
歸重畀之顯闊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之憂公
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洊爾褰裳旌旗千騎之
來芝然望履聳列城之觀望屹外閫之蕃宣當盡遠猷
庶銷過計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
年之志斐然狂僭得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
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勳別當修贄
畏齋在丹陽館一覽輒喜親作數語謝曰抗身名以衛
社稷久沉射虎之威疏王爵以大門閭將表食牛之氣

有來相過允荷不忘監倉學士風烈承宗詞華振脩喜北平之有後幸郎君之克家庚氏皁官王孫令器必有表薦以發忠嘉至於陳誼之甚高與夫期待之太過此則諸君子之責而非一郡守之憂某行官沔鄂之間卽有兵民之寄當呼老校退卒問先烈之宏規將與羣公貴人誦故侯之名緒敘謝之意匆草莫殫于是一得之謀頗徹於諸公間矣又一年稍稍如言宇文顧齋聞之從章以初錄本去會除次對謬以充自代薦且有志識不羣之褒初未相識也故余拔謝騈儷有曰初不求于

識面亶自得于知心益指此宅日又特刱亟稱之于廟堂余迄不知所蒙近緣故笈偶見存本因悼殄瘁潛然出涕書之以志余之愧於知已者焉桯史

宋四六話卷八終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九

啟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啟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山房隨筆

賈師憲自江上入相去非作賀啟有曰命珪相印體騎火之西來羽扇綸巾賦大江之東去兩股各共一脈殊精也賈後辭相位徑渡浙江歸紹興詔遣朝士中使宣押入朝絡繹于道越二日復造闕詔以爲平章事待以

成王尊事周公之禮去非作賀啟有曰居一二日上喜蕭何之復來以億萬年王敬周公而勿替尤當切隱居通議

臨江丁熺乙丑諒闇榜第四人爲他恩例所壓抑居第八授永州教章宋代爲作啟謝辨章云諸公袞袞皆自下以升高一介休休獨瞻前而忽後廖羣玉亟稱于賈改隆興節推齊東野語

景定壬戌齊疆來歸公以啟賀當路有曰亦有英雄欲舉涿郡而歸者奈無豪傑恐得荆州而失之未幾山東果復陷人以震卿爲知言又曰要使順昌之旗幟見者

寒心庶幾渭橋之鼓鐘從此歸命隱居通議

姚橘洲尹臨安時吳履齋拜相姚語客作啟賀之商量起句彭晉叟云轉鴻鈞運紫軸萬化一新自龍首到黃扉百年幾見貴耳集

陳丞相文龍咸淳初為太學生是年學中引放公試試之之旦適奔馳弗及既至公闈則試者畢入已扃鑰絕關矣公既弗得入亟陳于當國者賈師憲特筆送入試已而同舍生忌公才名幸其不試又以為此賈相送至有司必觀望私取則有妨同進競白于監試者卒不啟

闕公以此終不得試惟以一啟謝廟堂當時傳誦未幾公擢戊辰進士第一敭歷清要景炎死節卒爲名臣啟曰公闈鎖棘自外門牆相度包荒許歸甄冶甫倉皇而得請殆粉碎以難酬欲剖懦衷先橫感涕竊以得失有命行止非人王勃有作記緣風借送舟之便李廣無封侯相天教失路之迷蓋其逢不繫巧愚雖所投亦有奇偶乃若盱遲有悔之咎不勝進退維谷之難苟非有物敗之夫何使我至此伏念某齏鹽味苦葵荏品凡勇私怯公爲獊笑者八年矣跋前疐後譬蠅飛不數武焉徒

以先緒灰棄親頭雪白慨青氈之末復誓鐵硯以相從
淒其萍梗於四方意者株守於一試居然不武何以謂
文雞旣鳴矣會且歸則可以速馬不進也非敢後何來
之遲闒者辭焉君且休矣竊念廟堂之容物豈忍場屋
之遺材聊仰首以鳴其窮果聞聲而見其事鄭重千鈞
之判料理一介之寒尺度不拘章縫交誦人棄我取受
相國之賜多誰復汝憐奈書生之命薄正舉頭而聽鑰
竟搖手以絶關如之何其拒人歟其不哀之亦命也垣
圍繞繞眞如失木之猨門外棲棲自笑立袍之鵠固知

投璧是致遭疑初未入官夫誰見妒吾過矣吾過矣何所恐尤天厭之天厭之爲此顛沛是區區而不余畀將皇皇乎欲何之同輩深嗟不暇責我而悲我達人相語安知禍翁非福翁姑少逃紅勒帛之羞終未了白紵衫之債以俟知者知爾寧有利不利耶兩生不果來業已輸武成宮之試三年將拜賜或可儕光範門之班玆盖某官以不世之元勳爲斯文之盟主隔截進士忠厚樂易者不爲而收拾人才細大短長之並蓄故嘗三吐哺三握髮之際不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遂令金躍之頑

均圓玉成之造某惟有益鞭其後再鼓而前失東隅收桑榆詎敢忘於憤悱在公門盡桃李竊豫冀於栽培少潔心香莫殫舌筆此啟既上賈師憲嘉其材餽以瓊花露百瓶蓋揚州名酒也公復小啟以謝曰上光範書甫介舍人之謁讀醉鄉記特華從事之須何哉韓子之窮韲拜此曹相之醇酎溢榮觀於望外轉生意於愁邊某官酬酢周乎廣輪淺深存乎變理一尊二盞慶明良之相逢百榼千鍾味聖賢之深趣溥四海皆春之意開萬間庭廈之仁貢慚一手之助偶舉與衆人而皆醉某醺

酬厚德傾倒感私天下一本瓊花曷當嘉貺門外三千珠履願走後塵況懷大臣當報國士 隱居通議

山東來歸時賈師憲初入相馮景說夢得以啟賀有曰周公大誥淮夷卒寧王之圖事孔子既相魯國歸齊人之侵疆雖曰切當然周孔事業賢相亦難以語此況檢王之賈似道乎賈師憲既辭相印居西湖自爲平章軍國重事五日一入朝赴都堂治事賀啟有曰日開門館對南北兩峯之高時游廟堂總東西二府之間亦甚切 隱居通議

寶祐戊午震卿爲袁州判官時方巨山岳爲太守自以省闈魁望素負材名又嘗守南康軍因杖湖廣總所綱梢爲總領賈師憲勒其具析巨山不伏聞于朝力詆師憲之非總領所劾上巨山徙知邵武軍聲名頓重由是益自高旣至袁值丁子萬大全當國以袁玠知江州兼江西安撫沿江制置副使綱羅諸郡利原無孑遺巨山素嫉其姦令下輒盛氣抗辨震卿適賛郡事巨山奇其人傾心委任於是安撫司劾上巨山與震卿俱降罷明年己未秋九月十有七日淵黃逗渡丁袁俱敗竄朝綱

一新布恩宥過越明年震卿援赦恩得洗敘以啟謝檢正趙廣微崇嶔有曰負弩而迎使者嘗隨牛馬走之塵升階而揖侍郎可想烏鵲飛之意敢謂十二樓之薄命忽遇千萬間之歡顏造化無私孤寒有恃某所學甚苦其貧則甘少而沈浸乎詩書直欲飲上池之水壯而膠擖乎事物何異登大行之山客娓娓而嘲雄人寥寥乎說項空自憐其犾臂誓不食於馬肝畢好雨箕好風雖謂衆口蜀吠日越吠雪自有他腸又曰脫幘受地露香告天所幸社稷靈長天王明聖雖未築鯨鯢而誅六賊

然已禦魑魅而去四凶神觀復回殺機頓息李定治東坡之獄而今果安在哉歐陽辨師魯之書必有任其責者末云不圖今日幸復見公卿篤厚之風自誓此生倘未奉郡國孝廉之對其所以報不在斯文又自辨有曰皇天后土張巡無降賊之心白晝通都會參有殺人之事此語尤悽壯可以感動隱居通議

馬觀文光祖爲沿江制置使移築舒城賜名安慶府旣畢役詔馬公升秩以賞其勞去非爲作賀啟曰某官負大聲名立實事業經綸社稷爲左右汝翼之臣表裏山

河識南北必爭之地乃峙版幹盡闢草萊句極尊壯當時震卿亦有作然不及此 隱居通議

制置使加職名因任次山屬余作賀語有曰尊俎折衝呈赤雲之勝氣江山如畫照黃紙之除書次山稱其穩熟又記次山爲江西運司判官時丁圭輿應奎以省元爲國子錄因上書論宦者誤國致寇理宗怒其切直罷之出爲江西運司幹官與次山實同幕職也次山屬余通啟曰叩閽言事聳聞蓋世之清名待喜同僚將挹出塵之雅致試共論於心事殆慰滿於平生某官南省魁

儒東都節士忠義耿耿與日月以爭光議論堂堂忤雷霆而不懼項妖狐之憑社引戎馬以飲江通國震驚在廷喑默公獨憤甚請劍以斷佞臣士皆奮然折箠而笞勍敵使微片言以拔巨蠹則雖百戰而無成功閹豎動容覺朝班之增媿諜騎奪氣知中國之有人身雖屈于一時名已加于九鼎姑贊皇華驅馳之晝遄歸赤墀供奉之班與天子爭是非恢宏事業爲人材別邪正充擴初心其如爵位之光榮是特名教之餘緒某一官塵土十載山林痛飲而讀離騷永慨先人之忠憤研朱而點

周易欲窺往聖之精微分終老於田廬誤見知於臺府强加辟置俾佐諏詢亦幸逢於偉人遂獲聯於王事老韓同傳慚俎豆於諸公李杜齊名尚丹青於信史次山覽之嘉歎曰此乃以散文爲四六者正是片段議論非若世俗抽黃對白而血脈不貫者也隱居通議

次山得知撫州實建昌鄰郡且顏魯公補處也德祐乙亥二月到任時風塵震鄰矣次山屬予作謝表及謝廟堂啟極蒙賞音亂離失其稾僅追記數語零落無完篇啟語有曰維撫名城實盱鄰壤鬱山川其信美儼桑梓

之相望當承平時倘可詫還鄉之繡今艱難世豈復吟凝寢之香亟馳單車來入危壘烽燧正當於孔道氈裘已迫於郊圻鳴於地舞於樓狡謀叵測鍛乃戈厲乃刃忠力自持緩則蘇民瘼而護本根急則守臣節而死城郭天子命我蓋將謹下國之扞防太守謂誰終恐誤上臺之推擇茲蓋恭遇大丞相身繫中朝之脈忠格列聖之靈方苻堅傾國而來朝野大震及忠定守京而後宗廟再安云云結語云魯公嘗為刺史緬想遺忠藝祖親戒藩侯恭承大訓 隱居通議

次山初以曾公辟爲運使屬官曾公罷洪侍郎熹繼之
次山以臺命往吉州督餉餫與吉守糜左司弇有違言
次山亟投劾歸里洪愛其才力招之次山不得已再趨
幕以啟謝有曰辭幕抗塵歸夢遂歌於彈鋏使軺問俗
恩光首出於招旌自敘有曰半生陋巷天與以貧賤肆
志之資隻影窮途人知無狂惑喪心之疾頃自紅蓮之
依水已甦小草之出山會司存承朝命以拘催俾幕底
服官箴而往役恕移水中之蟱機驚海上之鷗當吾世
而失諸侯不如其已吟小山之招隱士盍歸乎來乃特

枉於招呼許重陪於晝諸名實奚狙公之朝暮來往類雁臣之春秋後洪公以京狀薦之朝次山啟謝有曰蕭何之追韓信豈云得士之無雙秦穆之用孟明姑示與人之能壹皆精切如此 隱居通議

去非賀曾仲實侍郎三除江西運使有曰某官元豐故家端平諸老甘泉筆橐儼父子之後先綠野園林繫朝廷之輕重穩熟流麗可愛也又賀李提舉與再任廣西有曰綸綍疏榮節麾就熟青絲翠節又煩騊度於周原羅帶碧簪喜見馬蹄於舊路亦甚穩熟 隱居通議

去非作文有極儁麗者如正旦賀揚州制帥有曰笑倚闌干對平山之楊柳醉摩盾鼻賦后土之瓊花如賀總領知郡有曰艮二千石正奉揚於仁風連一萬艘舛方生於春水如賀沿海制使有曰青陽左个帝始執圭滄海東頭軍無傳箭自天介福與國同休某官筆橐侍臣詩書元帥日升若木曉回豹戟之光雲近蓬萊煥動龍旂之影如宴贛守陳吏部樂語有曰太微積星曰郎位流光入境之間孤雲落日是長安飛詔九天而下如冬至賀揚州帥以跨鶴之州對牽牛之度賀諸王以葭灰

對茅土皆的對也又賀貫郡守有曰杜陵廣廈大庇寒而士歡顏叔度歌襦不禁火而民安作如賀揚州又曰軍士歡呼盡醉瓊花之露文書愁暇笑尋楊柳之春如謝諸司清明節餽有曰三杯藍尾方驚賜火之新一騎紅塵遽辱兼金之寵皆灑然無塵俗氣 隱居通議

段深父浚爲婺州永康令被劾罷後敘復改正去非爲作啟謝廟堂有曰百里出宰不虞美錦之傷一氣轉鈞遄賦緇衣之改又曰歸去來田將蕪自憐飛鳥之倦反乎覆陂當復有同黃鵠之云俾得還元祐之全人所恃有

有太平之宰相此作殊佳　隱居通議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爲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困學紀聞

王相爚嘉熙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温太眞絶袂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實而人予其順天　困學紀聞

謝枋得卒卿傳二千人舉義擢兵部架閣科降招軍錢

給義兵米似道打算招軍錢并徵所得米枋得自償萬楮餘無所償乃上書賈相云千金爲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弃干城豈可聞于鄰國乃得免揮麈餘話

余試吏部銓第十三人外舅楊冰齋遺書賀先君其間一聯云第十三傳衣鉢已兆前聞若九萬摶扶搖更期遠到葢用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及爲知舉取范質卽以第十三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葢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選故耳最爲切當葢張時先輩筆也癸辛雜識

有士人投啟事於眞西山以爵齒德對師尙父又用運

籌帷屋之中館客哂之西山曰師尚父謂可師可尚可爲人父漢書言帷屋史記作帷帳不可哂也湛淵靜語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泰辛酉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請者弗報贄以啟東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贄余適謁琴堂坐間夢與口占授札吏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長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硯生塵未免紓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訶於亡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

來頁冀恢宏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予非摩訶薩埵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予笑莫敢言 桯史

雪中有游士春時誤入趙孟㦡之園者爲其家幹僕所辱訟之於官郡守趙必槐德符治之士子以啟爲謝云杜陵之厦千萬間意謂大庇寒於天下齊王之囿四十里不知乃爲穽於國中 浩然齋雅談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爲衆所怨太原帥戒之因作啟事謝云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 紫微詩話

有薦人而不副所期者因答謝牋曰金丸初落曾見紿於能言玉柄頻揮笑誤誇其解舞能言鴨陸龜蒙事解舞羊叔子鶴事世說所謂羊公鶴也寓簡

紹興中有貴人好爲俳諧體詩及箋啟詩云綠樹帶雲山罨畫斜陽入竹地銷金上汪內相啟云長楸脫却青羅帔翠蓋千層俊鷹解下綠絲條青雲萬里後生遂有以爲工者賴是時前輩猶在雅正未衰不然與五代文體何異此事繫時治忽非細事也老學菴筆記

月泉舊社久褰詩錦之華季子後人獨儆禮羅之意遂

從昨歲編致新題春日田園頗多雜興東風桃李又是一番鄉邦之勝友雲如湖海之英游雷動古囊亥集鉅軸橫陳誰揭青銅尚詢黃髮無舍女學何至教琢玉哉不用道謀是在主爲室者俾得臣而寓目與舅犯以同心睠惟騷吟良出工苦所貴相觀而善亦多自負所長能雄萬夫定羞與絳灌等伍如降一等乃待以季孟之間欲辛甘燥濕之俱齊固甚難以曲直輕重而見欺亦不可念偉事或偶成於戲劇彼讒言特借譽而揄揚我詩如檜曹何幸縱觀於諸老此聲得梁楚固將不負於

齊盟一點無他三辰在上吳渭月泉吟社誓詩壇文

月泉吟社同詩賞劉學古翁云效休文之八詠知類農歌拔毛遂於衆中允高匠目剏謝池僅止五字而魯語允戒多爲首而錄全思則過半恭惟執事雙桐政美五柳門深續雅道于一綫之餘亦言其興尋吟盟于千里之外夫豈無人乃采艱辛之辭特置次癸之列月泉分睨雲壑懷慚某夢斷釣天心游樂地視元纇可爲至寶奚有于今裁白苧而製深衣于焉學古愛雲仙友云田園歸隱夙欽彭澤之高風筆硯久荒難得石湖之秀句

不慙鄙劣冒爾擬騷誤辱甄收敢言奔殿敬惟執事山林富貴軒冕錙銖釣月耕雲詎輸製錦傍花隨柳雅稱調琴可見知幾之老成居然遠世而肥遯遹憑隹興用拂涓人餌絲㮚釣江湖貨元穎貿珠璧此意古矣其利溥哉某溝壑餘生泥塗下士有懷農圃靡就犁鉏茲效顰唐士之五言恰藝足周南之一轂僅逃孫外免媿盧前自謂狂吟思復靑氊而遠矣或云駝榜會歌白苧以邀之月泉吟社

月泉吟社送詩賞小劄羅公福云伏以月泉舊社久盟

湖海之交春日新題賸寫田園之興得周南而正始可冀北之空羣執事振響武林舒翹文苑種秧澆藥已朝市之無心放犢聽鶯更池塘之入夢杼機自别冠冕爲宜某心所甚欣手之不釋詩成奪錦誦珠玉者翕然禮以爲羅媿璚瑤則多矣餘如元穎并致篚筐司馬澄翁云執事淸涵繡湖香並班史茱花天秧穀候偶迎著面之風野泉甕烟隴犁總是關心之事雖居蕭次猶占盧前高宇云伏以友連湖海夙聞詩錦之名題借田園尚媿禮羅之意有來匡鼎豈遜盧前執事文陣稱雄武林

擢秀四時春始成石湖老去之吟三徑人閒得彭澤歸來之趣襟期樂只囊頴宜哉某得是高吟從而深刻問巢父之珊瑚安在此則長留縱衛人之瓊玖可將終然匪報倪梓云田園雖興偶徼舊社之同盟湖海俊游爲賦長城之五字執事假富春山爲通德里耕織圖村田樂放開塵外之懷社翁胙蠶媪符道盡眼前之景以俗爲雅此詩可羣全泉翁云執事東晉衣冠西豳風俗閒庭芳草倦游甘隱于白雲綠水新秧歸牧穩眠于斜日卓爾有立異乎所聞躡雲云月泉壤地密依鄰燭之光

春日田園賸喜奚囊之興翩其傑製壯我齊盟執事繇瀨清風爐峯瑞氣土脈融林陰合撡吟不赦于韶華社公醉蠶妾愁敗意直憂于秋雨誠爲蒼勁可但清新識字耕夫云農圃餘生結同盟之社友湖山佳處有識字之耕夫所謂伊人夫豈卑我執事語無排奡體不效崑野鷺山鶯動金谷當年之感婦蠶夫秣逼石湖春日之吟天目山人云月泉社友爰歃舊盟天目山人爲題春興不勝佳甚豈果遠而執事望邑鄰輝平齋宗派詠牛羊茁壯仍觀戲水之乳鵝知燕雀生成又喜巡簷之窠

寏有喰其饁或拊而歌安定書隱云執事昔者中庸今
之安定趣雄物表牛倦鳥喧景入圖中風微水滑且能
慕義熙之士豈欲追正始之音槐窗居士云執事名稱
東國越之雄句比西家施之麗浴鷺飛燕野色搖春依
犢市蛆犀陰移月摹成小景曲盡巧心姜仲澤云月泉
里社竊雙溪明月之餘輝春日田園動白雪陽春之絕
唱執事探摭羣言牢籠百態歸燕杜睡牛穩頫歡顏社
酒之嘗斷烟徑流水香更切齒村莊之吠高標聳若秀
句宜哉方尚老云秧疇麥稜畫圖巧寄于聲中社酒農

書詩史隱存于言外烏龍嶺之地靈尚矣白雲村之宗派依然某薄云紵獻并以頽歸 月泉吟社

左右丞相　惟圖任舊人共政允孚爰立之期克左右厥辟宅師丕聳具瞻之望　士勵相我國家豈輕其選王置諸其左右今得其人　登進厥民在王廷俾閶播告永弼乃后于彝憲勿替欽承　所謂同德惟一伊尹乃格于天豈無他人雖百曹參何補于漢　惟武丁得傅說命朝夕啟乃心使太宗無元齡如左右失其手時則有若伊陟實惟阿衡之覺先公其惟時成周足邁

伯脩之拜後
參政　間兩社以爲公輔有一德以享天心　臣哉孰
重於隣哉賢者固識其大者　南山之維石巖巖允諧
輿頌北斗之台星兩兩式耀階符
樞密　聽履星辰之上運籌帷幄之中　天子守在四
方允底修文之盛公輔間於兩社實資同德之良
給事中　轉圜有道坐知天意之回反汗無嫌更覺王
言之大　蔵䵁豹尾方看翠駕之躬陪癸几龍頭又喜
黃扉之身到　盡洗頭時仗下馬之習復見前輩殿上

虎之風
中書舍人　紫荷挈處光搖萬玉之班紅藥翻時風動
五花之判　辭達而已矣要必見聖人之情才難不其
然益欲極天下之選　號令鼓舞風雷亦云多矣獻納
司存雨露莫若專之　山東聽詔使扶杖有感舊之
心淮南寢謀無發蒙相姍笑之論　千門柳色誰憐芻
狗之陳人萬里草堂遥想槐龍之清影
左右史　君舉必書風采深增于柱下朕志先定姓名
已覆于甌中　夾玉皇之香案共欽稽古之榮築宰相

之沙堤還究濟時之業

翰苑　鶯人妙語會同御柳之飛花滿地清陰第想垣梧之依竹　黃麻之似六經方觀制作洪鈞之轉一氣即預埏陶

經筵　視君如腹心勉就月將之學相王爲左右佇觀辰告之猷

諫院　聖朝無闕事抗論不休天子有爭臣舍公誰可以爲鷹鸇不若鸞鳳寧舍豺狼而問狐狸　考司諫七品官之階雖云序進然大人一正君之事正屬司存

冠豸角陰見晛而曰消手批龍鱗木從繩而自直

御史　幾年弄印上曰無以易堯一角豸冠仕者皆嚴

憚驄　虛位揖第一人具瞻獨坐籠街過三百步孰敢

並行　馬立仗而不鳴虎在山而不採　虎在山而莫

採藜藿豺當道而焉問狐狸　萬里秋風方快鷹鸇之

擊一枝夜月尚安烏鵲之棲　行行避驄馬顧豈無北

望之心跕跕下江鳶願少假南飛之翼

禮部　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　洛伯汝作秩

宗暨湯咸有一德

宗正卿　蝨羽宜多於支子犬牙益固于漢宗　磐石犬牙暫典宗藩之籍甘泉豹尾佇歸禁從之班

大理卿　從知察小大之情必不容上下其手

司農卿　九年之畜必有正假宏模一歲之入幾何行對清問

秘書省　照夜青藜暫養資于東觀翻階紅藥郎平步于西垣　磨丹漬墨有來太乙之青藜正笏垂紳卽侍玉皇之香案　蓬萊弱水雖可望而不可親草茅書生敢以規而不以頌

國子監　帝席夜前對宣室鬼神之問學官晨入誨諸生行業之勤　入學而招諸生尙想三年之舊舉酒而祭之地今惟一老之尊

直閣學士　學士象入節不過一歲之少留刺史入三公便在五雲之多處　仍魚鳧之開國峻龍馬之負圖

宮觀　雅意午橋之行樂何以寅陛之押班　日出而作皆言倦飛則知還夜行不休誰作急流之勇退　從容甲第肯甘田宅之汙笑傲午橋可窮園林之勝

奉使　使臣遠有光載驅原隰之外丈夫不爲將折衝

口舌之司　叱馭曰驅之凌九折邛郲之坂傳檄可定
也諭三秦關陝之民
都督　匪兕率彼曠野吾道非邪非熊獵于渭濱公望
久矣　東征若周公將是皇于四國北伐如吉甫本爲
憲于萬邦　元黃之篚爭歸赤白之囊幾息　斗以南
仁傑而已知德望之素尊陝以東周公主之宜勛名之
益大
制置使　元和愬武郊迎裴度之來南渡張韓羅下魏
公之拜　昔天下曹劉走馬跳兵之地乃禁中頗牧輕

裘綏帶其間
宣撫使　兵事節度付公允藉中權之整天下安危注
意方當左轄之虛
宣諭使　楚三戶而亡秦當出萬舉萬全之計湯一征
而自葛尚雪匹夫匹婦之讐
總領　目江輸淮以達京師錢流地上聚米成谷以陳
形勢虜在目中
經畧使　于羽足以柔遠苔臥緣沉樽俎足以折衝雲
深紫邏　韡刀列郡之迎古稱大府襦袴萬家之喜今

在細侯　揮斥電縣雷州聳觀教令彈壓辰山癸水正
佇篇章　人於南海若東西州暫煩分閫上失蕭何如
左右手行郎揚庭　越犬吠雪非至靜莫鎭列城之浮
海鼇冠山有餘力可任九鼎之重
安撫使　泰階六符下照星沙之地元戎十乘大開天
柱之雲　范老子之制強敵胷有數百萬兵富青州之
活饑民功過二十四考　入命作牧九命作伯暫歸緹
騎之臨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行有黃麻之拜
監司　家人有嚴君焉舊膺此選皇華遣使臣也今世

其官　前時吳下阿蒙豈堪刮目明日冀州刺史更望私恩
轉運使　流馬晝謀盡緇一石三十鍾之費搏鵬怒翼曾何六月九萬里之難
提刑　周原馳濡轡之馬漢網漏吞舟之魚　平三尺之法王國以長活千人者俟于門其大
提舉　民爲國之本不應一付之烏鳶君乘使者車乃可再安于鴻雁　平傜役以蘇氏頼公舉剌而洗吏墨　熬波出素問鹽筴之何繁汗簡殺青笑茶經之太

淺

將帥　鶴唳風聲走苻堅於淝水鵞鳴雪夜擒元濟于
蔡城　卯受命辰卽行有崇文之勇决申上奏寅報可
從充國之便宜
太守　庶民安其里是在二千石之良刺史得其人玆
爲十萬戸之福　明光侍雕輦眞玉皇香案之臣皂葢
駐東藩作金華洞天之主　先生有道羲皇上輟從圜
璧之師太守謂誰廬陵翁來作方壺之主　細民呼舞
秀麥兩岐巨姓服馴拔薤一本　徒得君重無俾民憂

富貴歸鄉人知從太守之樂其樂謀猷告后誰識先天下之憂而憂　邊城蹂躪之餘野馬也塵埃也郡守經理之始繭絲乎保障乎　東連吳會馬牛非不及之風西望武昌烏鵲有可依之月

幕職　茲羅而致之幕下猶錐之處于囊中

曹官　所謂馬曹難久稽于足下豈無狗監能力薦于
上前

縣官　讀書松竹林良多暇日種花桃李縣已滿清陰政異遂雉雛之樂官清任馬骨之高　取衣冠而褚

之聞弦歌而莞爾

主簿　鳳皇千仞不辭棲棘之卑鯉魚尺書見報戍瓜之及　但欲識韓不願封侯一萬戸且將詒習差勝讀書三十年

縣尉　茅舍聽雞聲莫非王事花村無犬吠卽是民庸家世　周拜乎前魯拜乎後邁韋平父子之榮陟格于帝尹格于天卜堯舜君民之業　喬木非謂故國文獻猶存幽蘭稱其家見典型是似

座主　不謂暗中之摸索遂蒙送上之吹嘘　說戰場

文人還迷于五色讀刑賞論公放出于一頭

交代　雖慚尸祝越樽俎而代庖人之勞當籍吏民封府庫以待將軍之至

先容　老夫耄矣更數句金馬之門我公歸兮或一笑銅駝之陌

致仕　浩然懷蒪菜之秋風久矣飲木蘭之朝露　司馬公之流水青山姑從獨樂歐陽子之茅簷涼簟尚想玉堂

元旦　望公如歲與物爲春

冬至　七日來復九江孔殷

生辰　蝴蝶莊周久相忘于夢寐蟪蛄彭祖今安在其短長　桃李笑人老矣無能爲也藥石生我忠焉能勿誨乎

書翰　才眞樗散性實棗昏　自保歲寒勿孤月旦儒科僅竊於還丹世味殆如于嚼蠟　夢魂欲付于潮同歸興尤濃于山色　小人可以小知無廣大高明之見大慚謂之大好仍瑣碎排偶之辭　十年太學身嘗百甕之薺一第集英袍已半霜之葉　兒從郎罷拾柹

葉以學書妻對藁砧然松明而理績　續東華之夢久聽朝雞誦北山之移只怨夜鶴　從大將軍之出塞嘗草檄書及妄校尉之封侯獨無功級　伏櫪志在千里巢林不過一枝　鵜濡其翼乃理之常猴沐而冠夫誰不笑

頌德　千羊皮不如一狐之腋百鳥羣忽見孤鳳之鳴

鵾鵬徙于南溟摶扶搖而上者鳳皇翔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　散爲霖雨固無非被澤之天肸作烟雲要亦有不知之潤　雖一譽以召臣一毀以去臣然三仕

無喜色三已無慍色　羅二十八宿于心胸振五三六
經之羽翼　技斷斷兮無他心怦怦兮諒直　中流砥
柱百壬夙避其鋒野水孤舟六丁莫措其手　敬王如
孟子非仁義不陳于前告后若君陳有謀猷乃順于外
薦辟　謂棄雞肋之可惜如收馬勃以無遺
干請　月明繞樹自憐烏鵲之何依海上問津或謂斗
牛之可訪
辨謗　衆怒所遷幾類水中之蟹一揮而去又同瓜上
之蠅　墮井誰肯救而又下石焉餘燼寧復然猶有溺

灰者　謂虛船觸人而褊心不怒雖以無他然強弩射
市而薄命先遭莫非自取
湔洗　雞壅也豕苓也亦嘗累藥籠之收鼠肝乎蟲臂
乎斯固在化鑪之運
託芘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惟深繾綣波及晉國君之
餘也幸勿鄙遺　主家十二樓而妾一身豈新恩之敢
覬廣廈千萬間而士盡庇非公道之焉依　洪邁翰苑新書
李易安賀人孿生啟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
兩楷之侶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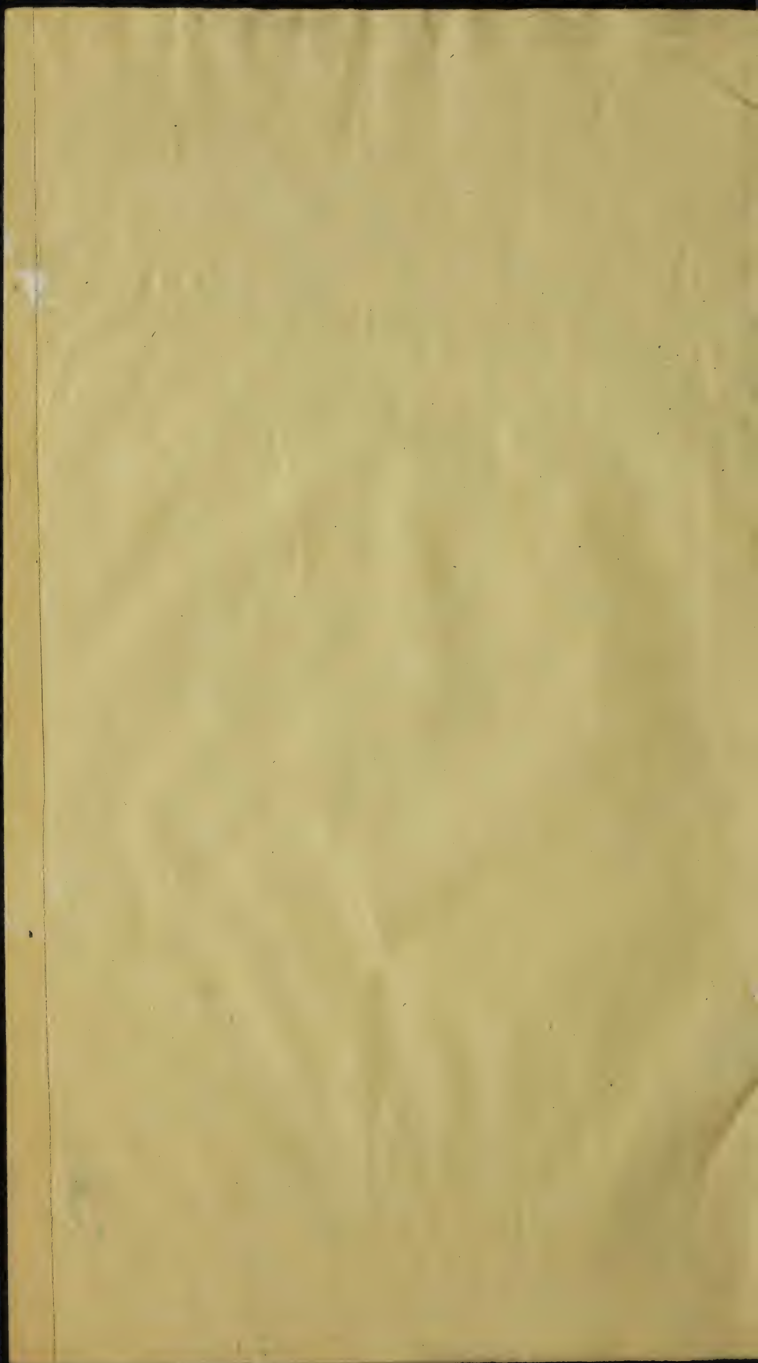
挑對祼註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于午道卿生於未
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
綵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伊世珍瑯嬛記
遼主命涿州刺史耶律昌本貽書雄州孫全興請通好
有云臣無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
可全興以聞太祖命答書許之宋史記遼國傳
熙寧二年高麗國禮賓省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拯云本
朝商人黃眞洪萬來稱運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奉國
王旨意形于剖泚當國僻居暘谷邈戀天朝頃從祖禰

以來素願梯航相繼蕞爾平壤邇于大遼附之則爲睦鄰疎之則爲勍敵慮邊騷之弗息蓄陸讋以靡遑久困羈縻難圖攜貳故違述職致有積年屢卜雲祥雖美聖辰于中國空知日遠加迷舊路于長安運屬垂鴻禮稽展慶大朝化覃無外度豁包荒山不謝乎纖埃海不辭于支派謹當遵尋通道遄赴稾街但茲千里之傳聞恐非重霄之紆眷今以公狀附眞萬西還俟得報音卽備禮朝貢 宋史高麗傳

熙寧四年高麗遣使修貢將由四明登岸比至爲海風

飄至通州謝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槎初離下國指桃源而迷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澠水燕談錄

宋四六話卷九終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十

賦檄露布判設論

五代之際天下剖裂太祖應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江南而吳越荆閩納籍歸覲然猶有河東未殄其後太宗再駕乃始克之海内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六合爲家爲賦題時進士王世則遽進賦曰搆盡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爲君之玉戸金關帝覽之大悅遂擢爲第一人吳處厚青箱雜記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諤初知制誥至西掖追故事獨無紫薇自別墅移植閣今庭中者院老吏相傳猶是昌武手植晏元獻寫賦於壁曰得自羊野來從召園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觀茂悅以懷舊指蔽芾以思人 湘山野錄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 歸田錄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

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傾歌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置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亦冠多士歸田錄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宗窮于廣狹匪彫匪斲流形罔滯于盈虛則宰相陶鈞運用之意已見于此賦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則宰相擇任羣才使小大各得其所又見

於此賦矣青箱雜記

晏元獻爲參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先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渦水見蛙有躍而登木捕蟬者既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蜩蛙賦畧云匿蕞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連獲終扼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蔕於中而發於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

者爲能忘心　避暑餘話

夏文莊公竦幼負才藻超邁不羣時年十二有試公以放宮人賦者公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其畧曰降鳳詔于丹陛出蛾眉于六宮夜雨未回儼髻雲于簾戸秋風漸曉失釵燕于房櫳又曰莫不喜極如夢心搖若驚踟蹰而玉趾無力眄睞而横波漸傾鸞鑑重開已有歸鴻之勢鳳笙將罷皆爲别鶴之聲于時銀箭初殘瑣宮乍曉星眸争别于天仗蓮臉競辭于庭沼行分而掩路深沉步緩而回廊繚繞嫦娥偷藥幾年而不出蟾宮遼鶴思

家一旦而卻歸華表青箱雜記

宋莒公兄弟平時分題課賦莒公多屈于子京及作鷙鳥不雙賦則子京去兄遠甚莒公遂擅場賦曰天地始肅我則振羽而獨來燕鳥焉知我則凌雲之自致又曰將翺將翔詎比海鶤之翼自南自北若專霜隼之誅則公之特立獨行魁多士登元宰亦見于此賦矣青箱雜記

宋莒公殿試德車結旌賦第二韻當押結字偶忘之考試官奏過得旨因得在數以魁天下其後謝主文啟云軒天波浪之中舟人忘檝動地鼓鼙之下戰士遺弓盍

敘此也故今三元衡鑒賦載此賦無結字能改齋漫錄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儻令區别妍媸願為軒鑑若使劃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才亦見于此賦矣公又為水車賦其末云方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不敢取意謂水車惟施于旱歲歲不旱則無所施則公之用舍進退亦見于此賦矣蓋公在寶元康定間遇邊鄙震聳則驟加進擢及後宴靜則置而不用斯亦與水車何異青箱雜記

鄭獬毅夫皇祐進士廷試圜邱象天賦時獬與滕甫俱

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圜邱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獅但倒一字曰禮大必簡邱圜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險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力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

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煇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夢溪筆談

林文節連爲開封府南廟第一廷試皆屬以魁選仁宗亦遺近璫伺其程文畢先進呈時試民監賦破題云天監不遠民心可知比至上前一近侍旁觀忽吐舌惡

其語忌也仁宗由是不樂亟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意不欲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子破題云運啟元聖天臨兆民上幸詳定幕次即以進呈上曰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當之遂擢爲第一石林燕語

學林云皇祐中京師試止戈爲武賦張㢸首選頗以此賦馳名第七韻曰亦猶日並月以爲明紀天之象王居門而日閏重歲之餘今案字書明從囧不從日賦誤用之害理之甚以上皆學林語予案說文明字有二其一從囧其一從日皆可而學林乃謂從日者爲害理殊可

一笑　雲谷雜記

詞人即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最工者如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迹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槩不越諸此　吳子良林下偶談

東坡贈趙德麟秋陽賦云生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寓畤字也　老學庵筆記

豫章先生休亭賦其卒章云蓋嘗聞伯夷之風何能問

詹生之卜洪駒父云晚刊定云是謂不蓍而筮從無龜而卜吉云　能改齋漫錄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瑚璉賦韻端木賜爲宗廟之器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云惟彼聖人粵有端木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晞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　馬永卿嬾眞子

紹興初省闈試兼聽盡天下之美賦魁卷第六韻云三千同德誰云大武之有慙四七合謀孰謂中興之未盡美則美矣惜有慙二字乃成湯非武王也左傳季札觀

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札言蓋本書仲虺之誥得來有慚二字豈可借用甕牖閒評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淸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粘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尙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

年三十費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 鶴林玉露

安鴻漸有清才秋賦警句曰陳王閣上生幾點之清苔謝客門前染一溪之寒水 湘山野錄

阜陵在位上庠月書前列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憫雨有志乎民賦魁劉大譽第六韻云雨暘固

自於天感召豈有所主倘調燮得人則斯可有節而聚斂無度則亦能不雨此或未明閔之何補不見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桑羊於孝武未幾趙溫叔罷相 齊東野語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明絕人年十七八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 四六話

從兄少虛試聖人肆筆成書賦薛叔雲元鼎魁文固佳

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作斯文在玆惟得書之體也故肆
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作賦時方兼經一出而爭
誦之 攻媿集
曩者吳叔經鄧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炎名
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志
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作分字
陳大欽服内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煌漢天子之儀
玉漏聲沉纚纚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又陳季
陸在福州考校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

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于百爲季陸先生極喜闢初兩句只嫌四句不是貫百爲于一中似乎倒置改貫字作寓字較有意思 俞成螢雪雜說

吳處厚常作剪刀賦第五隔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斷鬚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屬對易唐帝上一字不安帖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 螢雪雜說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斡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可用疑

誑之後于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朔庭空竇憲受成于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于唐宗眞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 螢雪雜說

陳元裕嘗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場破題皆閣筆焉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又見蔡昺卿稱賞上舍熊元用節十四歲作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破云物產於地形成於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工之未全二賦四柱皆出人意表眞所謂作賦手也 螢雪叢說

往年上庠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近人方賀厦如客已驚秋以厦對秋假一作權借用字也陳傅良作仲秋教治兵賦破題雖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原其所作皆有自來豈非得張喬月中桂之遺意耶所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是也六吟入韻能於借對只得一二警聯便自高人一著作者不可不知螢雪叢說

往年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話賦假人名善體狀題意者莫若武爲救世砭劑云唐室中興賴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賦化下猶甄者欲

以陶唐堯舜為一聯使於變時雍猶鈞埏埴風動四方器不苦窳事也曾與舍弟碩夫邁昆仲儕輩商量莫不頷畧此說 螢雪叢說

賀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澹不流於淺俗奇古不流於怪癖題詠不窘於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已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雋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此守而勿失請借此以為八韻之法苟妙達此旨始可言賦昔秦少游賦郭子儀單騎見虜第四韻云茲蓋事方急則宜有異

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勁悍屬我師之用乏較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不徹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鏌鋣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踞鞍以出若無擒虎之威失隊而驚如棄華元之甲押險韻而意全若此乃爲盡善凡八韻皆即此可反三隅矣近歲效莆陽體者雖貴意全然叠字多而失之冗句法長而失之強此非善學柳下惠者也若解試省試尤貴得體切宜知之　示兒編

高安解試由也升堂賦滿場皆苦其無故實林振體狀

題意獨得活法只用孔門同時之事映帶其第六聯云攀麟附翼仰窺在寢之淵聞禮學詩下視過庭之鯉主文李先之朴撫案稱賞曰祇消此聯已見由也果果在堂上矣遂寘首選艮齋先生謝尚書嘗云未第時試仁義天下之表制賦當時從游場屋者衆皆閣筆無以體表制者自作第四韻散句有曰民多拱極之星世絶駭輿之馬爲表制設也有學生會其姓者巧於移掇上添兩句云如天其大民皆拱極之星若路以由世絶駭輿之馬非特喚醒題目意透又以星襯仁天馬襯義路表

制在其中矣較有工夫乃占第一予次之作者不可不知　示兒編

東坡有曰詩賦以一字見工拙誠哉是言嘗記前輩說歐公柄文衡出堯舜性仁賦取劉煇天下第一首聯句曰世陶極治之風雖稽於古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劉來謁謝頗自矜公雖喜之而嫌其積字不是性爲改作蘊劉頓駭服紹興己卯廬陵秋試大衍天地之樞賦劉明老破題入字云法著大衍理闗萬殊主司喜其闗字包盡題意取爲冠場有用該字者皆未綴其後太學

復出魁者亦不過用此八字郭昌明首冠宜春賦曰重明麗正化天下第三隔云德增日日之新斯能凝命世被風風之教孰不胥然以風風對日日真不經人道語也示兒編

凡用事須探究本文不可以虛對實如陳傳良漢斲琱爲樸賦云吏尙刻深弊見於乾封元鼎意多穿鑿機形於五鳳黃龍按漢郊祀志武帝封泰山改元封元年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乃下詔曰天意欲乾封乎乾音干則乾封非年號也以對五鳳

則爲偏矣　示兒編

如少游君臣相正國之肥賦第五韻云因知正主而御邪臣者難以存乎安強正臣而事邪主者不能浸乎明昌美聖時之會聚常直道以更相益上下交孚兮若從繩之糾晝故民俗阜蕃也常飽德以康強所以舜申后稷之忠民或饑而可救唐相韓休之鯁已雖瘠以何傷係中魁選有訟其重疊用韻遂殿舉朝旨今後詩賦如押安強即不得押康強矣葢七陽韻中彊字亦作強故也　示兒編

林德頌坰賦文精義云如車攻宣王復古賦復字本獨音扶又反俗音伏熊淳押舊字云苟根本之謀在我素講則統緒之托指期可復皆本音也沈之萬押肅字云所嗟古制之久泯豈謂此詩之能復此用俗音也理當從經釋文是然恐主文用俗音故須上請予按經釋文車攻序復古復文皆無音唯復會獨音扶又反復古之復當音伏訓反也復會之復訓又也則此復古熊淳押去聲非是沈之萬押入聲乃是林德頌顧第弗深究也林又云如渾天儀字本音胡本反葉重開天行健賦云

叟有稚圭擬形容於轉轂故令平子妙制作於渾儀此誤作平音用如姚鳳渾天義和之舊器賦云妙契洪造器名渾天此是矣予稽諸揚雄傳大潭思渾天顏師古音胡昆反楊子重黎篇或問渾天溫公音胡本切則二音皆得通押不可謂誤張教授炳在廬陵郡學出孟荀羽翼六經賦羽有兩音上聲者五音之羽去聲者羽翼之羽有上請者許押上聲乃是落韻 示兒編

初誠齋先生楊公考校湖南漕試同寮有取易義爲魁先生見卷子上書盡字作尽必欲擯斥考官乃上庠人

力爭不可先生云明日揭榜有喧傳以爲場屋取得箇尺二秀才則吾輩將胡顏竟黜之廬陵出聖武爲天下君賦小賦押君字隔句皆押羣韻而多寫作群當時有數人作者賦甚工意必前列而竟不掛名後主文出院與勸駕言及此甚嗟惜之且云十二文韻中無群字凡如此寫者皆不敢取又出三代有道之長賦三字韻或押殽函者並行黜落蓋函音諴見二十七咸其與三字同韻乃函人唯恐傷人之函胡南切 臨江軍出順天爲日新之教賦教字韻效傚二字寫出劾傚不從交而從力

者並不取所謂顏魯公有干祿字即此可知後之人凡書者不可不辯其畫押者不可不審其聲示兒編

前輩作賦須看韻脚誠不易之論然近年主司亦有以韻脚誤人者如吉州出明哲通天地之心韻脚云三代貫通而無間者而所取不主禮刑三代有道之長韻脚云三代長久其故可知而所取乃專主教太子筠州出明主謹養其和以知本末源流之謂也爲韻而所取不主財貨乃知作賦須就題熟認不可參入外意必若太學出天子當陽韻脚云天子當陽照臨萬國則以陽字

爲太陽却不可不從 示兒編

孔子弟子琴張琴牢也子張乃姓顓孫名師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賦取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難與終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難與並爲徒懷干祿而試官與舉人皆不悟抑何鹵莽至此耶 甕牖閒評

李宗道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伯輿合要而范宣左右魯昭之馬將爲積衛懿

之鶴有乘軒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晉侯請隧而宣
王與之田星已一終魯君之歲亥有二首絳老之年作
楚宮見襄公之欲楚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鷄憚犧而
斷其尾象有齒而焚其身虞不臘矣吳其沼乎好魯以
弓請謹守寶賜鄭以金盟無鑄兵蛇出泉臺聲姜薨鳥
鳴亳社伯姬死 困學紀聞
非刀匕是供膳宰舉席間之觶釋椎鑿而上輪人議堂
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困學紀聞
黎逢石硯賦云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研精而染翰在

虛中而貯水水隨量而環周墨游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參用久而不渝故以為美成器尚古徵闕里於素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又云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淨又云對此大匠厠諸鴻筆見珍於殺青之晨為用於草元之日 無名氏研譜

程文斵雕為樸賦第四韻結聯云圭磨嶽鎭歸璞玉以全眞罍去山雲表瓦鐏而務德愚恐無此理鎭圭雲罍古人制度非漢人所斵之雕且斵雕者史臣形容反樸之意耳 黃震黃氏日鈔

彭晉叟福州侯官人亦有學文亦奇肄業京庠每試多居首選胡穎爲浙西憲政尙猛厲物情不安彭因僞作臺章以脅之有尼僧爲之表裏使以稾示之曰得之臺中行且上矣胡懼就致禱約以獲免當以數萬爲謝已而月課不及胡遂作臺長江古心書歷述所聞以謝之古心下京府名捕時正放堂試賦題出王言如絲彭爲首冠破題云王妙心緯言闗化機於未布以先謹有如絲之至微揭曉之際彭巳置理乃以次名代之獄成黥隸貴州久之宛轉自如得至靜江適當詔歲入貢闈爲

編欄遇都吏一子於場中口授三卷得預薦送吏深德
之未有以報乃爲之謀曰經幹潘公諟汝鄉人也盍往
歸之彭以呈面爲難又命之作劄吾當爲通潘見其辭
藻粲然亟令來見深愛其才而革面無策爲之重歎曰
吾當思一策以處旣數日乃曰得其說矣使具戎服介
之經帥府時姚橘洲希得領桂管因從容爲地且令修
一儷函爲贄彭退思數日未能措詞乃往見潘求教潘
爲之思有頃拊髀曰吾已得一聯矣曰失邯鄲之步爲
吾黨羞借荆州之階以軍禮見使續成之且爲點定約

日導之以前橋洲庭見之彭趣入拜如儀乃以贄上橋洲觀之喜甚詳詢始末留之書院授以文選使分類之以觀其能否未幾書成橋洲益喜使諸子師之橋洲入爲文昌兼夕拜使與俱行繳駁之章多出其手復出入無間輒登市樓恣肆無忌爲人指目聞於當路於是逮治塡配押回元隸所橋洲亦以此去國癸辛雜識

詞賦以對的而用事切當爲難張正素云慶歷末有試天子之堂九尺賦者或云成湯當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止餘六寸意用孟子曹交言成湯九尺史

記孔子九尺六寸事有二主司一以爲善一以爲不善爭久之不決至上章交訟傳者以爲笑若論文體固可笑若必言用賦取人則不可謂對偶不的而用事不切當也避暑錄話

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間諸公所作氣質渾厚學問深博猶可觀其後張承旨行簡知貢舉惟以格律痛繩之洗垢求瘢苛甚其一時士子趨學模題畫影至不成語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喻文風寖衰故士林相傳但君題小賦必曰國欲圖治君當灼知隔句賦多用可

得而知四字故文人見一舉子必指曰又一可得而知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席生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題云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改曰不然不若國欲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賓賦曰秋旣云至雁當灼知此可以軒渠也劉祁歸潛志

永昌陵卜吉司天監相地形勢謂太祖之後當再有天下靖康末趙子崧守陳州子崧先在郡中剽竊此說至是適二聖北狩與門人傅亮等歃血爲盟以倖非常傳檄有云藝祖造歴千齡而符景運皇天祐宋六葉而生

耶躬繼知高宗已濟大河惶懼歸命奉表勸進高宗羅致元帥幕亟欲大用會與大將辛道宗爭功宗得其檄文進之究治得情高宗不欲暴其事以他罪竄子崧於嶺外 揮麈餘話

大兵渡江賈似道即出檄書播告中外曰洪惟藝祖肇我邦家至于高宗奠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一年忠厚之澤著于生民先帝十一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温羣從尙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

毫髮之損國家厄運一至于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袠之聖躬今天子孤㷀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阽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其合唱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矢便直指于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宋無名氏三朝野史

德祐乙亥長江失守賈公開都督府移檄諸路罪狀諸呂有曰元溫羣從竝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

之損用事極切不知誰筆或云參贊李尚書珏所草也

隱居通議

世皇下江南檄枚舉賈似道無君之罪宋國臣民有不誠服者歟其文曰宅中圖大天開一統之期自北而南雷動六師之衆堪嗟此宋信任非人處之師相之尊委以國柄之重世濟其惡亶兇悖之賈充謀及乃心姦雄之曹操不學無識舞術弄權誇滸黃僅免其身比河清莫大之績承君之寵如彼其專貪天之功確乎不拔惜官爵以總寶貨苛條法以苦賢才奪土田而無地可

耕變鬬會而物價騰踴藉鄙猥者伴食於廟堂任反側者失兵於邊徼怙視雷星之召異罔聞水火之降災滿朝皆其私人用將因其重賂用白札而破世守之法曲舟筆而容天討之刑民心已離而不知天命將革而未悟方且貪湖山之樂聚寶玉之珍弗顧毋死奪制以貪榮乃乘君寵立幼而固位以己峻功碩德而自比於周公欺人寡婦孤兒反不如於石勒深懷禍慝自肆姦邪合正兩觀之誅可紓百姓之怒我大元皇帝聰明知睿神武慈仁焚香祝天誓莫殺而混海宇振兵畧地隨所

向而宣皇威一戰乘勝而渡江諸將列降而獻土厥角稽首迎我前茅後實先聲易如破竹昭玆天順人信之助成我風行草偃之功合宇宙以清寧蘇人民而鎮撫恩寬幼主以下罪止元惡之身自今檄到應守令以境土投拜除大支犒賞外仍其官職謹檄 輟耕錄

翟公巽作擒賊露布曰不以賊遺君父已殄凶殘況克敵示子孫毋忘勳伐 辭學指南

露布起聯用事 電擊雷震瀚海飲冠軍之馬星流彗掃燕然勒車騎之銘奮義勇于龍荒紀鴻勳于麟閣厥

開昌會克對前休東萊平薛延陀　辭學指南

露布起聯用散語　衆勝天而定勝人終歸助順直爲壯而曲爲老烏可恃強自古以來斯理可考所以牧野若林之衆罔敵有周昆陽彗雲之鋒亦殲于漢東萊破苻堅辭學指南

露布末聯　臣等賴天之靈敵王所愾蠻荆率服初無方叔之壯猷江漢既平行對先王之令問周益公平淮西　臣備數行閒獻俘闕下左執律而右秉鉞願先周樂之容東漸海而西被沙共紀禹功之盛東萊平薛延陀　登瀛岸而

望長安共興感慨封狼居而禪姑衍當效馳驅平符堅辭學指南

歐陽文忠公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勾當滁州一鎭時文忠守滁州有先生爲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先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敎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致先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奬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墨客揮犀

劉貢父作國子監直講英宗卽位久而車駕方出太學生除直日外並迎駕時有齋值日以不得預也乃潛出看駕既而衆退以潛出之罪申直講難其辭貢父遽判其狀尾曰黃屋初出莫不咸觀青衿何爲乃獨塊處可特免罰衆以爲當 四六話

子瞻通判杭州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妓着色藝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子瞻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

其善謔如此 志林

温公家舊有一琉璃盞爲官奴所碎洛尹怒令糾錄聽温公區處公判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宜恕於斯人 彥周詩話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訟於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謂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云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

同非謂稱呼盎利乎其中有物妄自尊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爲健吏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夢溪筆談

眞文忠公爲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鵝之役來訴公判云詔捕鵁鶄若水尙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戣猶疏于朝況爲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困學紀聞

士人有雙漸者善滑稽嘗爲縣令因入村治事夏暑憩一僧寺中方入門主僧半酣矣因前曰長官可同飲三杯否漸怒其容易叱去而此僧猶不已曰偶有少佳酒

同飲三杯何如漸發怒令拽出去俄而屬吏漸亦就憩至晚吏呈案漸乃判云談何容易邀下官同飲三杯禮尙往來請上座獨喫入棒竟笞遣之　張耒明道雜記

李公甫謁眞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爲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衞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五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尙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歎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巾頌德云常居大廈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

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鶴林玉露

擬銀青光祿大夫提舉醴泉觀田萬頃加食邑實封制

日建列纛以分封載嚴維翰奄金淮而作牧兼重留屯疇茲銀信之庸皤爾琳邊之處控斯千而衛社隆使指以旌畬允熟輿言誕敷大號銀青光祿大夫提舉醴泉觀田萬頃菑而肯播公以忘私退睦鄉閭有同井相友之義進陪卿伯爲立極經野之謀其至忱則忠乎君其實意則近乎古頃以仁政之潤澤推爲太平之紀綱貢助徹皆便於民不奢不儉租庸調悉寬其法欲逸欲安

持界限以素嚴立經制而益謹無甚富甚貧之弊見謂平均縱近臣近親之家莫敢踰越方坐致豳原之化乃祈歸堯壤之耕亟示勉留爰加優渥品特升于華戟廪爰賦於真官少酬在畝之懷終冀惠疇之用矧維揚之重鎮實今日之要區未雨綢繆合謹本根之備及時閒暇當爲兵食之圖顧惟禮耕義種之賢足副内修外攘之志統綏疆埸申畫郊圻省騎壍隍宜舉充國破羌之策分兵關渭必循孔明定蜀之規以耒耜執戈殳以襏襫行甲胄象耘沃野戰守有經蟻聚列營坐作聽命期

復恢于境土宜澳錫於山川是用陟防渚之齋旄開廣陵之棨鉞兵事節度悉歸封履之中地利便宜盡入輿圖之內仍申釆錫庸顯恩崇於戲師整戎修徹土冀歌於周雅馬騰士飽平淮宜上于唐勛往服朕言式永終譽

胡錡耕祿藳

代田萬頃到任謝表云琳館養恬冀息邸園之駕珥戈疏寵誤分淮甸之弓籲天控避以弗俞跼地勉承而有靦伏念臣量慚淺薄品特下中少事耦耕粗得帶經之樂壯沽圭祿頗懷憂國之忠越內外以若疇辨總秸而

定賦千夫萬夫之長愧匪其材九推五推之間備殫其力乃上從盤之請欲陶擊壤之情忽授鉞以總師俾建旄而專閫矧長淮之境土爲吾國之藩籬民賴懷生軍資討實秉戈執耒宜爲足兵足食之思牧馬飯牛盍講且戰且耕之政鞠旅而菑其芭出車而黍其華戍牛式遺則無載饑之憂徒御式嚴則有峙糧之望預爲雨徹之計可收日闢之功六月出師敢廢歌豳於七月夏官董政尤當任甸於地官顧無折畫之良規曷副蕃宣之隆寄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恢復疆宇整齊乾坤一成立

中興之基大披圖籍九井張太平之紀丕混車書內將拓梁山奕奕之區外欲歸齊國章章之土知臣粗能積穀故使備邊察臣稍熟分耕故資治塞庚癸政需於飽餉戊已宜墳於鉅屯臣敢不實鑿實墉乃疆乃理三事就緒勉修瀆浦之戎萬年提休願報土田之德耕祿藁

擬常熟縣開國侯穀實進封常熟縣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制曰慶有年而介福久疏分井之封播攷績以陟明爰進植圭之秩乃睠奏艱之惠載推報本之恩允穆師言誕揚渙號常熟縣開國侯穀實學深種植仁熟滋培

一日無食則饑司民之命三代處農而教為道之原其和足召陰陽之和其貴能賤金玉之貴豳歌始播婦饁畝以勤勞魯頌于尊牧在坰而蕃碩行師則藉之挽粟徹疆則資之峙糧持常平使者之權視時登損佐地官司徒之職待國賙頒疇庸既課於屢書班祿宜先於增賦乃刻名於鏤璧乃彰用於斝彝爰即侯疆就升公爵於以重宅生之寄於以顯育教之庸於戲歲月日時無易而用明朕已建九疇之範水火木金惟修而永賴爾其敍萬世之功益厲後圖嗣有華寵耕祿藁

擬隴西郡開國侯來年進封關內侯加食邑實封制曰登實祈春已課兩歧之最薦名告夏爰疏易地之封於皇孔碩之英貽我奏膚之美穀差吉旦穡布猷言隴西郡開國侯來年外叶坤黃內涵賁白載行於野懷大夫君子之忠斯饗我農成先公風化之業將其來食迄用康年滹沱對竈之時竟能濟業崆峒跨鞍之頃遂底師休庸進績於農書復侑忱於寢廟來吝來茹有在公助祭之恭實好實堅相尊祖配天之道爰易隴西之舊壤聿升關內之新畬於戲雨露肥磽之不齊爾既勉修於

人事山川土田之大啟朕其加錫於侯功徃服休恩勉圖後效 耕祿藁
代來年謝表代食維好績愧乏於善收往郎乃封恩誤叨於登進自天錫命易地祇榮伏念臣桑下枯荄丘中稿茁鬖鬖黃髮老風雪之凋殘皦皦素心抱氷霜之潔白生樂國而無鼠苗之感歷元都而有兎葵之恩因問俗於關中輒借階於陛下爰進仲舒之策勿令後時至形武帝之憂詔其益種欲使畝畟畛庶之所皆有春登夏實之資地方慮于不齊意敢希於所報詎期俯木之

賓遽躋沃壤之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游祥雲政和時雨五穀共衍藹永平膏沐之權多黍同登播元和天錫之頌課吏奏漁陽之最談兵郜新鄭之師以薦廟而勸相農民以問價而選掄使者肆令稺植亦被播穫臣敢不小大懷忠艱難成業誦原野南都之盛已幸富饒歌宮室故國之虛尚祈警戒 耕祿藁

代車龍到任謝表職濫水衡何補禹疇之用光濡濕轡誤叨漢漕之榮沐浴恩波滂沱感涕伏念臣材卑碌碌量淺沽沽刊木而龍其軀粗竭放菹之力防稻而瀦其

畜僅殫掌漕之勞政慚俛仰以隨人所冀卷藏而束閣
川適逢於滌滌泉曷導於源源乃沾詔墨之鵶翻俾濯
篆文之龜圻流涇就燥泄北海以灌涯自下升高激西
江而救涸爰煦斗升之活以將輩駕之輸茲益恭遇皇
帝陛下德厚海涵道明川理見善莫禦其決化妙流通
從諫如轉諸圜迹無碍滯肆令猥瑣亦玷選掄臣敢不
胝足施功鞠躬盡瘁鑿渠引渭當溥沾涇下之田輓粟
飛芻願長富關中之廩 耕祿藁

代犂春到任謝表兩足周原方協夢魚之兆地分蜀壤

將還佩犢之風延見老農具宣聖澤伏念臣梓人傳之
矩蒦鐵爐步之範模技雖厄于泥塗性獨耽于畎畝騂
其勿用犉爾來思給荆州之民無裨強本供柳中之士
何補增屯課簡三推之知猥被一麾之寵載循漢陌共
理嘉陵卒彼戍兵市結繒而田沃助其鄰里勞酒食以
疇艮勉收破塊之功賓藉起膏之賜力殫觳觫報視汗
邪茲葢恭遇皇帝陛下輝畜牿亨明離化吉引重致遠
敎耒耨以變通綴紺服蔥接車轔而沛艾迺擇人而作
牧俾領使以勸耕臣敢不芻豆銜恩蒲鞭示化種四萬

頭之益願廣租分耦五百兩之連尤思糧衛耕祿蕖

宋四六話卷十終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十一

祝文青詞道場疏開堂疏樂語上梁文

錢若水爲學士撰祝辭其首云上帝之休惟聦躬是荷下民之命惟明神所司上激賞其才美黃鑑楊文公談苑

東坡手澤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數吏持紙一幅其上題云祭春牛文余取筆疾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毁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

有怒者傍有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盤洲祭勾芒神文曰天子命我盡牧南海之民農人告余將有西疇之事念銅虎謹班春之職出土牛示嗣歲之期此當是帥廣時所作意雖與東坡不同而詞語瓌妙似上四六餘話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縱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效於甘露憲宗勵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唃氏之志至于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

效在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容齋五筆

太乙宮明禋祈晴設醮青詞云我將我享爰有事於明堂載禱載祈肅致忱于楚帝上自改爲上帝楚邦昌逆號也凡代王言不可不謹隨隱漫錄

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壁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歲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薦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鶴林玉露

周煇至小孤山謁廟歸舟夜夢入廟如儀且口占祝文既覺但記浩若川流儻不葬於魚腹赫然廟貌尚可薦於豚蹄 清波雜志

王念二聖久被圍閉涕泗懷憂乃命官往祀嶽廟祈禱國祚無疆之福命耿延禧撰青詞曰伏以國逢災禍諒冥數之難逃神有威靈冀隆仁之垂佑念當艱棘遙發忱誠望峻極以傾心磬虔恭而歸命伏念宣和蠹弊失在於驕奢靖康鼎新方崇於勤儉乃登位之未幾忽勍兵之大來初通和好之情終肆貪殘之性今則金湯失

險社稷阽危君父何辜橫羅憂辱生靈無罪大被誅鋤

係擄成羣去作他方之鬼逋逃徧地皆爲失業之民雖

幸免於刀兵亦必塡於溝壑況乃刻深之巨禍發於隱

伏之姦謀不忍言揚空成湮隕措躬無地請命於神伏

望昭鑒俯臨靈慈下逮眷皇朝有積累之舊念嗣君無

侈汰之愆平時康樂之民率多良善中間智謀之士不

解薰修家一概而死亡情詎勝於哀痛況今首尾已歷

冬春尚或交兵未罷願察么微之懇特垂救護之仁使

强鄰生知足之心不爲已甚畀趙宋以無疆之福復見

太平 汪伯彦建炎中興日記

戴象麓代景獻邸生日青詞七月流火聿臨初度之期五福錫民式遡中元之慶用延景御肅啟沖科伏念臣世系麟宗恩榮鵠印自頂及踵罔非君父之仁以口語心莫報乾坤之造永懐際遇敢迪齋期伏願昊極溥臨寰區嘉靖文王本支百世休有烈光上帝鑒觀四方自求伊祐惟忠惟孝不震不騰 翰苑新書

王惟忠爲閫帥與余晦爲同里薄其爲人晦深銜之及敗績棄城而走晦遂甘心焉既申乞鐫降又令其黨陳

大方丁大全力攻之必欲置之死地遂與大獄或者以其罪不至死冤之後二年陳大方白晝有覩恐甚遂設醮以謝過青詞有云閫帥暴尸於都市幽魂銜怨於冥途蒞職柏臺盡出同僚之議並居梓里初無纖隙之疑未幾暴卒繼卽余晦患瘰癧繞項隳首而死可畏哉癸辛雜志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爲切當於理僕覩白樂天祭弟文有云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

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野客叢書

劉後村爲二姪追薦惠州弟靑詞丹旐言旋陟岵痛十旬之隔赤章哀籲叩閽冀一念之通伏念臣等先父臣某奮自孤童安于拙宦補孝子循蘭陔之什久矣棲遲慕前賢守鬱林之風過于淸苦凡今日寸地把茅之茍有皆平生節衣儉食之所營云胡夏鵩之妖莫起河魚之疾野丈之亭長在父老共悲善和之宅依然主人不返雨降露濡動輒悽愴水浮陸走幸無震驚輒伸人子之情敬釆道家之說伏願回乾坤之大造鑒草土之微

恍逝者如斯夫欲承顏而永訣魂兮歸來只寧與魄以俱沉脫離陰幽周遊冲漠 翰苑新書

劉後村乙卯生日青詞采薪之憂命懸一瞬勿藥之喜恩等再生假以餘齡仁哉洪造伏念臣某宦情已薄年事寖高去國爲農圃之歸罷祠絕庖廩之繼尙爲病撓于沉綿不揆螻螘之微輒羞豺獺之報伏望神祇叶佑星曜順行屏岐伯之書少停湯熨拜宏景之疏遂挂衣冠 翰苑新書

天基節道觀滿散疏云九五福曰壽曰富適符華祝之三八千歲爲春爲秋長燕嵩呼之萬佛寺疏云圓天爲蓋而方地輿悉歸禹會大海運罍而須彌筆莫紀堯年翰苑新書

謝雨疏云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願調玉燭旣種旣戒旣方旣皁旣堅旣好迄至金穰翰苑新書

寶祐甲寅江東多虎有司行禬禳之典青詞末聯云雖曰寅年之足或有數存去其乙字之威尚祈神力恭古詩有寅年足虎狼之句傳謂虎威如乙字對屬甚切山房

隨筆

嘗記殿司薦陣亡疏畧曰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裹屍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出山東出山西再作明時之將相 陳隨隱漫筆

趙韓王疾夜夢甚惡使道流上章禳謝道流請章旨趙王難言之從枕躍起索筆自草曰情關子母弟及自出於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祟逞此強陽瞰臣氣血之衰肆彼魔呵之厲倘合帝心誅既不誣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朱均云云密封令勿發向空

焚之火正爇函而此章爲大風所掣吹墮朱雀門爲人所得傳誦於時竟不起 楓窗小牘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衮雖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 歸田錄

丞相濟陽公丁謂夢懶瓚師訓以覺悟之理及覺憶夢之象坐一山庵中俾畫工圖之其年丁貶崖州司戸道經潭州宿雲蓋山海會禪寺因縱步見一山庵歷歷如昔日之夢訪彼僧則曰南岳懶瓚大明禪師庵嗟惋久之遂捨白金五十兩建道場供千僧以答夢中之訓自

撰疏云伏以佛垂徧智道育羣生凡欲救於傾危必預形於警戒謂白衣干祿叨冢宰之重權丹陛宣恩忝先皇之優渥覩仲山之衮曲盡一心和傅說之羹難調衆口嘗於安寢忽夢清容妙訓泠泠俾塵心而早悟貞義隱隱憾凡目以何知蓋以智昧周身事乖遠害既禍臨而不測或灾及以非常黜向西京感皇恩而寬宥竄于南裔當國憲以甘心咎實自貽孽非宅作念一家之散地思萬里以何歸既爲負國之臣永已經邦之術程由湘土道假靈山正當煩惱之身忽接清閑之衆方知富

貴難保始終直饒鼎食之榮豈若孟羹之美特形飯命忝發精神捐捨白金充修淨供饜苾芻之高德報懶瓚之深慈冀保此行乞無他患伏願天回南嚮澤賜下臨免至邊城白日便同于鬼趣得歸中夏黃泉亦感於聖恩虔馨丹誠永緊法力 李畋該聞錄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詞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念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日豫揚易簀之詞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

路屬叛臣之犯順卒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惜無所用爲有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瘁悔不及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慚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時陳廖諸客皆已死豈似道所自爲耶讀之雖可笑可哀其文自好羅志仁姑蘇筆記

廖明略正一爲四六甚工舊見爲安厚卿舉掛功德疏云梁木其摧歎哲人之逝天堂若有須君子而登生也有涯沒而不朽痛兩楹之夢奠圯萬里之長城四六談麈

張南軒寢疾微吟云舍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慎終之禮疾革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宋名臣言行錄

建州大中寺餘慶長老再開堂疏跋尾右疏先太師虁所作也元祐中先公任松溪尉師住邑之中峯寺語道相契數以手帖往還時呂參政謫居建安嘗詢衲僧中可與語者先公以師對呂乃請往大中寺一日約先公同遊武夷山及歸師已遷化方其示寂升堂集衆告辭跏趺而逝經一晝夜顏色不變呂公泣涕痛悔恨未嘗

款叩師之關鍵先公謂師平日所得奇特盡歸誠祈懇倘能復來呂公焚香再拜以小磬就師耳根擊之師忽開目笑曰已相別何必爾爲公當再留七日遂下坐復居方丈呂公咨問道要且請師再開堂以疏文屬先公撰述其間有維摩示疾而莫匪爲入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之語葢紀實也既七日再升堂而化呂公爲作碑且載本末置寺中 李忠定公集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卽令出

別侯指揮東坡於是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曰檛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余謂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託之以爲此文遂與百世俱傳也　僧惠洪冷齋夜話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相禮爲上

客陳了翁諸公皆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而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入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璧僕名如琳遍參諸方至浙江靈隱山因駐錫焉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畧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

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 梁溪漫志

伋在建業時華藏寺一老沙彌法光試經得度屬韓子蒼作化錢疏座間索筆草云法光身本仕族志慕佛乘依華藏以出家讀楞嚴而得度敢言四事尚乏三衣本來一物也無敢須行乞宅日寸絲不掛用此酬恩 四六談麈

月泉在德清縣燕相寺出石罅間形如半月呂東萊疏云斷崖吐月纔出半規古甃涵星尚懷金璧久矣寶匳之廢時哉玉斧之修護此清寒祓其氛翳名高詩社再傳和仲之符價重帝城復值文饒之運 湖州府志

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余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參莊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是以用之 容齋四筆

張鎡南湖集附錄捨宅誓願疏文 案此文從石刻對錄凡剝蝕字以葉石君金石文隨錄手藁塡補小字側書以別之 大乘菩薩戒弟子承事郎直祕閣新權通判臨安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事張鎡右鎡一心歸命本師釋迦牟尼佛當來下生彌勒尊佛西方極樂

世界阿彌陀佛十方法界諸佛諸大菩薩緣覺聲聞大梵天王帝釋尊天四大天王韋陀尊天守護正法天龍八部大權聖衆五嶽四瀆名山大川祠廟神祇伏望不離眞際普賜證明鑑恭以欲導羣迷必闡揚於佛道將興遺教宜建立於僧坊勝福難思契經具載鎡生佛滅後值法住時幸發無上心願學第一義念眞乘難逢于曠劫思慧命嘗續于未來助行欲妙於莊嚴隨力當施於利益深心所在至願方陳閻浮乃衆生選佛之場震旦多大乘得道之器教法東漸而獨此爲盛祖師西來

而其傳不窮由是衆多之伽藍徧我淸淨之國土或居名山勝地或居赤縣神州皆古德之所興實檀那之自創伏遇主上體佛心而治天下崇祖道而護宗門惟錢塘駐蹕之方乃寰宇觀光之地昔相國會聞十禪之建今所在未見一刹之隆如來演教于王城盍居精舍宗師接人於闤市可乏叢林都民膠擾而罕聞說法之音衲子往來而靡有息肩之處慨思闕典久矣經懷昨僦處于舊廬遂更謀于別業園得百畝地占一隅幽當北郭之鄰秀踞南湖之上雖混京塵而有山林之趣雖在

人境而無車馬之喧爰翦荆榛式營棟宇勞一心而經
始歷二歲而落成念勝處可作精藍而薄德豈宜大廈
顧棲身之尚賴姑假舍而寓居浮生自歎於艱虞幻質
累縈於疾疢求佛祖之加被祈天龍之護持增長善根
銷除宿業年得逾於知命運獲度於多災必法尊經變
穢方而成淨域定依前哲捨居宅而為梵宮用分常產
之田永作香厨之供願主席者皆有道行使挂錫者咸
悟心源為東方立光明幢與末世洒甘露雨揷草不離
於當念布金何借於他緣言弗苟陳誓無終悔幾竊慮

事有多障時不待人先期或至於報終異議恐紛於身後宗族長幼朋友姻親或稱亂命之難從或謂名教之有害引屈到嗜芰之說誚王旦削髮之言攘我良因奪我素志以至恃勢力而求指占由賄賂而請住持輒汙招提妄談般若是出佛身之血是斷正法之輪死當墮於阿鼻坐亟遭於奇禍特將此誓痛警若人俾革一時之狂心勿受歷劫之極苦蓋念起立塔廟飯食沙門流通大事之緣成就圓機之善恭願皇圖鞏固睿算增延期永措于兵刑庶宏持于象教上薦祖先父母次及知

識寃親入難三途四生九類悉資薰而獲益總解脫以超輪廣此願心周乎法界作菩提之妙行爲淨業之正因佛國俱空畢竟首登于極樂法身非有不妨面奉于彌陀普與有情同成此道謹疏 張鎡南湖集

杜審琦昭德王太后之兄也任建寧州時節且請覲審琦視太祖太宗舅也一日陳內宴于福寧宮昭德太后臨之祖宗以渭陽之重終宴侍焉及爲壽二帝皆奉觴列拜樂人史著粗能屬文致詞于簾陛之外其畧曰前殿展君臣之禮虎節朝天後宮伸骨肉之情龍衣拂地

玉堂清話

晁氏客語云富鄭公在筵潞公請純夫作致語云袞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近時王岐公自宮祠起至紹興府有以啟賀之者云赤舄几几方遲周旦之居東綠竹猗猗行詠武公之入相亦文矣能改齋漫錄

會文肅初與蔡元長兄弟皆臨川王氏之親黨後來位勢既隆遂爲仇敵崇寧初文肅爲元長攘其相位文肅以觀文守南徐時元度帥維揚赴鎮過郡元度開燕甚

勤自為口號云並居二府同事三朝帳契濶于當年喜逢迎于斯地又云對掌紫樞參大政同扶赫日上中天謬為恭敬如此而中實不然已而興獄文肅遂遷衡陽揮麈餘話

朱新仲少仕江寧在王彥昭幕中有代彥昭春日留客致語云寒食止數日間纔晴又雨牡丹盍十數種欲折又苞皆魯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也揮麈後錄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公具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

與紫薇詩話

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會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澠水燕談錄

先子于河東一官員家見東坡親筆春宴致語云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又云主上方麴糵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芹奏炙各盡野人之寸心今集中蓋無此過庭錄

東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撰小兒致語云自古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賢聖之子孫其意深切著明 貴耳集

優詞樂語前輩以為文章餘事然鮮能得體王安中履道政和六年天寧節集英殿宴作教坊致語其誦聖德云蓋五帝其臣莫及自致太平凡三代受命之符畢張殊應又云歌太平既醉之詩賴一人之有慶得久視長生之道參萬歲以成純可謂妙語也至放小兒隊詞云戢戢兩髦已對襄城之問翩翩羣舞却從沂水之歸放

女童詞云奏閶闔之雲謠已瞻天而獻祝曳廣寒之霓袖將偶月以言歸益更工麗而切當矣履道之掌內制可謂稱職凡樂語不必典雅惟語時近俳乃妙王履道天軍節宴小兒致語云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並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共上無疆之壽又正旦宴小兒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羣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孫近叔詣宣和春宴女童致語云黛耜載耕於帝籍廣十千維耦之疆青圭往祓于高禖兆則百斯男之慶皆為得體然未若東坡元祐秋宴教坊致語

云南極星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方慕義涉流沙而天
馬來又春宴致語云稍寬中昃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
將麴櫱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
春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則
又不可跂及矣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則伶人於
進趨誦詠之間尤覺可觀而警絕如石懋敏若外州天
寧節錫宴云飛碧篆之爐烟薰爲和氣動紅鱗之酒面
起作風波何安州得之外州上元云五雲縹緲出危橋
於靈鼉九陌熒煌下繁星于陸海暗塵隨馬素月流天

如熙熙登春臺與欣欣有喜色孫仲益和州送交代云渭城朝雨寄别恨于垂楊南浦春波耿愁心于碧草皆爲人所膾炙也 墨莊漫錄

翟公巽知密州侯蒙元功自中書侍郎罷政歸鄉公有啟云得請眞祠歸榮故里雖老成去國之易而明哲保身之全多士歎嗟餞韓侯之出祖邦人慰喜詠季子之來歸又云乘安車而過諸子未慕昔賢揮賜金以娛故人用償夙志公平時四六多聱牙高古而此啟特平易眞大手筆也後元功於里第築臺曰高藍光既落成公

就臺張具爲宴自作致語有云公槐避寵衣繡歸家從方外之赤松寄高懷於綠野珍禽綷羽借雜樹之遺棲曲沼同塘分鳳池之餘潤晉世語云劉放爲中書監孫資爲中書令共領樞要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放資也又晉書荀勗守中書監毗贊朝政及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掌機事失之甚悒人有賀之者怒曰奪我鳳凰池何賀焉故公用雜樹鳳池皆中書事考之方見其切墨莊漫錄

先大父大觀初從郎曹得守九江自鄉里汝陰之官有

同年生朱景瞻者姑溪人其子惠直爲德化縣主簿迎侍其父以來先祖愛其清修好學甚前席之教以習宏詞科日與出題以其所作來呈不復責以吏事會王彥昭渙之出帥長沙令作樂語以燕犒之時有王積中者知名士也以特起爲僉書節度判官且俾預席其藁不存但記憶三聯云少年射策有賈太傅之文章落筆驚人繼沈侍中之翰墨從來汝潁之間固多奇士此去瀟湘之地相逢故人况有錦帳之郎官來爲東道且邀紅蓮之幕客共醉西園先祖讀之大喜以爲句句著題薦

之於時相何清源即除書局已而中詞科自此聲名藉甚 揮麈三錄

葉隆禮士則謫居袁州袁之士友醵酒以招之蜀士張沐朝宗作樂語一聯云掃地焚香有蘇州之雅澹仰天拊缶無楊氏之怨傷士則大稱之 浩然齋雅談

天基節錫宴致語伏以聰明而作元后天開甲觀之祥富壽以祝聖人春治乙飛之旦罄四海呼三之頌上萬年第一之觴恭惟皇帝如日華暉如乾粹健用衆君子裂陰霾而劃開更一化元洗陽光於晦蝕言觀左皇陶

右稷契眞欲駕唐虞軼商周德新日新而又新有赫泰平之象道大天大而亦大於昭震夙之符嘉與函生共陶熙旦 翰苑新書

年存齋同張倅宴吳吉州致語漢吳公治平之行稱第一流歐陽子文物之鄉非尋常郡人與山川頡頏天教賓主逢迎新府肇開初筵肆秩恭惟判府編修淸防氷剛健筆芒寒星時動少微獨擅古栝緡雲之秀世不乏季子卓爲濮陽渤海之宗聲名鞭翠鳳以參前步武駟玉虬而直上載武署編摩之筆望重紫扉惹文昌奏樹

之香班通碧落舟近神山而引郤香隨燕寢以清凝寶氣騰空久耀龍津之劍神光照水終還螺浦之珠曾未浹於堯蓂已有光於漢竹望狄公飛雲處好音時到於家庭登江武戲綵堂俚語重新於州宅世無此樂人艷其榮紅粧執樂白粲連檣漸復承平之舊覩赤羽燒晴金榜射日儲胥獻納之邇聯而我兩府判久矣仰高幸玆事長岷峩萬里心寒孤矯之鴻江漢十年影斷未歸之雁甚愧成都雙玉筍來尋溢浦百花亭不圖無蝌之州獲際畫熊之軾人欲和別乘清風之曲我惟誦棲枝

明月之詩至後日長且喜剡陽之盡盪夜來雲凍不妨需燕之式張笑共索於梅花舞偏低於楊柳琵琶好聽未須潯司馬之衫肴蔌雜陳政可盡醉翁之酒姑煩樂指申介壽眉揮萬字飲千鍾不忝文章之太守薦三花裁五色會徵岳牧之詞臣翰苑新書

方秋崖邵武宴亥代權郡致語半刺史行刺史豈惟風月之分今將軍故將軍共喜星辰之聚碧玉環收霖雨黃金印領山川歡奉壺觴相傳衣鉢恭惟交代書潛羲極劍躍龍津江夏之才無雙幼余有此奇志潁川之政

海山仙館叢書

第一今何爲乎假侯瓜時近在一日開芝之字飛從九天下小徐王近有爲民留謂且握手出肺肝尚邀陰賜其將與帝作喉舌於赫陽光我知郡式開我龜乃發爾爵念生平之少可無今此之佳逢舉扇障西風公毋多問持杯勸北斗夜未渠央畧駐浩歌試聽輿誦 翰苑新書

攻媿爲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文羌嵔誌 困學紀聞

劉潛夫王實之平昔論交最深且意氣不相下實之蹈蹬凡六爲别駕其爲吉倅適潛夫宜春之麾與之相先

後潛夫開宴爲餞且侑之樂語有云有謫仙人駿馬名姬豪放之風無杜陵老殘盃冷炙悲辛之態又云擁通德而著書命便了而沽酒麗人歌陶秀實郵亭之曲好事繪韓熙載夜宴之圖賀客盈門勸展驥而爲别駕長官分席歎無蠏而有監州極摹寫之妙焉旣而實之報席亦有侑語云七年三出使山岳漸見動搖十載六監州風月不禁分破陌上歌採桑曲惱殺羅敷觀中吟種桃詩壓倒夢得梅花入句如何遜之在揚州薏苡滿船如伏波之歸交趾忌名下人棄沅芷湘蘭而不佩漏禁

中語覺階薇砌藥之無情皆能抓著癢處也浩然齋雅談

劉震孫長卿號朔齋知宛陵日吳毅夫潛丞相方閒居劉日陪午橋之遊奉之亦甚至嘗擕具開宴自撰樂語一聯云入則孔明出則元亮副生平自許之心兄爲東坡弟爲欒城無晚歲相違之恨毅夫大爲擊節齊東野語

樞密包公謝事歸里張宴招郡太守震卿爲作樂語有曰野服見賓客方從北山隱士之招金尊醉使君初上西京循吏之最好對一天風露共談千里耕桑末云如此良夜旣不辭北海之尊儻有餘情尚冀護南山之獵

隱居通議

鄂渚透渡江右俱警江西制置副使徐有功敏子駐臨江華父大合樂以饗之謙谷爲作樂語甚佳有曰持節督官軍次碧嶂清江之列負弩迎使者瞻碧油紅旆之輝云云某官通身是膽滿腹皆神三十年前爲周造士進士一萬里外識漢護軍將軍云云結語云幸有陳平六出計可與相謀吾知徐公百不憂何妨徑醉試築急摻以動殺聲此數語奇氣拂拂真俊才也口號有曰平生朋友叔知我天下英雄操與君亦自佳句　隱居通議

李右司義山嘗以江東提刑守池州值鄂渚受圍命池州加浚築言者以其擾劾罷之後經赦敘官主管玉局觀次山賀之有曰舊聞玉局之名良不輕畀茲蓋銀字之信可卜峻遷又曰直指衣繡允藉於威名曲突徙薪竟無於恩澤皆切當而不塵腐李公同啟有曰鑿斯池築斯城類無具甚鍛乃戈峙乃餱尚竊遲之亦足以發其意其後李公納次山之姪為壻大合樂以宴次山次山謝之有曰大齊非偶肯從鄭國之婚小阮差賢榮附晉林之飲又曰孔雀屏芙蓉褥盛開李監之門鸕鷀

杓鸂鶒栖爛醉翰林之風月末云行行解纜擬朝飛南浦之雲望望倚樓但夜看豐城之氣蓋次山官於隆興而李公居豐城此其所以爲切也 隱居通議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朝縉紳皆喜之 三朝野史

聖節所用祝頌樂語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一篇又有王母像者若教坊惟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

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但某泰山老叟東海眞仙溜穿石而增究始終松避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嘗守寅賓之官夷吾紀七十二君盡觀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遺棗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羨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朔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懇千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億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其頌只四句西中南北皆然集中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容齋五筆

北行日錄人東京賜宴口宣云卿等遠持使節來會歲
元適冒寒威宜加宴勞再傳口宣云卿等來朝歲旦遠
抗使旌爰增原隰之華宜有甘芳之錫賜東館宴口宣
云來持使節遠冒寒威宜須在鎬之恩以示禮賓之意
又云遠涉道塗衝冒霜雪爰嘉勞勩宜錫芳甘賜銀合
湯藥敕卿會朝歲旦冒犯寒威眷惟將命之恭有加勞
勩宜錫衞生之物迎致冲和至燕賓館白琮賜宴李顯
金賜酒果入張鉉撫問琮宣云遠持使節已次近郊宜
示宴慈以彰眷遇顯金云遠乘軺傳已次國門宜有寵

須以休勞覿鉉云會朝歲旦弭節宴亭爰念勤勞宜加省問射弓宴張倬賜生餼高蕙賜宴完顏高賜酒果倬宣云遠將慶幣來會春朝方休徒御之勞宜有餼牽之賜蕙云長途遠届使事告成將觀射御之容宜示宴私之寵高云已成使事將向歸途宜有珍須以彰寵遇新樂縣賜宴口宣云復將使指少憩中途宜示宴慈以光行色又云使命改轅价藩弭節宜須寵賜增重皇華攻媿集

乾道間丞相魏文節公守吳門魏惠憲王鎮宣城過郡

宮教爲教官作樂語有云天上風姿咸仰吾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 攻媿集

楊冠卿館於九江戎司趙温叔罷相帥荆南道由九江守帥合宴楊作致語云相公倦台鼎書看衮繡之東歸潯陽無管絃且聽琵琶之舊曲温叔再三稱道 貴耳集

王叔言子游守召與役狀云倒屣以待諸公要出我門解榻而迎使君未有此客喜接辭之伊邇仍問政之可期 四六談塵

向余避地雲間泗濱時其地有林泉之勝無烽燧之虞

同時嘉遯者皆文人高士因倣司馬温公故事俾余作約語云百歲光陰萬物乃天地逆旅四時行樂我輩亦風月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濵况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花隨柳庶幾遊目騁懷節序駸駸莫負芒鞋竹杖杯盤草草何慙野蔌山肴雖云一觴之清歡亦是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詠依然訂約既勤踐言勿替用附於此以見眞率之會不讓遊山之樂也 陶宗儀輟耕錄

東坡作惠州白鶴新居上梁文敘幽居之趣葢以文爲

戲自此老啟之也其後葉少蘊作石林草堂上梁文孫仲益作西徐上梁文皆效其體格然不能無優劣矣余亦嘗效之有云春風雨足耕隴首之曉雲秋日鱸肥釣波心之寒月 苕溪漁隱叢話

東坡雪堂既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遊故事換鵞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爲出處可謂奇語 容齋四筆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

烏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蝨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鶴林玉露

薌林居士文集序上梁文云坊名五柳仰陶令之高風洲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其尚友前賢類此標致可知矣 攻媿集

太傅吳元美創嶽宮三清殿當公咸在吳以題梁遂亀年黃公公即解手帕濡墨大書云風馬雲龍儼百神勾陳之位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鏗潤書法高古吳初見公畧不經意復疑濡筆染墨非法既而雙美

始大喜心服歸語子姪因曰此公不特詞翰可敬其才出人數等宋名臣言行錄

文穆范公成大晚歲卜築於吳江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勢高下而爲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花尤多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蓋太湖之一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所謂姑蘇前後臺相距亦止半里耳壽皇嘗御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築湖山之觀者是也齊東野語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淸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啟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遂廢此事皆全句困學紀聞

喬文惠行簡嘉熙末自相位拜平章軍國重事年已八袠矣時時皆以富貴長年羨之而公晚年子孫淪喪況味尤惡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爲卒歲之遊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又乞歸田里表云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袠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聞者憐之齊東野語

衢州稽古閣書臯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臯陶若稽古

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爲萬世斯文之主困學紀聞

南豐以寇燬城隍祠爲之重創次山爲作上梁文曰封人造都邑之域百乘爲家吉禮事邦國之神三靈錫羡又曰穀熟而民人育有德於時精多則魂魄強遂食茲土又曰羅彼不祥豈以其猶物於物與民同患蓋不欲自神其神俟無我違相奪予享又出疏云城郭千年是司隲相鬼神二氣亦有廢興眷邦邑之克協厥居職幽明而各治其事城隍神者民物繫焉適數墮於刼灰盍謀還於舊觀必明宮齋廬之備與廟貌祭式之嚴先須

計錢穀之幾何始可問木石於某所亟揮大手共發肯心揭虔妥靈其永綏於祀事捍災禦患尚無作於神羞隱居通議

寶慶三年公在贛重建鬱孤臺上梁文云千騎居上頭節鎮素雄於昭信入境見圖畫臺觀尤盛於鬱孤踞龜首之穹窿映虎城之突兀崆峒對聳章貢交流自宇宙便有此山至東坡而增重與風月之無盡藏壓西江而獨尊騷人墨客相繼吟哦車轍馬蹟爭先登覽然而年侵屋老基圮棟欹雖天造之絶奇奈人事之弗稱儻匪

具胸中之邱壑安能領物外之雲烟使君於此不凡老子之興不淺故須出手以遂改圖從太守而游行繼醉翁亭之集後天下而樂竊媿岳陽樓之碑玆舉修梁盍陳韻語伏願上梁之後一城和氣千里樂郊細民歌舞於春臺寒士歡欣於夏屋圖并紀盛頻煩北海之開尊衆樂與同雜沓西園之飛蓋文風丕變戎索允安隱居通議

嘉定閒公創新居上梁文云陳元龍卧百尺樓風負功名之志揚子雲有一區宅晚安寂寞之圖盡收湖海之豪歸逐桑榆之煖定齋主人遭逢過分出處隨緣五更

三點而入朝久厭承明之直入千餘里而遡峽敢辭蜀道之難初心欲濟於艱虞何意適丁於變故頭頭險著步步危機病身空想於狐邱全家幾陷於虎口造物獨憐其忠赤上恩乃許以生還安行大地之風波只仗通天之肺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閒置散乃分之宜歸去來兮只欲安身於容膝聊復爾耳可能無地以曬褌旋作鷦鷯巢林之謀庶同燕雀賀厦之喜棲圖書以娛老景藝花木以印歲寒滅匈奴何以家爲須還好手營菟裘吾將請老寧復遐心聊題六偉之詞以資一笑之

噱伏願身心安泰骨肉康寧肯堂收教子之功含飴遂弄孫之樂良辰美景解后四并樂歲豐年均沾一飽游山之脚力常健對客之酒量日增鬼神訶禁不祥門戶興起未艾 隱居通議

又作東宅上梁文云結廬南向甘歸隱於菟裘規地東榮更詒謀於燕翼爲乃翁行樂之所作諸兒棲息之區若箇圓成吾事滿足定齋主人不才宜棄未老得閒萬兵立帳而百吏繞前曾作元龍之夢一水護田而兩山排闥每羨野人之居天施斥去之恩神相歸來之福一

枝定卜百指具宜尙恨無燕坐以接親朋無隙地以種花木規模悉悉祇可爲奉禮大祝之廳童稚騃騃便當得參軍新婦之配載謀新築庶可奠居聚國族於斯何須輪奐定男位乎外靡限藩籬往來可當行窩褊迫難論別墅展名畫於四壁列怪石於兩廂瞟法帖則多沒字之碑蓄古琴則學無弦之譜有客喫常堂之飯無事讀來世之書只爾便了吾生拾此寧復多事婆娑正坐君輩敢懷責子之心辛勤有此屋廬肯忘東書之力聊題韻語以相工歌伏願心地淸寧脚跟強健飽飯安眠

而日日郵歌社鼓以年年老光團欒曰富貴而與飲食阿奴蹌踉無災難而至公卿子舍發祥孫枝衍慶下澤車款段馬到處閒嬉赤脚婢長鬚奴勿來相惱鬼無闞室人盡遂耕 隱居通議

又作歲寒堂上梁文云結廬在人境幸逃火劫之災藝木印歲寒添創草菴之景聊取後凋之意以為晚對之宜定齋主人勇退急流願為老圃飽嘗世味掩鼻腐鼠之場識破幻塵留眼歸鴻之外頃回祿之為變偶靈光之獨存東里西鄰無復棟甍之接南貧北富幸為瓦礫

之堆擴地得十畝之餘誅茅開三徑之所夭桃曼李祇得意於春風蒼檜綠筠願定交於晚節茶梅擢秀於雪裏橘柚垂實於霜前凡此同盟之人允謂忘年之友十年之計種以木培植成陰一日不可無此君彈壓俗氣脩梁載舉韻語前陳伏願飽飯長閒挂冠得請胸中邱壑具山高水長之風筆下波瀾得霜降水涸之妙因孤竹君而識玉版老約赤松子而交黃石公徧參柏樹之禪頻醉梅花之夢淡交莫逆俗客不來共園公而賭玉麈相將橘隱會麻姑而擘麞脯重說桑田 隱居通議

又創一樓其上榜以水月觀其下榜以逍遙游混融二教會作一家其上梁文云神僊好樓居聊欲逍遙於物外水月通禪觀又將證悟於胸中合心迹於雙清融道釋於一致定齋主人在家羽士有髮衲僧跳出吺籃始覺昨非而今是愛穿緇襪肯教人重而已輕手持種樹之書身抱灌園之甕無復萬間廣厦庇寒士之歡顏且圖百尺高樓斂少年之豪氣不爲行藏而獨倚將隨深淺以見機玉京十二闌干分明可到金地三千世界倏忽見前箇中落成吾生願足暫停工斲齊聽相歌伏願

境靜長春人閑不老尻輪神馬徧從塵外遨遊心印法燈盡向眼前了徹知有之非無無之非有悟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挽浮邱袂拍洪厓肩相與游方之內遭臨濟喝吃德山棓孰如不語之禪縱未能白日升仙也終解立地成佛　隱居通議

嘉熙庚子歲公於盱城景德寺門創一傑閣塑五百羅漢像於其中作上梁文云五百尊石橋大士化身久駐於淨方三千年刼火彌天餘燼未還於舊觀花甲已經於十稔檀那莫辦於衆緣水到渠成山鳴谷應定齋老

人來佛果位見宰官身久厭塵緣求出世法無我相無
人相大開方便之門學小乘學大乘願求解脫之路不
憚有爲之功德要成無上之因緣阿堵物聚少成多運
斤手將勤補拙采山而木客泣伐石而土丁愁伻圖告
成卜筮協吉開法筵看第一義從淨土入不二門輪奐
九霄龍象爲之歡喜翬飛萬瓦燕雀賀其崇成於以祝
當今皇帝之壽齡於以鎮南贍部州之世界聊題六律
以相百工伏願佛日光明僧寶堅固爲一大事續如來
無盡之燈於萬斯年增主上在躬之歷病居士消身口

意之業善知識結去來今之因阿闍黎朝朝去應緣道場小沙彌箇箇作承家法嗣風調雨順從今都是大有年貫朽粟陳到處盡成極樂國護持劫運鎮壓邪魔隱居通議

盱城南門外有倫魁堂葢曾文莊公鴻甫漸舊宅基也公赴紹熙庚戌廷對天子擢為第二人官至工部侍郎子仲實穎茂既貴顯移家城內乃即故基剏别墅號倫魁堂以表之咸淳癸酉詔諸郡取士鄉友欲振士氣復於通衢建樓曰倫魁與堂相輝震卿為作上梁文曰倫

魁通衢武城文塾占千年之旺氣大啟山川建百尺之危樓坐挹星斗庚戌氣數將復癸酉詔書又來風露八窓幻出廣寒清虛之府雲濤四面如坐瀛洲方丈之圖又曰見八萬四千門戶運月斧於雲間遡一千七百河源泛仙槎於天上末云奎文興宋魁宿臨盱重看忠孝狀元定作太平宰相此數語殊不塵也 隱居通議

宋四六話卷十一終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十二

雜文散語摘句諧談

眞宗皇帝祀汾而還駕過伊闕親灑宸翰爲銘勒石文不加點羣臣皆呼萬歲其文曰夫結而爲山融而爲谷設險阻於地理資守距于國都足以表坤載之無疆示神州之大壯者也剏復洪源南導高岸中分夏禹濬川初通闕塞周成相宅肇建王城風雨所交形勢斯在靈葩珍木接畛而揚芬盤石檻泉奔流而激響寶塔千尺

蒼崖萬尋秘等覺之眞身刻大雄之尊像豈獨勝遊之
是屬故亦景貺之潛符躬薦兩圭祝汾陰而祈民福言
旋六轡臨雒宅而觀土風旣周覽于名區乃刋文于貞
石銘曰高闕巍峩羣山迤邐乃固王城是通伊水形勝
居多英靈萃止螺髻偏摩雁塔高峙奠玉河濱回輿山
趾鳴蹕再臨貞珉斯紀　楓牕小牘
吳正肅試賢良方正科殿試策因論古今風俗之變皆
隨上所好惡有曰城中大袖外有全帛之奢雨下墊巾
衆爲一角之效是時試策猶間用對偶句也神宗喜此

兩句對輔臣誦之有意大用正肅者實肇於此 四六話

陶晟虢州人陶公穀叔事之自前延安軍司馬授華州行軍陶翰林爲序親書以送之畧曰聖上卽位之三年命前延安軍司馬參戎閫於華下綏舊俗也踐華寀秦之境遠皇猷者五十有九年矣赤驥嘶風而可仰玉蟾耀彩以如晝潛編嘉作別俟知音攀琪樹而笑天風鼎遷周頌控文鰩而飛赤水幅裂韓詩辭多不載 張齊賢洛陽舊聞記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昕夕適權姦新斃

時宰恃隣好而不固圉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事朝以爲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九墨并常支節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爲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歸老而逍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爲諷已將奏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爲孝皇誦之摘其一銘書于御杖焉桯史

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

末諫官疏謂倘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宋史朱勝非傳
范純仁堯夫丞相甍禮官謚曰忠宣考功鄧忠臣議曰
每思捐身而開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
寧恤跋前而疐後又曰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罪姦
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
無可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
士之織羅直可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己爲
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
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鵩坐

隅己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怏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咏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時論皆以爲允當墨莊漫錄

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其警句云東隣遘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

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歎東隣謂錢俶也東軒筆錄

徐鉉歸朝後乞爲故主李煜作墓碑朝廷從之案翟耆年籀史太平興國中詔侍臣撰李煜神道碑有欲中傷徐鉉者奏曰吳王事莫若徐鉉爲詳遂詔鉉撰鉉乞存故主之義云云非鉉乞撰此所記殊誤謹附訂於此其辭有云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事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西隣起釁南箕搆禍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隣婦之詞又曰孔明罕應變之畧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浩然齋雅談

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

出王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懿后柰
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祐之託難爲
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悅謂晏曰何不
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
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别改晏曰已焚草
於神寢上終不悅追升祔二后赦文孫承旨抃當筆協
聖意直敘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躬顧復之恩
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
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歡四海之致養念言一

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密賚之歲餘參大政孫忭字夢得眉山人天聖進士參知政事謚文懿有集湘山野錄

金昆玉友無復二難鴻筆瓌詞有華三絕緗縢中之遺跡附冢上之豐碑解白墮之嘲倏焉隔世圓朱襃之夢恍若平生偉詩禮之傳芳森兒孫其競爽尚襲藏於手澤期光紹於寶章益公題跋

東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髣髴尚陳中聖之觴後夜淒茫徒挂初心之劍因其姓而用事尤爲中的苕溪漁隱叢話

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服容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彥周詩話

李廌方叔祭東坡文有云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墨莊漫錄

蘧嘗一日謁冰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丈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

陽事氷華云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某逰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在周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何薳春渚紀聞

嘉定間宇文紹節爲樞密臥病王醫師涇投藥而斃宰執往祭之命南宮舍人李師普爲文末句曰云誰過歟醫師之罪相府書吏張日新竄至此執白衞王曰既是誤投藥劑豈可謂之醫師只當改作庸醫之罪衞王首肯之又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國勢漸尊兵威

已振日新時在學士院爲筆吏仍兼衞王府書司密白衞王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人不當以爲素弱也衞王是其說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厲蓋吏胥亦有識義理文字之不可不檢點也如此容齋隨筆所載一事亦然 癸辛雜識

趙令人李號易安其祭湖州文曰白日正中歎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四六談塵

弁留金王倫先歸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

帝讀之感泣 宋史朱弁傳

隆祐哀册徐師川撰云作合泰陵賢而不見答制政房闥聖而不可知席大光偶目眚辭其書遂以命趙叔簡書之 四六談麈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士淳祐辛亥鄭丞相淸之當國朝議以遊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以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閽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寖壞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

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於是大閧肆駡時趙京尹與衆教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士著一半取游士於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遊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遊士限日出齋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于國遽羅斥遂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葢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

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鼇爲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黌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有觸喉直列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已而有耻苟爲溫飽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旣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齊東野語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畧曰渭川凝碧早抛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鶯遷處處羇遊夜雨空悲於斷雁 四六話

鄭璋告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檜尤惡之編管 宋史姦臣傳

瑤鄉嘗代人撰婚書中有云既爲管鮑之交復結陳雷之好客曰管鮑陳雷俱朋友故事不傷於合掌乎答曰

陳雷世世爲婚姻若朱陳也 無名氏戊辰雜鈔

福王之子娶全竹齋少保之女婚書一聯云依光薊北荀安公位之居同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亦有味也時福王爲平原郡公 癸辛雜識

朱熠本武臣嘗爲內夫人妹內官弟婚啟理廟見之大加賞異特旨授官至參知政事其啟云環帝座之九星貂珥會參於畫室羅嬪嬙之九御魚軒嘗綴於彤闈俱從天上之神仙來結人間之嘉會所由燕爾夫豈偶然令弟從長奕世近龍光月殿斯沾於湛露舍妹夫人十

年陪鳳輦霓裳猶燦於朝霞水流紅葉之無心琴續朱絃而有託瓊臺不怕雪甫歌采鸞之詩玉杵曾擣霜辱贈雲英之詠朱乃武舉狀元溫州人理宗微時識之 俞焯詩詞餘話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辭辨縱橫有安鴻漸者文詞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捷對鴻漸所道乃出鄭谷詩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六一詩話

歐陽文忠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試左氏失之誣論云石言於晉神降於莘內蛇鬭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主文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 避暑錄話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鳴球非可以戛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戛且擊琴瑟亦非可以搏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而不知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瑟當不成聲何名爲樂乎觀詩新義云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所以退而止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鉦

人亦奮而伐鼓則士勇於進可見矣夫鉦鼓各自有人今使鉦人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此兩說自是一類余嘗以其語戲作一聯云士勇而前致鼓鉦之亂擊樂和之至合球瑟以無聲此亦可以一拊掌陳善捫蝨新話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上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會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爻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樂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淳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

晚節勇退優游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四 澠水燕談錄

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上方爲造微蓋上四字以喚下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前輩作謫樞密使張遜誥云互置朋黨交巧是非貝錦之詞遂彰於萋菲挈瓶之智已極於滿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岳齋疏文云補仲山之衮曲盡于巧心和傅說之羹難調於衆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奚堪於補衮況覆餗折足之際何取於和羹此又妙矣傷錦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也 四六話

鄧潤甫撰龍興節祝壽詞用負黼衣憑玉几岑象求云非所當用以祝壽陳述古草明堂赦文用奉詞紫宮語犯俗嫌陳去非草朱勝非起復制用方宅大憂言事者以爲事涉人君陳自明草右相制用昆命元龜倪正父謂人臣不當用乞貼麻又臘詞用故國之有世臣雖有孟子出處後來引用多以爲不祥事宜曰天生賢佐國有世臣便無瑕疵矣詞臣草貴妃制用翟降二字佀胄制用聖之清聖之和皆犯公論綦北海草吳玠制云陸海神皐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辛炳

奏玠方屏翰四川乃云既失秦川之利乞改正毋使遠方大將重以爲忌遂改秦川爲秦中德壽宮慶典吳挺之客草賀表有揚命二字蘇熙之曰導揚末命此顧命中語奈何用之張文濟謝表用我來自東彭汝霖謂表用我字大無禮洪景盧草葉子昂制曰無以我公歸兮大尉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當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楊文公嘗戒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作表云德邁九皇門人鄭戩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易之開禧用兵詔諭

天下首聯云匹夫無不報之仇何其陋也劉炳章嘉王制用烝烝孝友之風言者謂烝烝之語何自而出始誦書者皆能知之命辭立意如是可乎汪彥章草赦書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議者謂并道君數之不應曰祖宗信乎作文之難也辭學指南

東坡云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脚色二對無復加也侯鯖錄

余游儋耳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余檳榔余問母識蘇公否母曰識之然無奈好吟詩公嘗杖

而至問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秀才歸當示之余索讀之醉墨欵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冷齋夜話

坡谷同遊鳳池寺坡公舉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名對張丞相詩云八十老翁無字缺二昔曾三到鳳池來坡云蓋取諸此也獨醒襍志

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晚東坡往迓其歸置酒相勞各

舉令爲文穆爻得傀儡除鎭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具官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葢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能改齋漫錄

燕邸萊洲洋川公家裝褫古今畫爲十册東坡過之因爲書籤仍題其後云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明窓淨几有坐臥之安洪邁夷堅志

錢塘關景仁子開爲稅官爲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徑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爲馳書屬杭守事遂釋子開具啟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爲致

之汪汪書其後曰解晏子之驂昔曾仲於賢者挂徐君之劍今有感於斯文 夷堅志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覬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僕嘗效程子山作酒榜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觴容我生之長醉 野客叢談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

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如傍犯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二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畧舉數事如徐陵云陪游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後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為重複此類為傍犯如九歌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殽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

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鳥名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夢溪筆談

余童子端蒙鄱之樂平人由學省登紹興戊辰第幼學已能文同里項氏極愛重之欲納爲壻其意未決一日余來訪項謂曰偶得寫景句云杜宇一聲春晝永午夢驚殘子能對否余應聲曰黃鸝百囀曉風淸宿醒消盡項大喜卽以女妻之游宦紀聞

衡山有道人本書生棄家隱山中一旦入城市藥故人忽見之怪其神氣淸明問其何爲對曰佩蕙紉蘭已是

青山獨往採芝食柏終當白日上昇故人邀飲酒倏不見寓簡

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惟對偶精切其貴亦相當也後山詩話

汪應辰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宋史本傳

蕭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

玉石俱焚在冬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宋史本傳

賈師憲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皆諂詞鑿語也郭應酉居安聲聲慢云捷書連晝甘雨灑通宵新來喜沁堯眉 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祇和天語不遺人知一片閒心鶴外被乾坤繫定虹玉腰圍閶闔雲邊西風萬籟吹齊歸舟更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歲比曾參多箇綵衣且侑以儷語云綵衣宰輔古無一品之曾參袞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旦所謂三月三日甃頌其

蘋草坪之捷而歸舟乃舫齋名也 齊東野語

答杜仲高旃書云老態日見夏秋間病足延痛左腕嘗作醮詞云四肢而三痛楚十日而九呻吟其況何知 攻媿集

東坡曰世間之物未有無對者皆自然生成之象雖文字之語但學者不思耳如因事當時爲之語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則其前有雍齒且侯吾屬何患太宗曰我見魏徵常嫵媚則德宗乃曰人言盧杞似姦邪 冷齋夜話

寒山子詩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世說對

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黃籍白丁青蚨黃絹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 困學紀聞
權載之問左氏云夏五之闕艮八之占名對也 困學紀聞
天子居丹扆廷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此律也二公之所以對者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蒼簶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天涯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與器而已詩史以皇眷對紫宸曲詞以淸風對紅雨或以青州從事對烏有先

生或以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是皆老於文學而見於駢四儷六之間者自然假借使得好不知膾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季陸應行先生舉似作賦之法用高皇對小白 螢雪雜說

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對長爲農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對億載萬年爲父爲母予試宏詞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克此四六集句貴可

以爲戲笑東坡表啟樂語中有全句對皆得於自然遊戲三昧非可以巧求也翟公巽謝對衣金帶表云謂臣有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其爲越州以擅放稅降官謝表云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敢虞晁氏之危氣象渾厚亦可喜也寓簡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猶將脊之十世困學紀聞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亶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

困學紀聞

驢非驢馬非馬烏不烏鵲不鵲可以爲對傅景仁云烹羊包羔唯帶牛佩犢可對困學紀聞

迂齋樓公曰經句對經句如在武丁時作召公考惟汝一德於今三年天維顯思民亦勞止有能奮庸爰立作相經營四方歆御諸友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若萬人留田對三事就緒雖以史句對經句緣有氣勢所以不覺辭學指南

對偶之佳者曰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爲父爲

毋平生能著幾兩屐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備無智名無勇功數點雨聲風約住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搖臺榭東風軟花壓欄杆春晝長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梨園子弟白髮新江州司馬青衫濕 浩然齋視聽鈔

古人好對偶被放翁用盡 筲紙尾摸牀稜 烈士壯心狂奴故態 下澤乘車上方請劍 空虛腹壘塊胸手版肩輿 鬼子天公 牀頭周易架上漢書 温卷熱官 醉學究病維摩 無事飲不平鳴 乞米帖

借車詩　麴道士楮先生　上偶天公　長劍拄頤短
衣掩脛　子午谷丁卯橋　洛陽二頃光範三書　酒
聖錢愚　茶七椀稷三升　一彈指三折肱　天女散
花麻姑擲米　玉麈尾金裹蹄　虎頭雞肋　金鵶嘴
玉鹿盧　百衲琴雙鉤帖　藏經閣帖　讀書十紙上
樹千回　風漢醉侯　天愛酒地埋憂　一齒落二毛
侵　癡頑老叟鑠翁　曲肱縱理　竹郎木客　百錢
掛杖一錙隨身　百甕虀兩囦棗　鍊炭勞薪　銅臭
飯香　笑爾輩愛吾廬　僧坐夏士防秋　麈尾清談

蠅頭細字　巖下電霧中花　唐夾寨楚成皐　劉克莊後村詩話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至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簡牋書祝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味不厭乃爲得體姑摭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敘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穽中餓虎暫爲掉尾之求韝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上謝表曰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

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啟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用范雎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于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泣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

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衞外包有截之區入千歲春入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葢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于道時并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于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旣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

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
肉味遽忘于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墻之
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
州旣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啟答郡僚曰雖文書銜袖
大人不以爲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發
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事鄰守馳啟來謝答之
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
汪彥章作靖康册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
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爲中書舍人試潭

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必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离而去面之三永衛生賜宋齊愈坐于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于喪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啟曰城郭重來疑千里去家之鶴交遊半在或一時

同隊之魚何倫除祕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邛謝啟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楊政除大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邦右相王詞賀啟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轄頻虛佇今年得舊儒亦可稱容齋三筆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主簿之館沈以予賢飯于外謂爲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槩具爲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曰爲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汪聖錫爲秘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輒就枕不至及起亦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處云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合詞稱美容齋四筆

對偶小技然亦非易事也前輩所載已多今擇所未書而可喜者數聯於此爲多聞之一助羲經六子艮巽坎兌震離周禮一書天地春秋冬夏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人相我相衆生相壽者相　善待問者如撞鐘小應小大應大措天下者猶置器安則安危則危　左氏公羊穀粱春秋三傳卦爻繫辭彖象大易一經　五刑之屬三千小過大過一門之聚百指家人同人　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誰毀誰譽待以國士報以國士爲已爲人　紀信韓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聖大覺　蟬

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於耳歟

司馬相如藺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乎　人有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經存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　九州旣別冀兗青徐揚荆豫雍梁一道相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　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風晨風凱風終風且曀　孟軻好學師孔子之孫子思文后興仁由太王以至王季　張良借箸前籌恨不食食其之肉陳平刻木爲女果能冒冒頓之圍　下七十二之齊城憑三寸舌退一百萬之秦寇用八千人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顏氏其庶幾乎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孔子集大成也　妙法法因因果寺金輪金剛錢塘寺名中和和豐豐樂樓銀杓銀甕錢塘酒樓　鄒孟子吳孟子寺人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調羹止渴梅全文武之才學舞貪眠柳盡悲歡之態　方丈四方方四丈南北東西試場三試試三場經賦策論　朝登箕子之峯危如累卵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　觀音大士妙音梵音海潮音諸相如來人相我相衆生相　龍飛策士

狀元龍省元龍度宗龍飛榜陳文龍爲廷魁胡躍龍爲省元虎帳得人殿帥虎步帥虎時范文虎爲殿帥孫虎臣爲步帥齊東野語

或傳富鄭公奉使遼國遼使者云蚕登箕子之峯危如累卵答曰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又曰酒如線因針乃見富答曰餅如月遇食則缺王蓮詩話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爲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螃蠏之一文兩個眞實不虛又嘗曰生平得一對最親切者是紅生對白熟也張師正倦游雜錄

熙寧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靚王庭老潘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侵夜皆黜責又因借同寮船家人而坐計傭者有作絲鞋而坐剩利者皆降斥紛紛是時孔嗣宗爲河北提點刑獄來分司而去嗣宗性滑稽作啟事敘其意畧曰傚室數椽聊避風雨先疇二頃粗足衣糧這回自在赴筵到處不妨聽樂倩得王郎伴舅且免計傭賣了黑黍新絲不憂剩利蓋謂是也東軒筆錄

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覲仁宗許其俟秋涼即遂乘爲批答之詔曰當俟蕭蕭之

候爰興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爲挽詞云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葢謂是也東軒筆錄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墨客揮犀

傅欽之作中丞言劉仲馮一日貢父逢之曰小姪何過致起臺章欽之慚云也只三平二滿文字貢父熟視笑

曰七上八下人材 侯鯖錄

元符中上巳日錫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元長忽墜於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次舍方一身淋漓蔣穎叔唁公曰元長幸免瀟湘之溺蔡大笑答曰幾同洛浦之游 無名氏有宋佳話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爲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是有行侍御史

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沖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會是時爲樞密許爲黃門也春渚紀聞

滕達道未遇時與諸生講學於僧舍主僧出諸生夜盜其犬而烹之事聞有司治其罪滕公爲丐免守曰如能爲盜犬賦則將釋之滕公卽口占其詞曰僧旣無狀犬誠可偷輟藍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摶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守大笑卽置不問梁溪漫志

省試王射虎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

貴老爲其近於親賦云覩兹黄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試官大噱談苑

陳郎中亞有滑稽雄聲有陋儒者貢所業舉止凡下陳玩之曰試請口占盛業生曰某卷中有方地爲輿賦誦破題曰粤有大德其名曰坤陳應聲曰吾聞子此賦久矣明非下句云非講經之座主乃傳法之沙門乎滿座大笑湘山野錄

東坡嘗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云伏其几而升其堂會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

葢元祐之初士大夫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王直方詩話

張乂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爲節性齋長既又爲時中齋長其人眇少而好作爲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少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乂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交上原無分人前强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絕倒又私試闢四門賦云想帝女下嬪大展親

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太子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來朝莫窺其面縱使曹交入見僅露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眇乎小爾亦皆叔弓之所爲也齊東野語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同爲青宮賓寀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祕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鶴林玉露

戚里高氏子選尚僞公主富貴鼎來僞主敗奪官不得

名其家一錢或戲之云向來都尉恰如彌勒下生時此去人間又到如來喫粥處可一笑也 困學紀聞

沈丞相說爲樓貯書時禮佛其上人謂之五體投地之樓以對秦檜一德格天之閣 程棨三柳軒雜識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皆訝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入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鬈如之狀 墨客揮犀

王嘉叟自洪倅召為光祿丞李德遠亦召為太常丞一日相遇于景靈幙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鑴月麋仍褫身章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既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大笑 老學庵筆記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鄭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覬其後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

恩哉人稱其敢言 老學庵筆記

會有秀才因盜絹被執以試賦獲免其警對云窺其戶而闃其無人必乎愛矣見其利而忘其有義卷而懷之 墨客揮犀

有士人誤中秋賦求人作謝啟或戲與一對云蓮花裏點燈偶然而已草屋上失火茅著可知 侯鯖錄

嶺南僻遠之地有驛名翠嵐往來宿者多飼馬於堂上驛吏諫諭不聽乃題小詩於壁以譏之曰犬馬本非堂上物莫言驛舍暫經過大都人畜須分別不禁鶯聲可

奈何鶯聲之喻蓋昔人會有爲驢喫牡丹賦云展似鐵之雙蹄驚回蝶夢聳如船之兩耳不聽鶯聲驛吏之意出於此墨客揮犀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椽謝某踈雋尚氣好直言而士曹王某者挾勢險傲恨謝不下已譖於太守將誣按致之深文先大父爲辨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簽廳揿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黼得賜緋魚同日受命誇炫甚喜因謝曰謝儀椽之刑書薄乎云爾謝應聲曰王士曹之章服赤也何如自通守下數十人無不絕倒揮三

軒雜識

寧廟朝高文虎知貢舉以天子大采朝日爲賦題試貢士而舉人困厄者衆學舍者歎怨後文虎因作西湖放生池碑誤引故實及上殿墮笏失儀兩學齋舍裒金作綵帳贈教禽戲技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鼠猴搢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認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 張仲文白獺髓

會稽有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豔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

一旦馬生殂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觴客陳無損
益之在座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郎
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夌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
母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憮然不樂未幾梁亦死
焉人尤無損之謔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齊東野語

郭朏字景初泉州人少有才學而性甚輕脫嘗夜出為
醉人所誣太守詰其情狀朏笑曰諺所謂張公喫酒李
公醉者乃朏是也太守怪其言不屈命取紙筆使作張
公喫酒李公醉賦一首朏操紙立就其畧云事有不可

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醉焉淸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慾太守見而大笑乃釋之 墨客揮犀

宋四六話卷十二終

